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江 藻 如 及 其 漢 詩 研 究



研 究 生：蘇雅婷

指 導 教 授：鄭定國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江藻如及其漢詩研究

研究生：蘇雅婷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齊 名 昌

林 葉 連

鄭 定 國

指導教授：鄭 定 國

系主任(所長)：鄭 定 國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 江藻如及其漢詩研究

研究生：蘇雅婷

指導教授：鄭定國博士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 摘 要

江生德，字藻如，號香萼，又號秋圃，乳名宏華，福建永定人，生於西元 1863 年（清同治二年），卒於 1929 年（民國十八年），享壽 66 歲。江藻如的祖籍在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其先祖移民臺灣，初至臺中南屯犁頭店，後來遷居西螺定居。江藻如對老家有相當親切的原鄉情懷，觀察他的生平紀錄有多次內渡福建永定的記載，一方面想要購置田產經營家業，一方面也尋覓門路註冊學籍，企圖繼續參加舉人考試。無奈在事業、學業皆不得意的情況下，最後還是決定返回台灣雲林西螺街，從事地方漢學教育的工作，並兼任西螺莪社的詞宗與顧問。

本篇論文的章節安排與範圍包括：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論述江藻如的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跨越清領與日治時期，考察江藻如的家世背景與生平概述，以及他所參與的詩社與交遊；第三章對江藻如的漢詩作品依其內容逐一作出探析與研究；第四章歸納其漢詩創作的特色及其文學價值；第五章對本研究作出結論，期使為台灣古典詩文研究帶來拋磚引玉之效。

鄭定國教授曾經說過，這些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默默奉獻才華與心力的詩人們，如果缺乏後人對他們的生平與作品用心經營探究，這些詩人們的成就與貢獻，將隨著歷史的腳步與時間的推移，逐漸在世人的記憶中飛灰湮滅。基於對台灣文學的熱愛與歷史傳承的使命感，筆者期許自己能竭盡心力從事此一日據時期台灣文學資料的研究與整理，並藉由雲林西螺地區詩社與詩人的研究，提供部分雲林地區文學發展之溯源與重建的史料，亦為後續的研究者提供研究的基礎。

關鍵詞：台灣文學、漢詩、西螺、莪社、江藻如

# **A Study of Jiang Zao-ru and His Chinese Poetry**

**By Researcher Su Ya Ting**

**Advisor : Dr.Cheng Ting Kuo**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Jiang Sheng-de is also known as Jiang Zao-ru or Jiang Siang-e or Jiang Ciou-pu, and Jiang Hong-hua is his infant name. He comes from Fujian Province Yongding County. He was born in 1863 and died in 1929 when he was 60 years old. Jiang's ancestors lived in Fujian Province Tingzhou State Yongding County Gaotou Village. They arrived at Taichung Natun Litodian at first, and then immigrated to Taiwan and finally settled down in Hsilo. Jiang was always in the mood for homesickness. He had been back to hometown many times in his whole life. On the one hand he wanted to buy estates to manage for his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he looked for the way to back to school for keeping participate in the test of being Juren. But on the condition of being frustrated both in his career and study, he decided to go back to Yunlin County Hsilo Street, Taiwan. There he was engaged in local Sinology education and acted as a part-time writer and consultant for Tan Club of Hsilo.

This paper's chapter arrangement and the scope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chapter elaborates Jiang'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family background biography which is from Cing Dynasty to the Japanese Rule Time. I also inspect Jiang's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biography outline, as well as which poetry club he participated in and whom he made friends to. The third chapter searches out and analyzes one by one to Jiang's Han poetry works according to its content. The fourth chapter summarizes Jiang's poetry cre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The fifth chapter draws a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and I hope this paper may prompt the future studies of classical poetry research in Taiwan.

Dr. Cheng Ting Kuo had said that : Without the attentive research to their lives and works, the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poets who had once devoted

themselves silently will be forgotten by the people for time goes by. For an outburst of enthusiasm and mission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I hope I can do my best to study Taiwan literature material of the Japanese Rule Time and put it in order. By f studying the poets and their club of Yunlin Hsilo area, I want to provide literature development's traces and materials in Yunlin area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 Taiwanese, Chinese poetry, Hsi Lo, Tan Club, Jiang Zao-r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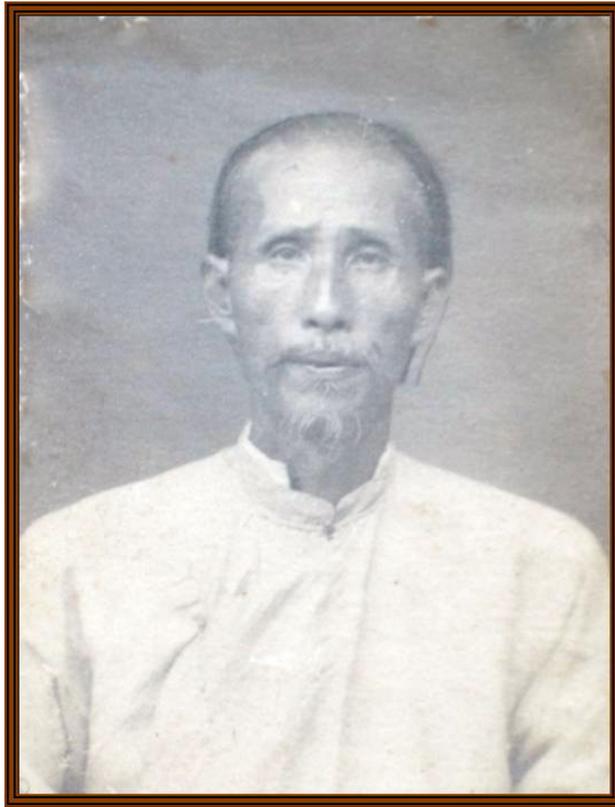
# 江藻如及其漢詩研究

##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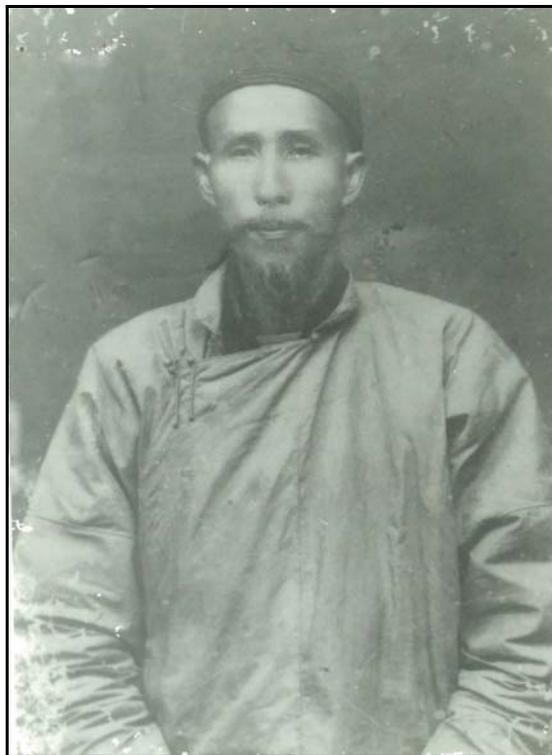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2
(一) 為臺灣文學研究挹注心力.....	2
(二) 為雲林文學發展貢獻所學.....	4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探討.....	6
一、研究範圍.....	6
(一) 與時俱進的文學外緣研究.....	6
(二) 兼容並蓄的作品內在分析.....	7
二、文獻探討.....	8
(一) 台灣古典文學研究.....	9
(二)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	10
(三) 區域文學發展研究.....	10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14
一、研究方法.....	14
(一) 歷史研究法.....	14
(二) 田野調查法.....	15
(三) 文獻分析法.....	16
二、研究步驟.....	16
第二章 江藻如之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	20
第一節 時代背景.....	20
一、清領時期.....	20
二、日治時期.....	21
第二節 家世生平.....	23
一、家世背景.....	23
(一) 克紹箕裘，有乃父風.....	24
(二) 繼母提攜，侍奉至孝.....	27
(三) 手足情誼，真摯雋永.....	31
(四) 夫唱婦隨，鸞鶴情深.....	35
(五) 孝悌傳家，青出於藍.....	37

二、生平傳略.....	40
(一) 命運多舛，時不我予.....	41
(二) 拒領紳章，以詩明志.....	42
(三) 調和自適，歸於平淡.....	44
第三節 詩社參與及交遊網絡.....	51
一、詩社參與.....	52
二、交遊網絡.....	55
(一) 黃文陶.....	55
(二) 黃倬其.....	59
(三) 廖重光.....	60
(四) 廖學昆.....	63
(五) 廖漢棟.....	65
(六) 廖學明.....	66
(七) 魏照洲.....	67
(八) 魏等如.....	70
(九) 施梅樵.....	71
<b>第三章 江藻如詩作之題材內涵.....</b>	<b>75</b>
第一節 詠物言志，寄託情感.....	77
一、自然風物化爲詠嘆.....	79
二、生活人物書寫情調.....	92
三、日常器物寄寓理趣.....	94
第二節 江山萬里，化景爲情.....	97
一、田園風情一覽無遺.....	99
二、山川煙嵐盡收眼底.....	110
第三節 敘事寫實，節令寄情.....	116
一、反映時代關懷社會.....	118
二、四時節令有感而作.....	120
三、吐露衷情表現人生.....	122
第四節 詠史抒志，懷古寓情.....	125
一、登臨古蹟追昔撫今.....	127
二、吟詠人物借古諷今.....	129
三、因事起興弔古傷今.....	132
<b>第四章 江藻如詩作之藝術特色.....</b>	<b>135</b>
第一節 才學入詩，淵博綺麗.....	135
一、專擅律絕，鍾情古體.....	135
二、援引事例，廣用典故.....	144
三、吐辭不俗，對偶精巧.....	148

四、詩鐘對聯，各異其趣.....	155
第二節 寄情天地，反璞歸真.....	167
一、儒者風範的詮釋.....	167
二、鄉土意識的抒寫.....	170
三、民族精神的發揚.....	175
<b>第五章 結論.....</b>	<b>180</b>
<b>參考書目.....</b>	<b>184</b>
一、專書.....	184
二、古籍.....	189
三、詩文集.....	195
四、期刊論文.....	197
五、學位論文.....	203
六、學術網路.....	206
<b>附錄 江藻如先生年譜 .....</b>	<b>207</b>



圖一：江藻如先生（由江槐邨之外甥廖崇仁先生提供）



圖二：江藻如先生（取自〈香萼公贊〉之附圖）



圖三：江藻如先生（江槐邨先生提供）



圖四：江藻如先生（江槐邨先生提供）



圖五：江藻如父親江開漢一星舫公畫像



圖六：江藻如繼母張氏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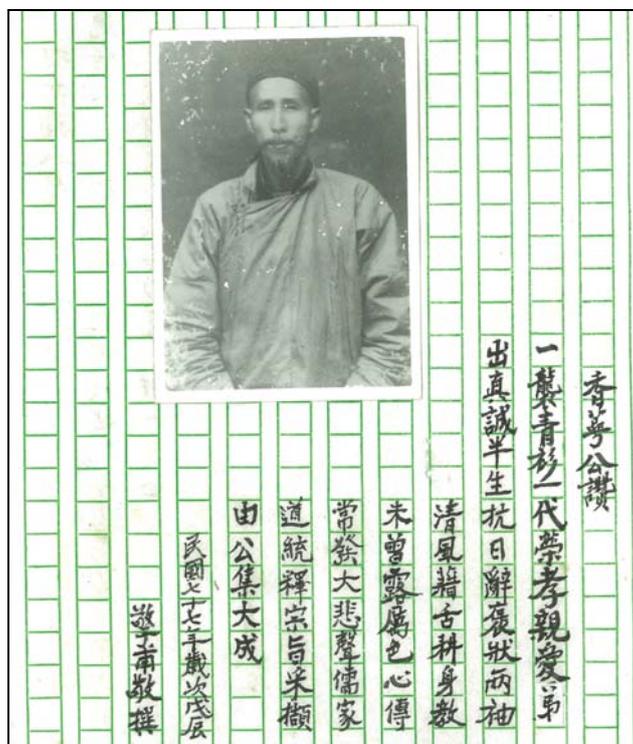
圖七：江藻如父親江開漢先生（江槐邨先生提供）



圖八：江藻如獨子江擎甫與妻子林燕（江槐邨先生提供）



圖九：西元 1988 年江藻如獨子江擊甫為祖父江開漢所作〈星舫公讚〉



圖十：西元 1988 年江藻如獨子江擊甫為父親江藻如所作〈香萼公讚〉



圖十一：西元 1988 年江藻如獨子江擎甫為母親林氏燕所作〈林太孺人贊〉



圖十二：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眾姐妹們回娘家喝喜酒  
左二為江藻如之妻林氏燕



圖十三：西元 1925 年（民國 14 年）江藻如全家攝於西螺的老家



圖十四：西元 1925 年（大正十四年）葵社社員黃文陶送別紀念  
前排右四為江藻如



圖十五：大正十四年黃文陶先生送別紀念（照片提供：江槐邨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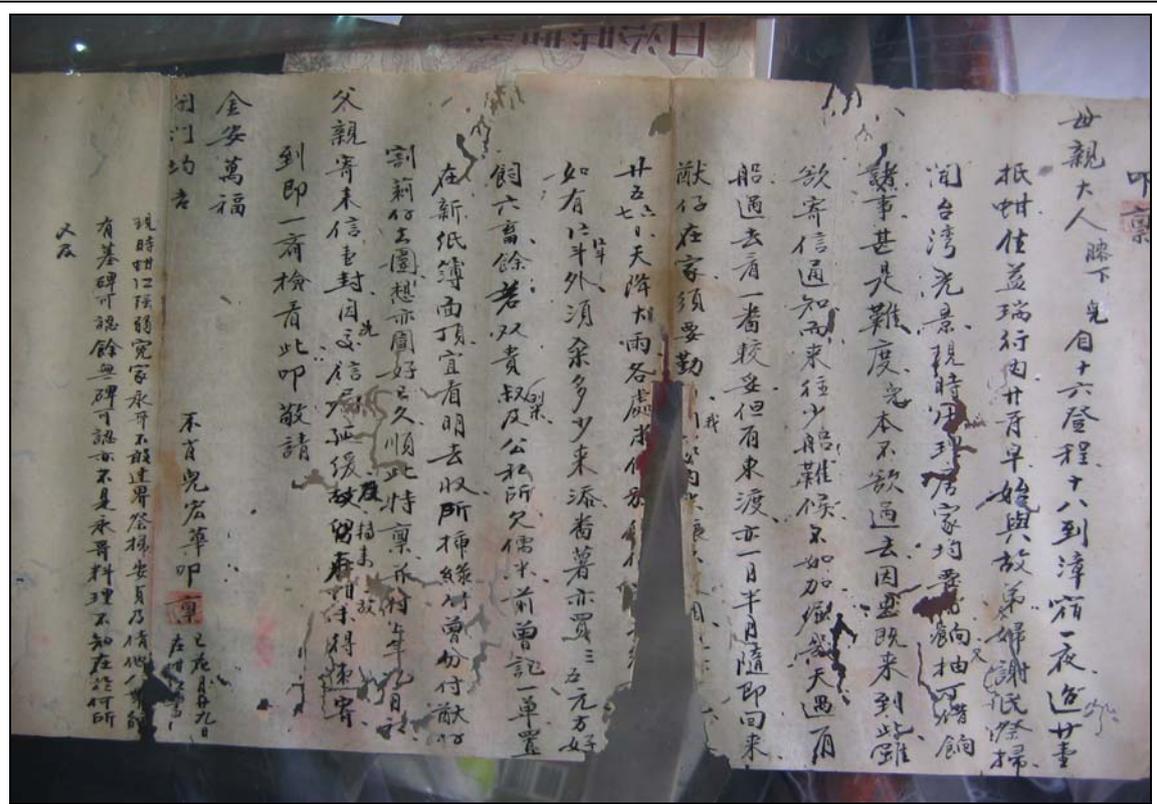
圖十六：葵社五週年紀念（翻拍自嘉義市史蹟資料館黃文陶資料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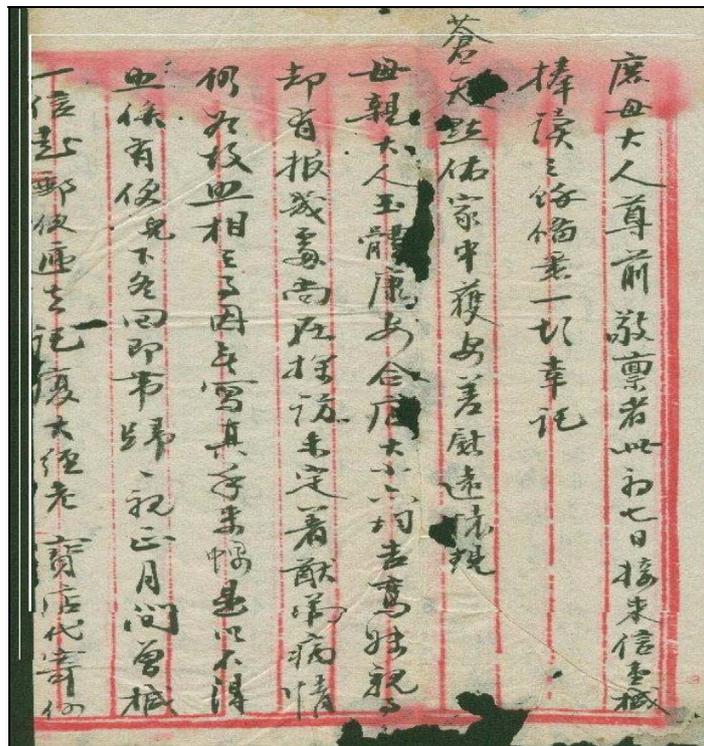
圖十七：1935 年（昭和十年），葵社成立十五週年，於廖學昆府所拍攝的紀念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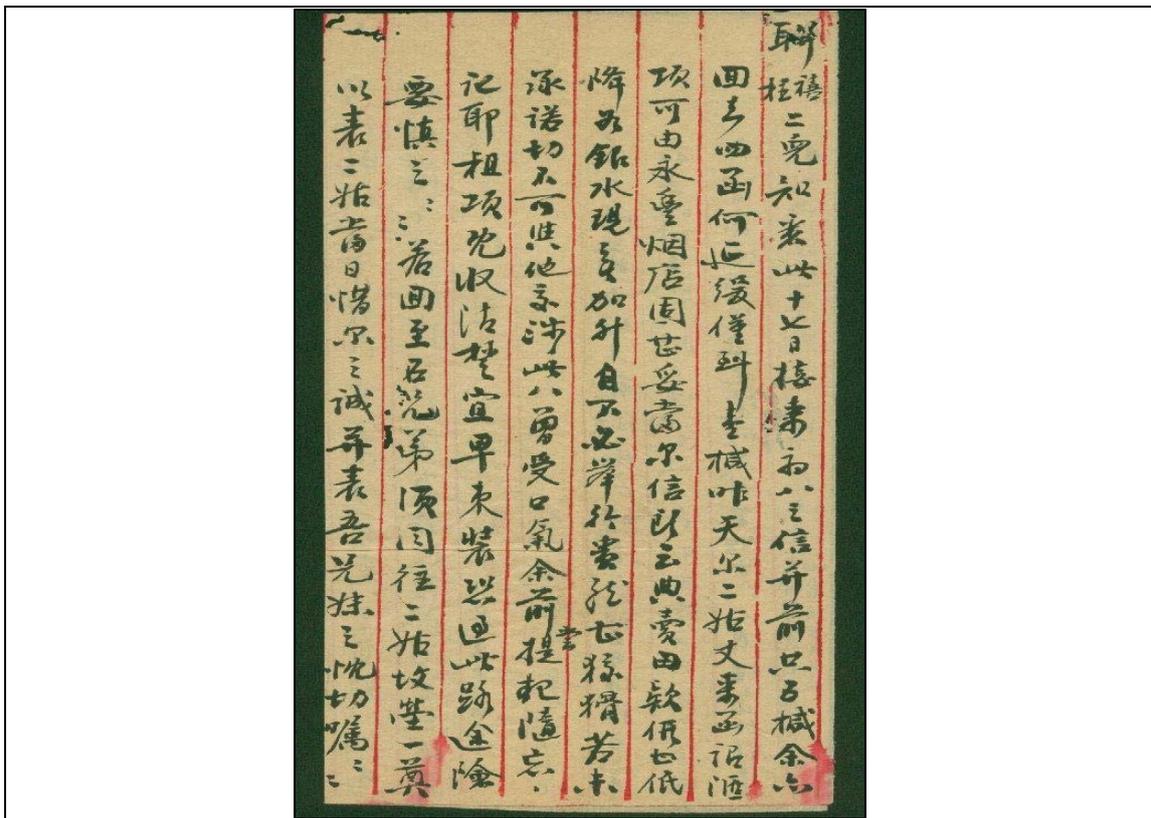
圖十八：廖學昆的舊居，是當時西螺鎮首見的花園洋房，葵社成員常於此集會  
引自《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頁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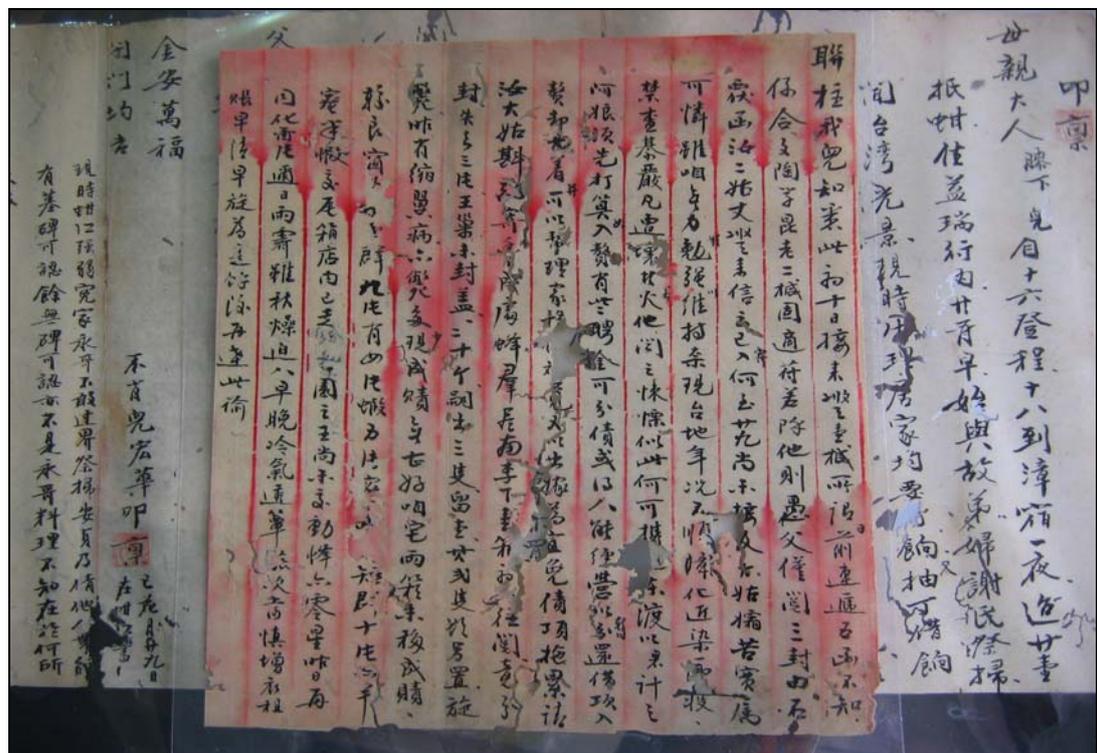
圖十九：江藻如稟繼母書信手稿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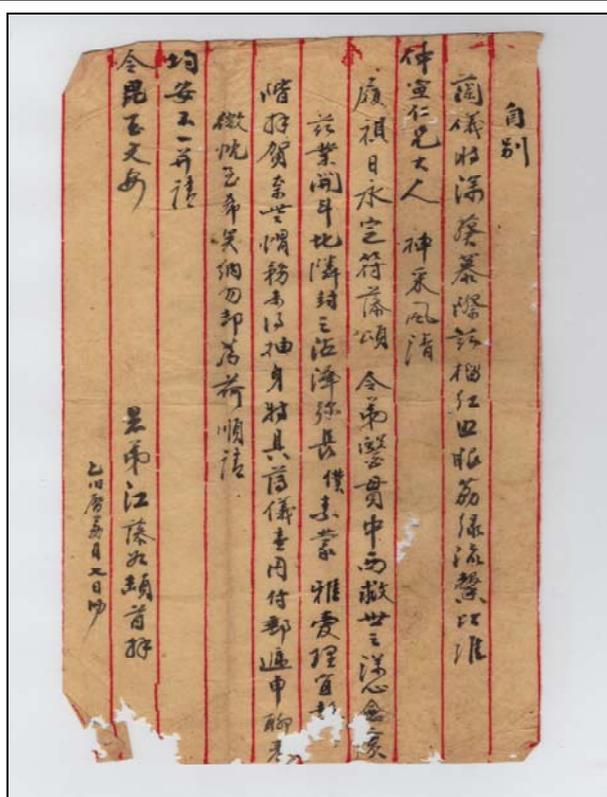
圖二十：江藻如稟繼母書信手稿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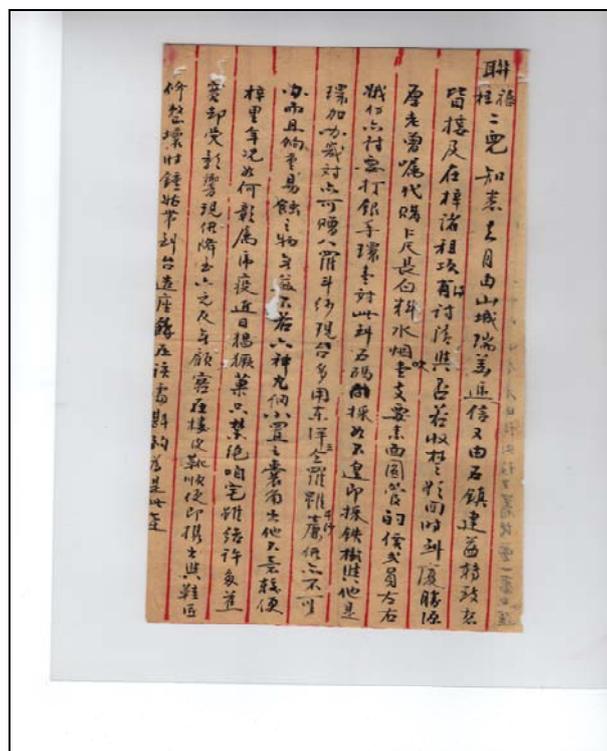
圖廿一：江藻如示子聯柱、聯禧書信手稿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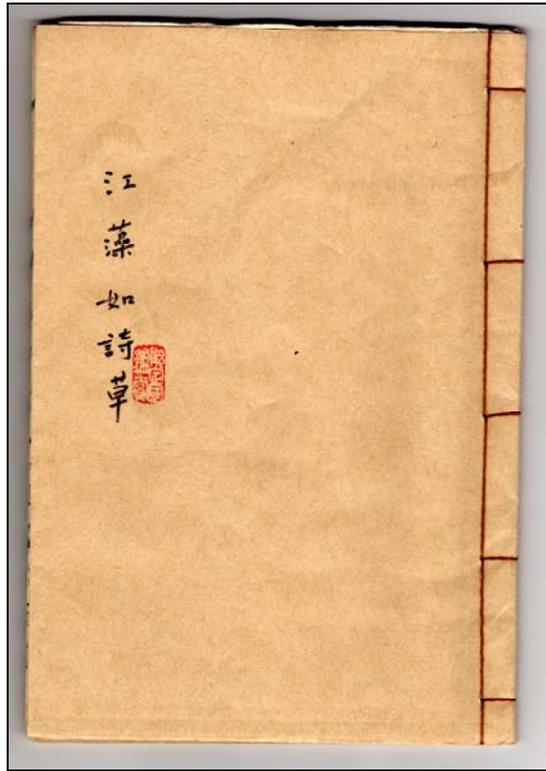
圖廿二：江藻如示子聯柱、聯禧書信手稿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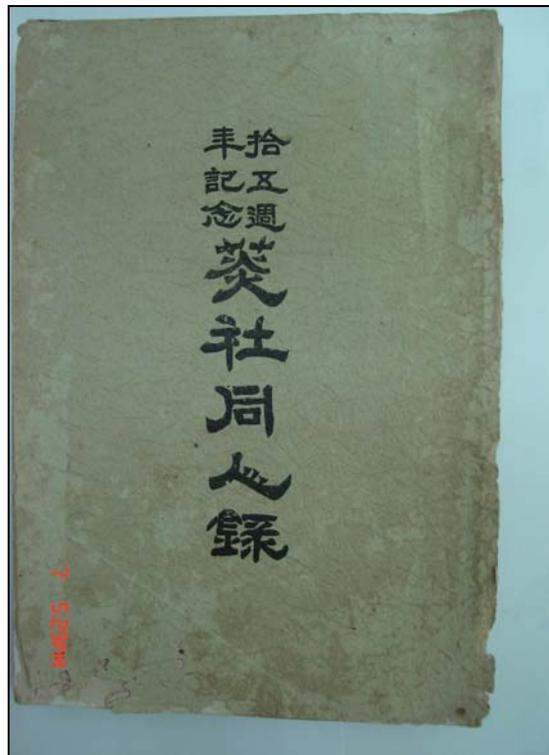
圖廿三 江藻如手稿之一



圖廿四 江藻如手稿之二



圖廿五：江藻如詩草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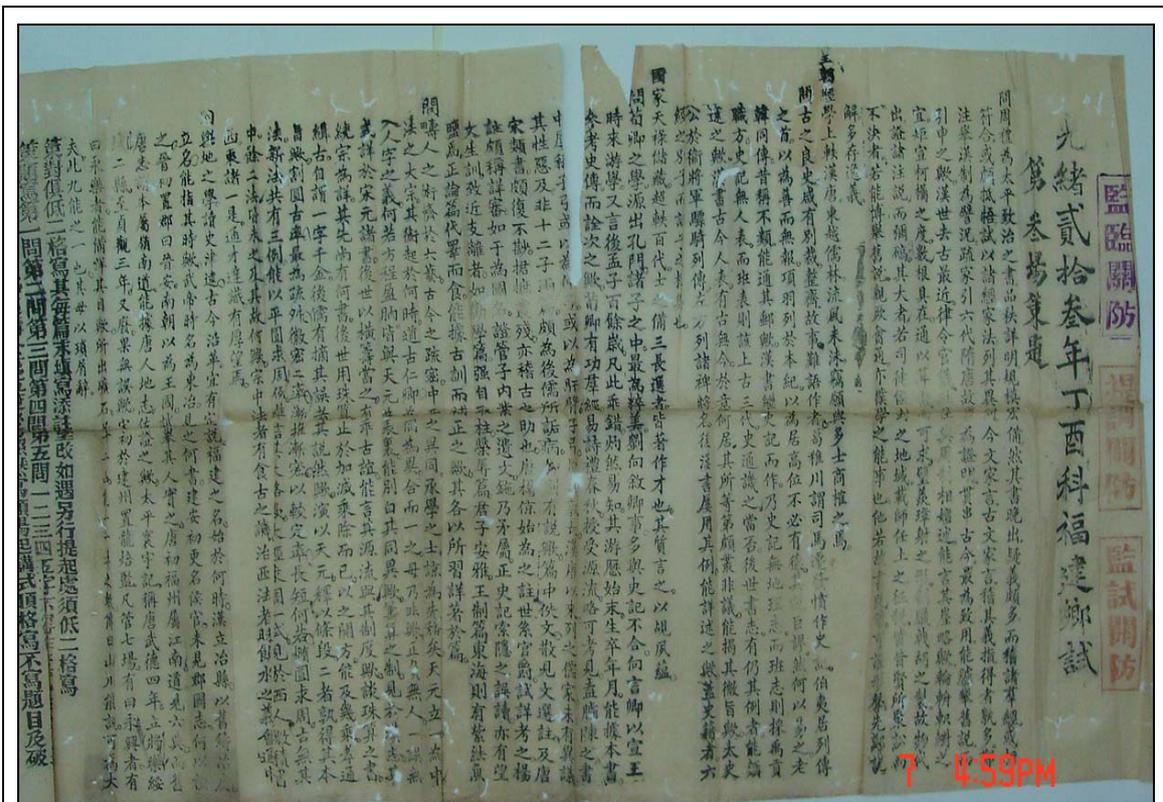
圖廿六：葵社同人錄書影



圖廿七：江藻如所用之清末雲林邑學書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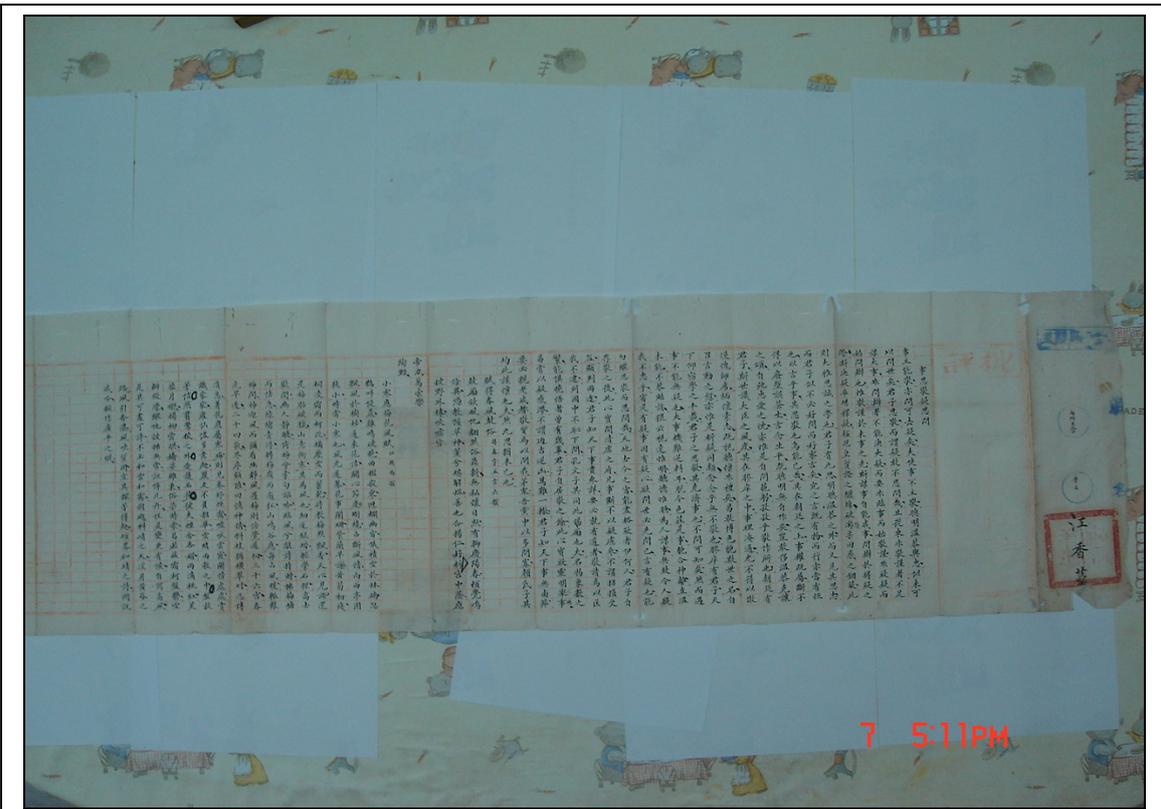
圖廿八：江藻如鄉試時考場內燃點之沈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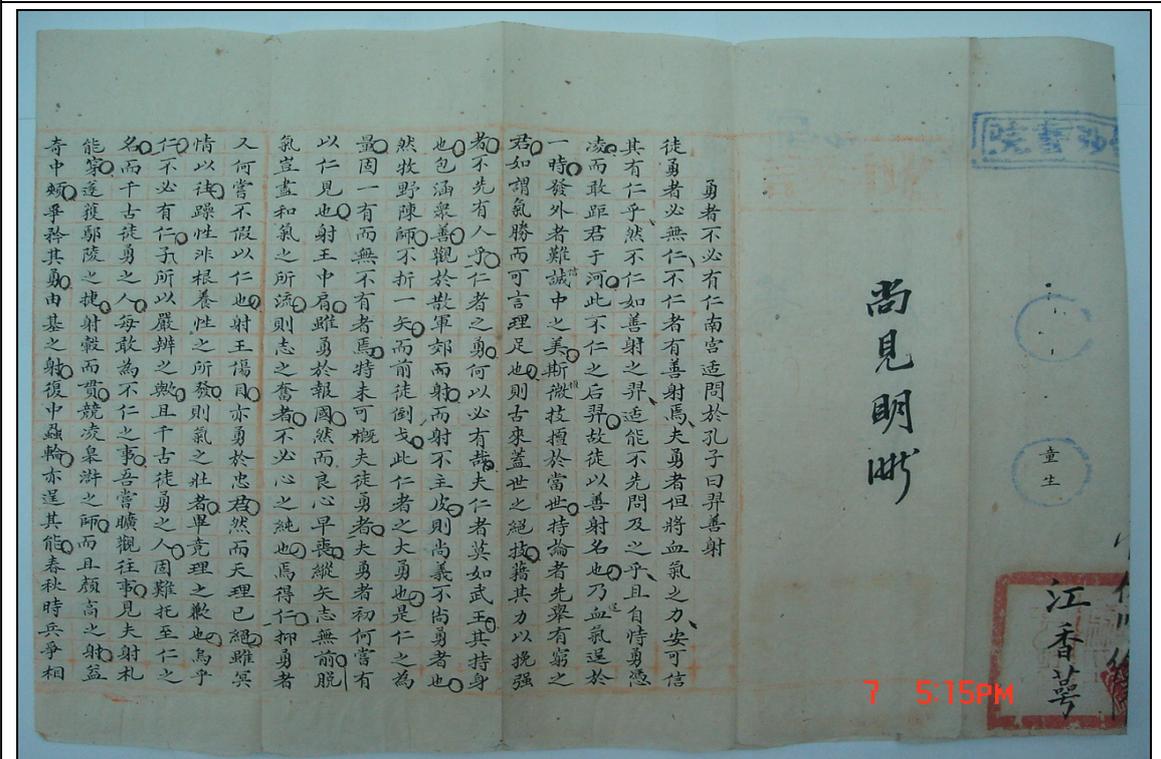
圖廿九：光緒廿三年丁酉科福建鄉試，這是江藻如的試卷



圖三十：清末雲林邑學江藻如之試卷



圖卅一：江藻如科舉考試試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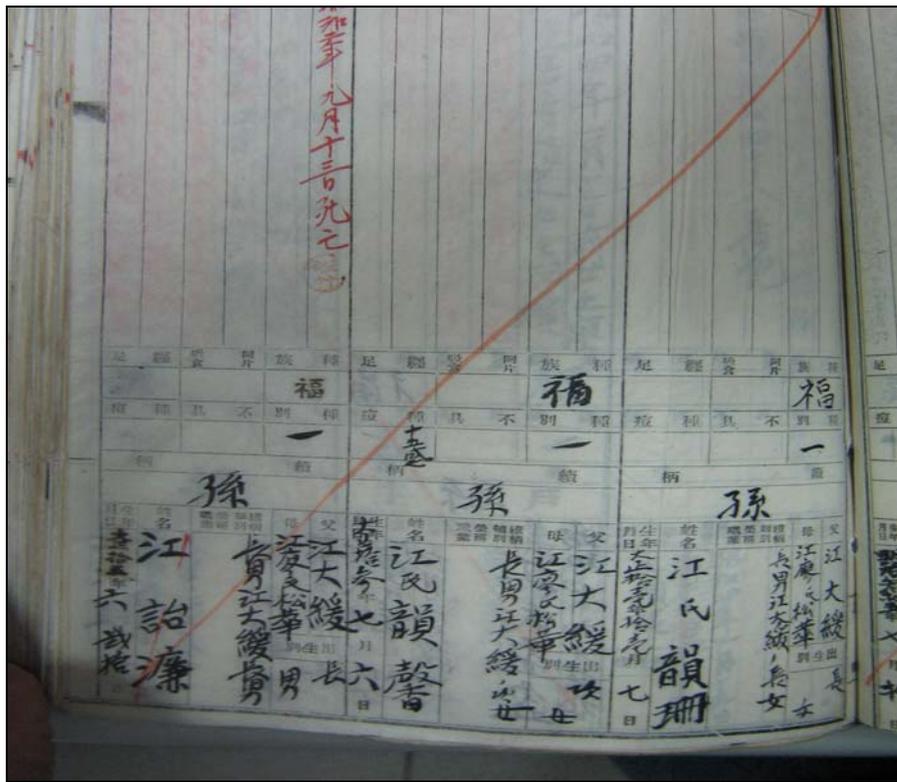
圖卅二：江藻如科舉考試試卷之二

山				山				山				住			
<p>所欄嘉義丁西螺堡西螺街</p> <p>台南州虎尾郡西螺街</p> <p>三交山台南州虎尾郡</p> <p>西螺街四號六百九十八號地</p> <p>昭和三年五月三日轉居</p> <p>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七日</p> <p>子三廳西螺堡新欄老莊舊地不詳詳註</p> <p>明正九年九月廿三日</p>				<p>新欄嘉義丁西螺堡西螺街</p> <p>台南州虎尾郡西螺街</p> <p>三交山台南州虎尾郡</p> <p>西螺街四號六百九十八號地</p> <p>昭和三年五月三日轉居</p> <p>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七日</p> <p>子三廳西螺堡新欄老莊舊地不詳詳註</p> <p>明正九年九月廿三日</p>				<p>現住所</p> <p>大正九年正月廿五日</p>				<p>現住所</p> <p>大正九年正月廿五日</p>			
福				福				福				福			
妻				主				戶				戶			
<p>江林氏</p> <p>別生</p>				<p>江生</p> <p>別生</p>				<p>江開漢</p> <p>別生</p>				<p>江開漢</p> <p>別生</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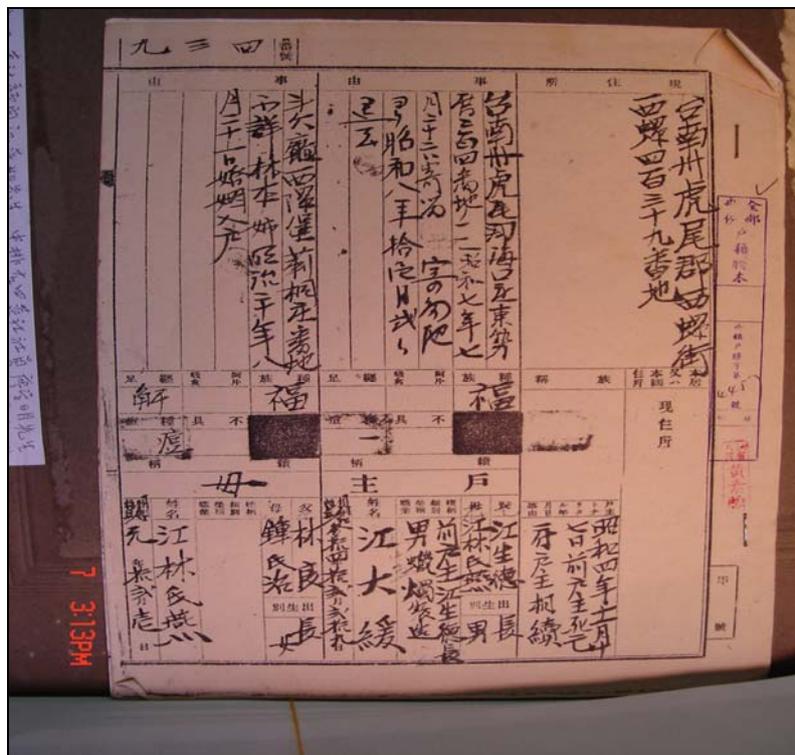
圖卅三：西螺戶政事務所田調戶籍資料之一

山				山				山				山			
<p>子三廳西螺堡新欄老莊舊地不詳詳註</p> <p>明正九年九月廿三日</p> <p>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七日</p>															
福				福				福				福			
子養				男長				子養				子養			
<p>莊茂春</p> <p>別生</p>				<p>江大綬</p> <p>別生</p>				<p>江生德</p> <p>別生</p>				<p>江生德</p> <p>別生</p>			

圖卅四：西螺戶政事務所田調戶籍資料之二



圖卅五：西螺戶政事務所田調戶籍資料之三



圖卅六：西螺戶政事務所田調戶籍資料之四



圖卅七：西元 2007 年 3 月鄭定國老師拜訪江槐邨先生於台北市府邸



圖卅八：江槐邨先生於台北家中保存日治時期收藏品之一



圖卅九：江槐邨先生於台北家中保存日治時期收藏品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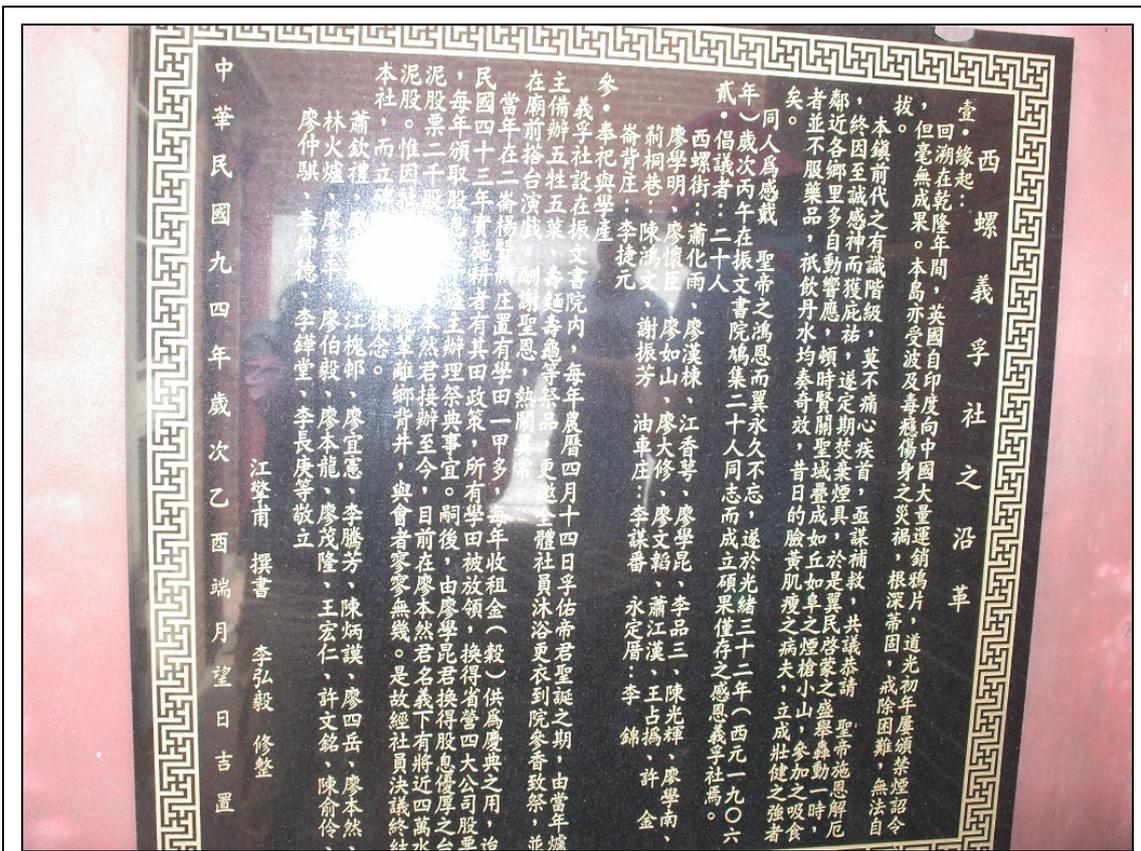
圖四十：江槐邨先生於台北家中保存日治時期收藏品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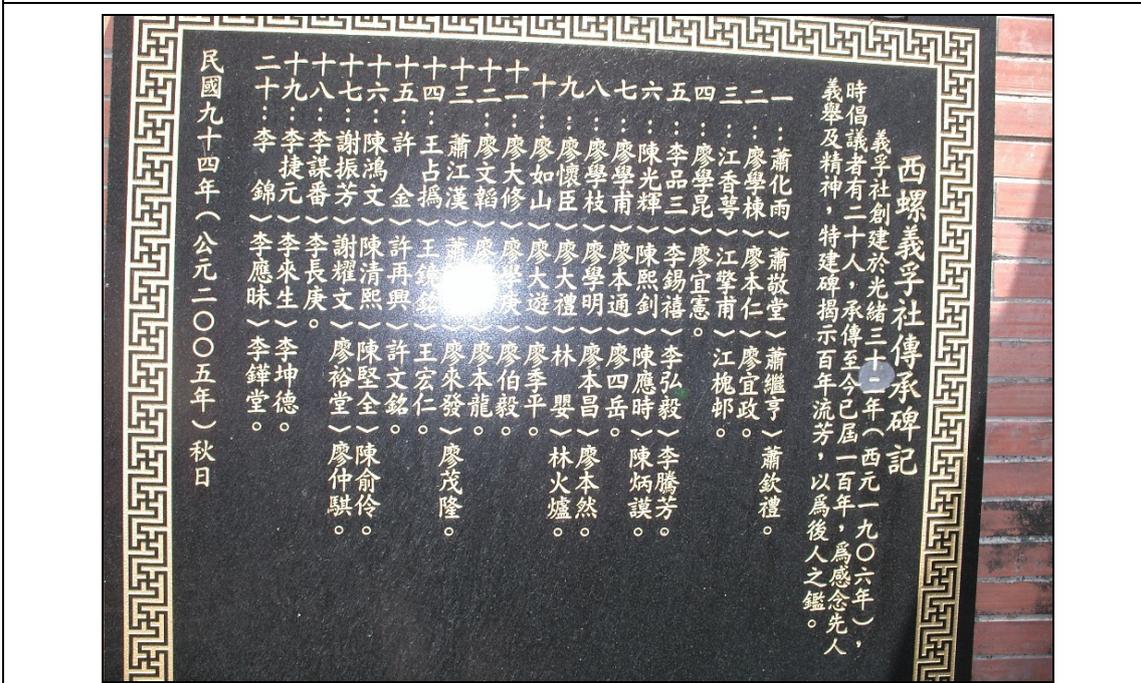
圖四十一：鄭定國老師拜訪江槐邨先生三姊位於西螺之住家  
(由左依序為筆者、鄭師定國、江韻憐、夫婿王金來與江槐邨)



圖四十二：鄭定國老師與江槐邨先生及筆者合影於西螺老家之遺址



圖四十三：西螺振文書院之「西螺義孚社之沿革」碑文  
（江藻如為西螺街倡議者之一）



圖四十四：西螺振文書院之「西螺義孚社傳承碑記」碑文  
（江家三代江藻如、江擎甫、江槐邨姓名同列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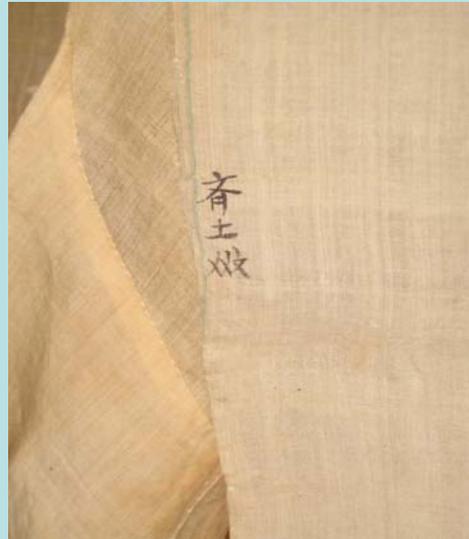
圖四十五：江藻如考中秀才時所受贈之長衫（廖崇仁提供）



圖四十六：江藻如穿的毛襯裡長袍（廖崇仁提供）



圖四十七：江藻如的家常夏服（廖崇仁提供）



圖四十八：江藻如的家常夏服—涼爽的羅斗紗（廖崇仁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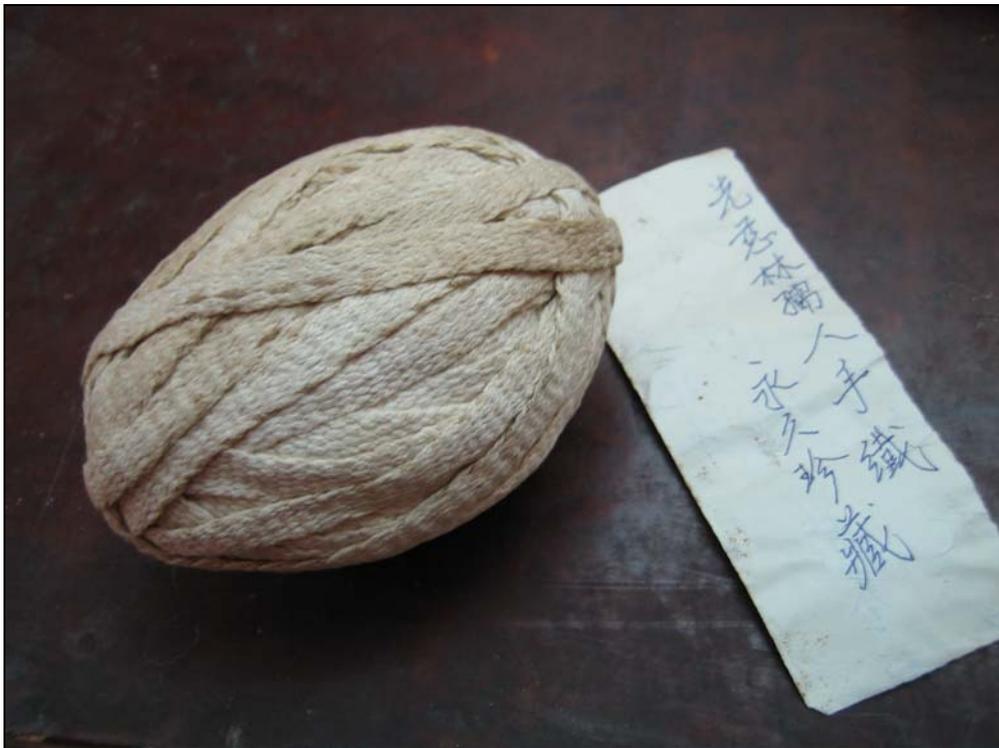
圖四十九：江藻如夫人林燕的衣著之一（廖崇仁提供）



圖五十：江藻如夫人林燕的衣著之二（廖崇仁提供）



圖五十一：江藻如長子（五歲夭折）度晷時外婆家的贈禮（廖崇仁提供）



圖五十二：江藻如夫人林燕之手織棉線球網（廖崇仁提供）



圖五十三：江藻如之遺物裝箱一木製（廖崇仁提供）



圖五十四：江藻如遺物木箱上的古早鎖頭（廖崇仁提供）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一、研究動機

台灣古典文學繼承傳統漢文的基礎，既是明、清文學的一脈，兼為傳統漢語文學的承續，經過三百年來的發展，出現六百餘位背景不一的作家，與豐富多樣而難以數計的作品。經過數十年來官方、民間不斷的努力與發掘，使得這些散失在各地的文化瑰寶，經過有心人士一番的蒐集與整理，漸趨還原其本來面目，並配合「本土化」的呼聲，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作家無分中、臺，都是身處斯土，因感觸人、事、時、地而興發為詩文，這些代表台灣文化遺產與見證台灣歷史軌跡的作品，除反應作者思想情感，並具有各自的文學藝術價值之外，同時存在反映時代、紀錄社會等可貴的「采風」功能。

早年台灣的詩文作品，難得有出版的機會，許多詩文集僅賴鈔本流通。歷經戰亂與時代的變遷，這些鈔本、稿本難免因年代的久遠而湮滅。在連橫所著之《台灣詩乘》中，耗費大半生心力投注於輯錄先賢作品，連氏曾述：

台灣三百年間，能詩之士後先蔚起，而稿多失傳。則僻處重洋，剝削未便，采詩者復多遺佚，故余不得不急為搜羅，以存文獻，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於耆舊之文采，而可任之湮滅乎？<sup>1</sup>

連氏所言「急為搜羅，以存文獻」的心情，正是從事台灣古典文獻資料研究者的共同心聲。筆者在南華大學修習「台灣文學專題」、「台灣文獻專題」等課程之初，對台灣文學尚侷限於既定的認知與成見中，待親自從事田野調查的工作，蒐集曾為台灣這塊土地留下深刻記憶的詩文紀錄，便深深為前人耆老的智慧結晶所感動。然而這些珍貴的寶藏卻常因年代的久遠與文獻的湮沒，以及長遠近

<sup>1</sup> 連橫：《台灣詩乘》（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年8月初版），頁88。

四十年的動員戡亂等政治因素，以反共復國為主架構的軍政財經文教體制，強力灌輸著「中國意識」的多重思維，形成厚古薄今、尊彼賤此的迷思。然而莫渝曾經說過：「台灣文學的命脈並未斷層，只是被忽略，或者被故意的抹煞、封殺。台灣文學的長河曾經像伏流一樣，在不被注意的地表下繼續發展它的河床，尋覓並形成自己的河道。」<sup>2</sup>

連氏又言：

余閱邑志所載臺人著作，……大都有目無書。……蓋以台灣剝削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故余不得不竭力搜求，以保遺芳於未墜也。<sup>3</sup>

筆者從事田野調查與實地訪談的期間，經常聽聞受訪之後代子孫未將先人之珍貴遺物文稿妥善保存，或蟲蠹蛀食、或毀損遺失、或遇劫遭盜、甚至付之一炬，徒令後人扼腕嘆息不已。誠如鄭定國教授所言：「進行田野調查方能讓這批資料重現世間，吾人所戮力的過程有目共睹，但是台灣文獻發掘和研究的速度永遠趕不上人為毀壞古籍消逝的速度……。」<sup>4</sup>如何搶救這些見證台灣歷史精神與文化傳統的珍貴紀錄，使之不致湮沒於時間與記憶的洪流之中，是每個身為台灣子民共同應具備的危機意識與時代使命。

## 二、研究目的

### （一）為臺灣文學研究挹注心力

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它伴隨著主流的發展而發展，於是作品中暗暗的蘊藏著一股特殊的情感。尤其是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品，大部分是在政治的夾縫中創作完成，一方面要抗拒日政當局同化政策，一方面中國文化的

---

<sup>2</sup> 莫渝：〈文學長河的浪花和漣漪—百年台灣文學的回顧與期待〉，《文訊》（台北市：文訊月刊雜誌社，1999年12月），頁51。

<sup>3</sup> 同上註，頁142。

<sup>4</sup> 鄭定國：〈雲林菸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鑰》第五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年6月），頁85。

信息被統治者有意遏阻與圍堵。台灣作家在涵容、隱忍與堅韌的精神下，創作出許多可貴的作品，也流露出幾許特有的文學情感。<sup>5</sup>

文學的誕生與繁衍，往往如同一粒不受注意的種籽，只要陽光雨水給予機會，經歷時間的洗鍊仍將成長茁壯為一棵大樹。研究台灣文學並不意味著排斥中國文學，《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五四新文學以下，都是台灣文學的重要資產。然而現代的台灣社會充斥著現實主義與功利思想，漢詩早已失落在生活的洪流之中，一般人不但不詩，連接受文學的心靈也沒有了。經濟起飛而繁榮的台灣社會，普遍可及的是暴發戶的粗鄙心態，流行興盛的則是講效率的速食文化。正如林瑞明在《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的序言中所說：

過去的臺灣文學傳統，因戰後而斷裂，也不被重視；反映現實經驗的本土文學，不在人們的生活當中，年輕人喜歡文學，也因缺乏文學教育，閱讀的大約是舞文弄墨，逃避現實的花俏文學、輕薄文學居多，要不然就是文藝政策底下的作品，空喊一些莫名奇妙的口號文學。<sup>6</sup>

八〇年代以前，台灣的文學研究如有初步成績，幾乎都是民間學者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研究成果。學院的研究，要到八〇年代以後才偶有一、二篇碩士論文出現。解嚴之後，本土化浪潮興起，各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關紛紛成立「台灣研究」專門單位，台灣文學研究逐漸形成「顯學」。<sup>7</sup>儘管台灣文學發展的路途坎坷，然而在前人筆路藍縷的奮鬥過程中，歷經大時代的考驗與重重的壓迫下，仍能相互砥礪、創作不輟，所累積的豐富文學作品，記錄了超過一世紀以來台灣先民奮鬥的歷程。而我們在這廿一世紀初享受政治民主、經濟富足成果的同時，更應多體會、了解台灣人民過去一步一腳印所走出的珍貴歷史。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期勉在現今仍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為熱潮的學術環境之中，為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挹注一己之心力。

---

<sup>5</sup>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情感〉，《親近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頁51。

<sup>6</sup> 林瑞明：〈台灣文學向前行〉，《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頁4。

<sup>7</sup> 黃武忠：〈代序〉，《親近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頁8-10。

## （二）爲雲林文學發展貢獻所學

文學之價值繫於創作者心靈、思想的自主與獨立。「鄉土文學」的根本在於創作者本土意識的覺醒；而「區域性小鄉土文學」則是文學創作的活水源頭，當然更需要區域性文學作家的自覺、自信與自立。<sup>8</sup>雲林古稱笨港，是大陸移民來台拓殖最早的根據地，隨著內渡之游宦幕客紛紛舉家遷移，文風亦隨之昌盛。境內不但書院、學社林立，各地詩社亦相繼成立，並有學人、貢生等多人。至日治時期，雖在異族的統治之下，文學命脈並未隨之中斷，各地均有漢塾、詩社藉以傳承漢學道統、延續民族文化。

在區域文學的領域中，經由田野調查的參與，產生新的第一手資料，引領我們從台灣區域的小傳統回應中國環境的大傳統，而小區域容許細緻而全面的研究，更使我們可以深入各種文學類型。<sup>9</sup>在各地紛紛投入區域文學史撰寫編纂的風潮之中<sup>10</sup>，古蒙仁先生在回應〈沒有文化的泥土，哪有文學的花樹？〉一文中，亦以「陽光、空氣、水」來描述雲林地區文學發展的概況：「陽光」指整個大環境的轉變，政治民主的思想已深植人心，經濟由農業型態轉變爲工業型態，教育的普及使民眾參與藝文活動的能力大增，這些因素都使得雲林縣呈現截然不同的大環境；「空氣」則指藝文環境的改善，由於各縣市文化中心與民間文教基金會的成立，相互配合下逐漸形成了文化氣候；「水」是指作家動態成長與鄉土關懷層面，縣內作家成爲社會中堅，除了文學創作更臻成熟，也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更與懷抱回饋鄉土心理的旅外作家相互交流，使縣內文風更盛。<sup>11</sup>不過由於文化中心仍屬官僚體系，擺脫不了權威時代的意識形態，對藝文活動的認識稍嫌

---

<sup>8</sup> 楊子潤著，封德屏主編：〈沒有文化的泥土，哪有文學的花樹？—雲林區域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初版），頁182。

<sup>9</sup> 江寶釵：〈戀戀鄉城—「區域文學史」撰述經驗談〉，《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4月），頁45。

<sup>10</sup> 最早於1995年6月由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力出版之《台中縣文學發展史》藉由一系列田野調查工作，使台中縣文學史料更爲周全；1997年5月由施懿琳、楊翠合編之《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兼顧古典文學與新文學之撰寫；1998年由江寶釵撰寫之《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完整地體現區域文學之特色與精神；1999年龔顯宗受台南市安平區之託撰寫〈安平文學史〉；1999年輔大黃美娥發表《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之博士論文；1999年台中市文化局委託陳明台、陳千武、蔡秀菊、賴汝等編纂《台中市文學史初編》；2000年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由莫渝、王幼華合著之《苗栗縣文學史》；2001年12月澎湖縣文化局亦出版葉連鵬所著《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一書，建構初步的澎湖文學發展史。

<sup>11</sup> 楊子潤著，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年3月初版），頁185。

不足，而雲林縣之官方機構出版「區域文學史」遲遲未有計劃與構想，<sup>12</sup>為挽救此一頹勢，必須藉助民間學者與學院研究力量之結合。鄭定國教授雖非雲林本籍，卻以無私奉獻之精神，帶領研究生從事十多年的實地田野調查與資料蒐羅彙整，建立龐大的雲林縣文史資料庫，更計畫將這些研究成果逐步規劃整合完成《雲林文學發展史》。在鄭教授的指導與帶領之下，筆者雖非雲林當地人，然而楊子澗在〈花雖美，無根隨謝〉一文中嘗言：

……鄉土文化意識並非是狹隘的、地域性的、排他性的意識形態；而是透過反觀、省思，去瞭解鄉土文化本質中的優劣所在，進而建立對鄉土文化的自信與自尊；基於自信和自尊，我們才能透過理性、自覺，去篩選、接受外來移植的文化，如此，才能兼融本土、外來文化的優點，為文化命脈的延續注入一股生生不息的「台灣生命力」！因此，一個健康的鄉土文化觀，絕非是狹隘、地域山頭主義的復辟；也並非只是邊陲文化、次文化的自憐與自傷；而是涵育整個族群、社會、國家甚至與世界共通時空的寬容性的文化意識！……<sup>13</sup>

筆者幸而得此機緣參與雲林文學發展研究之艱鉅工程，期使藉由對西螺古典詩家—江藻如之研究，落實田野調查工作之開展，深入而精實地對其生平時空背景與漢詩內容藝術作一探究。本論文之撰寫與編輯雖僅是雲林文獻史料中的一小環節，仍期勉能發揮聚沙成塔、積土成山之效用，為雲林文學之發展研究貢獻一己所學。

---

<sup>12</sup> 始自民國八十四年，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即出版了《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緊接著八十六年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了《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下）、八十七年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出版了《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八十八年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出版了《台中市文學史初編》，苗栗縣立文化中心亦在二〇〇〇年出版由王幼華、莫渝撰寫的《苗栗縣文學史》。……宜蘭縣文化局、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台南縣文化局、高雄縣文化局都已積極計劃於九十年執行並出版……新竹縣立文化中心亦有出版「區域文學史」的計畫構想，……雲林縣文化局……則於現階段並無相關的出版計劃。參閱陳宛蓉：〈遍聞福爾摩沙的芬芳—台灣地區「區域文學史」現況調查〉，《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4月），頁54。

<sup>13</sup> 楊子澗：〈花雖美，無根隨謝—從鄉鎮文教基金會談文化重建〉，《文訊》六十七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1年5月），頁37。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探討

###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題目擬定為「江藻如及其漢詩研究」，所欲進行的研究範圍，分為「與時俱進的文學外緣研究」與「兼容並蓄的作品內在分析」兩方面。其中「文學外緣研究」包括詩人所面臨的時代環境背景、文學創作氛圍與個人交遊經歷各方面的研究；而「作品內在分析」則涵蓋其詩作的內容分析鑑賞、創作技巧析論與藝術特色探究等範疇。茲分述如下：

#### (一) 與時俱進的文學外緣研究

劉勰在《文心雕龍》曾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sup>14</sup>欲深入探討一位文人作品的內容與價值之前，必定要對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做一研究了解。每一個地區都有其特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文學現象，台灣的文學現象便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文學也是移民產物，又曾歷經明鄭、清朝、日本等共三個帝國王朝數百年的統治。<sup>15</sup>

就縱向研究而言，江藻如生於清同治二年（西元 1863 年），卒於昭和四年（西元 1929 年）是一位跨越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的詩人，在維護漢學傳統文化與接受日本外來政權的雙重壓力下，造就了他傲然不屈的文人風骨與堅守傳統的儒家典範。對於一位被埋沒隱藏近一世紀的台灣詩人，不但史冊典籍的記載付之闕如，也沒有任何相關的研究可供檢閱。為免先哲前賢的智慧風範沉寂於時間的洪流而灰飛湮滅，期使透過翔實的田野調查與文本的彙集重整，對詩人之時代背景、生平傳略、詩社參與以及交遊網絡等做一深入而完整的外緣研究，依循此一文學發展的脈絡，進一步掌握對詩人之人格養成與詩風特色的影響因素。

就橫向觀察而言，江藻如的生活圈雖然是以家鄉西螺為主體，然而其文學移動的範疇卻是橫跨了海峽兩岸。由於詩人生活年代距今相隔甚久，僅能依其子孫所悉心保存的眾多詩文、書信、雜文等資料，拼湊出詩人當時為尋覓學籍與建

<sup>14</sup> 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卷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3。

<sup>15</sup> 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台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天下，創意學出版社），頁 107。

立家業，往來奔波福建永定與台灣西螺兩地之間的情形。藉由此種文學移動現象的研究，不僅重現台灣的文史紀錄與歷史記憶，更對其漢詩的寫作風格與內涵，存在更多更大的探討空間。

## （二）兼容並蓄的作品內在分析

依上所述，本論文透過文學的外緣研究對研究對象的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做一縱向與橫向的深入剖析，期使精確掌握詩人內涵的人格特質與外顯的詩文風格。為求學術論文之嚴謹與精確，本論文鎖定以江藻如的古典漢詩作為研究的主題，詩人的其它作品如書信、散文、賀頌文、請願書、契約書、祝祭文或藥單等等，僅列為補充參考或引為佐證的資料。所謂「漢詩」是相對於「漢文」而言，指以韻文書寫成之漢文作品，近體詩、古體詩、詩鐘、對聯、竹枝詞以及其他整齊或雜言之歌謠皆涵括於詩體之中。江寶釵教授曾謂：

「漢」係域外一非中國領土內對中國的稱呼，亦域外華文書寫或研究的代詞。「漢學」指的是有關域外中國學術的研究，「漢文」是以散文書寫的華文作品。「漢詩」與「漢文」對置，係以韻文書寫的華文作品。其包括的體類有謎語、詩鐘、對聯、竹枝詞，以及其它七字仔謠歌等。……台灣由於政治版圖的變遷，漢詩經歷了不同時代，展現不同的面貌。……清領中期以後，在台灣出生、成長的本土詩人逐漸出現。日治時期，由於日本內地原就有一支接受自中國的漢學傳統，日本文人原本就對漢學感到熟悉，治台初期，又有著以漢學攬絡士紳文人的需要，於是朝野特力提倡漢學，漢詩以它體製短小、可以隨興隨時隨地而作的特色，在中國詩歌的早期，原本就具有的酬唱性質，這一來，就理所當然，成為日、台人士往來聯繫的主要工具，為漢詩舉辦的聯吟會不計其數，標榜漢詩結社的同仁社團多至數百，並且發展出一種集體創作的形態，如以近乎接龍的方式，數人合撰一首詩；最常見的，則是會集一地，就特定題目進行撰作，稱之為「課題」。如有時間限制的競賽，稱為「擊鉢」。<sup>16</sup>

---

<sup>16</sup> 摘錄自「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02/02\\_01.htm](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02/02_01.htm)）之江寶釵：〈漢詩簡介〉，2009年2月。

江藻如一生致力於詩文的創作，直至六十六歲彌留之際，仍不斷有詩文的創作。在他的詩文未曾出土之前，他的詩作僅零星散見於葵社的詩稿之中，未曾受到發掘與重視，關於其人其詩之研究更如鳳毛麟角一般。然而江藻如始終堅持中國文人的氣節與傳統儒者的風範，面對著家國的遽變與時代的衝擊，對古典文學與傳統漢詩仍保持創作不輟的精神。筆者藉由對文本做完整的作品內在分析，將其漢詩之題材內涵，依其不同之書寫主題加以分類整理，並析論各類詩作之主題意識與創作技法，並對其詩作所表現之藝術特色加以歸納分析。期使透過此一內外兼顧的研究範疇，能對江藻如及其漢詩作一完整而全面性的文學研究。

## 二、文獻探討

就台灣開始有文字書寫的近四百年歷史而言，十七世紀中葉由大陸漂洋的來台明末遺老沈光文，開啓了台灣古典文學的先河；其後經歷了明鄭二十三年（1661~1683年）、清領二百一十三年（1683~1895年）、日治五十一年（1895~1945年），乃至1945年以後國府來台至今，古典文學的命脈其實一直未曾中斷。<sup>17</sup>然而由戰後詩社數量的減少，詩作品質日益貧薄的現象看來，古典詩的創作力已日漸薄弱，難以維持其豐沛的生命力。儘管如此，古典文學仍在台灣文學研究的領域之中，佔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尤其在過去數十年中，由於受到政治禁忌與資料不足等因素的影響，有關「台灣文學」的研究在學界向來乏人問津。但自解嚴之後，隨著政治的開放與本土意識的提升，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此一專業且熱情的研究領域，台灣文學已逐漸成爲台灣地區文學研究的「顯學」了。<sup>18</sup>對於臺灣文學的研究工作與學術論文正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對於有心從事探討台灣文學之研究者而言，正確而適切的掌握相關文獻與研究著述，了解其研究方向、方法與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對台灣古典文學之研究工作進行有系統之開展。

進行相關文獻的閱讀需要時間、耐心和細緻，同時也是一項敏銳而有效率的工作。首先，注意每一研究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背景；其次，注意每一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對象、研究方式、抽樣設計、樣本特徵、資料分析方法等；再次，注意每一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它在討論部分所提出的觀點、所做的推論等；

---

<sup>17</sup>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再版），頁2。

<sup>18</sup> 張雙英：〈談當代「台灣文學」研究的傾向〉，《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6年11月），頁5。

最後，要注重自己對每一個研究的評價，包括評析此研究所具備之特點與獨到處，也包括研究所存在的主要不足，特別是方法上、研究效度與研究信度上的不足。在文獻收集和分析過程中，初期重廣度，中期重深度，後期重評論和檢驗，注意處理好瀏覽、泛讀與精讀的關係。茲將前人的研究成果概略分為以下數類，以作為論文推展之指引與多元觀點之借鑑。

### （一）台灣古典文學研究

以台灣古典文學之發展作全面性探討的學術性作品，首推廖一瑾之《台灣詩史》<sup>19</sup>；而王文顏的《台灣詩社之研究》<sup>20</sup>則為研究台灣詩社之先驅；其他相關之研究論集如許俊雅之《台灣文學散論》<sup>21</sup>；葉石濤之《展望台灣文學》<sup>22</sup>；黃武忠之《親近台灣文學》<sup>23</sup>；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合編之《台灣的文學與環境》<sup>24</sup>；林瑞明之《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sup>25</sup>；陳明台之《台灣文學研究論集》<sup>26</sup>；吳福助所編之《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sup>27</sup>與《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sup>28</sup>；江寶釵之《台灣古典詩面面觀》<sup>29</sup>；林政華之《台灣文學汲探》<sup>30</sup>；古繼堂之《簡明臺灣文學史》<sup>31</sup>；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之《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sup>32</sup>；施懿琳之《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sup>33</sup>等。這些前人所累積的智慧經驗與研究成果，提供從事研究台灣古典文學之後進者，奠定研討開發相關主題之知識理論基礎與研究參考依據。

<sup>19</sup>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3月）。

<sup>20</sup>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9年）。

<sup>21</sup> 許俊雅：《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sup>22</sup> 葉石濤：《展望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sup>23</sup> 黃武忠：《親近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

<sup>24</sup>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編：《台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6月）。

<sup>25</sup>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

<sup>26</sup> 陳明台：《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

<sup>27</sup> 吳福助編：《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

<sup>28</sup> 吳福助編：《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

<sup>29</sup> 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12月初版）。

<sup>30</sup> 林政華：《台灣文學汲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3月）。

<sup>31</sup> 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

<sup>32</sup>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初版）。

<sup>33</sup>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再版）。

## （二）台灣文學專題研究

以單一主題或特定時代為範圍的學術研究與相關論著有陳丹馨之《台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sup>34</sup>、許俊雅之《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sup>35</sup>、施懿琳之《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sup>36</sup>、翁聖峰之《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sup>37</sup>與《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sup>38</sup>、梁明雄之《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sup>39</sup>等，這些研究大多以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為範疇，涵蓋多樣而豐富之主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了解臺灣文學之時代變遷與發展情形。

## （三）區域文學發展研究

施懿琳、楊翠在撰寫《彰化縣文學史》時針對「區域性特色」提出下列之看法：

突顯「區域性特色」，最重要是要能將該地的「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緊密結合，以呈現它之所以異於其他地區之處。<sup>40</sup>

所以區域文學史是以一個地區為範圍，以人物為重心的區域文學研究。台灣的區域文學論述始於施懿琳之《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sup>41</sup>，即是以鹿港地區之詩人詩社為研究範疇。其後陸續出現各地的區域文學研究，如黃美娥之《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sup>42</sup>、葉連鵬之《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sup>43</sup>、

<sup>34</sup> 陳丹馨：《台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sup>35</sup>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

<sup>36</sup>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sup>37</sup> 翁聖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

<sup>38</sup>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月初版）。

<sup>39</sup> 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5月）。

<sup>40</sup>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頁4。

<sup>41</sup>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sup>42</sup>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sup>43</sup> 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張瑞和之《員林興賢吟社研究》<sup>44</sup>等，無論在研究的數量以及品質方面，均有大幅度的提昇。

專論雲林的區域文學發展現況而言，在雲林文學出土場域不斷重現的軌跡之下，已涵蓋中南部文學發展，並與之連成一氣相互產生呼應的局面，如今雲嘉彰投學術機構、學者專家皆傾注全力投入區域文學發展史和文學場域的發掘重現工作，豐收之期將指日可待。雲林地區文史資料的蒐集與彙整，目前以鄭定國教授所成立之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所收藏之文獻史料最為完備。他在雲林地區十多年來帶領研究生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工作與詳盡的資料搜尋比對，發掘出許多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加以重新整理、編輯、校勘之後出版成冊，使這些塵封多年的先人遺產得以重見天日。雲林古典文學的研究正如雨後春筍般全力開展，有著方興未艾之卓越成效，由以下所列舉之研究成果可見一斑：

#### 1、在研究專論方面：

江寶釵之《張李德和詩文集》<sup>45</sup>；鄭定國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sup>46</sup>、《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sup>47</sup>、《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sup>48</sup>、《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sup>49</sup>、《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sup>50</sup>、《王東燁槐庭詩草》<sup>51</sup>、《陳延年雪杏軒吟草》<sup>52</sup>、《黃蓁草堂詩抄》<sup>53</sup>、《林友笛詩文集》<sup>54</sup>、《張立卿詩草》<sup>55</sup>、《邱水謨春雨軒詩鈔》<sup>56</sup>、《蘇鴻飛詩文集》<sup>57</sup>以及西螺

<sup>44</sup> 張瑞和：《員林興賢吟社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sup>45</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編：《張李德和詩文集》（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年12月初版）。

<sup>46</sup>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台北：里仁書局，2005年10月初版）。

<sup>47</sup>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初版）。

<sup>48</sup>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

<sup>49</sup> 鄭定國等：《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

<sup>50</sup> 鄭定國等：《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初版）。

<sup>51</sup> 王東燁著，鄭定國編：《王東燁槐庭詩草》（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8月初版）。

<sup>52</sup> 陳延年著，鄭定國編：《陳延年雪杏軒吟草》（嘉義：鄭定國、陳永昌、陳永欽、陳永靖，2005年5月初版）。

<sup>53</sup> 黃蓁著，鄭定國編：《黃蓁草堂詩抄》（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1月初版）。

<sup>54</sup> 林友笛著，鄭定國編：《林友笛詩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

<sup>55</sup> 張立卿著，鄭定國編：《張立卿詩草》（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9年1月初版）。

<sup>56</sup> 秋水謨著，鄭定國編：《邱水謨春雨軒詩鈔》（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6年1月初版）。

莢社詩人之詩文集等。

## 2、以單篇論文而論：

鄭定國之〈北港汾津吟社王東燁《槐庭詩草》漢詩研究〉<sup>58</sup>、〈四湖旋馬庭主人林友笛漢詩析論〉<sup>59</sup>、〈斗六張立卿漢詩的特色〉<sup>60</sup>、〈雲林文學史之日治時期元長地區古典詩家陳延年的研究〉<sup>61</sup>、〈陳元亨漢詩研究〉<sup>62</sup>、〈雲林莢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sup>63</sup>；鄭定國、謝佳樺之〈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sup>64</sup>；鄭定國、許竹宜之〈清末雲林秀才吳克明古典詩探究〉<sup>65</sup>與〈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sup>66</sup>；劉芳宜之〈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sup>67</sup>；蔡幸純之〈陳元亨詠史詩析探〉<sup>68</sup>。

## 3、就學位論文而言：

以雲林區域文學研究為主軸之學術論文有張作珍之《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sup>69</sup>、郭麗琴之《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sup>70</sup>、賴美燕之《斗六地區文學發展

---

<sup>57</sup> 蘇鴻飛著，鄭定國編：《蘇鴻飛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初版）。

<sup>58</sup> 鄭定國：〈北港汾津吟社王東燁《槐庭詩草》漢詩研究〉，《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2002年）。

<sup>59</sup> 鄭定國：〈四湖旋馬庭主人林友笛漢詩析論〉，《漢學論壇》第二輯，（雲林：雲林科技大學，2003年6月）。

<sup>60</sup> 鄭定國：〈斗六張立卿漢詩的特色〉，《漢學論壇》第三輯，（雲林：雲林科技大學，2003年12月）。

<sup>61</sup> 鄭定國：〈雲林文學史之日治時期元長地區古典詩家陳延年的研究〉，《海峽兩岸台灣文學史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2005年10月）。

<sup>62</sup> 鄭定國：〈陳元亨漢詩研究〉，《明道通識論叢》第一期，（彰化：明道管理學院，2006年9月）。

<sup>63</sup> 鄭定國：〈雲林莢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鑰》第五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年6月）。

<sup>64</sup> 鄭定國、謝佳樺：〈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文學新鑰》第五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年6月）。

<sup>65</sup> 鄭定國、許竹宜：〈清末雲林秀才吳克明古典詩探究〉，《2008年實踐大學、廈門大學合辦研討會之論文集》（2008年2月）。

<sup>66</sup> 鄭定國、許竹宜：〈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2008年實踐大學、廈門大學合辦研討會之論文集》（2008年2月）。

<sup>67</sup> 劉芳宜：〈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第五屆雲林研究「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

<sup>68</sup> 蔡幸純：〈陳元亨詠史詩析探〉，《「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第五屆雲林研究「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

<sup>69</sup>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sup>70</sup>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之研究》<sup>71</sup>、李采蓉之《西螺莖社研究》<sup>72</sup>、吳玉燕之《斗南、大埤地區文學發展研究》<sup>73</sup>、連泰宗之《荊桐、林內地區文學發展研究》<sup>74</sup>、林太郎之《四湖、口湖地區文學發展研究》<sup>75</sup>等。在古典漢詩詩人詩作之研究方面，則有賴郁文之《吳景箕及其詩研究》<sup>76</sup>、林哲偉之《秋水謨漢詩研究》<sup>77</sup>、謝錦味之《林友笛漢詩研究》<sup>78</sup>、李東昇之《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sup>79</sup>、蔡幸純之《日治時期荊桐詩人陳元亨及其漢詩研究》<sup>80</sup>、黃佳芬之《洪大川詩文研究》<sup>81</sup>、吳勝豐之《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sup>82</sup>等。

在雲林地區諸多之研究資料之中，關於江藻如其人其人之相關研究皆付之闕如，僅見於《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一書中所收錄南華大學研究生連泰宗所撰之〈江藻如漢詩研究〉<sup>83</sup>，簡述江藻如的生平概況與詩作賞析，為本論文的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在學術論文方面以郭麗琴之《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與賴美燕之《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與江藻如有地緣上的關聯性，提供當時詩人生存之時空背景與人文地理方面的史料；而李采蓉之《西螺莖社研究》專研莖社眾多詩人詩作，吳勝豐之《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探討江藻如獨子江擎甫之生平事蹟與詩作內涵，皆提供相當透徹精闢之析論，對於了解詩人之交遊網絡與人格特質有莫大的助益；此外鄭定國教授所撰之〈雲林莖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一文中，即是透過實地的田

---

月)。

<sup>71</sup>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6月）。

<sup>72</sup> 李采蓉：《西螺莖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73</sup> 吳玉燕：《斗南、大埤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74</sup> 連泰宗：《荊桐、林內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75</sup> 林太郎：《四湖、口湖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76</sup>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1月）。

<sup>77</sup> 林哲偉：《秋水謨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sup>78</sup> 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1月）。

<sup>79</sup> 李東昇：《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12月）。

<sup>80</sup> 蔡幸純：《日治時期荊桐詩人陳元亨及其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1月）。

<sup>81</sup> 黃佳芬：《洪大川詩文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1月）。

<sup>82</sup> 吳勝豐：《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83</sup> 鄭定國等：〈江藻如漢詩研究〉，《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頁63-89。

野調查工作，使江家沉寂數十年的文獻資料重現世間；其後鄭教授之〈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深入剖析江藻如內外精神的調和之道與文學移動的詮釋價值，更是本論文最直接且最具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進行研究之初，尙未有江藻如的詩文集刊行，相關之傳記、專書或是學位論文亦付之闕如。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定的研究方法為歷史研究法、田野調查法與文獻分析法。首先將所蒐集到江藻如生平的文獻史料加以蒐集、整理、付印之後，進行詳細的蒐證、比對功夫，以期呈現完整而詳實的詩文資料；其後利用訪談田調的機會，深入了解其成長背景與生活環境；最後進行文獻分析、比較探討的工作，企圖藉由本論文之研撰，對詩人詩作的主題意識與藝術之美作更深入的了解。

#####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指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亦稱「縱向研究法」，是比較研究法的一種形式。希望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中，發現事件間的因果關係與發展規律，以便做為瞭解現在和預測將來的基礎。從事歷史研究者必須隨時抱持批判的態度，以發現真理。其研究步驟可分為：選定問題、收集史料、鑑定史料、建立假設、解釋和報告研究的發現。本論文首先選定「江藻如及其漢詩研究」為研究主題，然後將由江家出土的大批江藻如詩文手稿一一加以分類整理，重新加以繕打、編排、印刷成冊，使這些險遭蟲蠹腐蝕的珍貴手稿得以還其本來面目，同時蒐集詩人於莸社活動期間所留下詩文紀錄，加以對照印證之下，確立史料的真實性與相關性。然而據今時已超過百年，由於當年紙張克難，偶呈纖薄潮濕斷爛，加上皺摺頻繁積塵蠹損，如今整

理備感困難，一者需辨識行草，因魚魯亥豕之細極易誤識；一者需斷句校讎文義免生誤會，期間之難度有更甚於此者。<sup>84</sup>文本的整理非一朝一夕之功，其所耗費的時間心力更是不言而喻，惟有實地投入田野調查的研究工作，方能體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老成凋謝，莫可諮詢」<sup>85</sup>之憾。筆者秉持著研究學問兢兢業業、務實求真的精神，將江藻如畢生所創作漢詩、書信、雜文之屬，逐字逐句予以求證辨識，親手繕打成數以百計的電子文稿，最終集結而成爲「江藻如詩文集」，成爲本論文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歷史研究資料。

## （二）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法」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即「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爲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爲「田野研究」或「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涉獵的範疇和領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爲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管理學等，都可透過田野資料的收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田野調查是透過研究者到現場進行資料採集的一種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和新聞報導很相似。其研究步驟可分爲下列幾項：

- 1、**行前準備**：蒐集相關文獻、訪視相關人士、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備妥工作期間的各項用品等。
- 2、**現場工作**：如筆記、錄音、錄影等。
- 3、**資料處理**：如建立檔案、分類整理、進行資料內容分析等。

在蒐集江藻如的相關文本之後，爲使論文得到更完整而詳實的資料，並建立學術論文的嚴謹性。筆者曾多次以當面訪談、電話訪問或是書信連絡等方式，與江家後代江槐邨先生作密切的聯繫，承蒙江先生不厭其煩的提供與指正，獲得了許多第一手的珍貴資料。透過江先生熱心的指引與安排，筆者曾經尋訪江家西螺地區親友如江韻慊<sup>86</sup>、莊茂生<sup>87</sup>與江聯熙<sup>88</sup>的後代等，了解西螺當年的入際網絡

---

<sup>84</sup> 鄭定國、許竹宜：〈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頁54。

<sup>85</sup> 連橫著，黃哲永、吳福助主編：《雅堂文集》，《全臺文》第二十八冊，（台中市：文叢閣，2007年），頁37。

<sup>86</sup> 江韻慊爲江藻如獨子江擊甫的三女，曾過繼他人爲養女，1940年又返回原籍。

與風土民情。筆者亦有幸造訪當年的江家舊宅與莢社聚會聊園<sup>89</sup>的所在地，雖然如今皆已成了一片荒煙蔓草的空地，仍令人不禁懷想當年的風光盛況。對於西螺當地古蹟景致如振文書院、福興宮、西螺老街與西螺大橋等，筆者藉由腳踏實地的親臨體驗與探訪，尋獲不少當地的重要文史資料，依循先哲前賢的足跡循序而行，期使還原建立江藻如先生的生平傳略與當時的文學環境。

### （三）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是整個課題構思的基礎。「文獻分析法」就是針對某個研究主題，蒐集、鑑別、整理文獻，就目前學術界的成果加以研究，旨在整合此研究主題的特定領域中已被思考過、研究過的信息，並以清楚且合乎邏輯的方式有系統進行展現、歸納和評述。文獻分析的目的在於使研究者熟悉目前所欲研究主題領域的進展與困境，提供後續研究者思考未來研究是否可以找到更有意義的成果；並對各種理論的立場說明，提出不同的概念框架，作為新假設提出研究理念的基礎，對某現象和行為進行可能的解釋，識別概念間的前提假設；再者改進與批判現有研究的不足，推出另類研究，發現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徑，驗證其他研究。

本篇論文經由詳實的資料蒐集整理與深入的田野調查工作，了解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文化環境，企圖描繪出江藻如的生命歷程與文學氛圍。筆者透過蒐集、鑑別、整理文本內容，並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探討研究，以歷代經史子集之探源為印證，參照專家學者的立論觀點，深入分析其漢詩作品豐富多樣的創作形式與獨特渾厚的內涵意境，期使能悠遊涵泳於詩人的內心世界。本論文進行大量詩作的閱讀分析，試圖析論其作品所具備的藝術之美，以呈現表達詩人的內涵、思想與情感為基礎，歸結出江藻如其人及其漢詩所具備之時代價值與整體評價。

##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針對雲林西螺漢詩詩人江藻如先生其人與其漢詩創作進行全面而統整性之探討與研究。依據筆者蒐集江藻如所遺留之所有詩文手稿、相關文獻記錄與後代子孫之口述資料，從事相關文獻與研究的調查、彙編與整理，集結為《江

---

<sup>87</sup> 莊茂生為江藻如獨子江擊甫任教於西螺初中的學生，對老師十分崇敬，家中仍保存許多江擊甫之楹聯。

<sup>88</sup> 江藻如因膝下無子，於廿九歲時認養養子江聯熙，在手稿中有多封書信往來。

<sup>89</sup> 聊園是莢社詩人廖學昆的住所，也是西螺莢社當年擊鉢吟詩的聚會場所。

藻如詩文集》一書作為文本分析探討之基礎，再參酌各學派專家學者之相關著述與研究成果，進行以「江藻如及其漢詩探究」為主題之研究論述。為求本論文能對其人其詩作一全面深入而統整性之探討，將依以下章節順序為研究步驟進行討論：

### （一）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探討研究範圍與文獻探討，第三節則為研究方法與步驟。近年來台灣文學隨著本土意識的高漲日漸受到重視，強調文獻史料蒐集的區域文學研究，也提供全面書寫台灣古典文學史者具體的參考。筆者藉由此次台灣文學研究專論的撰寫，期許自我對於此一日據時期台灣文學資料的研究工作能略盡棉薄之力，藉由雲林西螺地區詩社與詩人的研究，提供部分雲林地區文學發展之溯源與重建的史料，亦為後續的研究者提供研究的基礎。

### （二）第二章 江藻如的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

本章的第一節對雲林西螺漢詩詩人江藻如所處的時代背景做一探究，分別就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之文學環境概況，作一簡要的介紹。第二節述及江藻如之家世背景與生平傳略，並經由實際的田野調查工作與詳實的文本分析整理，歸納他的家世生平資料。其中包括了日治時期所保留的戶籍謄本、江家後代所悉心保存大批的詩文手稿、以及江藻如參與莢社所留下的相關紀錄等，佐以子孫江槐邨口述其幼年記憶所得，使筆者得以拼湊整理出江藻如不凡的一生。文末所附錄之「江藻如先生年譜」，由於相隔年代超過一世紀，祇得憑藉江家後代子孫代代口傳之約略印象，以及江藻如所遺留大批詩文手稿與兩岸往來家書中，推而求其約略之生活梗概與家族歷史，其詩文作品因大多數未曾發表於各報章雜誌，故僅能依其詩文有年代記錄之線索為其作品繫年，殊為遺憾。

第三節進一步對詩人參與的地方詩社「莢社」作一詳細介紹，並將曾經交遊來往、酬唱贈答的詩友詩作逐一作分析與介紹。時值日治初期，由於整個時代環境背景使然，台灣各地皆有詩社相繼成立，一些重要的聚落幾乎都有詩社的組織，蔚為一時潮流。西螺莢社成立之宗旨即在喚起愛國觀念、提高民族意識，致力於詩文創作與詩詞賞析，以期能以詩會友、互通聲息，藉以發揚文風，凝聚思

漢民心。江藻如於詩社成立之初擔任詩社之詞宗，主講詩文，對於傳揚漢學、提攜後進，居功厥偉。本論文藉由研究其參與詩社的情況，以及與當時文人的酬酢往來，不僅有助於了解其詩其人，更能藉此見證當時歷史的歷程與動態。

### （三）第三章 江藻如詩作之題材內涵

江藻如身為前清秀才，又是地方詩社的一代詞宗，其帶領莢社縱橫詩壇，無論是詩文創作的指導，或是本身才學的展現，江藻如在漢詩寫作上的功力水準，皆居於領導地位。後人細讀它的詩作，無論是詠物、敘事、贈答、詠史或聯文，均廣用典故、引經據典，詞句雋永動人，筆鋒常帶感情。江藻如的詩作最初見散於莢社同人錄與莢社詩稿之中，後經田野調查尋獲江藻如、江擎甫父子所倖存的大量莢社漢詩、信札、雜文等珍貴資料出土，皆是仰賴目前獨居於台北的江槐邨先生悉心保存與熱心提供，使後人得以瞻仰其風采並詳加研究此一珍貴遺產，實屬後人之福。故本章將江藻如的詩作經過一番分析整理後，依其題材內容大致分為詠物言志，寄託情感之詠物詩、江山萬里，化景為情之寫景詩、敘事寫實，節令寄情之敘事詩、詠史抒志，懷古寓情之詠史詩四大類，分別就其代表詩作逐一加以評析與鑑賞，期使能歸結江藻如漢詩寫作之內涵特色。

### （四）第四章 江藻如詩作之藝術特色

台灣文人因為種種緣故往來於海峽兩岸，這些文人在兩地書寫所形成的文學作品，不但記錄著台灣文化、文學、社會的記憶，同時也記錄著大陸文化、文學、社會的發展，如能藉此移動性的文學研究補足兩岸在乙未割台後的這段歷史經驗與記憶的空白，將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江藻如面臨台海兩地及清未日治時期發展處境雙重的艱難，對於自己在文化抉擇、時局認同上的掙扎與作為，不自覺地顯露兩岸文化、文學、社會交流的重要性和其現象。

本章為求深入剖析江藻如詩作所呈現的藝術特色，分別以「才學入詩，淵博綺麗」、「寄情天地，反璞歸真」兩節整理歸結出詩人創作之藝術涵養與內在精神。第一節就其創作之體裁形式、修辭技巧加以探討：一、專擅律絕，鍾情古體；二、援引事例，廣用典故；三、吐辭不俗，對偶精巧；四、詩鐘對聯，各異其趣。第二節則是藉由江藻如詩作之分析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所傳達之文人精神與

內在價值：一、儒者風範的詮釋；二、鄉土意識的抒寫；三、民族精神的發揚。

## （五）第五章 結論

本章為全文總結，對江藻如的一生與其漢詩之特色與貢獻，作一整體而客觀之評析與結論。

江藻如是清末台地雲林的秀才，是日治時期在台地棄商學文，功在地方教育的傳統儒者，是日本人統治台灣時少數不願接受紳章的硬骨知識分子。他的作品充滿了愛好自然、平凡度日的身影，他不是英雄，但卻是知所進退的台灣文人，他書寫有關福建和台灣的文字，保存的記憶和經驗是台海兩地人民共同溶溶的回憶。我們幸而尋得江藻如的詩文手稿，了解其人其事，他啓發我們後人應走的路，正所謂「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筆者幸得此機緣參與雲林文學史此一園地之開墾耕耘，並得以雲林前清秀才兼西螺莒社詞宗江藻如作為研究對象，當期勉自我克盡一己棉薄之力，超越時空的侷限，藉由詩人詩作的探討凝鑄一個超越動亂時代下的文人精神，為雲林文學的研究締造更豐沛的成果。

## 第二章 江藻如之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

### 第一節 時代背景

#### 一、清領時期

台灣詩社之盛，冠於全國。其淵源可上溯至明萬曆年間之東林書院，明末東林遂演變為復社、幾社。復社乃興復絕學之義，幾社則為絕學有再興之幾。由於台灣地處僻角，先民入而墾殖此一荒服之地。鄭成功驅逐荷蘭，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復社門人沈光文將其精神傳入台灣，幾社的領袖徐孚遠晚年亦曾入台灣，對於傳播中原文化，功不可沒。<sup>1</sup>

清康熙二十四年，明臣遺老沈光文與諸羅縣令季麒光等十四人，創立「東吟社」，成為台灣詩社之濫觴。連橫於《台灣詩乘》中有云：「清人得臺，遊宦漸集，斯庵亦老矣，猶出而結社，名曰福臺新詠。」所謂「福臺新詠」，即是福建省台灣府之意，其後更名為「東吟社」。

清末的台灣除了在西元 1884 年（光緒十年）受到中法戰爭的影響，一時稍呈紛亂外，大致尚稱太平時期。中法之戰結束後，台灣於西元 1885 年（光緒十一年）建省，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在任期六年之間，積極建設台灣，使台灣走向現代化。隨著政治經濟的改變，大量的官吏、幕僚從中國大陸紛湧而至，加上本省籍科舉出身人士的雅好。光緒年間遊宦之士皆能詩，有專輯問世者如：王凱泰、劉銘傳、唐景崧、唐贊袞、林鶴年、俞明震、蔡德輝等；省籍詩人則以施士洁、丘逢甲、許南英等三進士暨鹿港洪棄生最為傑出。由於這些文人仕紳的提倡和鼓勵，使得台灣詩壇日趨活躍，終至在臺灣詩史上畫一光輝燦爛的時代。<sup>2</sup>

<sup>1</sup> 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台北文獻》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1982年6月），頁59-60。

<sup>2</sup>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3月），頁237-287。

## 二、日治時期

自西元 1895 年（清光緒廿一年），至西元 1945 年（民國三十四年）為止，台灣因中日甲午戰爭戰敗，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同年五月上旬，日軍在台灣北部登陸，進入臺北，繼而南下至十月佔據全臺。日本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舉行所謂「全島平定祝賀會」，宣布台灣成爲日本對華侵略所得的第一個戰利品。<sup>3</sup>

光緒廿一年五月工部主事丘逢甲領導紳民上書巡撫唐景崧云：「願與輔臣誓死守禦，……如倭酋來取台灣，台民惟有開仗。」於是成立台灣民主國，目的乃是抵抗日本侵略台灣，可惜台灣民主國只存在十三天就消失了。在日人統治的五十年之間，依其對台的統治方針與策略大致可分爲三期：

初期：一方面以武力鎮壓臺民，一方面佈置統治機構，以安撫臺民。（1895 — 1918、1919）。

中期：採用「同化政策」，希望消滅臺民之中國民族意識，已爲其侵略中國及東南亞之人力物力供應戰。（1918 — 1937 盧溝橋事變。）

後期：日本從一九三七年起，由於長期戰爭，國力消耗極大，感到「同化政策」太緩慢，乃大力推動「皇民化運動」，欲使臺民完全日本化，爲日本作忠狗。（1937 — 1945 日本投降。）<sup>4</sup>

而在這五十年間，台胞之抗日亦可分爲武力抗日、政治抗日與文學抗日等方式不斷的在進行著。其中武力抗日造成了臺胞犧牲死難者，多達六十五萬人之多，臺胞爲抗日的慘烈犧牲，非筆墨能以形容。在日人武力統治，臺胞無力反擊之下，轉而以組社結黨、創辦報章雜誌等方式，作爲政治抗日之手段。而各地的知識份子爲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紛紛留下痛惜台灣之哀詩，更在各地成立私塾、詩社以激發民族意識。

在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台灣淪爲被割據的殖民社會，台灣人民面對身分認同、文化認同與社會價值變動的巨大衝擊。日治時期開始後，日本人統治台灣的階段手法，初期是籠絡台灣籍的知識份子，方便日本政權的統治。清代參與多

<sup>3</sup>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89-290。

<sup>4</sup> 同上註，頁 292。

年科舉考試而取得榮銜的舉人、秀才、貢生等等，到了日治時期卻形同廢紙，文人士子所熟悉的進身之路被斷絕，所學無用，又感於山河破碎，愛國心與民族情感油然而生，於是弔古傷今，相率為詩，同時也為了維繫漢學，進而促使詩社成立。馬關條約後，臺灣割讓日本，當時之景況可謂：

滄桑之巨變，家國之巨痛，士人感受更深。從前所讀四書五經，準備科舉考試的讀書人，如今已感到功名無望，生活潦倒，只有藉詩酒來發洩心中的不滿，及對祖國的懷念。為了維繫漢文化、中國國學於不墜，於是各地紛紛設立私塾，教導國學，並且吟誦詩文，表示士人對祖國的忠貞，不屈服異族的統治。各地讀書人為了互通聲氣，以期保存國粹，於是各地詩社相繼成立，五十年間，詩社數目之多，達到空前。<sup>5</sup>

根據連橫所載之《台灣通史》，西元 1924 年全省約有六十六所詩社，其中尤以台中的「櫟社」（西元 1898 年），台南的「南社」（西元 1906 年），和台北的「瀛社」（西元 1909 年）最為著，社員逾數百人。<sup>6</sup>據連雅堂〈台灣詩社記〉一文所錄：

三十年來，台灣詩學之盛，可謂極矣，吟社之設，多以十數。每年大會，至者嘗二三百人，賴悔之所謂過江有約皆名士，入社忘年即弟兄，誠可為今日詩會讚語矣。<sup>7</sup>

另據王文顏估計，日治時期全臺知名的詩社亦多達二百八十個。<sup>8</sup>此時詩社成員平日設帳授徒，或任職於各行各業，閒暇時吟會雅集，互為酬唱，作的是清一色律詩、絕句之類的舊體漢詩，各地詩社經常有詩友們相互切磋，或舉行各種聯吟會。這種詩人之間擊鉢吟詩的活動，經過日本在臺文學家以及台灣總督府的刻意提倡鼓勵，不但形成了文壇主流，也促成了台灣詩人結社聯吟的風氣，後來甚至演變為「全島詩人大會」。

<sup>5</sup> 陳國威：〈臺灣詩社初探〉，《壙商學報》第二卷，（1994 年 5 月），頁 4-5。

<sup>6</sup> 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35。

<sup>7</sup> 連雅堂：《雅言》第九〇節（台北：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8 月初版），頁 100。

<sup>8</sup> 王文顏：〈光復前台灣詩社的時代價值〉，《文訊》第十八期，（台北：1985 年 6 月）。

## 第二節 家世生平

### 一、家世背景

江生德，字藻如，號香萼，又號秋圃，乳名宏華，以字行於世，生於西元1863年（清同治二年），卒於1929年（民國十八年），享壽六十六歲。江藻如的祖籍在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現改為高頭鎮），<sup>9</sup>其先祖原為南山派系之客家人移民臺灣，初至臺中南屯犁頭店，後來遷居西螺定居，在語言、生活習慣上被同化為福佬客。<sup>10</sup>

江藻如先生的父親江開漢，母親邱氏茂蘭，為家中長子。江藻如年幼時母親便去世，父親憫其年幼尚需母親照顧，於是續絃張氏，生一子江種德，小名宏才。父親又另立一側室白氏，生一子宏猷，故宏華（江藻如）、宏才（江種德）、宏猷為同父異母之三兄弟。江藻如在廿五歲時與荊桐望族林本的大姊林燕氏結婚，因膝下無子，於廿九歲時領養一男江聯熙為養子，卅八歲時始得一子江大緩（取其得子「太緩」之意），後改名擊甫，字聯柱，號耕雨、擊宇，四十四歲時又收養養子莊茂春，改名為江茂春。長子江擊甫育有三男七女，長男三男皆星隕少微，六女、七女亦稚齡早夭，僅餘次子江槐邨一脈單傳，卻能以孝悌傳家、書香傳世，實屬難能可貴。鄭定國老師所尋獲江藻如、江擊甫父子所遺留的大量菸社漢詩、信札、雜文等珍貴資料出土，即是仰賴目前居住於台北市的江槐邨先生悉心保存與熱心提供，使後人得以瞻仰其風采並詳加研究此一珍貴遺產，實屬後人之福。<sup>11</sup>

<sup>9</sup> 福建地區永定鄉高頭鎮，如點點明珠般，散落著各式各樣黃土建成的或方形或圓形的建築物，俗稱「土樓」。土樓是客家人的居住地。客家是歷史上中原漢民遷徙到閩粵贛邊山區形成的一個民系。客家人繼承了中原夯土建築技藝，利用當地的生土等材料，建成既防風防火防震防盜防匪又冬暖夏涼、可以聚族而居的土樓。這些「福建客家土樓」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全面的檢查、評估、驗收，已經於2008年7月7日被聯合國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sup>10</sup> 據江槐邨先生引述江擊甫先生說明江家祖先原先在高頭鄉（現改為高頭鎮），後來有三兄弟分家後分別居於南山、北山、東山，江家是屬於南山派系，祖先在福建時仍保持客家人的語言與生活習慣，至台灣才被同化變成福佬客。另外永定縣高頭鄉的北山派系遷居於今苗栗縣公館鄉，則仍保有客家人的語言習性。

<sup>11</sup> 參閱鄭定國等：〈雲林菸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頁7-8。

### （一）克紹箕裘，有乃父風

父親江開漢先生（又名江錦德），字星舫，福建省永定縣高頭鄉人。高頭鄉原本為客家族群，鄉人來台定居經同化後，成為一般所稱的福佬客。西元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大陸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因地狹人稠，謀生不易，當時亦流傳「臺灣錢淹腳目」之類的俗諺，於是沿海一帶居民紛紛內渡來台，蔚為風潮。江開漢在十二歲便跟隨其族人渡海來臺，學習兩岸經商貿易往來，先寄住在臺中犁頭店（今南屯）。由於他勤奮好學，謙恭有禮，雖是白手起家，克難中亦漸有所成。但在一次返回大陸採辦商品的途中，不幸在海上遇到海賊洗劫，雖然性命倖得保全，但海賊除了留給每個船客一只布袋、二塊豆乾以蔽體充飢外，錢財衣物均洗劫一空。江開漢雖遭此劫難，多年辛苦積蓄皆付諸流水，但他並不因此氣餒，後轉赴西螺經營布莊，店名為「錦記」。由於江先生待人慷慨和善，深受當地人士的敬重。據聞當時布莊的貨物多由大陸運來鹿港，當時沒有貨車，必須雇用工人將貨物挑至西螺。那時工資以現金支付，錢外圓內方，有薄有厚，厚的較有價值。江家付的工資，會摻雜一些厚的，挑夫很感謝江開漢的慷慨。由於路途遙遠，挑夫只管趕路運貨，如果遇到天候不佳，下起西北陣雨，布料遇雨往往褪色變質，但只要是出自「錦記」的貨物，挑夫不但慎重其事，甚至脫去自身上衣覆蓋其上，減少貨物的損壞，所以江家「錦記」的布料往往能夠樹立良好口碑，生意蒸蒸日上，這全是由於星舫公平日為人講情重義，能體恤下人所致。<sup>12</sup>江開漢的事蹟在其孫江擎甫先生所著之《江擎甫詩文集》中亦有記載：

台省前無織布廠，各色布料均來自大陸，而從鹿港進口，再以人力挑運至各地，公素愛護挑夫，每次工資均混入價值高的足烏錢，俗稱為金框錢，故挑夫在途中遇雨，都脫衣覆蓋公之布匹，以回饋公之高誼。<sup>13</sup>

江開漢先生不僅為人寬厚忠誠，經營事業更是勤勉有為，由小攤販成為全鎮數一數二的大布行兼營染坊，又陸續建置店舖、購置田產，為江家在西螺開創一番天地。在江擎甫的著作中有詳盡的記載：

<sup>12</sup> 據江藻如之孫江槐邨之口述記錄。

<sup>13</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公忠厚之回饋〉，《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8。

先祖父字開漢，號星舫，籍福建省永定縣高頭鄉，公性慷慨篤實，十二歲時，仝族人來台寓犁頭店，即今之南屯，克難經商，略有積蓄，曾返大陸採辦商品，遭海盜洗劫，連衣服亦被奪。盜給一布袋為禱，二塊豆干充饑，後再設法東渡，定居於西螺營布業，因秉性忠厚勤謹，待人接物親切和平，故生意蒸蒸日上，從小攤開始而發展成為全鎮唯一之大布行兼營染坊，由於信用及技術卓著，備受顧客信賴，因此消費者遍佈雲彰兩邑。

公經營發達，曾建置店鋪數幢，田產十餘甲。<sup>14</sup>

江開漢在兩岸均有店面，在台灣「錦德本號」為本店，在大陸福建的為其分店。錦德號的貨品貿易，以經營布莊及染坊為主，偶有代購日常生活用品，看似稍具規模，但經營不易。當時正值日本治台時期，日人常藉機拜訪巡查各地營業所，名目上多為鞏固治安與普查徵稅，但亦經常藉機遊走各地商家店鋪，對店家造成騷擾與不便，生意難以經營。若又偶有遇盜劫貨、遇偷遭竊、遇火回祿、遇風損貨等種種不可抗力之天災人禍，更使其營生不易、風險重重。諸如此類情事在江藻如台海兩地往來之書信往來，即可窺見一斑：

逕啟者：茲因事務纏緩，是故弗能作速到台，倘日官查問業主何在？煩為婉言，業主往內渡採買棉布，候貨採辦明白，定能旋台。若問何時得到，可答將近此月杪，月初貨採明白立即到台，無寧介怪。如是推掇甚迫，即預先對警察官入稟，將此情形投告，若再造番戶，敝兩間店即報江錦德，與他註冊，抑要人名，即報江咸良，如成美街壹坎、仁和街壹坎，均報江錦德是也。<sup>15</sup>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啟者：月之廿三日，聞貴地忽遭回祿，其慘可憐，但弟一聞，直以仁兄為念，後查其詳，只有殃及店口，諸貨脫得了離，雖失，僅是兩坎店面而已。予忖度之，再創造者几百元，豈何害哉，稍安其心。

<sup>14</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星舫公創業之事蹟〉，《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7。

<sup>15</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錦德寄錦德本號函〉，《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80。

昨接 台諭，並承龍哥口稱店貨盡被其焚，而弟為之一嘆，恨不能親自趨往以寬心。此番生理再欲舉行，必先起其店屋，即有可住，苟是欠用貨色可以前來搬用，豈有推諉之情。第思 足下素存忠厚，凡事志誠，善與人同，故天之所欲降禍於人， 足下竟被累及，因造化不周。幸得保全於后尾，閣家長幼咸集，無害於事，雖曰所失，不幸之大幸也。<sup>16</sup>

〈江錦德寄錦德本號函〉、〈新溢榮號致錦德寶號、江開漢老仁兄函〉這兩封書信是在西元 1897 年（歲次丁酉）間，江開漢所經營的「錦德號」與「新溢榮號」兩岸商家以書函相互往來交流。〈新溢榮號致錦德寶號、江開漢老仁兄函〉中提及「新溢榮號」老闆得知江開漢所經營的「錦德號」，因受到鄰居回祿之災的牽連，商店貨品盡被焚毀，損失慘重，出於善意特來信慰問，亦擔心上下游貨品和貨款的問題，有先做打聽再作估算之意。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清末時江開漢的經營尚稱良好，到了日治時期漸走下坡，僅勉能維持小康。江開漢去世之後，江藻如仍從事教授漢學的工作，西螺一帶所經營的布行及染坊多交由庶弟江種德（即宏才）繼承。江種德平素怠惰貪玩、嗜吸鴉片，商店經營不善，待收貨款疏於打理，應繳帳款卻不曾稍減，以致經營每況愈下，終至敗盡家產難以挽回頹勢。

江開漢平生除了致力於經營事業之外，對於子女的教育亦十分重視。江藻如在父親的鼓勵之下，自幼便熟讀詩書、滿腹經綸，於西元 1893 年（清光緒十九年）考中西螺堡縣學文秀才。這比起家財萬貫，更令先人感到無上的光耀與驕傲。其孫江擎甫曾於西元 1988 年（歲次戊辰）為其祖父作讚云：

稚齡立志出鄉國，遇劫重洋誓不還。  
一子登科財萬貫，盛名錦德遍台灣。  
民國七十七年歲次戊辰 擎甫敬撰<sup>17</sup>

不甘雌伏老鄉關，早歲披荊渡大灣。  
清淡猶憐孤與獨，忠誠奚畏狄和蠻？

<sup>16</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新溢榮號致錦德寶號、江開漢老仁兄函〉，《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年 8 月），頁 287。

<sup>17</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星舫公讚〉，《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年 8 月），頁 486。

身經烽火如無事，劫歷滄桑若等閑。

別有出人頭地處，隨緣隨遇作家山。<sup>18</sup>

江擎甫〈星舫公讚〉，《江擎甫詩文集》，1988年，頁486

從讚文中可以體會先人筆路藍縷、白手起家的艱辛，雖然歷經艱難險阻，卻不能打擊江開漢先生的雄心壯志，雖然身經烽火、遇劫重洋，卻能不屈不撓的在台灣開創一番事業，更可喜的是「一子登科財萬貫，盛名錦德遍台灣」。江藻如雖然志在讀書，仍然承繼了星舫公和善慷慨、寬厚忠誠的性格，卻沒有富家子弟的驕矜與放蕩，實屬難能可貴。

## （二）繼母提攜，侍奉至孝

江藻如的母親邱氏茂蘭，生下江藻如數年後便撒手人寰。江藻如的父親再娶張氏，為江藻如的繼母，張氏育有一子為宏才（即江種德）。其後又立側室白氏，生有一子為宏猷。故江家事業名目上由宏華（即江藻如）、宏才、宏猷三兄弟共管，實際上江藻如乃一介書生，從事教育工作，兩岸貿易事業多由江種德負責，宏猷則因體弱多病賦閒家中。江藻如服侍父母至孝，即使是侍奉繼母亦視之如生母，在繼母重病時更是昏定晨省，親侍湯藥，在地方上有「江孝子」之美譽。後人於《輔材詩文集》中收錄有〈江孝子傳〉一文：

江孝子生德，字藻如，號香萼，清之生員也，居雲林縣之西螺。事父母至孝，孝子六<sup>19</sup>歲時，母死，其父續絃張氏，孝子仍以孝事之，克意承志，無稍異焉。會繼母病危，竟日不醒人事，魂遊冥間，恍惚中間有人大聲叱繼母曰：「汝孝子奉藥長跪床前，胡不速歸。」醒而視之，果然。未幾，繼母之疾癒矣，知冥冥之中尚知其孝也。<sup>20</sup>

繼母因重病昏迷至二、三天之久，江藻如不眠不休的長跪床邊悉心照顧，也許是孝心所感，繼母於彌留恍惚之際竟然夢到有人叱喝提醒而魂歸來兮，悠然

<sup>18</sup> 同上註。

<sup>19</sup> 〈江孝子傳〉原文缺字，依據江藻如所作〈冬至夜哭母〉一詩與江槐邨先生親自證實江藻如生母於其六歲時去世。

<sup>20</sup> 魏等如作，魏嘉亨編：〈江孝子傳〉，《輔材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自印出版，2004年3月），頁30。

甦醒，此亦是對江藻如一片赤子之心的回應。這是一篇十分典型中國傳統孝心孝行的民間故事，在某些情節加以穿鑿附會與添加神話色彩，以現代科學角度看待也許並不科學，但在民間文學勸善教孝的動機之下，卻是十分符合人心的導向。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對親生母親要做到衣不解帶、親侍湯藥，一般人尚有難以達到之虞，更何況是對毫無血緣關係的繼母，江藻如能毫無怨懟的曲意承歡，無稍異焉，無怪乎要受到地方鄉親的大力讚揚與傳頌。由此可見此一傳記並非誇大虛構之辭，而是對江藻如孝行碩德的最佳寫照。其子江擎甫曾記述西螺名醫魏照洲公<sup>21</sup>對江藻如的評論中云：

有一次，繼母病篤昏迷數日，家人認為回生無望，忙於準備後事，而母忽醒，述遇一熟人呼母名，說你嫡兒藻如在床前跪數天，宜速回，此奇蹟係西螺名醫魏照洲老先生親身對余複述，故鄉理傳為美談，更增加對先生之器重而贊為現代之孝子。<sup>22</sup>

江藻如亦於母親身染重病時，感念繼母自幼之提攜，作一文以表達身為人子的孺慕之思。文中提及幼年時慈母見背，外祖母憫藻如孱弱多病，乏人照顧，又時常遭到家中侍婢暗中欺負，便命父親續絃張氏。張氏幽閑貞靜，辛勤治家，對兄弟皆視如己出，不分彼此。不論是在學業的督導或是日常生活的照顧，江藻如對繼母的苦心栽培與教養劬勞均感念不已，於字裡行間時時流露出對繼母的感恩之情，認為無繼母無以至今日。繼母因家中遭到回祿之災與種種因素，無法安享晚年，甚至身染重病。江藻如在擔憂傷痛之餘，作此文表達無法回報恩情、克盡孝道的焦慮與懊悔，聞者無不為之動容。

愚以險垠，夙遭擾亂，生孩四月，喪亂既平，□年□□觴兄棄世，翌年慈母相繼見背，嗚呼□□□海外客居，既無強近之親，又無伯母叔父共恤，老外祖母憫愚孱弱，時來撫養，間有侍婢趁慈母夢寐彌留不軌，甚至毆打愚身，外祖母聞知，疾趨嚴責，而命父續絃焉。父以母喪未及三年為對，而外祖母望余太急，爰共託媒而聘張氏焉。癸酉年繼母張氏入門，家人齊

<sup>21</sup> 為雲林西螺名醫兼傳統漢詩詩人魏等如之父親。

<sup>22</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藻如先生之懿範碩德〉，《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8。

稱有幽閑貞靜之德，兼之治家疆理，外祖母心稍慰焉，遂欲形於色，搔愚首，謂余曰：爾多疾病，六月披裘，得此可以成立矣。愚少時蠢弱不甚解事，嘗一次忤逆繼母，及被外祖母勸責，愚亦幡然了悟後，凡起居動作惟繼母命是依，不敢有違逆。及笄與二弟從師，未始不循循勸學，雖二弟性極矯燥，逆命嚴加夏楚，甚則繼母亦並笞箠，未嘗有彼此之分。且百計圖謀為娶一室，更可道此。延師坐帳，饗餐酒饋，雖寒暑必躬親烹治，不畏辛苦。人謂繼母勤儉好賢，晚年當享清閑之福，不意天禍難測，辛卯家被回祿，去年又被愚所飲氣，竟著一心雜之症。至愚忝入宮牆，猶未歸痊安，愚罪重矣，但念母親從前之提攜，看今之染此症，未嘗不伏枕內潛下淚數行也，愚無繼母無以至今日，繼母有愚不能康健終身。<sup>23</sup>

整理江藻如遺留的書信手稿中，以稟告繼母日常生活情事的書信數量最多，約有十多封左右，不論是家人近況、生意買賣或是大小生活瑣事，江藻如均在信中一一稟明，足見他對繼母體貼與孝順的心意。以下僅擇取一枚為例，信中一一稟明台海兩地交通往返路線、聯姻嫁娶情形、或是收養買婢等江府家事，以寬解繼母懸念憂慮的心情。

母親大人膝下，昨兒在蚶江，曾寄回兩信，想已接著。於此月初，二次擬東渡，因受風雨阻隔，延至十日午時揚帆，十四到鹿，十九由北斗落西螺，一路水路平安，想在家大小，亦各安康。現台地光景甚艱，二弟娶期，本擇此廿九，因日有沖刑不決，欲□六月間。螟一子乃近位老實人，生成卻可以，價六十元亦不高，婢女十壹貳歲，所引來看，多不過目，十六歲外，未免難養，雖養不多時，是以未得定着。父親身體卻康安如意，但觀現時生理，所收為采米買菜之需，尚不足用，有些抑鬱耳。在家米糧諸事，吩咐三弟宏猷，需勤力料理，雙貴叔及南和利與安哥儒資米須要緊量清，兒候四月間諸事清楚，即速歸梓。在家門口戶早晚須謹閉，火亦宜仔細謹防可也。餘容再稟。<sup>24</sup>

<sup>23</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感念繼母文〉，《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94。□字為原文殘缺。

<sup>24</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藻如稟繼母書函〉，《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39。□字為原文殘缺。

江藻如的繼母張氏於西元 1909 年（明治四十二年）6 月 29 日，因感冒引發重疾後過世，當時江藻如年四十六歲，於同年（己酉）年末作〈冬至夜哭母〉、〈除夕哭母思母〉兩首詩，來表達他對母親的哀悼與追思：

波瀾人事憶何常，我母遽然慘可傷。  
日短去年誰見短，天長今夕不俱長。  
冰寒忍疾甘兒試，絮薄雖勞縫自當。  
六歲提攜無厭惡，廿年婚娶有閨方。  
子身每欲溫兼暖，己病多辭藥與湯。  
少壯劬勞啖委氣，老來努力教孫忙。

江藻如〈冬至夜哭母〉己酉葭月初十夜，  
七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度臘迎年各喜歡，胡余愁苦皺眉端。  
圍爐昔日親猶在，塗灶今朝我自攤。  
柏酒祇供靈右獻，椒盤不見眼前餐。  
拜瞻畫像聲音杳，臚列槃匱操作難。  
此去元宵燈莫賞，他年佳節事休干。  
椿萱當茂庭幃寂，陟屺依依露吟寒。

江藻如〈除夕哭母思母〉七言古詩，《葦社同人錄》，1940 年，頁 3

詩中提及「六歲提攜」，推測江藻如生母應是在他六歲前去世，張氏應於西元 1868 年（清同治七年）時嫁入江家為繼室。江藻如自幼便受到繼母的照顧與提攜，養育之恩勝於生育之恩，自然與繼母擁有深厚的母子親情。江藻如在詩中不由流露舉魚之泣的感傷，適逢闔家團圓之佳節美景，更是引發詩人深沉的哀慟。詩人這份遠勝骨肉親情的孝思與孝心，怎不令人動容。

江藻如於越明年（西元 1911 年），即辛亥年時再作〈辛亥年冬夜遣懷〉二首，憶及繼母往日之種種恩情，如今湮沒於荒煙蔓草之中，只得天人永隔，不免悲從中來：

變起蕭牆莫可言，傷心阿母獨含冤。

九泉未審如何愠，愧我無能貽我存。

江藻如〈辛亥年冬夜遣懷〉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青塚荒蕪草葳蕤，百羅永夜叫聲悲。

霜寒月色明猶晴，況復孤魂耐此時。

江藻如〈辛亥年冬夜遣懷〉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 （三）手足情誼，真摯雋永

#### 1、二弟宏才（江種德）：

在江藻如的獨子江擎甫所著之《江擎甫詩文集中》中，對於叔父江種德的生平，曾經有一段清楚的記載：

割台，公攜眷回泉州之蚶江避戰亂，竟因鼠疫，族中罹禍數人，遂遷永定故鄉築廬安居。

後公率次子宏才先生渡台續營布業，在永定之家族則由長子藻如先生照料，後公別世，在台諸家產商業統由家叔掌，但因沉迷鴉片菸毒，日夜吞雲吐霧，事無大小都假他人，被賒貨款慵討，應還債務多延緩懶付，致經濟日趨下坡，後與兄分釁，又太自私加取財產并侵佔先母之粧奩田一甲餘，終致星舫公篳路藍縷、費盡血汗創造之偉業蕩然不保，徒具工書的妙手，仍難彌補缺憾，誠堪浩嘆也。<sup>25</sup>

除此之外，在〈江孝子傳〉一文中也述及繼弟江種德生性揮霍、嗜吸鴉片、不善營生。父親江開漢所創辦的「錦記」布莊染坊，經營得有聲有色，也累積了相當的田地資產。但長子江藻如志在讀書，不諳生意場上的往來，加上性情淡泊醇厚，遂將偌大產業皆交由繼弟江種德繼承經營。江種德鎮日沉迷於鴉片煙毒的

<sup>25</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星舫公創業之事蹟〉，《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7。

吞雲吐霧之中，對於經營事業怠廢偷安、不思振作，短短數年之間就將龐大的家產蕩費殆盡，將先人辛苦建立的基業摧殘無遺。其後於兄弟分爨時又私自加取財產強佔粧奩，鄉里中許多父執長輩為江藻如打抱不平，勸其報官處置，但他顧念父母憂思與手足之情，堅不報官。這種寬大胸襟與孝悌門風遂成為江家薪火相傳的特色，其子江擎甫與孫江槐邨皆承其父風以孝悌傳家，蔚為家訓。中國優良的傳統儒家風範，「入則孝，出則悌」，全都在江藻如先生的身上表露無疑，也為後人樹立了孝悌忠良的最佳典型楷模。

繼母有子名種德，性揮霍嗜阿芙蓉，拙於治生。乘孝子往來祖國璋慶間，田園財產蕩廢殆盡，所餘無幾。孝子曾舉此訴苦於其父執曰：「何不報之於官？」孝子曰：「知者謂吾弟非為則可，不知者將謂吾無手足之情。」不忍為也。孝子之能孝且弟也如此。<sup>26</sup>

江開漢的事業在台灣、福建皆有開店，三兄弟成年後名義上由三人共管產業，事實上江藻如在二崙開設私塾、設帳授徒，生意場上的事業經營多由宏才（即江種德）負責。當時台閩之間局勢相當紛亂，其商店又遇祝融之災，諸多不順景況已是雪上加霜，使江府家道日益中落。然而宏才平素怠惰貪玩、嗜吸鴉片，更是不把經營事業當作一回事。由〈江藻如致宏才弟函〉中可以看出，宏才不但無視父親的期盼囑咐，更因貪欲蒙蔽在福建遊蕩滯留不歸，江藻如顧念手足之情不忍苛責，僅以殷殷告誡，苦口婆心曉以大義，期盼他能體恤父母懸念與家中處境，不再任意妄為。

父親一觀此信，言爾大違所囑，當日有令爾再渡不過欲租店，交代着物件鳩集定當，自可速歸，今更貪戀，未免纏擾不悻，幾時得歸？內思 父親既如此盼望，豈可竟逆其命乎？

況幾年來多有煩心之事，今又肺疾頻仍，你揚帆之後，廿六、七日右脚再痛，不能轉動，現固暫愈，可以旋轉，惟膝酸軟而已。特耄老氣血多虛，本自驚惕，那堪重有掛懷也。而且八月間決計回籍，彼時欲行，路途遠却

<sup>26</sup> 節選自魏等如作，魏嘉亨編：〈江孝子傳〉，《輔材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自印出版，2004年3月），頁30。

軟弱不耐勞，惟爾頗克跋涉。此際一心欲行，一心慮爾，勢所紛紛，不然經營為糊口計，非如守株待兔，未嘗不美。第要思時勢之，現之勢非可挽回之勢，若時則更非其時矣。

父親老邁，運值不佳。母親癒後，未甚調養，兄多病，而弟狂戇更有所使阻言，念及此，而忍遠離乎？書到之日，宜圖早歸，勿以愚言為無關，而任意以行可也，餘難盡筆，特此馳達。<sup>27</sup>

## 2、三弟宏猷：

江藻如的家書中多次提及三弟宏猷，為父親所立之側室白氏所出。江藻如為家中長子，宏才、宏猷是藻如同父異母之兄弟。江家後代江槐邨曾述及江家老家祠堂仍供奉三叔公的牌位，可見他終身未曾婚娶分家，三十多歲正值壯年即因病撒手人寰。由江藻如往來家中的書信，可以看出三弟宏猷身體狀況並不佳，江藻如為胞弟的終身大事煞費苦心，多次開導勸說卻徒勞無功，只得將實情稟明母親，擔憂抑鬱之情溢於言表，足見其身為兄長的重擔難以推託：

無何！猷弟親事糾纏，至今尚不肯從娶，只推託下冬，在旁人多言有存呆意，兒思如此甚是費手，若強迫恐彼此執鯁事有不便處，仍婉勸。經託十數知己開解，奈他不聽何，而宏猷曰：思一日不能約束。兒實無計可施，日亦擇二三次，竟徒費無用。念及此，令人抑鬱，不知人情何以若是之變迂，抑或我運偃蹇，固遭此不近人情也。為此事不獲早定遂失於拜稟，又乏來諭并不詳。<sup>28</sup>

## 3、其他姐妹：

江藻如的大妹、二妹皆嫁入福建，鸞妹（可能是三妹）正在台閩兩地尋覓夫婿中。兩岸婚姻勢必異地懸念，必須應付往返夫家與娘家之間兩地奔波的辛勞，方能維護夫家與娘家的周全。因為必須經常回台省親，除了需要雙方親人的相互體諒，還得要有強健的身體承受舟車勞頓之苦。江藻如的大妹因丈夫早逝、

<sup>27</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致宏才弟函〉，《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44。

<sup>28</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稟繼母書函〉書信四封之四，《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41。

稚子年幼，家中又曾遭遇水災，經濟狀況不佳。故在〈藻如稟繼母書函〉中，江藻如提及要求兒子轉回家鄉時，務必前往探視並贈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以為資助。江藻如的關心在一封封的家書中，點點滴滴都自然透露著真摯而雋永的手足情誼。在通訊尚不發達的年代，兩岸的魚雁往返難免時有洪喬之誤，當時的家書可真謂抵萬金也，然而江藻如對內地親人的懸念時時掛心，從未曾稍減。

母親大人玉體康安，合店大小亦均吉。驚妹親事卻有報幾處，尚在探訪未定著，猷弟病情仍如故，照相之事因無寫真手來螺，是以不得照，俟有便兒下冬回即帶歸，視正月間曾械一信付郵便遞去，託廈大經老寶店代寄，何未接及，閏二月杪金洋金土兄回，亦託壹械，并寄淺布被單壹領，烏布包皮壹幅，又童子褲仔壹領、花褲四條、繡鞋壹雙，要與大妹及賢外甥兄弟等，著何許久未到，必他有事無暇，若順便可託人去取，如無候送來。大妹去年屋被水浸壞，來信□頭甚美，胡為又再回奎洋，不知自己往，或諸外甥暨歸，后有寄信，可順陳其詳，又及。<sup>29</sup>

在〈妹婿何廷誥湯臣致江藻如、江種德書〉一書中，得知江藻如的二妹已嫁福建何廷誥（湯臣），雖然經常回台省親，但卻經常病痛纏身，生產後不過數載便病死在福建。江藻如原本不是很贊成這門親事，二妹大去之後，江藻如常思之，欲為其繪寫真大像一幅，但因平素沒有留下相片，無從畫起，最後祇得作罷。妹婿何廷誥雖因幼子乏人照顧旋又續絃，與江家往來仍十分密切。

湯臣賢婿夫如握，此初十日，接讀手札，驚悉舍二妹辭世，不禁潸然淚下。嗟呼，吾如何薄福如斯也。方得霍亂既止，當可望無恙，想所謂氣血漸亡，想生育素密，未審係有孕乎，抑素稟弱乎。愚登堂閱他，比昔較健，竊喜可期久遠。不道如斯薄福耶，雙重黑海病不獲燃鬚煮葯，歿不獲臨於棺執紼臨穴送行，傷哉。今已矣，難再復見，閣下事務繁劇，子姪幼稚，兩年不造，當自保重，勿過悲傷，此亦大數，無可奈何。本欲寄薄奠，以表兄妹之情，因貴地無日郵到廈，領洽甚不便，遂併辭周親家，容於旬七請代

<sup>29</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稟繼母書函〉書信四封之三，《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39。

備一奠，以表兄妹之情，嗣即由文社老匯來或租籍客庚處遞趙，此不過聊伸鄙忱，金環甥女<sup>30</sup>聞報亦號泣不已，亦天性使然，令人倍覺淒然，餘容後申，順此敬復。<sup>31</sup>

#### （四）夫唱婦隨，鸞鵲情深

江藻如的妻子林氏燕，雲林縣荊桐鄉人，出生於西元 1868 年（明治元年），西元 1954 年（民國四十三年）因心臟衰竭死亡，享年八十六歲。其父親林良，母親鍾氏治，據其嫡孫江槐邨先生述及家中照片的紀錄，清楚記載林太孺人爲荊桐鄉之望族林本先生同父異母之大姊。但是在《荊桐最後的望族》一書中，作者林保寶爲林家後代子孫，林氏燕算來是他的姑婆祖。書中記述林氏燕有八個姐妹，個性都很活潑開朗，對家族十分有向心力，雖然個個已經出嫁，只要娘家一有事都會趕回來團聚，一個都不會少。大家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嬉鬧玩笑到整個床板都搖動起來。八個姐妹都嫁給各地方上的名門望族，像排行老二的林氏燕就嫁給西螺秀才江藻如，回娘家時必須先看好日子，選定良辰吉日再派轎接回。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六月二日林保寶的阿公林波結婚，八位姑婆祖均回娘家慶賀，並穿著傳統禮服合照了一張照片：

阿公的八位姑姑均回娘家，穿著傳統百褶裙禮服，在院子裡合照了一張像。……尪姑婆回憶：「姑婆祖們均很愛家，娘家有事即回來，大家聚在一起講笑，笑得床都會搖。姑婆祖們亦均嫁各地方上之頭兄，如二姑婆祖嫁西螺江姓秀才，回娘家得看日子，派轎接回；……」<sup>32</sup>

所以江藻如的妻子林氏燕到底是林本先生的大姐或二姐，曾經存有質疑。根據江家後代江韻憐指出先祖母在荊桐林家的稱呼雖是排第二，但戶籍資料上林氏燕登錄記載爲長女，另有一螟蛉子爲名義上之長女，由此推論得知林燕氏爲荊桐望族林家之長女，亦是林本同父異母的大姐。此一明證佐以獨子江擎甫的解

<sup>30</sup> 據江槐邨先生所述：金環姑母爲二姑婆在西螺所生，二姑婆生產後身體虛弱無法帶回唐山，仍送給周家做童養媳，二姑婆逝世後，丈公會續絃且家境富裕，戰後家父（江擎甫）曾帶金環姑母回唐山省親。

<sup>31</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致湯臣賢妹婿書〉，《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年 8 月），頁 255。

<sup>32</sup> 林保寶：《荊桐最後的望族》（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9 月），頁 56。

釋，為後代家族子孫解開了多年來稱呼上的謎團：

慈林太孺人，係出荊桐鄉望族，賦性溫良賢淑，異母姊妹多至七人，居長，另有螟蛉一姊，名排老二實乃老大，故親友的稱呼常有兩樣。<sup>33</sup>

林本在荊桐地區經營糖業，林本的父親林良在西元 1870 年代創始糖廩，在日人治臺後刻意在雲林縣荊桐地區進行糖業改革，創立製糖會社，目的在榨取這塊農業大縣的經濟價值。林本獲得製糖機械費的貸款及五年間獎勵金，於是產糖量大增，林本於大正十五年購買東勢厝一千四百甲的土地，作為製糖農場，當時整個荊桐的產業土地，幾乎都是林本家的，整個荊桐地區的改造與發展，可說是在林家的製糖王國之下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也造就了林氏家族成為荊桐地區最後的望族。<sup>34</sup>

林氏娘家為荊桐地區一帶的望族，林氏燕秉性溫良賢淑，精於刺繡、紡織等女紅。自嫁來江家後，不僅能侍奉翁姑、教養子女，更善於調理家務、敦睦鄰里。她出嫁時娘家以位於斗南和西螺之間大茄苳的數甲良田作為名下的嫁妝，但江種德卻私下將之侵占，登記為他妻子娘家兄弟名下的土地。旁人勸兄長江藻如報官討回公道，然而為顧念手足之情，一方面不願家醜外揚，江藻如始終不予追究。林氏體恤夫君心意亦毫無怨懟，夫妻鶼鶼情深，夫唱婦隨，不曾工於心計而汲汲於財利之追求。林氏向來以夫為貴，顧全大局而不念舊惡、不計前嫌，能得此一賢內助，堪稱江先生前世修來之福也。其子江擎甫曾言：

歸吾父後，善事翁姑勤理家務，而又敦親睦鄰，母精女紅、工刺繡、能紡織，素遭二房妯娌欺凌，分居後，母不念惡，常以德報怨，享壽八十有六，育二兒螟一子。<sup>35</sup>

<sup>33</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先慈林太孺人之聰慧賢淑〉，《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9。

<sup>34</sup> 林保寶：《荊桐最後的望族》（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9月），頁112-113。

<sup>35</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先慈林太孺人之聰慧賢淑〉，《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9。

江擎甫爲感念母親之懿範碩德，曾爲其作〈林太孺人贊〉古詩一首云：

母德浩大，比擬昔賢。粧田被佔，受害泰然。

不念夙怨，不較前愆。至善鴻慈，唯母雙全。

江擎甫〈林太孺人贊〉古詩一首，《江擎甫詩文集》，頁 488

### （五）孝悌傳家，青出於藍

江藻如婚後多年一直膝下無子，故於西元 1982 年（清光緒十八年）收養一螟蛉子江聯熙。西元 1901 年（明治三十四年）三月父親江開漢去世，同年十二月得一子江大緩，在西元 1907 年（明治四十年）又認養養子莊茂春，改名爲江茂春。

獨子江大緩先生，因江藻如三十八歲始得此一子，取其得子「太緩」之意。江大緩於四十八歲時認爲名字欠雅，使正式更名爲江擎甫，字聯柱，號耕雨、擎宇。生於西元 1901 年（明治三十四年）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卒於西元 1993 年（民國八十三年）臺北市，享壽九十三歲。於西元 1902 年（大正十年）娶妻廖松華氏，育有三男八女並領養一女，長男詒濂、三男錫鎮皆星隕少微，四女盈盈亦於稚齡早夭，三女韻慊、五女則安、六女韻玉則過繼給他人當養女，但三女韻慊於西元 1940 年已返家歸回原籍，其餘如長女韻珊、次女韻馨、養女百年、次男槐邨、七女韻瑾、八女韻珠皆順利長成並服務於社會各階層。

江擎甫畢業於西螺公學校，並於西螺樹德書塾國文專科修習完畢，畢業後擔任西螺婦女會幹部國文講習會講師。西元 1935 年（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戰爭結束後江擎甫經由地方人士推薦，先後擔任西螺國民學校國文講師、西螺初級中學教員、西螺農校國文老師，後轉任台中縣霧峰農校任職並於任內退休。他以深厚的漢學根基，獻身教育工作，作育英才無數，並以教學期間的心得與感想創作了許多相關題材的漢詩作品。

江擎甫一生奮力不懈積極創業，然時機不合，終難有成。五十一歲時，次子被誣陷入獄，家中頓陷困境，當年年底髮妻去世，雪上加霜，所幸素性樂觀，教育子女尙有成績，養生也有道，故能長壽。江擎甫一生創作不輟，年過九十仍有作品，故其著作盈室，詩稿文稿不下千篇，非常有研究的價值。江擎甫自幼受

到父親江藻如的栽培造就，在耳濡目染之下奠定了深厚優良的漢學基礎。他也深受父親「孝悌傳家」的門風薰陶，對於父親侍奉繼母至孝、友愛兄弟至悌的情操，更是有著身教重於言教的影響力。故在〈江孝子傳〉文末有云：

其子擎甫，現執教西螺中學，亦能盡孝，有乃父風。嗚呼！孝事生母易，孝事繼母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事父母孝，事繼母亦孝。孝子之能孝事繼母，豈非難能可貴者哉！<sup>36</sup>

關於江擎甫的交遊網絡與詩作探究，可參考南華大學文學系的研究生吳勝豐所寫《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之碩士論文，於此不再贅述。江藻如為莢社首任詞宗<sup>37</sup>，其子江擎甫亦為莢社創始人之一，父子二人參與同一詩社同心戮力，為發揚漢學、精進詩藝而互相切磋、相輔相成，一時傳為地方佳話，令人稱羨。江藻如在獨子的心目中，扮演了慈父、嚴師與益友的多重角色，由他們在莢社擊鉢吟詩中的創作可見窺見一斑：

果然一死泰山同，千載靈旗颯晚風。

大陸而今歸漢族，九原<sup>38</sup>差可慰貞衷。

江擎甫〈五妃墓<sup>39</sup>〉七絕一首，《莢社同人錄》，頁 42

<sup>36</sup> 魏等如作，魏嘉亨編：〈江孝子傳〉，《輔材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自印出版，2004年3月），頁30。

<sup>37</sup> 「詞宗」，是當古典詩在社會化過程中，成為競賽的符號，「詞宗」即是詩社集會、詩壇徵稿時，一個評選機制與名位。「詞宗」的人數，有時為一人，視狀況亦有兩位左右詞宗，右者為尊，甚或詩題、詩作較多時，不同詩題便另聘詞宗。「詞宗」的推任，一般是由當時頗孚人望者擔當，無論是詩壇宿老、詩社社長，獲選為詞宗，則為一榮譽標記。反過來說，詞宗評定甲乙時，除了展現自身詩學修養、美學品味，如合律、嵌字、詩理、妙構等方面，安排得獎次第（有時亦加以「評曰」）。詩榜公布後，更須經得起競賽者與時評的檢驗。詞宗亦有階序之分，官方邀集、評選、公布，頗類科舉揭榜，擔任此一詞宗，本為最高榮譽，但在統治者的權力籠罩下，所選未必為臺人所服膺。至於民間大大小小的例行一即興徵詩，或者詩仔會的現場，都需要詞宗以為仲裁。民間活動裡，當以西元1921年起全島詩人大會，推為尊隆，五州每年輪流舉辦，蔚為盛事，擔任詞宗，亦眾所注目。

<sup>38</sup> 九原，人死後居住的地方。宋·蘇軾：《東坡全集·亡妻王氏墓志銘》卷八十九：「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110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40。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明末寧靖王朱術貴的五位妃子以死殉國，其貞烈精神將流芳萬世，永垂不朽。〈五妃墓〉詩中言明今日中原能脫離滿清外族的長期統治，重新建立以漢族爲主的現代民主國家，足可告慰五妃在天之靈。此詩亦暗自期許台灣有朝一日也能擺脫異族的統治，回歸祖國的懷抱。江藻如對這首詩所表達的意象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故以原韻作詩唱和之。除了對五位妃子「巾幗不讓鬚眉」的精神大表讚許之意，對於江擎甫所欲傳達的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更是藉由詩作表達認同與支持。

難得捐軀姊妹同，王前各計表高風。

勝朝敗後多宗室，愧煞鬚眉少此衷。

江藻如〈五妃墓次柱兒原韻〉七絕一首，《莢社同人錄》，頁 2

江擎甫先生自幼在父親江藻如「孝親愛弟出真誠」的孝心孝行薰陶影響之下，始終秉持著以忠孝傳家，堅持不辱江家孝悌門風的理念，寫下了許多勸孝說孝的漢詩作品。江擎甫爲表達對於先人懿範碩德的感念不忘，於八十八歲高齡時分別寫下〈星舫公讚〉、〈香萼公讚〉、〈林太孺人贊〉等詩作，致勉後代子孫能承繼善良孝友之系統與慈悲賢淑之血脈，以奉爲立身處世之圭臬。

江藻如晚年的健康情形不佳，據其孫江槐邨口述幼年所聞，江藻如晚年因長年胃疾以致進食不易、營養失調，加上當時醫藥尙不發達，以致年僅六十六歲（西元 1929 年）便溘然辭世，令人惋惜。獨子江擎甫痛失支柱，無力回天，在悲痛之餘寫下〈哭父〉七絕三首，以告慰亡父在天之靈。詩中字字句句皆以血淚交織而成，聞者莫不爲之愴然。

哀情欲寫淚盈眶，一字書成一斷腸。

百體而今真莫贖，淒風慘雨罩螺陽。

---

<sup>39</sup> 五妃墓目前位於臺灣省臺南市市區五妃街一號。明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鄭成功手下主將劉國軒在澎湖爲清兵所敗，棄守降清。消息傳來，明寧靖王朱術桂決定殉國，以保全志節，妻妾袁氏、王氏、鄭秀姑、張梅姐、洪荷姐自縊而死，寧靖王將其親葬於魁斗山（桂子山）後，次日亦自縊，與妻妾合葬一起。清乾隆十一年（西元 1746 年）臺灣海防同知方邦基在他們墓前建廟，就稱爲「五妃廟」，借以供奉寧靖王與五妃的神位。廟後有塚，附近有一座公園，朱牆綠蔭，古意盎然。現屬臺閩地區一級古蹟。

江肇甫〈哭父〉己巳十月十七日，七絕三首之一，

《江肇甫詩文集》，頁 269

昨宵枕上話頻頻，今日偏成隔世人。

恨煞蓬萊多妙藥，竟無一劑起慈親。

江肇甫〈哭父〉己巳十月十七日，七絕三首之二，

《江肇甫詩文集》，頁 269

自恨當年不學醫，老親一病竟難支。

黃泉莫怪君臣誤，誤卻衰親只是兒。

江肇甫〈哭父〉己巳十月十七日，七絕三首之三，

《江肇甫詩文集》，頁 269

## 二、生平傳略

江生德，字藻如，號香萼，又號秋圃，乳名宏華，以字行於世，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人。生於西元 1863 年（清同治二年），卒於 1929 年（民國十八年），享壽六十六歲。在經過一番辛苦的田野調查後，由西螺戶政事務所調閱戶籍謄本所得的記載中，得知江藻如的原名為江生德，又因他考上文秀才時的榜名是江香萼，以及後來翻閱他與家族往來的書信得知他還有乳名叫江宏華，別號為秋圃，這些都是詩人慣用的名字。江藻如的祖籍在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現改為高頭鎮），江姓祖先據聞原本有三兄弟，分家後分居於南山、北山與東山，江藻如的祖先屬於南山派系，皆是客家族群，因遷至台灣閩南人的居住區域被同化後，已經忘記原本的客家語言，所以成為一般所稱的福佬客。其先祖初至臺中南屯犁頭店，後來移民臺灣，遂遷居西螺定居焉。江藻如對老家有相當親切的原鄉情懷，觀察他的生平資料有多次內渡福建永定的紀錄。一方面想要購置田產經營家業，一方面也尋覓門路註冊學籍，企圖繼續參加舉人考試。無奈在事業、學業皆不得意的情況下，最後還是決定返回台灣雲林西螺街，於二崙地區的私塾從事地方漢學教育工作<sup>40</sup>，並兼任西螺菸社的顧問。

<sup>40</sup> 江藻如於二崙地區教書的說法，是經由魏嘉亨醫生的口述，並得到子孫江槐邨先生的證實。

江藻如對繼母克盡孝道，對同父異母的繼弟仁至義盡，傳統的儒家學者風範，在他一襲前朝的青衫和素布鞋下表露無遺，數十年如一日，不曾因西風東漸與日本的殖民統治而屈服改變，擁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堅持與傲骨。江藻如先生性情恬淡，不喜與人計較爭奪，即使在分爨家產時遭到繼弟的巧詐侵占，亦以和為貴，不曾怨懟。自此，「忠孝傳家」成為江家的優良家風，其子江擎甫為紀念其先祖父與先父之典範碩德，寫下多篇詩文以茲後人感念瞻仰，經過蒐集整理後皆收錄於《江擎甫詩文集》一書中，書中即有云：

先君藻如先生號香萼，籍名生德。早歲進秀才，秉性忠澹泊又極孝友，事繼母如親娘，視繼弟如手足，分爨時，任弟多分祖業及侵佔妻之粧奩田一甲餘而不較，甘守清貧，曾在鄉下設館教學，獲些微薄束修彌補生活，從無怨言。<sup>41</sup>

#### （一）命運多舛，時不我予

江藻如於西元 1893 年（光緒十九年）考上西螺堡縣學文秀才（邑庠生）<sup>42</sup>，當時他年方三十歲，人稱江秀才。本欲再繼續參加省城舉人考試，大展鴻圖一番。不料隔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後於光緒廿一年（西元 1895 年）簽訂馬關條約，開啓了日人治台的序幕。割台後台灣士子紛紛返回原籍，希冀取得原籍註冊得以晉身舉人。然而返回大陸之士子如果不是在籍，有時必須冒用在籍秀才之空籍參加考試，俟考上之後再易回本名，當中不但需要花錢打通關節，有時因嚴格檢查的情形下不一定能夠成功，往往造成考生與科場仲介諸多爭執。當時的景況可在〈施應跋致江開漢書〉中窺見一二：

窃念本科所對弟買空名者，不僅 貴西賓一人，尚有陳君師落、簡君而文、曾君夢花，曾君於弟不過一面之交，其價數不得少減，固無待言，若 陳簡二君，一乃弟之胞姪婿，一係弟之堂姪婿，而亦各送洋鎊十二枚，度彼亦是以弟雖未便計較而向來彰屬廩保，所賣空名，上則二十餘元，中則十七、八，或十五、六，下則十三、四，或十一、二，至十一、二乃最下之

<sup>41</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藻如先生之懿範碩德〉，《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年 8 月），頁 488。

<sup>42</sup> 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上》（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3-6。

價，雖屬姻誼亦須準情酌理，不可下而又下，以致不雅。……至令郎芳名，弟本不敢備作偏袒，緣一窮措大，稱渠試費不足，欲頂替進場，以趨多少貼用，極意懇求，弟見其貧寒可憫，因而許之，及點名時，知其轉許他人，欲為阻止，則恐大尊閱之反不好，勢無奈聽其進入，不意出場後，該窮措大，悉其人邇來心神不定，因場中沒有趨錢，意有所拂，題目錯寫，文章亦自濃圈，立即對弟道明，弟聞言不勝大駭。……<sup>43</sup>

西元 1895 年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人統治之地，江藻如頓失進身之路。他也曾經試圖將學籍註冊廈門，希冀有朝一日仍能發展科舉一途，無奈在事業、學業皆不得意的情況下，最後還是決定返回台灣雲林西螺街，從事地方漢學教育的工作，並兼任西螺莖社的顧問。

## （二）拒領紳章，以詩明志

日人治臺之初，各地地方仕紳紛紛起而抵抗異族、捍衛鄉梓。事敗不願役於異族，紛紛內渡，嗣因治安不寧，治生無計只得歸來，或因故不能內渡者則避居僻壤。此類仕紳多為精通文墨、善於酬唱的舉人秀才，其言行皆足為地方之楷模表率，故成為日人積極籠絡的對象之一。<sup>44</sup>故日人初期治台之方針為：

日人據臺之初，百政伊始，來臺官員，多以具漢學素養而能詩文者派充，文人墨客亦多參與，其治臺方針，且在施行懷柔政策，故自台灣總督以下官吏，多禮賢下士，招待詩人，主持吟會，蓋藉文教而謀親民，俾鞏固其統治基礎。<sup>45</sup>

日本總督府藉由吟詩酬酢、擊鉢交歡來營造「內臺融合」的假象，邀集旅臺日本詩人及全臺漢詩詩人交遊酬唱，亦分別為其輯有唱和集，如總督府所舉辦的「全島詩人大會」等活動更為騷壇盛事。西元 1896 年，總督府對台灣文士的

<sup>43</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施應跋致江開漢書〉，《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年 8 月），頁 285。

<sup>44</sup> 廖一瑾（雪蘭）：〈日據時期之詩〉，《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95。

<sup>45</sup> 見周百鍊監修：〈文化志文學篇〉，《臺北市志》卷八，（台北：文獻委員會，1991 年 11 月），頁 60。

實行籠絡政策，期能收攬人心，斷絕臺胞思漢之情，總督桂太郎擬定「頒發紳章制度」，凡台灣住民具有學識聲望者，頒與紳章，以示優厚。並發表「諭告文」，說明發布紳章制度的理由如下：

本島人民今日之境遇，不論賢愚良否，概未享得相當之待遇，甚至具有一定之見識，或資望者，尚且需與愚夫愚民為伍，實不忍睹。如斯，實不獨非待良民之道，復於島民之撫育上關係不尠。因此，茲特創設優遇具有學識資望者之途，俾能均霑皇化，惟此乃最必要之事也。<sup>46</sup>

江藻如先生為中國典型的文人，自幼發憤讀書，力學不輟，在父親的教誨鼓勵之下參加科舉考試，求取功名，身為長子亦肩負光耀門楣的重責大任。苦讀多年終於在清光緒十九年考中西螺堡縣學文秀才，這在當時是一件光宗耀祖、不可多得的殊榮。江先生本可如同科舉時代的讀書人考中功名後大展鴻圖、直上青雲，無奈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次年滿清政府便以一紙馬關條約，輕易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對當時的讀書人而言，往日熟悉的進身之路被阻，藉由科舉考取的功名在日治時期卻形同廢紙，面對山河破碎，家園遭受異族箝制，怎不令人唏噓不已！江藻如先生面對突如其來的遽變卻甘之如飴，一方面選擇歸隱家園過著平靜恬淡的躬耕生活，一方面貢獻其所學從事教育工作，將其畢生心力投注在指導詩社、提攜後進之上，其才學之高、風骨之清，受當地鄉親父老推崇備至。適逢日本總督公布「頒發紳章制度」，西螺莼社詩友廖重光等人因欽慕先生的高風亮節，報舉江藻如具領紳章，以表達對他在學識及名望上的尊敬與肯定。然而江藻如對此殊榮卻是敬謝不敏，對於辜負廖重光的深情厚誼，他亦曾贈詩一首以明志：

諸君雅愛感情多。欲報紳章顯我螺。

怎奈賤軀病脊直，折腰不得送迎何。

江藻如〈蒙菊癡芸弟與劉君盛情報拙名領紳章賦此敬辭並謝厚誼〉

<sup>46</sup> 王詩琅：〈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台灣文獻》第廿六卷第四期、第廿七卷第一期合訂本，（1976年3月），頁31。

面臨此一山河變色之際，讀書人有如丘逢甲、羅福星等人選擇頑強抗日，作出大忠大勇的壯烈行動；亦有不少趨強附勢的親日份子，為求功名利祿寧為日本作忠狗。江藻如先生雖然身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卻仍堅持中國傳統儒生的風範與傲骨，詩中言明因身患腰疾無法承受官場送往迎來的禮節，只得婉拒收受日本人的紳章，卻更隱含了更多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與情操氣度。表面上對於辜負好友的情意與厚愛，表達心中的謝意與歉意，暗中亦對日本的統治與籠絡政策，堅定的表達不仕異族的決心。中國傳統詩人的堅持與傲骨，在江藻如先生的一襲青衫下表露無遺，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儒者的風範，是他處世的態度，也深深的影響了他的作品。

### （三）調和自適，歸於平淡

明清以科舉制度取士，傳統中國讀書人十載寒窗苦讀，只為一舉取得功名揚眉吐氣。清朝的科舉首先要參加「童試」，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院試是每三年舉行兩次，由皇帝任命的學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年稱為科試。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了「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使用刑等特權。有些讀書人要多次嘗試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府試成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後，院試多次落第，到了白髮蒼蒼仍稱「童生」者亦不乏人，清道光年間廣東曾經多次有百歲童生參加院試的記錄。

江藻如一生飽讀詩詞、博覽群書，其所造就深厚豐富的學識涵養，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正值青年時期便通過重重關卡與考驗，取得秀才資格，為自己未來之路開創光明前途。無奈生逢亂世，無能的滿清政府以一紙馬關條約，割讓了台灣寶島，也斷送了這些遺民棄子意圖仕進的希望。儘管如此，江藻如正因歷經前清秀才必備的重重淬鍊，才能蘊蓄高深渾厚的漢學根基，也才能為後人留下如此數量龐大而精采絕倫的詩文。以下三則是他分別於二十九歲（西元1892年）、三十歲（西元1893年）參加科舉秀才考試所作。〈往新城應試途中偶作〉一詩作於前往應試的途中，引領自然祥和的脈息，流轉於詩人不為爭名逐利的胸襟；〈壬

辰試後有感〉作於應試完畢，詩人以征戰沙場爲喻，勝負成敗早已心中有定，除了表達豁達開闊的胸襟氣度，詩中「且聽他日鼓鼙時」一句也隱藏了詩人志得意滿的自信；〈縣試三覆有感而作〉一詩心繫於父親的期望與老師的教誨，反而有患得患失之感，也顯示了江藻如歷練尚輕，心性仍未臻成熟穩定之意。

綠滿平原白滿程，春田萬頃擁新城。

水舂<sup>47</sup>山碓<sup>48</sup>音初歇，蛙鼓爭敲送遠聲。

江藻如〈往新城應試途中偶作〉，七絕一首，《滄海遺珠》

鋒烟陣陣望佳期，戰勝歸來是聰師。

北漠羽書曾一捷，南場營壘竟三移。

牽旗雖是英雄者，樹幟頻看懦弱兒。

此際漫言輸敗事，且聽他日鼓鼙<sup>49</sup>時。

江藻如〈壬辰試後有感〉，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學未優兮身莫強，臨場窮窘又徬徨。

父親此際減奢望，師傅於今冷熱腸。

一藝苟完文艸率，五言急就眼花茫。

是軀莫作天君主，欲賦將軍竟不遑。

江藻如〈縣試三覆有感而作〉癸巳，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然而從日本侵台初期到一九一五年余清芳等人的「噍吧嘰事件」爲止，台灣民眾一直用武裝起義的方式來展開反日民族運動。武裝抗日對台灣民眾而言，是一種所費不貲的抗日方式，生命財產的損失及流血犧牲換來的是統治者更嚴厲

<sup>47</sup> 舂，撞擊，通「衝」。見西漢·司馬遷：《史記·魯周公世家》卷三十三：「魯敗翟于鹹，獲長翟裔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2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2。

<sup>48</sup> 碓，舂米的用具。廣韻·去聲·隊韻：「碓，杵臼。」見南宋·陸游：《放翁詩選·小舟游近村三首之一》前集卷九：「數家茅屋自成村，地碓聲中晝掩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冊11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763。

<sup>49</sup> 鼙，指戰鼓聲，一說騎鼓。見唐·孔穎達疏，東漢·鄭玄註：《禮記註疏·樂記》卷三十九：「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禮記之屬》冊11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30。

的壓制和摧殘。因此，台灣民眾不得不改用漸進的、非暴力的、文化的方式去抗日。<sup>50</sup>面臨著家國遭逢遽變的傳統知識分子，有人以組黨結社的政治手段表達抗爭，有更多的文人士子選擇以文學抗日的方式表明不仕異族的決心，於是各地「詩社」在此時紛紛勃興，主導文壇的「漢詩」便成為文人們的最佳利器。〈感懷〉一詩便是在乙未割台（西元 1895 年）所作，當時江藻如三十二歲，正是懷抱滿腔抱負理想與愛國熱忱之際，詩中道出了現實局勢的無奈處境，「有命何妨俟，無才祇自傷」充滿了時命相違的無力感，只能如李白〈將進酒〉中「但願長醉不用醒」<sup>51</sup>，以詩酒自娛所透露的是只求麻醉與遺忘的感傷，種種基於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所碰撞出的憤激與鬱怒，使詩篇充滿了震撼人心的氣勢與力量。

卅載客台陽，滄桑感一場。  
白頭遭亂世，赤手怕還鄉。  
有命何妨俟，無才祇自傷。  
故人為問訊，詩酒尚顛狂。

江藻如〈感懷〉（按此為乙未之作），五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書房有感〉、〈春夜遣懷〉、〈寄謝君桂五〉這幾首詩是江藻如三十五、六歲壯年時期的作品，代表著江藻如從清末過渡到日治文人的徘徊時期，心中時時透露著對現實環境的不安與恐懼。〈書房有感〉一詩中「坐館真真長在囚」，除了詮釋他生不逢時的不幸，也為台灣同胞備受箝制的生活吐露心聲；〈春夜遣懷〉中「隱几莫成蝴蝶夢，挑燈懶檢碧牙篇」透露出殖民地知識分子在批判、抗爭的形象之外，屬於纖細的、複雜的感性面向；〈寄謝君桂五〉一詩「翩翩濁世真公子，愧煞萍人寢不安」，更是表達詩人身處政權更迭、認同交錯的時代，見證殖民地人民深深困惑於國家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夾縫中。

春眠不覺五更天，急起催窗月尚圓。  
隱几莫成蝴蝶夢，挑燈懶檢碧牙篇。

<sup>50</sup> 葉石濤：〈光復前台灣的文學雜誌〉，《文學雜誌特輯》，頁 70。

<sup>51</sup> 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將進酒》卷二：「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30。

溪流遇峽聲何疾，雨滴簷坳韻轉綿。

欹枕方床思夙昔，沾巾惟有淚汪漣。

江藻如〈春夜遣懷〉（己亥），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坐館真真長在囚，春風無我北風憂。

齋空雨過聲聽漏，屋老沙飛韻轉秋。

脯比驪珠<sup>52</sup>探個個，薪如丹桂<sup>53</sup>折不不。

侏離<sup>54</sup>咕嚕<sup>55</sup>誰能賴，在好於今悟勝謨。

江藻如〈書房有感〉，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兵劫浩臨眾苦難，先生步履覺心寬。

不蘇不李如君樂，如夏如休獨我餐。

有識非山藏亦密，無才越境遊仍殘。

翩翩濁世真公子，愧煞萍人寢不安。

江藻如〈寄謝君桂五〉，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戊辰（西元 1928 年）與己巳（1929 年）兩年江藻如已年高六十五、六歲，體力早已衰危，身體狀況一日不如一日。以下這些詩作都是代表詩人晚年對其一生的回顧與省思，呈現詩人一種無所爲而爲的意態，隨處生趣的意態，已足見詩人一生的平素修養與生活智慧。江藻如對端陽節特別有所感觸而作〈戊辰端午什詠〉、〈己巳端午〉等詩，也代表他對大陸故土家鄉的嚮往與依戀之情，隨著年歲

<sup>52</sup> 驪珠，即寶珠。古代傳說出驪龍頷下，故名，亦稱爲「頷下之珠」，後比喻爲珍貴的事物或事物的精華、文章的要旨。典出西晉·郭象註：《莊子注·列禦寇》卷十：「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冊 105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160。

<sup>53</sup> 舊時以丹桂比喻科舉及第者。見元·托克托撰：《宋史·竇儀傳》卷二百六十三：「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樁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8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51。

<sup>54</sup> 侏離，形容異地語言難辨。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註：《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49。

<sup>55</sup> 咕嚕，應作「咕嚕」，附耳輕語。見西漢·司馬遷：《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一百零七卷：「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嚕耳語！」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19。

增長並未曾稍減，回首一生的歲月都在庸庸碌碌中匆匆而逝，每逢佳節來臨只徒增一事無成的慨嘆。〈己巳端午〉中提到「瀛東」，應是江藻如為懷念遠赴京都深造的故友黃文陶而作。詩中「此日同胞皆及溺」亦是詩人悲天憫人、憂國傷民的情懷體現。

荒唐舊俗說分香，兒女連朝刺繡忙。  
忽聽端陽時節近，蘭閨苦煞幾新娘。

江藻如〈戊辰端午什詠〉，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駒光逝水奈何之，一事無成鬢欲絲。  
屈指端陽餘兩日，嘔心又作屈原詩。

江藻如〈戊辰端午什詠〉，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傷時吊屈古今同，一樣薰人是暖風。  
此日同胞皆及溺，有誰垂念到瀛東。

江藻如〈己巳端午〉，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戊辰歲暮感作〉作品時間為詩人去世之前一年歲末，當時江藻如的健康情形已日漸走下坡，又逢年終歲暮、景物蕭條時分，最易引起詩人的多愁善感。「枉拋書劍學陶朱」、「潦倒商場歲又更」可以想見江藻如年輕時可能有棄文從商的想法，只可惜他生來是讀書人的氣質，不擅於商場上的爾虞我詐、鑽營算計的爭逐功夫，只能一詠「祇緣少却孔方兄」之嘆了！儘管如此，江藻如卻甘願固執於自己一生堅持的信念，雖然詩中自謙「十載未能成一藝」，對中國傳統文人應保有的氣節操守，只要一息尚存，便希冀這樣的心志有開展實現的一天。故詩云「硬骨而今事事輸」言明因違背現實情勢而遭受挫敗的窘境，但是越是如此，內在的情志就越顯得慷慨激昂，更加深了捨我其誰的堅定。

殘霞散彩印平潭，蛙鼓蟬吟鬧欲酣。  
不是彎彎新月上，幾忘今夜是初三。

江藻如〈戊辰五月初三夜歸自雲林口占〉，

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謀生辛苦計多迂，硬骨而今事事輸。

十載未能成一藝，枉拋書劍學陶朱<sup>56</sup>。

江藻如〈戊辰歲暮感作〉，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蠅頭蝸角為誰爭，潦倒商場歲又更。

怪底詩書容易退，祇緣少却孔方兄<sup>57</sup>。

江藻如〈戊辰歲暮感作〉，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留別話言〉這段文字疑為江藻如於己巳年（西元 1929 年）六十六歲時，彌留之際所留下的遺言。這段文字呈現了詩人自我實現的心路歷程，他在去世之前心性逐漸開朗，展露出賢者哲人萎絕前明理通達的肺腑之言。全文起首「我生不辰」是總綱，「同爾逍遙」是終點目標。他了解人活著形影相慰，死時萬籟空寂，而蒼穹早已虛位以待，有何可悲？世上的舞台並不能如願的隨意增長，身驅仍在可湮跡於江湖，化身微塵又似可瀏覽四下，樂與天地共逍遙，同情共感的憂憫由肺腑中流出，浩瀚而無邊際。如此特異之文是江藻如為其自身的素衷剖白得最徹底的，也是最後的一篇。

噫嘻，我生不辰，爾胡為與我俱來乎哉？自屬毛離裏之日，我之不思舍汝，猶爾之不忍睽夫我也。夙興夜寐，形影相弔。普天之下，誰莫不然，論情，關榮枯痛癢，論理，實剝牀近膚，縱文明世，謂身外物，要上古時，謂我

<sup>56</sup> 陶朱公，春秋時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詳，春秋楚人。與文種同事越王句踐二十餘年，苦身戮力，卒以滅吳，尊為上將軍。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共患難，難與同安樂，遂浮海適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至陶，操計然之術以治產，因成巨富，自號陶朱公。後因以「陶朱公」稱富者。見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傳》卷一百二十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930。

<sup>57</sup> 孔方兄，錢的別名。古錢幣中多有方孔，故云，也省作「孔兄」、「方兄」。見東漢·班固：《前漢書·食貨志》卷二十四下：「錢圓函方。」注引孟康：「外圓而內孔方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46。

親所遺，毋傷也。寧忍去乎哉。嗚呼！楊子朱之不作，墨子翟之橫生，爾之所遇□□<sup>58</sup>，亦我之不幸也。滔滔皆是，即有周公之賢而繼範，恐不容爾之潮滋晴長，如皤皤良士，盈於廷陞也。會及此，我有留戀不置，爾豈無欲別徘徊者乎？誓之旦旦，同衾同穴，一斷猶可續，爾與我訂生死交，一斷可再續乎？無已，與爾商量，□乘驪歌之未唱，溷迹於江湖之上，馳驅於山林之間，雖勸駕者比比。人言不□，或可同爾逍遙……。<sup>59</sup>

民國七十七年，他的獨子江擎甫整理先人照片事略，作了一首（香萼公讚）：

一襲青衫一代榮，孝親愛弟出真誠。  
半生抗日辭褒狀，兩袖清風藉舌耕。  
身教未曾露厲色，心傳常發大悲聲。  
儒家道統釋宗旨，采擷由公集大成。  
民國七十七年歲次戊辰 擎甫敬撰<sup>60</sup>

在江擎甫的贊言中，依稀可見江藻如一襲青衫和素布鞋，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之下，數十年如一日，不曾因為日本的殖民政策與西風東漸而屈服改變，有著傳統文人的堅持與傲骨。他不喜歡官場上送往迎來，以身患腰疾為理由，婉拒日人頒授紳章，實際上是，消極的抵抗日本帝制的意味，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儒者的風範，是他處世的態度，也深深的影響了他的作品。江藻如繼承了典型中國儒者的行為典範，將傳統的文人精神，藉由教育的方式傳承到下一代。他留給後代子孫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孝親愛悌的具體行為，更在他所遺留的諸多詩作中，充分展現中國傳統文人學者的深厚涵養與內在精神。

<sup>58</sup> 出自江藻如手稿，文被蟲蠹，□是以原稿殘缺。

<sup>59</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留別話言〉，《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76。

<sup>60</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公忠厚之回饋〉，《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488。

### 第三節 詩社參與及交遊網絡

#### 一、詩社參與

日治時期，台灣人民雖身處於日本的高壓統治之下，對於激發傳統民族精神之國學，仍然保有不可磨滅之熱情。居於異族統治下之臺灣人民，欲修國學，殊感困難，欲求稍有造詣者，除寥寥耆宿遺老外，殆屬鳳毛麟角矣。<sup>61</sup>時值日治初期，由於整個時代環境背景使然，台灣各地皆有詩社相繼成立，一些重要的聚落幾乎都有詩社的組織，蔚為一時潮流。「詩社」自元明以來，不只是為了達到切磋學藝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文人們希望藉由此種「以文會友」的方式，連絡志同道合的友伴來達到批評時政、互抒懷抱的功能，在動盪的時局和暗濁的政治環境下，具有嚴肅而深刻的時代意義。<sup>62</sup>為喚起愛國觀念、提高民族意識，西螺黃文陶（竹崖）乃於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邀集廖學昆（應谷）、廖心恭（和衷）、林朝好、文永昌<sup>63</sup>、魏等如（任菴）、江擎甫（耕雨）、李廷通（啓塞）等八人，鑒於西螺尚無詩社之成立，乃聚集雅好文藝之人士，於是年三月組織「同芸社」，致力於詩文創作與詩詞賞析，以期能以詩會友、互通聲息，藉以發揚文風，凝聚思漢民心。詩社成立之初並禮聘當地秀才江藻如（秋圃）主講詩文，擔任詩社之詞宗。由廖學昆總理詩社事務，定期擊鉢，相互砥礪詩詞，一時用功甚猛，創作數量大增。

擊鉢詩是當時盛行的作詩方式。擊鉢詩有六項限制。一、限時交卷：即在聲響起前必須交卷。二、限詩韻：由德高望重的公開拈韻，抽到什麼韻，就以該韻作詩。三、限詩體：規定作兩題，首唱限制作五律或七律，次唱作七絕，平仄規定極嚴，不得有拗句。四、限詩題：依以下數類題材出題。天文類，如夕照、春雷、苦旱等；時令類，如早春、秋興、新寒等；地理類，如杜鵑花城、五峰瀑

<sup>61</sup> 江擎甫：〈蒞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 11 月），頁 68。

<sup>62</sup> 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 年 6 月初版），頁 26。

<sup>63</sup> 文永昌之子文錫燧先生目前居於台北，與江家仍保有聯繫。

布、楓橋等；寺觀類，如靈岩參禪、聽經、古寺聞鐘等；宮室類，如赤崁樓、題環翠樓、宿指南宮等；慶喜類，如國父頌、端午節懷屈原、新婚宴等；送別類，如重逢、餞歲、機場送別等；集會類，如日雅集、登高會、春宴等；游眺類，如夏游日月潭、阿里山觀日出、海天秋望等；人事類，如話舊、鄉夢、師門感舊等；人物類，如岳飛、杜甫、文天祥等。五、限詞宗：由有名望且具才學者擔任詞宗評選作品。六、限交一首：每人作兩題，一題律詩，限作一首；一題絕句，亦限作一首。<sup>64</sup>

西元 1920 年(大正九年)，社員激增，人才輩出，鎮中名士如廖重光(菊癡)、廖發(長春)、廖學枝(逸陶)、廖學明(夢蕉)、張李德和(連玉)、張英宗(杰人)、蘇茂杞(鴻飛)、鍾金標(步雲)、陳元亨、黃清江(明心)、廖元鐘、楊耀南、林圓、林等、林明發、周新附、陳源興、張清顏等廿餘人相繼加入。「同芸社」遂改名為「莢社」，改社號為「莢」的原因，乃取之於西螺區域內四處遍生「莢」(鹹草)這種植物。「莢」這種植物有「中實而赤」的特性，於是取其「中實而赤」之寓意，象徵著詩人非但要以發揚文藝為宗旨，重要的是懷著以丹心報國的心情，表示詩人愛國不落人後之意。

爾後整個台灣愛國的情緒日益高漲，詩社流風所及，各地紛紛群起仿效，詞藻繽紛，雲霞蒸蔚。莢社在此一背景之下產生，其參加會員名單計有黃文陶(竹崖)、李廷通(啓塞)、廖心恭(和衷)、魏等如(任菴)、廖發(長春)、廖學昆(應谷)、江擎甫(耕雨)、廖重光(菊癡)、廖學枝(逸陶)、鍾金標(步雲)、廖學明(夢蕉)、張英宗(杰人)、黃清江(明心)、張清言(新鶯)、陳元亨、蘇茂杞(鴻飛)、張李德和(連玉)等人。<sup>65</sup>

<sup>64</sup> 楊松年：〈1900 年至 1920 年台灣新馬舊體文學之比較研究〉，  
[http://www.fgu.edu.tw/~literary/yeo2.htm#\\_ftn11](http://www.fgu.edu.tw/~literary/yeo2.htm#_ftn11)，2008 年 5 月。

<sup>65</sup> 程大學主編：〈民俗藝能與文藝〉，《西螺鎮志上》第八篇，(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8-61。

西元 1923 年（大正十二年）時，莢社人員加入了嘉社詩社組織。<sup>66</sup>

西元 1925 年（大正十四年）時，莢社繼續聘請斗六黃詔謨（丕承）為顧問，指導詩社，當時社員定時的聚會，大多以廖學昆府上為其集合聚會的地點。由《莢社詩稿》<sup>67</sup>所收錄歷年莢社成員於定期集會中，因應課題或擊鉢所發表之大量詩作來看，可窺見其操觚染翰、人文薈萃之盛況。

西元 1926 年（昭和元年），莢社詞宗江藻如因身體狀況日漸退步，以六十三歲之高齡請辭詞宗之職，莢社社員不忍其年高體弱，皆能體其情而諾。於是江藻如推薦斗六斗山吟社<sup>68</sup>臥雲齋黃紹謨代其職。但是當時黃紹謨尚在斗六設帳講學，並兼任斗山吟社的詞宗，所以無法抽身接受江藻如的邀請。江藻如敦請其接下莢社詞宗一職，並親筆書信一封，信中所云：「……為國家隆替關頭，為青年前途進取設想，特請先生俯就指導云云……」辭意生動，句句感人。黃丕承展信，眼泛淚光，深受感動，終於接下詞宗的職務。<sup>69</sup>江藻如卸下詞宗職務之後，直至西元 1929 年（昭和四年）過世為止，仍舊在莢社擔任顧問，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深受後人景仰。

黃詔謨（丕承）進入西螺指導詩文，自西元 1926 年（昭和元年）至西元 1931 年（昭和六年）共計五年的時間，始終在廖學昆舊宅之榕齋開班講學，由於此處環境優雅，花木扶疏，頗為適合讀「經」與學「詩」，當時學習人數自廖學昆、廖東義以下約有三十二人左右。黃詔謨除指導詩文之外，亦擔任「莢社」詞宗，初至西螺時，仍往返於西螺「莢社」與斗六「斗山吟社」之間，不久即辭去「斗山」之職，是其專心一意、深感責任重大之故。

<sup>66</sup> 嘉社，西元 1923 年（大正十二年）蘇孝德、賴雨若、林玉書等循鷗社創立五週年聯吟大會決議，東邀嘉義市羅山吟社（21 名）、玉峰吟社（11 名）、鷗社（29 名）、朴子街樸雅吟社（13 名）、鹽水街月津吟社（14 名）、西螺街莢社（26 名）、北港汾津詩社（13 名）、新港庄鷗音吟社（11 名）、新營二庄新柳吟社（7 名）、布袋庄鷹社（14 名）共十社詩友 159 名，設嘉社。並於同年 10 月 17 日舉行首回聯吟大會於三山國王廟。不置會長，舉專務一人，常務三人；理事、評議員、顧問等若干名。西元 1934 年（昭和九年）4 月 7 日，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詩人聯吟大會，由台南州主辦，嘉義市輪值於嘉義市公會堂。集全島詩人 67 社 231 人到會，嘉社事務蘇孝德主持。嘉社資料參考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49-250。

<sup>67</sup> 《莢社詩稿》是由霧峰藏書家郭双富先生所提供，以下為鄭定國教授目前所收集到的莢社詩稿：一、莢社吟草前茅一覽（大正十二年）；二、莢社詩稿第貳冊（大正十二年四月）；三、莢社詩稿第參冊莢社詩稿（大正十三年八月）；四、莢社詩稿第貳期（大正十五年）；五、莢社詩稿第六冊（大正十五年蒲月）；六、莢社詩鐘第貳冊（昭和二年花月）；七、莢社詩稿第七冊（昭和三年四月）；八、莢社詩稿第玖冊（昭和六年三月）；另有莢社收支簿一本，合計共有九本。

<sup>68</sup> 斗六斗山吟社成立於西元 1921 年（大正十年）。

<sup>69</sup> 程大學主編：〈民俗藝能與文藝〉，《西螺鎮志上》第八篇，（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8-63、8-64。

西元 1929 年（昭和四年），根據孟秋重編之嘉社社員名簿所載，此時「莢社」社員已有黃文陶（竹崖）、廖學昆、魏等如、黃詔謨、廖重光、陳元亨、黃清江、鍾金標、林圓、林明發、李廷通、廖學枝、廖心恭、林等、廖元鐘、林庚宿（星輝）、張李德和、李長壽、廖學明、張英宗、黃梧桐、江鳳欉、林牛港（鶴童）、江聯柱、鍾聯翹、施錦川（筆鋒）等二十六名之多。<sup>70</sup>

西元 1931 年（昭和六年）冬，黃詔謨辭館將離開西螺鎮，三年後西元 1934 年（昭和九年）黃詔謨因病逝世於「斗山吟社」館內，享年六十七歲。黃詔謨漸衰之時，社員逐漸散失零落，黃詔謨逝世後，「斗山吟社」解散，後「斗山吟社」之餘脈改組成立「雲峰吟社」。

西元 1935 年（昭和十年），莢社成員爲了紀念莢社成立十五週年（昭和元年），編纂《莢社同人錄》一書，當中收錄了兩位顧問、十七位社員，合計十九人之詩作，包含一千二百餘首作品，首篇所載錄即爲詞宗江藻如四十二首精選詩篇。此書集結莢社眾人詩作之精華與大成，不僅爲後人留下珍貴的墨寶遺產，更可提供後世研究文學與史學的最佳題材。依江擎甫（耕雨）所著〈莢社沿革〉一文中所述：

廿四年，為紀念莢社創立十五週年，編纂同人錄之舉，雖非泳玉網珊，然采風問俗，懷古傷時，不無可取，而韻傳瀛嶠，爪印螺溪，應有補於他時史料，在特殊環境中，終於告成，回溯創立迄今，已閱三十三載，際比節序迎人，歡騰鯤島，河山還我，辱雪馬關，憶及陸放翁「家祭勿忘告乃翁」之句，則深感回黃轉綠之幸矣！<sup>71</sup>

日治時代結束後，由於時代背景交迭更易，莢社之成員因各自忙於生計，致使四處分散，吟詩聚會的活動遂告消失。雖然曾一度於西元 1952 年（民國四十一年）成立詩社聯誼會，但仍舊難以維持，莢社也因此無疾而終，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藉由古典詩社組織，則能夠從中看到一種集體性的傳統文人之精神圖像，

<sup>70</sup> 程大學主編：〈民俗藝能與文藝〉，《西螺鎮志上》第八篇，（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8-65。

<sup>71</sup> 江擎甫：〈莢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2 年 11 月），頁 68。

從明鄭、清領到日治時期的變化軌跡，從詩文唱酬、情感抒發，到擊鉢吟、鴉片吸食特許，這也是古典詩社的一個重大意義。<sup>72</sup>在一個曾經受過漢文化傳播洗禮的殖民統治下，以自身漢文化教養自傲的傳統文人，兩者之間的接觸互動，顯示出權力痕跡、文化視野的差異。我們可以透過詩社中詩人們的詩文，窺見個別心靈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呈現的風貌。

## 二、交遊網絡

### (一) 黃文陶

江藻如爲了經營家業與謀求進身之路，經常奔波台海兩地，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圈可說未曾離開故鄉大陸永定與台灣西螺。江藻如晚年在二崙設帳教學，指導西螺莼社的擊鉢吟唱，所交遊的對象，大多不出家鄉的名流仕紳與莼社的諸位詩友，生活圈十分單純。在經常往來唱和的摯友中，其中交情最好，酬唱贈答詩文數量最多的，非黃文陶莫屬了。其贈詩合計有十二首，兩篇建言，在交遊往來的詩人當中，詩作數量算是最多的一位。

黃文陶，字竹崖，設籍於彰化市。生於西元 1893 年（明治廿六年），卒於西元 1970 年（民國五十九年），享年七十八歲。父親黃金泉早年棄儒從商，開設銀樓，在他七歲時便因罹患鼠疫而辭世。母親游氏幼習內則，人稱嫻淑，隔年亦因長年患有腸病而去世。<sup>73</sup>黃文陶自幼父母雙亡，孤苦無依，仰賴叔父黃倬其一手扶養成人。黃倬其曾設帳於彰化茄冬腳林文蘭秀才的府上，後又應彰化家長之邀，於現今彰化市中山國小前建造一間名爲「小逸堂」的學堂。由於黃倬其教學認真，循循善誘，師生同窗感情非常融洽。黃文陶在耳濡目染之下，不但成就卓越，更奠定了深厚的漢學基礎，以及強烈的民族意識。

黃文陶於十一歲進入彰化第一公學校（創立於西元 1898 年，即今之中山國小）就讀，爲彰化公學校第六回畢業生。二十歲時考上「總督府醫學校」成爲第三十六期學生，受到當時醫學校校長的重視，對黃文陶有著深遠的影響。醫學校畢業後，西元 1918 年（大正七年）至西螺開設「上池醫院」。翌年（西元 1919

<sup>72</sup> 藍建春：〈傳統文人的集體變貌—台灣古典詩社〉，《親近台灣文學—歷史·作家·故事》（台中市：耕讀園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2 月初版），頁 13。

<sup>73</sup> 見黃文陶著：〈自傳〉，《竹崖文選》，頁 95。

年)，與斗六品方堂中醫師張淮之女張雀結婚，婚後育有三男三女。其岳父張淮創立了斗六最早的詩社「斗山吟社」，內兄張立卿亦是斗六著名的詩人。<sup>74</sup>

黃文陶在繁忙的醫務之餘，仍不忘潛心研究詩文，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適逢各地詩社紛紛成立之際，黃文陶便邀集廖學昆、廖心恭、林朝好、文永昌、魏等如、江擎甫、李廷通等八人，與藝文同好人士共同籌設組成「同芸社」，積極參與詩社的活動，致力於詩文的創作。西元 1920 年聚集廖重光等二十多人加入，改社號為菴社，並禮聘江藻如秀才擔任詞宗，講解詩文。黃文陶在西螺期間積極參與詩社活動，從菴社詩友如賴和、石錫勳等人，為菴社五週年紀念詩會所寄的回函，收件人皆是黃文陶來看，可推知黃文陶當時在菴社應是屬於中堅份子與領導階層。<sup>75</sup>黃文陶在《竹崖詩選》的自序中曾提及，正式拜師學藝於江藻如、黃紹謨門下三年，也因此奠定了深厚的漢學基礎。

翌年，自設上池醫院於雲林西螺地方，前後八載，醫務之暇，自覺「學無止盡」，乃毅然從江茂才藻如、黃茂才丕承二氏學詩學文，三易寒暑，頗有心得。<sup>76</sup>

江藻如、江擎甫父子與黃倬其、黃文陶叔姪間有兩世交情，江擎甫更是在黃文陶的鼓舞之下，致力於古典文學的創作，也積極參與詩社的各項活動。因此在黃文陶所創辦的西螺上池醫院落成之際，江藻如不但為他寫下建言一篇，更為其賦詩四首表達恭賀之意。

上池醫院係彰化黃生創建也，生名文陶，字竹崖，醫學校卒業醫士，本彰之望族也。客年懶於奔波，生業於此，屏去種切，可謂此道三折肱矣。客年自彰來我螺開醫之業，為人完滿，診症勤謹周詳，不憚煩勞，大其業遂以恢張。夫業此醫者，宜具惻隱之心，不可矜誇，不可暴氣，其不乏名振遂高自置業宏，嗣九兩間流行大盛，東奔西馳，悉心體救、殊形困憊，而

<sup>74</sup> 見鄭定國：〈張立卿漢詩的特色〉，《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年 9 月初版），5-54 頁。

<sup>75</sup> 據賴和、石錫勳等菴社詩友寄黃文陶菴社五週年回函：台中霧峰藏書家郭雙富先生所蒐藏，大正十四年。

<sup>76</sup> 黃文陶：〈自序〉，《竹崖詩選》（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 年 6 月），頁 3。

業則驟進，蔑以加矣。然此道之暇，又好吟詠，今春與諸友不棄荒疏，邀余伴學，初謝不敏，繼而繾綣真摯，爰不揣陋劣荒疎，忝備列鉛席之後，茲適此院新購兩座屋宇，增修落成，將卜鶯遷，裡內同人，競相贈言，余愧學疎，本欲藏拙為宜。因過不去，聊敘住螺創醫院始末，再雜湊四句，用以志慶，不知竹崖以為可否耶？還為轉呈令叔台老先生鈞政。<sup>77</sup>

上古岐黃真脈傳，池塘春草學佳篇。

醫稱能手詩稱巧，院落新成慶懋遷。

江藻如〈上池醫院落成誌慶〉七絕四首之一，  
《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上乘妙術法華陀，池水飲來灼瘵瘥。

醫得中西功自博，院成螺浦少沉疴。

江藻如〈上池醫院落成誌慶〉七絕四首之二，  
《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竹解虛心是雅儔，崖無高大學能優。

文章藝業功兼進，陶鑄何如自慎修。

江藻如〈上池醫院落成誌慶〉七絕四首之三，  
《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能起沉疴業自精，刀圭遠近已馳名。

鴻圖從此徵悠久，須記初心一片誠。

江藻如〈上池醫院落成誌慶〉七絕四首之四，  
《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西元1918年（大正七年）初黃文陶在西螺創上池醫院，因受日警欺凌，憤

<sup>77</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賀上池醫院新建落成話言〉，《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99。

而休業，於西元 1925 年（大正十四年）結束了經營八年的上池醫院，前往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病理研究科深造，之後又轉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專研外科深造。在他負笈遠行之際，莼社的詩友們紛紛題詩送別，以表達心中的不捨之情。江藻如雖然在送行之際沒有作詩送別，卻在黃文陶離開後隔年接連寫下懷念故友的動人詩篇，其思念悵然之情溢於言表，足見江藻如對其遠行仍是耿耿於懷而十分不捨。

為作新詩尋好料，携筇踏月到溪濱。

蟾光今夜清如水，門句長堤少一人。

江藻如〈丙寅中秋懷黃竹崖君〉，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台灣詩社本身的活動平時有內部成員的唱酬，也有與各地他社社員的交流聯誼，此外，還有一年一度的全省性聯誼、聯吟活動，或結合端節的民俗活動，或結合廟會社集……。<sup>78</sup>因此，莼社的成員間也經常透過詩友間贈答酬唱，彼此聯絡感情，磨練詩藝，其中以和韻的詩作最為常見。黃文陶有〈甲子除夕及事〉一詩，詩中以「頑人」二字自稱，除了自嘲己身之迂腐不容於世，更隱含對人事的無限慨嘆。在歡迎新年、熱鬧喧嚷的除夕夜裡，惟有詩人獨自閉門不出，對於即將來臨的春日美景，只得辜負春神化育大地的一番盛情美意。

迎年萬戶鬧聲喧，惟有頑人獨閉門。

默祝東皇<sup>79</sup>珍自重，蒼蠅莫使負春溫。

黃文陶〈甲子除夕及事〉七絕一首，

《莼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11

江藻如作和韻一詩，除了安慰黃文陶遠行歸來，縱使心事重重亦無須心懷悲愴，得以與日夜思念的故人重逢聚首，不妨放開胸懷，接受春天的氣息，自能在彼此的相知相惜的情誼中獲得寬慰。

<sup>78</sup> 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年 12 月），頁 75。

<sup>79</sup> 東皇，即春神。見唐·杜甫：《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幽人》卷十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1006。

遠行閱世一年餘，心事盪平汝莫悲。

念念故人今日慰，黃英一盞報相知。

江藻如〈和黃竹崖原韻〉七絕一首，  
《蒹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 （二）黃倬其

黃倬其，名漢，字倬其。生年不詳，卒於西元1920年（大正九年），設籍於彰化市。黃倬其是一個倚筆維生的讀書人，熟讀諸子百家，長於詩文，兼通算數，若非日人統治，考取功名當是垂手可得之事。無奈時勢所迫，在考場失意之餘，轉而設帳授徒於彰化茄冬腳林文蘭秀才宅第。日治時期曾一度投筆從商，但是讀書人忠厚耿直的特質，無法使他適應在商場上的送往迎來，所得僅足餬口而已。終於西元1907年（明治四十年）受到當地家長的邀請，建造一所「小逸堂」學堂於彰化市南壇（位於現今彰化市中山國小旁南山寺），一時蔚為風尚。黃倬其由於教學有方，因材施教，師生感情十分融洽。在黃老師的循循善誘下，包括他的姪子黃文陶以及賴和、楊以專、張參、陳吳傳、石錫烈、石榮木、魏金岳、王麗水、詹椿柏、詹作舟等十一人，成年之後個個成就非凡，皆是社會各階層的菁英份子。這些同學也在日後組織了一個「小逸堂晉一會」的同學會。在賴和的〈小逸堂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錄：

小逸堂為故黃夫子倬其先生館號，我同人授業處也。夫子早年不得志，倚筆為生，初設帳於邑下茄荖腳林文蘭秀才宅，事變以後，之毛錐子之不足用也，而棄之欲申其志於商場，然轉徙流轉十餘年間，卒不能獲就。丁未春（1907）家居賦閒，我等父兄仰其博約善誘，欲以子弟相託，乃為其築室於南壇之側以講學，一時聞者亦競遣子弟以從遊，因夫子教導有方，我等學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無形之統。……<sup>80</sup>

黃倬其成功的營造了一個優良的教學氛圍，他的門下弟子除了同窗感情深厚，更在黃倬其的諄諄教誨下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他的親姪黃文陶即為其一

<sup>80</sup> 賴和：〈小逸堂記〉，《賴和全集二·新詩散文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頁197。

例，不僅醫術超群，獲得醫學博士的殊榮，對於莼社的創立與發展，更是不遺餘力發揮所學。江藻如和黃倬其同樣設帳授徒，教導漢學，雖然服務貢獻的家鄉不同，但是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仍舊相同，自然多了一分惺惺相惜之情。江藻如之子江擎甫與黃倬其之姪黃文陶能成為知音至交，算是代代沿襲的文人交情。在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由黃倬其的學生們合資重新整修彰化小逸堂甫初落成，先生卻於翌年 1920 年（大正九年）去世，小逸堂的學子們在哀傷之餘紛紛寫下眾多的詩篇來弔念他，江藻如也各寫下七絕與弔聯一首來哀悼夫子驟逝，令人悲慟扼腕：

畢世艱辛獨自持，立身制行兩無虧。  
不情莫報還施德，舊惡胥忘更惠慈。  
桃李成材欽夙植，竹林恩愛忍分離。  
窮通得喪君奚計，惟缺瞻衣痛子兒。

江藻如〈悼黃倬其先生〉七律一首，  
《莼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5

文章關福命，當年童試困屯，幸革故鼎新，侄賢子肖，方喜少伸意氣。  
時運聽穹蒼，昔日家庭偃蹇，歷千辛萬苦，否極泰來，胡為遽赴修文。

江藻如〈悼黃倬其先生〉弔聯一首，  
《莼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5

### （三）廖重光

廖重光，名伯陽，字重光，號菊友，後自號菊癡。生於西元 1875 年（光緒元年）2 月 19 日，卒年不詳，設籍於虎尾郡西螺街（即今之西螺鎮）。其祖父廖輝煌（秋紅）先生為清朝咸豐年間之秀才，十八歲時渡海來台，由於勤儉積蓄，經商得法，後設立玉山商行。廖輝煌擅長交際應酬，有「秋紅頭」<sup>81</sup>的稱號，南來北往的官界與商界，無不止宿於玉山宅。廖重光的父親廖維峻排行六男，自幼

<sup>81</sup> 程大學主編：〈民俗藝能與文藝〉，《西螺鎮志上》第八篇，（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3-87。

飽讀詩書，精通八股，三十歲到桐城應試曾獲得「生員」<sup>82</sup>之名。母親周氏香，是漳州協台嘉義參將周夢渭先生之三女。廖重光為家中長子，因出身於書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庭訓，熟讀四書五經，學行均佳，才智學識均冠於眾人。八歲時拜師於葉有聲及蔡壽星（舉人，後中進士）門下，讀完四書五經及註解，十七歲時受到母親的鼓勵，向嘉義邱錫熙先生研究詩文。

西元 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三月畢業於雲林國語傳習所，1901 年（明治三十四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今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西螺公學校（今西螺文昌國小）擔任教員，後訓導檢核及格後從事訓導工作，服務於教育界長達十九年。西元 1917 年（大正六年）因擔任教職超過十五年，獲得台灣總督安東貞美所授與時錶一只的殊榮，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升任為教諭。

西元 1920 年（大正九年）廖重光加入西螺莢社，以深厚的漢學基礎與豐富的學識涵養，致力於古典漢詩的研究與創作，在莢社活動的數十年間，創作了大量而豐富的漢詩作品，也結交了許多志趣相投的好友。廖重光在年輕時對園藝就有相當的興趣，除自號「菊癡」，對菊花有著一定程度的迷戀外，他的住家更以花木扶疏，百花盛開而聞名。江藻如多首詠花的詩作，皆是與詩友一同造訪廖菊友繁花似錦的花園，〈和竹崖夜觀菊友君菊花原韻〉一詩中所言「不辭深夜訪，秉燭到君家」，若非交情深厚，才能不避諱秉燭夜遊、擾人清夢，也正因為詩人們對菊花擁有相同的狂熱與癡迷。詩人們詠物以表達心志，抒發情懷，在百花落盡、萬物凋零之際，菊花仍舊傲霜綻放，正代表著詩人不畏艱難的強韌生命力，藉此亦可察覺江藻如和廖重光在這一方面有著共通的人格特質。

素有陶潛癖，關心愛此花。

不辭深夜訪，秉燭到君家。

江藻如〈和竹崖夜觀菊友君菊花原韻〉五絕一首，

《莢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1

---

<sup>82</sup> 明清時代，凡經過本省各級考試取入府、州、縣學者，統稱為「生員」。見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四十四：「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州縣皆有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7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60。

菊放新定近，空階色已黃。  
天教舒肅氣，花未傲繁霜。  
此際金神逼，前番翠幄張。  
蒹葭雙岸綠，風雨一簾香。  
碎影疎離淡，冷聲遠澗揚。  
陸翁吟妙句，掇秀好流觴。

江藻如〈賦得菊友花氣近新霜〉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金萼承來白玉花，清香撲鼻望多奢。  
六朝勝地傳佳種，今日揚洲植幾家。

江藻如〈詠瓊花〉七言絕句，《江藻如詩文手稿》

聞說隋煬愛此花，濬河萬里費應奢。  
揚州今日移來便，名貴雙開名貴家。  
恍如仙子下瀛洲，滿室清香氣味道。  
我與隋煬同一賞，不煩宮女競拖舟。  
滿庭仕女盡凝眸，遠勝荷花開並頭。  
今夜登堂看絕色，幾疑身在古揚州。

江藻如〈詠廖君菊友家瓊花〉七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菊前桂後兩花開，金萼瓊枝葉破胎。  
怪底夜深方吐蕊，清香恐惹蝶蜂來。

江藻如〈菊友君家看花疊原韻〉七言絕句，  
《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西元1920年（大正九年），廖重光辭教諭一職，改任虎尾庄長兼會計役，當時適逢地方制度的改正，便專心致力於地方上的庄政事務。由於廖重光先生在當時是西螺地方的名流仕紳，人品高潔，處事嚴謹，具有相當的身分地位，因此也受到日本政府當局的器重。西元1921年（大正十年）六月，台灣總督府依據「台灣紳章條令」，頒發紳章予廖重光先生配用。西元1924年（大正十三年）受到拔

擢任命為西螺街街長（即今之鎮長），並兼營菸酒賣捌人<sup>83</sup>，備受鄉民推崇，堪為當時西螺街的第一號人物。

廖重光得此殊榮，企圖與好友共同分享這份得來不易的榮耀，因有感於西螺街江藻如秀才品德才學均高人一等，是最有資格獲得此一表彰的文人，故向日本政府當局推薦江藻如具領紳章，期使他的懿範碩德能彰顯於西螺鄉里，以供世人瞻仰仿效其高潔品格與豐富學養。無奈江藻如年事已高，身體狀況日漸欠佳，加上他淡泊名利不喜逢迎的傳統文人性格，使他不得不婉拒廖重光的一番盛情美意。對於辜負友人的厚愛，江藻如也深感過意不去，只得賦詩一首表達心志並辭謝他的一番深情美意。兩位休休有容的謙沖君子，在無可奈何的時勢中流露出相知相惜的真摯情誼，雖然對現實環境抱持不同出世與入世的態度，但他們之間的文人修養與深厚情誼卻不曾因時空而有所改變。

諸君雅愛感情多，欲報紳章顯我螺。

怎奈賤軀病脊直，折腰不得送迎何。

江藻如〈蒙菊癡芸弟與劉君盛情報拙名領紳章賦此敬辭并謝厚誼〉

七絕一首，《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1

#### （四）廖學昆

廖學昆，別號應谷，生於西元1897年（明治三十年），卒於西元1961年（民國五十年），享壽六十五歲。祖父為廖心村，因家境清苦從事轎夫工作，但為人忠厚爽直，頗得人緣。父親廖漢棟天資聰穎，因經營芋粿、開設當舖，並買地置產約五百甲土地，成為當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獨子廖學昆自幼便研讀四書五經，精研漢學，原本聘請家庭教師教育，之後進入正規學校，並留學日本東京亞東學院，學成歸國後，經營大東信託株式會社。

廖學昆秉性淳厚，淡泊名利，對於西螺鎮上的地方建設與社會文化工作有諸多貢獻，如整修西螺振文書院、重建西螺張廖家廟崇遠堂<sup>84</sup>、整建西螺廣福宮等，都曾捐地出資大力贊助。日治時期，廖學昆在地方上頗具聲望，曾擔任西螺街協議委員、信用組合理事、虎尾水利組合評議員、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監察役、

<sup>83</sup> 見張炎憲：《台灣風物》50卷一期。西元1922年（大正十一年），台灣總督府實施菸酒專賣，以此為恩施利誘的方式，指定各地區的賣捌人（中盤商）和小賣人（零售商）。

<sup>84</sup> 西螺張廖家廟、台北大龍峒陳姓家廟、台中北屯林姓家廟，並稱全台三大家廟。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評議員等職務。二次大戰結束，由西螺仕紳推薦地方上德高望重、學識人品俱佳的廖學昆，擔任戰後首任西螺鎮長，處理日人遣返後遺留下來的鎮務，貢獻不少心力。

廖學昆對於地方藝文活動的參與更是不遺餘力，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西螺莢社成立，廖學昆即為創社八大元老之一，對於莢社社務的支持與推動，有著相當的貢獻。西元 1925 年（大正十四年），莢社聘請斗六黃紹謨秀才擔任詩社顧問，當時的社員定時聚會，聚會的地點大多在廖學昆的府上。西元 1926 年（昭和元年）3 月，原本擔任莢社詞宗的江藻如因年高體弱，因此請辭詞宗職務，並親自寫信邀請斗六斗山吟社臥雲齋秀才黃紹謨代理詞宗一職，黃紹謨感其盛情當場允諾，此後五年，黃秀才便於西螺廖學昆舊宅聊園的「榕齋」中講授詩文，當時學習者約有三十人左右。「榕齋」環境清幽，寬敞舒適，對當時社員的經文研讀與漢詩創作，提供了優良的環境，也為當時莢社的聚會，保存了許多詩作與照片等相關資料。遺憾的是西元 1999 年的一場大火，使榕齋中所保存的珍貴資料皆因此付之一炬，實在令人惋惜。

廖學昆自日本東京學成歸國，不但開拓了自身的經歷眼界，也將一己所長，貢獻於地方鄉里。江藻如以師長身分詠七絕一首，一方面為其接風洗塵，表達恭賀之意，一方面也勉其不負所學，為家鄉貢獻心力。

梅黃<sup>85</sup> 握別荔紅歸，繼閱名區志不違。

可惜燕京兵燹會，未曾一踏帝王畿。

江藻如〈詠廖學昆遊歷歸〉七絕一首，  
《莢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2

「梅黃」約農曆四、五月，「荔紅」約農曆六、七月，均是以果樹的盛產期來表示時序，佐以鮮豔的色彩對比，別有一番特殊的情味，詩中亦對廖學昆能載譽歸國，不違背當初立下的志願表達讚許之意。「燕京兵燹會」原指金元時期首都燕京頻遭戰火摧殘，這裡藉以暗示廖學昆因出國留學，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

<sup>85</sup> 梅黃即「黃梅」之倒裝。梅子成熟的時節，約農曆四、五月。見唐·儲光羲：《儲光羲詩集·晚霽中園喜赦作詩》卷三：「五月黃梅時，陰氣蔽遠邇。」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7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89。

中投效沙場，建立戰功的遺憾。

### （五）廖漢棟

廖漢棟，居於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即現在西螺鎮廣福里。因天資聰穎，經營芋粿生意，人稱廖大芋（芋粿），並兼營當舖，買地置產，約有五百甲的土地，是西螺頗有名望的大地主。廖漢棟與江藻如應頗有深交，從他為廖漢棟所題詩中可窺知一、二：

小隱西亭塵莫侵，性耽野鶴別深心。

不羣傲岸原同癖，冒雪凌雲志可欽。

江藻如〈題廖漢棟芸弟愛鶴圖〉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詩中描述廖漢棟隱居西亭，遠離塵俗不受外務所擾，性情有如閒雲野鶴般不受牽絆，卻是胸懷大志別有懷抱，由此可見江藻如對廖漢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他孤傲不群的外表下，兩人有著似曾相識的性情癖好，這是英雄惺惺相惜的衷情。在他瀟灑不羈如野鶴般的性情下，卻是一番別具深心的凌雲壯志，此為江藻如深表讚賞的特質。廖漢棟去世之後，江藻如曾為其寫下祭文一則：

嗚呼，鍾期逝矣。元伯云亡乎，嘆流水之何知，嗟百鳥之來遲。談心無自，下榻伊誰。君之賦性，明敏英姿，君之勵行，果決勇為。其處兄弟不與物忤，不為風移，靡恃己之殷實，無貪世之便宜。其處兄弟也，惟德，既往不追。其勸朋友也，惟謙，故善相規。有此厚德，宜享大期，胡天不佑，遽奪壽頤。茲未畢向平之願，而既得諫實之兒，在九泉兮，可一笑與。爾知己能不傷悲，謹升堂以荐酒，爰撫几而陳詞，神其來兮，鑒我微儀。尚饗。<sup>86</sup>

<sup>86</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代擬祭張君漢棟號獻穆文〉，《江藻如詩文集》（雲林：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322。

文中以鍾子期、伯牙<sup>87</sup>之間的交情，來比喻江藻如痛失摯友的心情，兩人交情之深，由此可茲證明。江藻如除了讚許廖漢棟性情明敏英姿，行事果決勇為，與朋友兄弟相交更是待之以德以謙，有此厚德，宜享大期，遽然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幸得其一子廖學昆能克紹箕裘，青出於藍，即在九泉之下亦堪慰而笑矣。

## （六）廖學明

廖學明，本名廖明，別號夢焦，出生於西元 1898 年（明治三十一年）2 月 16 日，因心臟麻痺而去世，卒於西元 1951 年（民國四十年）9 月 23 日，享年五十六歲。廖氏家族原本居住於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西元 1933 年（昭和八年）廖氏家族人口日益增加，廖學明結婚生子後便分家遷居。

廖學明與廖學昆為堂兄弟<sup>88</sup>，廖學明的四子廖本然陳述兒時記憶，提及父親廖學明與廖學昆從小感情很好，時常玩在一起。西元 1934 年（昭和九年）7 月，身為獨子的廖學昆繼承約五百甲土地的龐大家業，廖學昆邀請廖學明負責估計田稅、收取田租的職務，廖學明以其豐富的經驗和清晰的頭腦協助管理，廖學昆龐大的田地家產始能盡其利用。據廖學昆的孫子廖宜憲先生所述，記憶中的廖學明是一位學識豐富、能力很強的長者，不但輔助廖學昆將廖氏家族企業經營得有條不紊，也是一位相當有才學的詩人。

廖學明幼年曾於振文書院就讀，光復後曾教授國小老師漢文，足以顯示廖學明具有相當深厚的漢學素養。西元 1920 年（大正九年），廖學明經由廖學昆的引薦加入西螺莖社，兩人對於莖社的活動或事務，都十分投入與付出。根據莖社收支簿從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到西元 1937 年（昭和十二年）的記載，觀察到廖學明每年交會費從不中斷的情形，得知廖學明非常熱衷參與莖社的活動；他也曾在昭和九年（西元 1934 年）到昭和十二年（西元 1937 年）期間，擔任莖社

---

<sup>87</sup> 鍾子期死後，伯牙從此不彈琴，借以比喻知音的難遇。見晉·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卷二十一：「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380。

<sup>88</sup> 廖學昆（西元 1897 年生）年長廖學明（西元 1898 年生）一歲。

的幹事；《葵社詩稿》<sup>89</sup>中所收藏廖學明的作品約有三百二十六首，廖學明幾乎都參與創作每一期的擊鉢吟，而且創作的數量頗多；昭和六年 8 月 7 日在應谷氏宅臨時擊鉢吟，8 月 29 日夜在街役場的臨時擊鉢吟，廖學明擔任左閱卷者（即詞宗）<sup>90</sup>；昭和十年 12 月 20 日也曾在廖學明家開擊鉢吟會。由上述種種資料顯示，廖學明與葵社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由江藻如的家書中可知，江家與廖家在當時素有交誼，感情甚篤，故江藻如在信中不斷叮嚀兒子們要準備回贈與祝賀廖家的禮品。

再者：學昆對咱感情甚好，又前移撥銀項回，當買一物件報答。學明新得男彌月，逢大雨，亦未曾賀恭，有適當貨即購一、二與賀。四箇月週歲摹本緞，恐打餉，難帶，此却特別，或至台北即採，可籌及之。<sup>91</sup>

由江藻如所贈予廖學明的送別詩中看來，廖學明和其堂兄廖學昆相同，也曾經前往日本東京留學一段時日。詩中以細雨象徵連綿不絕的思念之情，仿效古人在長亭折柳相送之情，表達出無盡的相思與惜別，詩中毫不掩飾的強烈情感，如波濤般直接呈現在眼前，將詩人豐富的情感與坦率的性情清晰的傳達給對方。

何堪細雨滴聯朝，又向長亭折柳條<sup>92</sup>。

一事願君須記取，思潮今日似狂潮。

江藻如〈臘月念四夜夢學明君往東京求學江占一絕送之〉

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 （七）魏照洲

<sup>89</sup> 以下為鄭定國教授目前所收集到的葵社詩稿：一、葵社吟草前茅一覽（大正十二年）；二、葵社詩稿第貳冊（大正十二年四月）；三、葵社詩稿第參冊葵社詩稿（大正十三年八月）；四、葵社詩稿第肆期（大正十五年）；五、葵社詩稿第六冊（大正十五年蒲月）；六、葵社詩稿第貳冊（昭和二年花月）；七、葵社詩稿第七冊（昭和三年四月）；八、葵社詩稿第玖冊（昭和六年三月）；另有葵社收支簿一本，合計共有九本。

<sup>90</sup> 詞宗分左右，若三人時則分左中右。為求評審公平，一般擊鉢吟唱詞宗均二人以上，有多至五位者。若詞宗四人、五人時，或以總分來計分。

<sup>91</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示二子聯禧、聯柱書之三〉，《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47。

<sup>92</sup> 近城的十里長亭常為人們送別的地方。見宋·蘇軾：《東坡全集·送孔郎中赴陝郊》卷九：「十里長亭聞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110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55。

魏照洲，字德彰，號光輝、淡然。祖籍福建省漳州府南靖縣。曾為監生<sup>93</sup>，清末曾被授以贛江府吉江口巡檢司<sup>94</sup>一職，日人治台，以醫人濟世自居，懸壺於「信德堂醫館」，另有笨津頌半仙之稱。當時因藥療知府，稱扁鵲以餽聯，並得「輝映長沙」、「恍若和緩」之贈匾。著有《淡然醫案三部》、《省心論文》十篇、《淡然詩文集》。魏照洲畢一生之精力於鑽研精進醫術，將其所學貢獻於濟世救人的工作，並將一身的醫術傳承於後代子孫，其子魏等如與孫魏嘉亨皆承其衣鉢行醫濟世，贏得「三代醫家」之美譽。魏照洲不僅以醫術傳承後世，其本身亦博覽群書，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由其〈淡然醫案自序〉一文中可知：

余自捨孔孟而從世歧黃蘊奧之旨，苟有志未逮則心每惴惴焉，恐偶蹈殺人之愆而日研乎活人之術者也。是以十年攻苦，稽歷代聖賢方書，與夫諸子百家，靡不留心講習，閱古證今。<sup>95</sup>

整理江藻如所留下的文稿中，其中〈魏先生參尊亭〉之神聯就有六副之多，〈贈光輝魏先生信德藥店〉之楹聯亦有兩副，對聯未留有一註文，文中論及魏照洲先生孜孜以醫救世的高尚情操，其診所命名為「信德」，更是強調他以醫德而濟世之情操。江藻如除了敬佩魏照洲先生之醫術高超，更以范文正公之言：「不為名相，當為名醫。」稱許之，對於其行醫救人、術德兼備之風範，表達欽慕之意。

光輝先生，臺彰聞人也。生平信道極篤，而又克廣德，心其孜孜以醫救世者，當不修園下也。故顏其額曰：信德信乎，有醫德而可以濟世。昔范文正公嘗云，不為名相，當為名醫。今君以儒就醫活人者有不少也，余憂之慕之，爰考此以贈，而君以醫名世夫亦可以知其概矣。<sup>96</sup>

<sup>93</sup> 監生，明清在國子監肄業的生員稱之。清制有恩監、廕監、優監、例監之名目。乾隆以後，因賑務、水利需費浩繁，納捐愈多，故其監生多指由捐納而得者。如未入府州縣學而欲應鄉試，或未得科名而欲入仕者，必先捐監作為出身而稱為監生，做為進一步捐官之階。

<sup>94</sup> 程大學主編：〈民俗藝能與文藝〉，《西螺鎮志上》第八篇，（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年），頁3-125。

<sup>95</sup> 魏照洲著，魏嘉亨編輯：〈淡然醫案自序〉，《巡檢魏照洲創院行醫壹百二十週年誌慶暨慶祝西螺大橋落成五十週年詩篇》（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4年），頁29-30。

<sup>96</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233。

在魏照洲先生所著之《淡然醫案》一書中，江藻如曾經為其作序文，稱揚魏先生是一位有才、有學、有識兼全之醫者。謂其才能高超得以應付病情之蕃變；學識淵博才能博覽群書，臨症檢點湯藥；識力高超方知症之輕重，酌古今之方劑。魏先生不但才大識超，更能虛心勤學，精益求精。故江藻如為魏先生所繕集之醫案作〈魏先生醫案序〉一文，並期許其醫德醫道得以傳諸後世，造福鄉梓。

當思詔史學必兼三長，吾謂醫術亦當如是，蓋醫之為道參天人之奧，應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非大才必不能應病情之蕃變，非學窮群書不能臨症檢點湯藥，且非識力高超，亦不能知症之輕重，酌古今之方劑，初特識必不能決真偽虛實之幻，與夫輕重之要，審寒暑陰陽之微，則其術不精，欲生人反至於殺人而不知，吾故謂醫必有才、有學、有識，兼全而後可也。然為醫而徒恃才學識而無仁心以濟之則不可也，必具慈祥悱惻之忱，絕少矜驕傲慢之氣，斯病以來，以虛心應之，平心以察之。有才學識善用其才學識則其術愈精矣。今吾鄉魏先生，其才大，其識超，雖其學自少失孤，有缺點而長大勤學求問虛心考究，每逢文人學士多悉心折衷曲證旁參，宜乎數十年行道，出奇制勝，無往不宜，故繕集之醫案，以利人便診，且可傳之後世，實可傳之一鄉一邑哉。余素未諳醫道，言不著癢，因平昔蒙醫多效，今見集成。<sup>97</sup>

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魏照洲先生辭世，江藻如痛失良醫摯友之餘，為其作祭文〈弔魏先生〉一則以表達心中的哀痛：

弔魏先生：嗟呼，翁之初恙也，意老病血本空，畧施藥自奏功，何暫別入膏肓，悲歎痛哉。翁之生也。少孤苦，長整躬，居戚鋪，以幫忙，居厥職，學歧黃，及自營也，善其業精其方，□□□<sup>98</sup>齡也，蒙施治永不忘，何天

<sup>97</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魏先生醫案序〉，《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304。

<sup>98</sup> □為原稿殘缺。

難一老。<sup>99</sup>

### (八) 魏等如

魏等如，名男爵，又名久蕙，字輔材，號景田，筆名任菴，又記天修。生於西元 1897 年（明治三十年），卒於西元 1966 年（民國五十五年），享壽七十歲。出生於西螺，為前清巡檢全台名醫魏照洲公之三男，唐朝鄭國公魏徵的第四十六世孫。

魏等如從小聰慧過人，入目不忘，八歲進入書房讀書，前承廖夫子德五之啓蒙，後經詹秀才汝彰之發竅，致力於學習古典經文、接觸漢學。十一歲進入公學校<sup>100</sup>就讀，所學習者多為日文，每次考試必為同儕之冠。魏等如個性好靜，不喜歡與人爭吵計較，品行方面尤為師長所稱讚。其於公學之外，魏等如還跟從蔡有輝、江藻如等師學習漢文，在〈詩友小誌〉一文中曾有如下記載：

迨先生沒後，則有蔡有輝先生、江藻如先生，二師教我詩文，其講解雖不若詹師之透徹，然其學問則與詹師相伯仲。顧四師中唯詹、江二師入泮，而廖、蔡二師晚年則以教讀維生，身後蕭條，亦可哀已。今廖、詹、蔡三師先後已歸道山，僅江師尚健在耳。<sup>101</sup>

魏等如因身體孱弱，父親常命令他暫時輟讀，但魏等如唯恐缺課趕不上同儕，時常私下稟告母親後即前去上課。十二歲時，他以績優的學業直升三年級；公學校四年級時，已經讀完四書五經，並能自學史記等古籍。時父親適罹患足部疾病，行動不便，遂令魏等如輟學在家中照顧。平日除侍奉父母幫理家事外，閒暇時則讀漢文、研醫理，遍讀《難經》、《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方論》等醫書，並參加日本早稻田中學及商務印書館的函授課程，於是漢學造詣大增、時代新知大進，萬務集一身而兼，諸智傾一時而學，非過人者，其能之乎？

<sup>99</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弔魏先生〉，《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8月），頁329。

<sup>100</sup> 「公學校」是指西元1898年起，台灣日治時期以中央或地方經費所開設的兒童義務教育學校。在同一時期，當時台灣最高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還依照台灣實際情況，將此以兒童義務為主的學校，除了此公學校設置之外還設有供日人兒童唸的「小學校」與專供台灣原住民研習用的「蕃人公學校」。

<sup>101</sup> 魏等如：〈詩友小誌〉，《魏等如一輔材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10月初版），頁75。

魏等如的父親爲魏照洲，自小便在父親的諄諄教誨與耳濡目染下，跟隨父親行醫救人，盡得父親漢醫之真傳。雖有滿腹濟世救人之心，卻因日治時期廢除漢醫的政策而懸壺無門，乃勤研經濟致富之道，並設立商界指南研究所，短短數年，便成鉅富。後因世界經濟大變，因此結束經商生涯，轉而渡海到廈門行醫。後家書頻催而至，囑咐魏等如儘速回台。

魏等如回台後繼續行醫，卻因沒有行醫執照，日本政府始終以僞醫看待。後設「中和堂製藥部」，以安痢散、定嗽散、肥兒散及保安散風行全台。民國三十六年（西元 1947 年），魏等如參加全國特種中醫師考試，榮獲及格，此後行醫生涯安危救逆、起死回生的事蹟屢屢被人傳頌。<sup>103</sup>江藻如所遺留的詩文手稿中，有多本《秋圃先生手抄藥方》<sup>104</sup>，足見他對醫學藥理也有相當的修爲與識見。江藻如與魏等如的父親魏照洲爲至交，又是魏等如的漢學恩師，與魏家可謂淵源頗深。故魏等如所開設之藥局成立時，江藻如亦作一對聯，以「岐伯」、「軒轅」稱頌其高超的醫術，以「中正」、「和平」來表達其造福鄉里之心終不稍減。

中正居心，術宗岐伯<sup>105</sup>。

和平濟世，學溯軒轅<sup>106</sup>。

江藻如〈魏等如君葯局聯文〉對聯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 （九）施梅樵

施梅樵，字天鶴，早年自號雪哥，中年時更號蛻奴（即掙脫日奴之恥），晚年改號可白。祖籍福建晉江人，自祖父一代遷居彰化鹿港，遂爲鹿港人。生於西

<sup>102</sup> 魏嘉亨：〈儒醫魏等如先生傳〉，《魏等如一輔材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 年 10 月初版），頁 46-49。

<sup>103</sup> 程大學主編：〈民俗藝能與文藝〉，《西螺鎮志上》第八篇，（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 年），頁 3-93、3-94。

<sup>104</sup> 鄭定國等：〈雲林菸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 年 8 月），頁 10。

<sup>105</sup> 岐伯，人名。生卒年不詳。相傳爲黃帝之臣，精通醫道，黃帝曾與論醫，更相問答，其語備載於內經。見唐·王冰著：《黃帝內經素問》卷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漢至五代》冊 7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9。

<sup>106</sup> 軒轅，上古帝王軒轅氏的稱號。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稱爲「軒轅氏」。建國於有熊，亦稱爲「有熊氏」。時蚩尤暴虐無道，兼併諸侯，黃帝與其戰於涿鹿，擒而誅之，諸侯尊爲天子，以取代神農氏，成爲天下的共主。因有土德之瑞，故稱爲「黃帝」。在位時間很久，國勢強盛，政治安定，文化進步，有許多發明和製作，如文字、音樂、曆數、宮室、舟車、衣裳和指南車等。相傳堯、舜、禹、湯等均是他的後裔，因此黃帝被奉爲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

元 1870 年（明治三年），卒於西元 1949 年（昭和廿四年），享壽八十歲。梅樵詩、文、書法俱佳，有名於時。其文未曾結集，詩稿則有《捲濤閣詩草》、《鹿江吟集》及《玉井詩話》<sup>107</sup>，皆中年以後所作。

施梅樵自幼聰慧好學，書經過目，即能成誦，史韻府莫不精熟。十八歲時參加府考，因成績優異原欲拔置案首，其父恐其少年得志反生驕惰，改建洪棄生代之。不料後因父親受人誣陷，舉家避禍流徙，直至西元 1893 年始得重新求取功名。後雖順利高中，無奈乙未割台生變，士人進身之路受阻，施梅樵竟至偃蹇終身。日人治台之初，施梅樵避亂於晉江，後因年邁祖母的催促而返回彰化鹿港，自此絕意於仕途，惟以詩酒為其生涯，並且設帳授徒，曾經接受教導的學生可謂遍及天下。著名的書家王養源、陳子敏，詩人施一鳴、施性端等人皆出於其門下。初與洪月樵、許劍漁、蔡啓運倡設「鹿苑吟社」，連絡南北詩人之聲氣；中歲以後，流離轉徙，到處設帳授徒，足跡遍及南北。生平風流自賞，晚年生活困頓，牢騷抑鬱，身後蕭條。施梅樵的一生屢遭困厄蹇阻，在文章詩作中經常透露生不逢時的感慨，即使懷抱經世濟民之才，終其一生難有所用，只有對時不我予、懷才不遇的際遇，發出深沉的慨歎。他在〈自題片影〉<sup>108</sup>、〈七十述懷〉<sup>109</sup>等詩中曾提及：

我生何不辰，弱冠遭喪亂。  
禍水降自天，骨肉經離散。  
旋抱失怙悲，痛極奈何喚。  
未及申父冤，忍辱事文戰。  
主司眼垂青，笑容舒滿面。  
竊擬步雲程，又值生外患。  
困頓五十年，論世宜駭汗。  
而今踰古稀，回首增浩嘆。  
自分是棄材，斧斤不用斷。  
民國三十三年時七十有五歲

<sup>107</sup> 歐素瑛：《鹿港鎮志藝文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 年），頁 79。

<sup>108</sup> 施梅樵：〈自題片影〉，《梅樵詩集—鹿江集》（台北：龍文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1。

<sup>109</sup> 施梅樵：〈七十述懷〉，同上註，頁 96。

施梅樵〈自題片影〉五言古詩，《梅樵詩集—鹿江集》，頁 1

自悔聰明誤一生，學仙學佛兩無成。  
年將弱冠遭家難，人為奔波識世情。  
骨肉流離空灑淚，風雲險惡輒虛驚。  
天涯轉畏來消息，斷梗飄蓬寄武榮。

施梅樵〈七十述懷〉七言律詩，《梅樵詩集—鹿江集》，頁 96

施梅樵這種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境遇和江藻如的情況十分相似。江藻如的第一首贈詩〈呈施梅樵詞友〉點出施梅樵無奈而蒼涼的人生，歷經多重磨難而流離失所，卅三年的歲月徒負一身才華卻苦無施展之地，雖然後來得以平反冤屈，但回首前塵卻是「唯知醉夢昏」。施梅樵與江藻如皆是於西元 1893 年（光緒十九年）考中功名，卻也同樣因為甲午戰事興起而絕意仕進，亦都選擇了教育工作寄託自己一生未竟的職志，此番心境也只有同為天涯淪落人的知音得以體會理解。這份落寞消極的心境無從排遣，往往只能以詩酒自娛，即使聽聞同窗好友來訪敲門，也只當作是秋風吹落黃葉發出的聲響，卻懶於前去應門迎接。

卅三年事了無痕，歷劫唯知醉夢昏。  
踈懶失迎同案<sup>110</sup>侶，秋風黃葉任敲門。

江藻如〈呈施梅樵詞友〉七絕二首之一，  
《蒹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1

生憎昔日入文場，冉冉韶華髮獨蒼。  
話舊追歡逢小集，騷壇制勝仰施郎。

江藻如〈呈施梅樵詞友〉七絕二首之二，  
《蒹社同人錄》，1940 年（昭和十五年），頁 2

<sup>110</sup> 本指兄弟，後指科舉時代同年考中，姓名同列一榜者。隋·顏之推：《顏氏家訓·兄弟篇第三》卷上：「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學之屬》冊 84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940。

第二首〈呈施梅樵詞友〉對施梅樵的才華推崇備至。追憶當年施梅樵天資聰穎，過目成誦，甫十八歲府考應試，便得主司推為案首。只是歲月不待人，當年才華洋溢的年輕小伙子，也早已因韶華逝去而白髮蒼蒼了。儘管如此，在詩友們的聚會之中，大家回憶舊事、相談甚歡，也一致推舉惟有以施梅樵之才儲八斗，才足以獨領騷壇、拔群出萃於當世。

### 第三章 江藻如詩作之題材內涵

江藻如身為前清秀才，又是地方詩社上的一代詞宗，其帶領莢社縱橫詩壇，無論是詩文創作的指導，或是本身才學的展現，江藻如在漢詩寫作上的功力水準，皆居於領導地位。後人細讀它的詩作，無論是詠物、敘事、贈答、詠史或聯文，均廣用典故、各體兼備，詞句雋永動人，筆鋒常帶感情。他深厚的詩功與學養，堪為後進學子之楷模。據吳景箕於〈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中，對於同樣曾經擔任莢社詞宗的江藻如與黃紹謨，在分析評論二人的詩作文章時，客觀的指出無論在詩學詩工方面，江藻如皆在黃紹謨之上，由此可見江藻如的才學是深受眾人肯定的。

民國十年……乃成立斗山吟社，聘臥雲齋為詞宗，黃鶴伍(服五)副之。……然以詩學詩工論之，其本領仍在文章。詩實平凡落套，不足以觀，今而衡量之，若鶴伍秋圃之詩，皆在臥雲之上矣。<sup>1</sup>

江藻如生性淡泊，不慕名利，除了在莢社中的擊鉢聯吟作品發表於《莢社詩稿》<sup>2</sup>與《莢社同人錄》<sup>3</sup>之外，在其他的書報期刊中皆未曾尋獲他的作品，可見江藻如的眾多詩作皆藏諸名山，未得發表。最早對江藻如之生平與漢詩作一詳細研究，為南華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的研究生連泰宗所撰寫之〈江藻如漢詩研究〉<sup>4</sup>一文。當時經過初步研究之後，僅得到詩作大約九十二首，詩鐘對聯四十多首，合計共一百三十多首。但是在鄭定國教授率同碩士專班的同學，遠赴位於台北市

<sup>1</sup> 吳景箕：〈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文獻委員會，1952年11月），頁65。

<sup>2</sup> 《莢社詩稿》是由霧峰藏書家郭双富先生所提供，以下為鄭定國教授目前所收集到的莢社詩稿：一、莢社吟草前茅一覽（大正十二年）；二、莢社詩稿第貳冊（大正十二年四月）；三、莢社詩稿第參冊莢社詩稿（大正十三年八月）；四、莢社詩稿第貳期（大正十五年）；五、莢社詩稿第六冊（大正十五年蒲月）；六、莢社詩鐘第貳冊（昭和二年花月）；七、莢社詩稿第七冊（昭和三年四月）；八、莢社詩稿第玖冊（昭和六年三月）；另有莢社收支簿一本，合計共有九本。

<sup>3</sup> 廖學昆等：《拾五週年紀念—莢社同人錄》（嘉義：弘文堂出版社，1940年1月）。

<sup>4</sup> 連泰宗：〈江藻如漢詩研究〉，《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頁63。

江槐邨先生的府上，帶回了兩大箱江藻如、江擎甫父子的文獻資料。<sup>5</sup>其中江擎甫的文獻資料由南華大學的研究生吳勝豐整理完成《江擎甫詩文集》<sup>6</sup>，並撰寫《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sup>7</sup>之碩士論文。而江藻如的部份由研究生謝佳樺初步整理，後交由筆者彙整編輯其所有的詩文手稿，經鄭定國教授的指導修訂後，完成《江藻如詩文集》<sup>8</sup>一書。書中所蒐集的資料包括如下：

(一)《莢社同人錄》中江藻如所發表之詩作，包括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十八首、五言律詩三首、七言律詩十一首、古詩六首、弔聯二首，合計四十二首。

(二)《江藻如詩草》大部分的內容和《莢社同人錄》相同，依其筆跡應為江擎甫抄錄，推斷可能是為《莢社同人錄》的出版而整理的底稿。

(三)江藻如詩文之毛筆手稿總數共有二百六十二張，經編輯整理將若干小張合併後，編有二百一十一張詩文手稿，細數當中詩數計有三百零五首，詩鐘對聯一百八十一首，文章亦有一百七十二篇。

(四)《滄海遺珠》疑為江藻如及其好友謝桂五所作，錄有詩作一百二十八篇，其中含七絕六十三首、七律三十二首、古詩五首、詩鐘對聯十二首，以及謝桂五、陳披濬、江蘊玉等友人之散作。

其中江藻如的詩文毛筆手稿因相隔年代甚久，紙張破損或蟲蛀的情況嚴重，加上部份手稿字跡潦草凌亂，使得辨識整合的工作十分耗時費力。筆者幸得年邁的家父逐字拆解辨認，與鄭定國老師逐篇檢視修改，耗時數月一一加以重新編輯整理，終於得以完成《江藻如詩文集》一書。此書並經過江藻如的嫡孫江槐邨先生親自檢閱其中訛誤疏漏之處，使之更臻完善詳實。在《江藻如詩文集》中筆者將江藻如的詩作依其體例形式分為七言絕句二百零二首、七言律詩一百一十首、五言絕句二首、五言律詩十二首、古體詩四十八首、賦一首、詩鐘對聯一百九十三首等七大類，共計五百六十八首。本章為探討江藻如詩作之題材內涵，再依其內容分為詠物抒懷、寫景寄情、敘事寫實、詠史懷古、贈答弔人等五大類，

<sup>5</sup> 鄭定國：〈雲林莢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頁5-35頁。

<sup>6</sup>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2月初版）。

<sup>7</sup> 吳勝豐：《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sup>8</sup>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7月初版）。

茲依其體例形式整理統計後如下表：

	詠物 抒懷	寫景 寄情	敘事 寫實	詠史 懷古	贈答 弔人	合計
五言絕句	0	0	0	0	2	2
七言絕句	71	22	43	30	36	202
五言律詩	0	6	4	0	2	12
七言律詩	25	10	34	21	20	110
古體詩	12	24	8	0	4	48
賦	1	0	0	0	0	1
詩鐘對聯						193
合計	109	62	89	51	64	

其中一類為贈答酬唱、弔人傷懷之作，在上一章介紹江藻如的交遊網絡時，已一一加以詮釋評析，故於此不再贅述。茲將江藻如的其餘詩作加以歸納整理，依其內容分為「詠物言志，寄託情感」、「江山萬里，化景為情」、「敘事寫實，節令寄情」、「詠史喻今，體察民瘼」等四節。藉由此一深入之探討與析論，以期能一窺前清秀才兼一代詞宗江藻如的漢詩境界，並悠遊涵泳於詩人的內心世界與藝術情境。

## 第一節 詠物言志，寄託情感

詩人對於身邊的事物，從自然界的山川河流、花鳥蟲魚，到人為的古蹟名勝、日常器物，都可以成為吟詠描摹的對象，以寄託詩人的感情。詠物除了要「形似」之外，還要能以形寫神，除了精細模擬所詠之物的形象、特徵之外，更要呈現其象徵的意涵與寄寓的深意，藉以將詩人的性情、志節、品格等生命情操表達出來。清·俞琰在《歷代詠物詩選》一書的序中曾說：

凡詩之作所以言志也，志之動由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言，言不足，故發為詩。詩也者，發於志而實感於物者也。詩感於物，而其體物者不可不工，狀物者不可以不切。於是，有詠物一體，以窮物之情，盡物之態，而詩學之要，莫先於詠物矣。<sup>9</sup>

詠物詩必須有所寄託，才能賦予一首詩特有的意涵與價值。如唐朝詩人白居易的〈慈烏夜啼〉<sup>10</sup>，雖是歌詠「慈烏」，如果只是描摹慈烏的樣貌與情狀，就毫無價值可言了。其可貴處即是藉由烏鴉反哺的特性，來闡揚孝道，並藉此針砭當時不孝的人。詠物詩不離詠物，卻又不徒然只是詠物，將詩人對於人情事物的深刻體會與意趣情思，深刻的涵泳於詩作之中。詠物詩又有別於一般的抒情詩，必須藉由詩人敏銳的觀察力，體物入微精湛，刻畫事物形態特色的同時，將自己的情緒與感受融入物中，成就一首首精彩的詩篇。林淑貞在《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一書中曾經闡明中國詠物詩的特質所在：

吾人認為中國詠物詩，並非僅以客觀的視域來摹寫外在的事或物或景，往往透過物象的比擬來表抒自己不得直言的情志，所以談詠物詩，若僅落跡於體物寫貌則不能深契中國詠物詩可能蘊含的「言外意」、「藉物抒情」、「託物言志」的書寫模式，由此契入，方能明悉中國詠物詩的特質所在。<sup>11</sup>

在當時日本統治的政治環境之下，文人們欲透過執政當局持寬容態度的古典詩，來言志抒情的話，詠物手法是最常見的方式。所謂「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施懿琳教授則認為詩人們為達到「藉詞微諷，寓意深邈」目的之創作型態，除了詠史之外，最常用的手法為「詠物」。<sup>12</sup>根據《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所輯一萬四千五百九十首詠物詩中，共收入四百八十二類，可大約歸納為自然類、人物類、

<sup>9</sup> 見清·俞琰輯，易繙雲、孫奮揚註：《歷代詠物詩選·詳註分類詠物詩選原序》（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1月初版），頁3。

<sup>10</sup> 見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108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2。

<sup>11</sup> 林淑貞：〈「託物言志」釋名與釋義〉，《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4月初版），頁31。

<sup>12</sup> 施懿琳：〈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頁214~216。

人文器用類三大類。<sup>13</sup>其中自然類又分爲生物與非生物：生物類如植物的花木，動物的走獸、飛禽、蟲魚等；非生物類包括天文、山石、水系等。人物類如佛、僧、仙、道等宗教與農、樵、漁、牧等身份職業。人文器用類如建築、武備、儀器、用品等。在江藻如先生的詩作之中，以詠物詩的數量最爲龐大，因其歌詠抒寫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自然界中各種生物的抒寫，詠植物的如〈荷風〉、〈詠白菊〉、〈青蔥〉、〈惜梅〉、〈畫菘〉、〈萍蹤〉、〈科名草〉、〈富貴花〉、〈蔬園〉……等，詠動物的有〈牛〉、〈白蝴蝶〉、〈蚊雷〉、〈蛛網〉……等，以及非生物的如〈夕陽〉、〈晴霞〉、〈洪水〉、〈觀潮〉……等；在日常生活人物描寫有〈妓女怨〉、〈觀音讚〉、〈牧童〉等；人文器物或建築物的描摹有〈古刀〉、〈灶〉、〈聽琴〉、〈題畫〉、〈鳳琴〉、〈題扇〉……等，其中另有以歌詠新科技所帶來文明產物的詩作如〈電燈〉、〈銀缸〉、〈胞麵〉、〈觀艦〉、〈探海燈〉……等。以下大致將其詠物之作依內容的不同，概分爲三種類型：一爲自然風物化爲詠嘆、二爲生活人物書寫情調、三爲日常器物寄寓理趣。

## 一、自然風物化爲詠嘆

### (一) 植物類

詠物詩中品類最多的是花木類，其取義主要是從花木之凌霜耐寒、馨香氣味、花容綺艷或質性飄零等視域取譬。如唐代錢起的〈山花〉一詩，寫山花開遍谿谷，枝枝動人，遊客未到卻見樹上流鶯早已啼叫，末聯「別有妖妍勝桃李，攀來折去亦成蹊」，<sup>14</sup>反以「成蹊」寫遊客之多，擺脫一般描寫野花之幽寂與乏人欣賞的情形，因有野花之芬芳與嬌美，才能吸引遊人如織的盛況，用以喻才士君子，芬芳自守，自有人賞識之意。又如明代岳雲宵〈殘花〉所云：「無情莫抱東風恨，

<sup>13</sup> 見清·汪霏、張玉書編：《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總目，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43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21。

<sup>14</sup> 見唐·錢起著，北宋·李昉編：《文苑英華·山花》卷三百二十三：「山花照塢復燒溪，樹樹枝枝盡可迷。野客未來枝畔立，流鶯已向樹邊啼。徙容只是愁風起，眷戀常因向日西。別有妖妍勝桃李，攀來折去亦成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3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15。

作意開時是謝時。」<sup>15</sup>指出花開時亦是預示即將凋零之時，用以比喻富貴榮華無常及死生自有定數。

亭亭出水數枝新，不染污泥已可人。

香遠益清原絕俗，並頭誰得結芳鄰。

江藻如〈並蒂蓮〉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秀質幽姿雅趣俱，亭亭獨立倩誰扶。

凌波豈藉封姨<sup>16</sup>力，出水還侔神女軀。

江藻如〈荷風〉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十里香聞煙散岸，一湖影動雨拋珠。

納涼修竹輸他淨，正午披襟爽滿膚。

江藻如〈荷風〉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詩人善於捕捉富有詩情畫意的景物，〈荷風〉二首寫得神態逼真，生活氣息濃郁，風味純樸，形成清新雋永的詠物小詩。正如宋·周敦頤的〈愛蓮說〉中所描述蓮的特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香遠益清，亭亭淨植」。<sup>17</sup>周敦頤以不媚世流俗的有德君子比擬蓮花，而今在詩人的筆下卻幻化為高雅飄逸、絕塵脫俗的封姨與神女，風姿綽約、亭亭獨立於水面上。「十里香聞煙散岸，一湖影動雨拋珠」，勾勒出一幅湖風輕拂、香傳十里的神秘氣氛。嚴謹而工整的對仗手法，亦描摹湖水金波粼粼，荷影疏動的景致。「香聞」以淡淡香氣洗鍊十里湖岸，「影動」源於伴隨香氣而來的清風吹拂之下，荷叢枝葉搖曳，荷葉上滾動的雨珠紛紛綻落，靜景中呈現活潑靈動的畫面。「納涼修竹輸他淨，正午披襟爽滿膚」書寫含著香氣的微風撲面而來，兜得滿懷清香，比起在蒼鬱的修竹下休憩乘

<sup>15</sup> 見明·丘雲宵：《止山集—東遊集·殘花》卷二：「昨日看花花滿枝，今朝爛漫點清池。無情莫抱東風恨，作意開時是謝時。」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冊 127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23。

<sup>16</sup> 封姨，神話裡的風神。見南宋·范成大：《石湖詩集·嘲風》卷二十三：「粉紅駭綠驟飄零，癡駭封姨沒性靈。」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冊 115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773。

<sup>17</sup> 北宋·周敦頤撰，清·周沈珂編：《周元公集》卷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 110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46。

涼，更多了一份甜美與詩意。

菊花，不像牡丹花那樣的富麗，也沒有蘭花的名貴，但作為傲霜之花，他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偏愛。有人讚嘆它堅強的品格，有人欣賞它高潔的氣質，而江藻如這幾首詠菊的詩，則別出心意道出了他愛菊的原因。詩人在面對個人生命的迍邐困頓、邦國家園的風波不靖、社會流俗的積重難返時，往往以詩歌的方式深寄感慨。

翩翩弱質稱芳名，醉態嫣紅更有情。

雨溫風吹神洒落，何人相對不憐卿。

江藻如〈詠醉美人菊〉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第一首〈詠醉美人菊〉中，詩人以「翩翩弱質」、「醉態嫣紅」來摹寫菊花丰姿綽約、惹人愛憐的姿態，比起李清照「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sup>18</sup>更有異曲同工之妙。末句原作「卿憐我瘦我憐卿」，其後詩人又改為今句「何人相對不憐卿」，將「憐」的範圍與意境更擴而大之，藉由憐菊的惺惺相惜，進而有物我融為一體、靈犀相通的深刻感受，常令落魄不羈、佻狂放逸的文人雅士頗有知遇知音之情。這也是文人世界中的菊被強烈人格化，投射人類的美德而形成所謂的「菊格」。

雪作精神露作胎，秋英本色為誰開。

今朝西圃遙吟去，昨夜南柯<sup>19</sup>送酒來。

玉女多情頻問訊，素娥濃興任追陪。

霜天雪夜眠難穩，靖節<sup>20</sup>酣斟月下杯。

江藻如〈詠白菊〉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18</sup> 見宋·李清照：《漱玉詞·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冊 148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56。

<sup>19</sup> 南柯，原作「南柯一夢」，廣陵人淳于棼在夢中被大槐國國王招為駙馬，當了南柯郡太守，歷盡人生窮通榮辱。醒來發現躺在大槐樹下，而一切的夢境均發生於樹旁之蟻穴。見清·張玉書、陳廷敬：《御定珮文韻府》卷十之一：「穴中為大槐安國王駙馬，治南柯郡。」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冊 101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20。

<sup>20</sup> 靖節，即陶潛。（西元 365~427 年）東晉潯陽柴桑人，陶侃的曾孫，一名淵明，字元亮，安貧樂道，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比，世稱「靖節先生」，詩名尤高，堪稱古今隱逸詩人的宗師。

菊花孤立傲秋霜，獨自倚傍疏離生長，並不雜在百花群中爭奇鬥豔，更隱有無窮志趣。第二首〈詠白菊〉以茫茫的白雪、皎潔的月光襯托出一片白菊綻放的景致。詩人們沉醉在霜天雪月的美景之中，自然難以入眠，惟恐錯失飲酒吟詩的大好時機。詩中以「玉女」、「素娥」等美麗的女子借代為婀娜多姿的菊花，在美女慇懃地相伴作陪下，就連東晉的大詩人陶淵明都忍不住要趁著月色，斟上幾杯美酒豪飲一番。

萬壽原來祝聖明，因何花亦愛斯名。  
松梅隱士歌龜算，桃李春官飲兕觥<sup>21</sup>。  
帝錫似因酬晚節，嵩呼齊聽拜秋英。  
陶公插鬢東籬下，為問鬚眉白幾莖。

江藻如〈萬壽菊〉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第三首〈萬壽菊〉之首聯說明題目的由來，點出傳統中國人偏愛菊花，故而將祝福帝王「萬壽無疆」的盛名加諸菊花之上。在其領聯中以「松梅隱士」、「桃李春官」的對仗句法，呈現「萬壽菊」有著帝王般統馭朝臣、氣度非凡的英姿。菊花在百花中是最後凋謝的，一旦群花謝盡，便無花可賞，人們的愛花之情自然都集中到菊花上來。因此，作為後凋者，它得天獨厚的受人珍愛。詩人從菊花在四季中謝得最晚的這一自然現象，引出深微的道理，回答了愛菊的原因，也表達了詩人特殊的愛菊之情，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對菊花歷經風霜而後凋的堅貞品格的讚美。菊花象徵詩人忠貞孤傲的性格，陶淵明在晉亡後志不仕宋，死時囑人在其墓碑上題上晉的年號。江藻如即使因時代的變遷使他必須屈就於鄉里之間，在困厄不得志的大環境中，他仍舊保有文人的傲骨，甚至以拒領日人紳章來表明不仕二君的心志。詩人和陶公同為愛菊之人，雖然生不逢時，仍堅持文人應有的情操氣節，即使年華老去、白髮蒼蒼，仍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sup>22</sup>

<sup>21</sup> 兕觥，用兕角做成的酒器。腹橢圓或方形，圈足或四足，有帶角的獸頭形酒蓋，主要盛行於商代與西周前期。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一：「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37。

<sup>22</sup> 見晉·陶潛：《陶淵明集·飲酒》卷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93。

花譜讀來富貴誇，無人不愛此名花。  
錦香亭裡春都鬧，金谷園中景亦賒<sup>23</sup>。  
芳祖蕙蘭無淡定，榮官芍藥屬紛華。  
薰心豈識歸身潔，祇是終朝醉碧霞。

江藻如〈富貴花〉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在群芳鬥艷的花季裡，被譽為國色天香的牡丹花總是姍姍開遲，待到它佔斷春光的時候，一春花事已經將到盡期。歷代多愁善感的詩人，對於傷春惜花的題材總是百詠不厭。第一首「富貴花」將花與人之間的情感反覆交會，造成情意綿綿的意境，構思新穎纖巧，獨具藝術風采。中國人向來鍾愛牡丹花的香豔風流，「花譜讀來富貴誇，無人不愛此名花」，詩人也大膽而直接的承認牡丹名花受世人寵愛的原因，無怪乎得以躍升為百花之王。「芳祖蕙蘭無淡定，榮官芍藥屬紛華」更直指其本身香逼蕙蘭、色豔芍藥的特質。「薰心豈識歸身潔，祇是終朝醉碧霞」淡淡地暗示出受名利所惑而貪溺富貴的，恐怕是利慾薰心的人們吧！詩人將牡丹擬人化，用輕描淡寫的口吻來書寫其獨特魅力，新穎別致，親切有味，自然散發醉人的藝術氛圍。

人情花事兩相誇，富貴人耽富貴花。  
香豔薰心歸閥閱<sup>24</sup>，風流醉意識豪華。  
句吟姚魏<sup>25</sup>詩肩聳，春到邯鄲客夢賒<sup>26</sup>。  
頒賜幸逢春殿裡，與花相對笑聲譁。

江藻如〈富貴花〉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23</sup> 賒，指長久。見唐·李中：《御定全唐詩·旅夜聞笛詩》卷七百五十：「長笛起誰家，秋涼夜漏賒。」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43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22。

<sup>24</sup> 閥閱，本作「伐閱」，指功績和經歷，也以指世家門第。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註：《後漢書·韋彪傳》卷五十六：「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63。

<sup>25</sup> 姚魏，姚黃魏紫的簡稱，指牡丹花。見宋·趙蕃：《乾道稿一淳熙稿·季春十有三日作》卷十三：「寂寂蕙蘭非賸馥，紛紛姚魏掃殘葩。」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冊 115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03。

<sup>26</sup> 邯鄲夢又稱黃梁夢。唐人小說記有盧生在邯鄲旅店中，遇道者呂翁，翁以枕授生，生睡入夢，歷數十年榮華富貴，及醒，主人炊黃梁尚未熟。見唐·沈既濟：《文苑英華·枕中記》卷八百三十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4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57。

第二首「富貴花」進一步將人與花推向笑語相對、和樂融融的境地，花以「香豔」聞名於世，人以「風流」傳達感情，花與人相通，人與花同感，所以「句吟姚魏詩肩聳，春到邯鄲客夢賒」，詩人沉醉在美景中盡情吟詠，在濃郁的春風吹拂之下，能似唐人小說〈枕中記〉的盧生般做邯鄲一夢，豈非人生一大樂事。

自孔子謂詩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以來，草就一直在古典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彷彿舞台上一盞高高懸起的綠燈，輻射出柔和的色彩，照亮了詩人的哲思與銳感。張春榮在《詩學析論》一書中對古典詩中的「草」提出數種不同的主題說明：

在詩人眼裡，萋萋芳草春榮冬枯，正傳達出自然生命的律則；繼而時序推移，纖草新綠，乍顯天地間不息之生機。又平居觀賞時，它是閒適平淡的映襯；作為離別時的場景，它點醒分手時的記憶及重逢的企盼；作為人類歷史的舞台，它是沉默的旁觀者，亙古時間的縮影。至於作為詩人省思的媒介，它啟示了種種生命情調。<sup>27</sup>

草是人類活動空間的背景，從洪荒以來，草便在大地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山間水傍、庭前野外，甚至廢墟墳上都有它青綠的蹤影。於是舉日常見的青草，自先民以來，便成為詩人墨客所吟詠唱和的對象。有的客觀地刻劃它的性質樣貌，以為感悟吟志；或以它為媒介，藉以託旨抒懷。

青草原來最不情，緣何此種號科名。  
今朝杏苑靈先兆，曩日芸窗<sup>28</sup>志竟成。  
楊柳彈中呼貴客，芙蓉鏡裡照芳卿。  
泥金<sup>29</sup>報到庭前闌，綉綵同君著體榮。

江藻如〈科名草〉<sup>30</sup>七律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27</sup> 張春榮：〈到底多情是芳草〉，《詩學析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初版），頁90。

<sup>28</sup> 芸窗，書齋的別稱，芸香能辟蠹，書室常貯之，故名。見南宋·劉應時：《頤庵居室集·辛亥長至後二首》卷上：「芹泮三益友，芸牕一柱香。」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冊11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4。

<sup>29</sup> 泥金，即金屑、金末，用於書畫或塗飾箋紙、雕刻髹漆等。見後晉·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卷二十二：「檢玉泥金，升中告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26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585。

報道科名作大歡，先生瑞草玉闌干。  
靈根茁處逾芹藻，仙種移來勝蕙蘭。  
鏡兆芙蓉奇老媯<sup>31</sup>，門排桃李屬春官<sup>32</sup>。  
化工具有憐才意，十載芸窗莫畏難。

江藻如〈科名草〉七律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依據張春榮所分析古典詩中所呈現青草主題的詮釋中，這兩首〈科名草〉即是以草為媒介寄託個人際遇。芳草含翠，隨意青綠，不但喚醒詩人存在的感懷，更默示平居自處之道。自古以來藉草託諷自身際遇者，以屈原為代表。屈原以「香草」作為詩人本質的隱喻，其含忠遭讒、心念宗國的寂寞情懷，亦可由此見之。其《離騷》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sup>33</sup>「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無穢。」<sup>34</sup>便是以芳草自比，慨嘆群賢之失志，時人之變節。江藻如的二首〈科名草〉亦是藉由草表達自身的抱負理想與個人情志，「科名草」本為靈芝草，詩人取自宋代陶穀所撰《清異錄》中的典故，靈芝草生於家門前本出於無意，卻因杜荀鶴高中功名而博得「科名」，亦取科舉考試中的登科名目之意。自古讀書人十年寒窗苦讀，便是期望他朝一舉高中功名得償宿願，「泥金報到庭前鬧，綉綵同君著體榮」，描繪出一幅眾人簇擁喧鬧祝賀，綉彩加身無比榮耀的景象。由此可見江藻如有著傳統讀書人的執著，對於科舉晉身一直懷抱雄心壯志。詩中「靈根茁處逾芹藻」一句更是詩人以「藻如」為字號之由來，有以此自勵與期勉之意。

<sup>30</sup> 科名草，靈芝草的別名。見北宋·陶穀：《清異錄·科名草》卷上：「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閒，號科名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瑣記之屬》冊 104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856。

<sup>31</sup> 媯，美女。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三十六齣：「那一隊嬌媯，十車細軟，便是俺的薄薄宦囊。」或作「嬌饒」。

<sup>32</sup> 古代常以春夏秋冬四季名設官。周禮以宗伯為春官，掌邦禮。唐光宅間，曾改禮部為春官，旋復舊，而春官遂為禮部的別稱。見《舊唐書·職官制二·禮部尚書注》卷四十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03。

<sup>33</sup> 見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冊 106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3。

<sup>34</sup> 同上註，頁 5。

## (二) 動物類

江藻如的詠物詩有部分創作於日治時期，此時期的詩人經歷了日本高壓與懷柔並濟的統治政策，不免欲藉筆鋒一抒不平之鳴，以隱喻或暗示的方式融注愛國之思與憤恨之情於「詠物」的詩作上。正如施懿琳教授所言：

詩人透過詠物來抒情諷諭的目的卻沒有改變。他們最終的理想，還是希望能藉著外在物象與內在心靈的複疊，含蓄曲折地控訴殖民政權，並抒發日本統治下台灣百姓的苦痛與悲憤。<sup>35</sup>

此即為日治時期傳統漢詩詩人的普遍心聲，在遭逢人生的生離死別與政治上的不平待遇之際，仍能「藉物自勵」，以求得心靈的安頓與解脫。江藻如的三首詠「蚊」之詩作，即是對當時異族統治的日治政權提出「無言」的抗議：

不雲不雨月輪高，霹靂何來響太豪。  
閨閣書齋當此夜，挑燈撲殺費牢騷。

江藻如〈蚊雷〉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蠢爾微虫膽氣豪，穿房入帳吸人膏。  
平原剝取如違意，聚眾隆隆大叫號。

江藻如〈蚊雷〉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日治時期的詩人常以「蚊、蝨、鼠」等來暗諷日本官吏剝削民脂民膏，以中飽私囊的卑劣行徑。正如莊幼岳的〈蚊〉一詩：「晝伏昏飛輩，如雷聚小齋。但求飽膏血，未肯憐病骸。長夏妨人睡，中宵惱客懷。狂呼驅白鳥，瘡痍遍天涯。」即表現了對於吮人膏血之蚊蟲深惡痛絕、除之後快的心情。<sup>36</sup>江藻如的〈蚊雷〉兩首詩生動地描摹「蚊」成群結隊、四處鑽營的形象，詩人以「霹靂」、「隆隆」等狀聲辭形容蚊子的囂張聲勢，正如同日本官吏到處虛張聲勢、仗勢欺人。

<sup>35</sup> 施懿琳：〈日治時期台灣古典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19。

<sup>36</sup> 施懿琳：〈日治時期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上篇）〉，《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再版），頁217。

從「莢社」古典詩創作的體裁來看，日治時期莢社成員所創作的詩，大多以短小輕盈的絕句、律詩為主，偶見歌行古體的長篇創作，其中以江藻如所做的最多，如〈延平郡王廟歌〉、〈無題〉、〈逐蚊〉、〈妓女怨〉、〈除夕哭母〉等作皆是長篇。<sup>37</sup>足見江藻如詩文創作的功力之高，具備了前清秀才兼莢社詞宗深厚的國學涵養與詩學基礎。其中〈逐蚊〉一首五言古詩更是刻畫了近五十年來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民無時不忍受日本政府當局殘虐的統治手段與策略的景況。不論是經濟剝削、奴役勞動或是豪取強奪，詩人眼見山河淪喪於異族之手，無法視而不見，卻又無法暢所欲言，往往只有藉日常事務的吟詠之中，真切而委婉的表達殖民地百姓的痛苦無奈與滄桑悲鳴。

蕞爾<sup>38</sup>小微物，何存虎狼心。  
不驚刀斧伐，莫畏老拳侵。  
昔尚晨昏別，今無子午分。  
短宵容結隊，白晝敢成羣。  
悻悻呈牙鋒，嗤嗤肆毒口。  
未穿乞巧針，先刺攻書股。  
入帳兼剝床，衝煙未牢補。  
如此不濡味<sup>39</sup>，唆我民膏脂。  
誰不關痛痒，願投畀<sup>40</sup>四夷<sup>41</sup>。  
或聞有驅咒，胡不速行之。

江藻如〈逐蚊〉五言古詩，《莢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3

<sup>37</sup>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頁69。

<sup>38</sup> 蕞爾，很小的樣子。見東周·左丘明傳，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四：「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冊1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324。

<sup>39</sup> 濡，浸溼、沾溼。味，鳥嘴。說文解字：「味，鳥口也。」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四：「維鷦在梁，不濡其味。」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01。

<sup>40</sup> 投畀，賜與、給予。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九：「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568。

<sup>41</sup> 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舊時統稱四夷，是古代統治者對華夏族以外各族的蔑稱。見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大禹謨》卷三：「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書類》冊5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80。

「蕞爾小微物，何存虎狼心」直斥以日本邊夷小邦，卻包藏禍心企圖侵略我泱泱大國。〈逐蚊〉一詩雖是以五言古詩的形式寫成，然而二十句詩句中就有十二句兩兩對仗，具有形式整齊之美，如「不驚刀斧伐，莫畏老拳侵」、「昔尙晨昏別，今無子午分」、「短宵容結隊，白晝敢成羣」、「悻悻呈牙鋒，嗤嗤肆毒口」、「未穿乞巧針，先刺攻書股」、「入帳兼剝床，衝煙未勞補」等句，讀來音節鏗然、簡明有力，將日本官吏縱橫霸凌、巧取豪奪的各種卑劣行徑，巧妙地以蚊蚋成群嗡嗡擾亂人心為譬喻，其不分日夜集結成隊四處吸吮人血維生，有如虎狼般張牙舞爪的剝削民脂民膏，其惡行惡狀迫使台灣的老百姓在忍無可忍之下，紛紛起而反抗日本人的暴行。「或聞有驅咒，胡不速行之」，更是詩人以拯救黎民百姓為職志，表達亟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理想與心志。

疎疎密密竹胎籠，牢固金雞在此中。

啄稻無心香粒散，司晨每憶舊埒<sup>42</sup>工。

呼群呶喔非招子<sup>43</sup>，挺走徬徨失卻雄。

可恨困窮無奮志，翱翔任意似飛鴻。

江藻如〈詠入籠雞〉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金雞報曉喚起世間一天的開始，嘹亮的啼聲在清晨初曉中劃破天際，昂首闊步顯示的是意氣風發的神氣。然而如今身困牢籠之中，有志難伸。詩句中「啄稻無心香粒散，司晨每憶舊埒工」，其意境與杜甫〈秋興〉<sup>44</sup>一詩中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相距不遠，其寫盛衰相尋，由於當年寵祿不當，景物雖麗，飲食雖盛，但智者隱遯，至今賢士遠去，高人遁跡，慨往傷今，十分沉痛。<sup>45</sup>詩句使用「倒裝」的句法增加了句子的強度，原詩應為「無心啄稻香粒散，每憶司晨舊埒工」，這種相錯成文的手法，更顯得語勢矯健。詩人身處改朝換代

<sup>42</sup> 鑿垣為雞窩曰埒。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王風·君子于役》卷六：「雞棲于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72。

<sup>43</sup> 招子，招貼、告白。見清·姚之駟：《後漢書補逸·戴良》卷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冊 40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67。

<sup>44</sup> 見唐·杜甫，元·高楚芳編：《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秋興》卷十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939。

<sup>45</sup> 黃永武：〈讀者的悟境〉，《中國詩學—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9月），頁 50。

的無奈，只得被迫因應大時代的洪流，身負鴻飛之志卻只能困窮在鄉里之中，空有秀才之名卻無晉身之路，正如同籠中雞「呼群咿喔非招子，挺走徬徨失卻雄」，詩中充滿了為環境所限的文人感慨。然而「翱翔任意似飛鴻」也透露了詩人不甘為現實束縛，期勉自己能突破困境，遨遊於天地之間，其積極奮發的精神仍值得後人感佩。

### （三）自然現象類

身處於此一時代交迭的詩人藉由詠物詩所具備的詩象與詩意，運用其意有所指的功能，寄託自身的情感與思想於詩作之中，更增添了詩作本身的內涵與深度。「葵社」的詩人們期使藉由物象與心聲的結合，委婉曲折的表達台灣人民對殖民政權的痛惡與控訴。於是許多影射台灣人民的困境、暗喻台灣孤島般的處境與諷刺日本暴虐惡行的詩作紛紛出現。此首〈洪水〉即是以此為主題而抒發的作品：

浩劫餘生劫又遭，無端置在水中渦<sup>46</sup>。

荔花初實群蜂餓，瓜果纔陳眾蟻逃。

帶雨颳風蕉葉壞，生波平地浪花高。

狼蹌<sup>47</sup>避禍拖泥走，負婦遠離一襁褓。

江藻如〈洪水—己巳七月〉七律一首，  
《葵社同人錄》，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3

〈洪水〉一詩作於己巳年七月（西元1929年），江藻如已年高六十六歲，身體狀況漸走下坡，卒病逝於同年十一月。儘管如此，〈洪水〉一詩仍於字裡行間流露出江藻如對人情世事與民間疾苦的關心與關懷。台灣地處副熱帶海島型氣候，每逢夏季七、八月颱風期間時常受到強風豪雨的肆虐，颱風所帶來的豪大雨常使得低窪地區氾濫成災，千頃良田頓時化為汪洋一片，農作物的損失難以估

<sup>46</sup> 渦，回旋的水流。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註·江賦》卷十二：「盤渦谷轉，凌濤山頽。」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15。

<sup>47</sup> 狼蹌，本應作「狼狽」，踉蹌的樣子。踉蹌，行走急遽貌。見明·王世貞：《弇州續稿》卷八十三：「武狀者挾雙斧，狼蹌而前，人謂之曰：『我汪太監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冊128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19。

計。「荔花初實群蜂餓，瓜果纔陳眾蟻逃」，生動的描摹正欲開花結實的各種作物，在風雨無情的摧殘之下凋零殆盡、落果遍地，鎮日辛勤覓食的群蜂眾蟻只得無奈地四處捱餓奔逃，藉以影射日以繼夜、辛勤打拼的農人，面對飽受狂飈肆虐的殘破莊園，無奈悲哀的心情更是只能無語問天。更有許多人家受到洪水侵襲，家園被毀無處棲身，其狀之慘令詩人不禁為之發出悲鳴之聲，「狼蹠避禍拖泥走，負婦遠離一襁褓」，在猖狂的洪水肆虐之下，連老弱婦孺亦毫不留情的予以威逼，迫使他們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只得倉皇避難，逃離辛苦建立的家園。此首〈洪水〉除了對遭遇洪水侵襲的大眾百姓表達憂慮與悲憫之情外，更欲藉著「洪水」比喻當時如洪水猛獸般的日本政權。大自然所釀成的災害固然可怕，然而待洪荒退去之時，重整家園仍是指日可待。然而若是外來苛政對老百姓的威脅迫害，不免置臺灣人民深陷於水火之中，面對日本軍閥加諸人民的蠶食鯨吞與剝削掠奪，將更甚於洪水帶來的威脅，不禁令人有「苛政猛於虎也」<sup>48</sup>之慨。

奔騰雄湧怒濤湫<sup>49</sup>，氣撼錢塘<sup>50</sup>一色周。

絕島鯤身<sup>51</sup>鶯眼放，大關有似此潮不？

忠憤胥濤<sup>52</sup>似馬彪，氣蒸波湧海門<sup>53</sup>秋。

<sup>48</sup> 見南宋·衛湜：《禮記集說》卷二十二：「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禮記之屬》冊 11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55。

<sup>49</sup> 湫，即「湫隘」，低下狹小。見東周·左丘明傳，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冊 1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77。

<sup>50</sup> 錢塘，水名，即浙江。古漸水，又名之江，以其多曲折，故稱浙江。上游有二源，北為新安江，南為蘭溪，二水合於建德縣東南，東北流至桐廬縣為桐江，至富陽縣為富春江，至舊錢塘縣境為錢塘江。見西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紀》卷六：「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錢唐，臨浙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165。

<sup>51</sup> 鯤是古代傳說中的大魚。百年前臺南西邊有內海，內海邊緣圍者沙洲，狀似大魚（鯤）浮在海面露出背部，當時人們稱它為「鯤身」。《臺灣縣誌》云：「鯤身嶼，在邑西南海中，脈自東南海中，西轉下海，聯結七嶼，相距各里許，接續不斷，勢若貫珠。自南以北。而終於安平鎮，與南北汕，參差斜對，為邑之關鎖。地皆沙土，風濤鼓盪，不崩不蝕。多產林茶，桃榔，望之鬱然蒼翠，泉尤甘美。一鯤身地最廣，即安平鎮紅毛舊城在焉。今水師營駐於此，有居民街市。二鯤身至七鯤身，居者多漁戶，每斜陽晒網箬簍，家家煙月蒼茫，漁燈明滅，佳景如披圖畫。」見西晉·郭象註：《莊子注·逍遙遊》卷一：「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冊 105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

錢塘今日來觀者，應感新潮恨不休。

江藻如〈觀潮〉七律一首，嘉社<sup>54</sup>擊鉢題

錢塘江是杭州的母親河，浩浩蕩蕩，通向大海。相傳四千年前大禹治水，到會稽（今浙江紹興）會見各地的首領。船隻沿著錢塘江逆流而上，在今日的杭州附近靠岸，人們因此稱這裏為「禹航」（杭），後人傳為「余杭」。我國錢塘江口的海潮，洶湧澎湃，氣勢雄偉，特別在中秋節後兩三天，最為壯觀，潮頭高達三至五公尺，每秒鐘推進的速度達到近十公尺，帶來海水十萬至二十萬噸，同時發出巨大的聲響，猶如千軍萬馬在奔騰。宋代文學家蘇東坡曾為它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sup>55</sup>「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須臾卻入海門去，捲起沙堆作雪堆。」<sup>56</sup>這是唐詩人劉禹錫描繪錢塘江海潮的詩句。大潮捲來之時，潮頭如山，聲似雷聲隆隆，氣勢如虹，十分壯觀。李白有句詩：「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sup>57</sup>亦是有感於錢塘大潮的壯觀而發的。因此每到八月十八日，當地政府職員、民眾及世界各國旅客，全聚集到堤邊或六和塔上，觀看巨大浪頭，以及快到令人可怕的海潮，隊伍甚至會綿延數公里長。詩人親臨錢塘江觀潮，對於江潮的聲勢驚嘆不已，撼動於自然界力量的鬼斧神工！台灣島雖然四面環海，放眼望去卻無一處海岸景觀得與之媲美。然而「長江

<sup>52</sup> 傳說春秋時伍子胥為吳王夫差所殺，屍投浙江，成為濤神，後遂稱浙江潮為「胥濤」，也泛指洶湧的波濤。見元·托克托：《宋史·河渠志七》卷九十七：「惟是淞江（今浙江）東接海門，胥濤澎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8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

<sup>53</sup> 海門，河流入海之處。見唐·韋應物：《韋蘇州集·賦得暮雨送李胄詩》卷四：「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 107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06。

<sup>54</sup> 嘉社，西元 1923 年（大正十二年）蘇孝德、賴雨若、林玉書等循鷗社創立五週年聯吟大會決議，柬邀嘉義市羅山吟社（21 名）、玉峰吟社（11 名）、鷗社（29 名）、朴子街樸雅吟社（13 名）、鹽水街月津吟社（14 名）、西螺街葵社（26 名）、北港汾津詩社（13 名）、新港庄鷺音吟社（11 名）、新營二庄新柳吟社（7 名）、布袋庄鷹社（14 名）共十社詩友 159 名，設嘉社。並於同年 10 月 17 日舉行首回聯吟大會於三山國王廟。不置會長，舉專務一人，常務三人，理事、評議員、顧問等若干名。西元 1934 年（昭和 9 年）四月七日，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詩人聯吟大會，由台南州主辦，嘉義市輪值於嘉義市公會堂。集全島詩人 67 社 231 人到會，嘉社事務蘇孝德主持。嘉社資料參考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49-250。

<sup>55</sup> 見北宋·蘇軾：《東坡全集·催試官考較戲作》卷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 110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87。

<sup>56</sup> 見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浪淘沙詞九首》卷二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7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93。

<sup>57</sup> 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橫江詞六首》卷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59。

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面對潮汐的起起落落，不免亦使人感慨於人世間的興衰更替有如波濤翻騰，一旦年華逝去、年老力衰，面對後起之秀的前仆後繼，也只能空自唏噓罷了！

## 二、生活人物書寫情調

詠物詩描寫的是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形象，詩人按照自己的主觀有所描繪，使得此一形象在藝術上再次體現，並且多少帶有一些抒情的意味。以抒情的心理詠物，才能使主觀與客觀合而為一，如此鮮活的寫到紙上，才能物我有情，兩相浹洽。描寫自然景物的作品脫離不了這個範疇，抒寫人事的詠物之作更是以此為啓發：

在山泉水本來清，何意奔流山外行。

雖智未充時實迫，每於嘉客畏逢迎。

江藻如〈妓女怨〉七絕四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逢迎不慣色不嬌，龜子阿頭豈我饒。

井臼<sup>58</sup>要操塵要掃，花魁<sup>59</sup>何日賣油招。

江藻如〈妓女怨〉七絕四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招招人涉我獨不，我友叩須事有由。

淡泊朝朝隨唱和，夜郎自大<sup>60</sup>豈良儔<sup>61</sup>。

<sup>58</sup> 井臼，汲水舂米等事，比喻操持家事。見西晉·司馬彪：《後漢書·馮衍傳》卷五十八下：「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悍忌，不得畜膝妾，兒女常自操井臼。」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99。

<sup>59</sup> 舊時品花，稱群花之首為花魁。後借稱最出色的妓女，亦可作對妓女的尊稱。見明·陶宗儀：《說郛》卷一百三上：「東野朴守漳時，品為花魁。」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冊 88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33。

<sup>60</sup> 夜郎為漢代西南邊境的一個小國。後以夜郎自大比喻人不自量力，妄自尊大。見西漢·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傳》卷一百十六：「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96。

<sup>61</sup> 良儔，即良友。唐·李善：《文選註》卷四十三：「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52。

江藻如〈妓女怨〉七絕四首之三，《江藻如詩文手稿》

良儔莫得亂衷腸，兩鬢如蓬理不光。  
勉強支持絃管事，有誰為我暗心傷。

江藻如〈妓女怨〉七絕四首之四，《江藻如詩文手稿》

我國的古典詩歌，從《詩經》以來，一向有著反映婦女生活的傳統。從古至今漫長的現實社會中，婦女們承受著沉重的壓力。在愛情或婚姻的題材方面，往往描寫出她們被玩弄、受欺凌的苦痛。在反映婦女生活的篇章中，詩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深切的同情給予被欺凌、被卑視的婦女，表達她們正當善良的願望，應給予當然的正面肯定。〈妓女怨〉是四首一組的組詩連詠，每首詩以頂真的修辭手法加以串連，形成一種層層相連的脈絡。詩中刻畫妓女的心理活動，江藻如對他所塑造的這個婦女形象，是以開掘她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複雜的內心活動為主。〈妓女怨〉無疑是要在「怨」字上落墨，但詩中卻不見半個「怨」字。這種表現手法十分符合含蓄要求，正如白居易談到含蓄時說：「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sup>62</sup>或者是司空圖在《詩品》中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sup>63</sup>兩句話來形容詩的含蓄。這些和詩人所欲表達的藝術特色，皆有同工異曲之妙。

我本良家子，誤從學管絃。  
琴心通一着，曲意悟三傳。  
少小羞人語，長成伴几筵<sup>64</sup>。  
嚴霜酬酒夜，明月唱歌天。  
不作纏頭態，何來買笑錢。

<sup>62</sup> 見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得其蘊爾。」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7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5。

<sup>63</sup> 見唐·司空圖：《詩品》一卷，全書把詩分為雄渾、沖淡、纤依、沉著、高古、典雅、洗練、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等二十四類，并各以十二句韻語進行描述，其實際是二十四首以揭示詩歌內在藝術美為主旨的論詩詩。當中論及「含蓄」，根據道家的美學思想，強調自然美，追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意境。參見劉德重、張寅彭著：〈緒論〉，《詩話概說》（台北市：學海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頁 14~15。

<sup>64</sup> 几筵，指筵席。見吳·韋昭《國語》卷一：「設桑主，布几筵。」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冊 40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5。

鉛華原是夢，居處總非緣。  
手懶琵琶抱，腸迴俗慮牽。  
含情彈指寫，隱事笛中宣。  
司馬<sup>65</sup>知誰識，尚書不我憐。  
蹉跎空老大，回首益淒然。

江藻如〈妓女怨〉五言古詩，《莢社同人錄》，

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3

江藻如同樣以「妓女怨」為題寫下五言古詩一首。這首詩感情深沉含蓄，卻不艱深晦澀；語言精簡錘鍊，卻無雕琢痕跡。詩中流露出一種獨特的語言風格，不尋求詞藻的華麗，也不使用典故，卻運用了接近口語而明白淺顯的語言，如一溪春水，潺潺流來，於清澈中透露出一種淒楚的韻調。詩人藉由詠嘆妓女空有一身才華，卻因迫於現實的無奈強顏賣笑，「蹉跎空老大，回首益淒然」，這與詩人自幼寒窗苦讀，懷抱滿腔熱情與凌雲壯志卻不得伸展，有著不謀而合的心境。雖然詩人和妓女的社會地位並不相同，遭遇也各有不同具體情況，但詩人還是將她引為同調，仿其口吻傳達妓女深刻的思想感情。這種手法經常運用在晚唐一些詩人的詩作之中，如唐秦韜玉的〈貧女吟〉<sup>66</sup>即是藉咏貧女抒發自己屢試不第的抑鬱情懷。這說明了詩人對受漠視的女性抱持著同情與尊重的態度，也表露了對卑賤者的同情和對尊貴者的諷刺。

### 三、日常器物寄寓理趣

江藻如詠物詩的內容範圍極廣，包羅萬象，舉凡自然界中的花木蟲鳥、山石水文、日常生活的人物活動、或是日常器物的描摹等等，都是詩人作為詠物抒懷的基本素材。在日常可見的事物之中，除了一般常見運用的題材如〈鳳琴〉、〈古刀〉、〈灶〉、〈題畫〉、〈風箏〉……之外，莢社中的擊鉢課題聚會亦時常以新文明

<sup>65</sup> 司馬，白居易任九州郡司馬，嘗為長安娼女作〈琵琶行〉贈之。見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琵琶引并序》卷十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8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31。

<sup>66</sup> 見宋·王安石編：《唐百家詩選·貧女》卷十八：「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728。

所帶來的科技新物爲主題，如〈電燈〉、〈探海燈〉、〈觀艦〉、〈電綫〉、〈胞麵〉……等。由「借物抒情」的手法，將外在的感官世界開拓爲內在的心靈層次，目的在於超脫事物形象的表達，進入心靈意象的表述。

手揮目送飛鴻雁，足蹙韻調落岸梅。

響喝行雲猶在上，餘音嘹唳翠屏隈。

江藻如〈鳳琴〉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我國古典詩歌善於運用巧妙的譬喻來表現音樂。一般來說可以分成三種表達方式：一是以聲喻樂，以自然界的聲響來比喻音樂；另一種是以形喻樂，即以視覺形象比喻音樂的形象；其三是以典喻樂，是以關於音樂的各種傳說來表現音樂的效果。在〈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中說：「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sup>67</sup>以上所舉之三篇，各自運用了三種不同表現音樂的技法，也分別依上述譬喻方式表達所擅長之處。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於以聲喻樂（如「間關鶯語」），韓愈〈聽穎師彈琴〉長於以形喻樂（如「浮雲柳絮」），李賀〈李憑箜篌引〉卻長於以典喻樂。<sup>68</sup>江藻如的這三首〈鳳琴〉，第一首的前兩句以「鴻雁高飛」、「岸梅灑落」的視覺印象表達了聽覺印象，即是以形喻樂的表現手法。而第三句以「響喝行雲」讚美音樂的生動形象，源自《列子·湯問》所載秦青「拊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sup>69</sup>的故實，亦是以典喻樂的最佳例證。原來所謂「響遏行雲」，行雲之所以止，是爲秦青悲歌所「遏」，因感於心而露於形。此種手法正表現詩人對琴音流瀉難以遏制的激情，洋溢著豐富的感情體驗。

年絃有譜孰傳來，徐疾風從大快哉。

冰柱數擎清氣入，雨窗排弄雜聲開。

江藻如〈鳳琴〉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67</sup> 見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台北市：世界書局，1996年7月初版），頁490。

<sup>68</sup> 劉逸生等：〈神奇的音樂王國〉，《唐詩的滋味》（台北市：丹青圖書公司，1983年三版），頁135。

<sup>69</sup> 見周·列禦寇：《列子》卷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冊105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621。

第二首〈鳳琴〉用一連串的比喻反覆形容，詩中「疾風」、「冰柱」、「雨窗」都精確地使用大自然中的具體現象做比喻，生動的描繪了各種不同的音樂節奏和旋律。這種描寫的手法類似於唐朝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銀筍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sup>70</sup>音樂的形象是難以捕捉的，在描寫音樂時如何借助語言把它變成讀者易於感受的具體形象，便在於詩人靈活自如的筆法，使得讀詩的人彷彿親耳聽到了音樂一般。

蔡邕焦尾<sup>71</sup>質堪珍，也要絲絃三五倫。  
不似映映風勢急，遂傳曲曲雨淋新。  
手摹高下銀裝定，韻出宮商玉質真。  
世界軍歌多合拍，更和白雪與陽春<sup>72</sup>。

江藻如〈鳳琴〉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第三首〈鳳琴〉是以七言律詩的形式寫成，「頷聯」與「頸聯」對仗工整，以敘事的筆法，讚頌鳳琴在彈奏者行雲流水的撥弄下，所流瀉而出的高雅曲調。詩中以蔡邕的「焦尾琴」比擬鳳琴，以「白雪」、「陽春」比擬鳳琴所韻出高深美妙的樂章，亦是典型「以典喻樂」的寫作手法，以中國古老的音樂傳說來表現神奇的音樂境界。詩中所欲表現的不僅是彈者技巧的高超，更寫出彈者與聽者的情感交流，琴聲中不僅有彈者的形象，也有聽者的共鳴。如此聲情結合，以情繪聲，江藻如是否是個技藝嫻熟的彈琴者不得而知，但他是個深諳音律的知音者卻是毫

<sup>70</sup> 見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琵琶行》卷十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8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32。

<sup>71</sup> 焦尾，東漢蔡邕以桐木製成的名琴。因桐木尾端有燒焦的痕跡，故稱爲「焦尾琴」。見西晉·司馬彪：《後漢書·蔡邕傳》卷九十下：「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73。

<sup>72</sup> 白雪，樂曲名。傳說爲春秋時晉師曠或齊劉涓子所作，陽春取其「萬物知春，和風淡蕩」之義，白雪則取其「凜然清潔，雪竹琳琅之音」之義，指較爲深奧難懂的音樂，相對於通俗音樂而言。南朝梁·蕭統，唐·李善註：《文選註》卷二十九：「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21。

無疑問的。

「詠物詩最好有作者的生命投入，從物質世界中喚起生命世界與心靈世界。」<sup>73</sup>物的本身只是一種憑藉與寄託，而好的詠物詩不限於物的形象，透過作者生命的投入，將美的所在反映於主觀心境與思想傾向之中。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文人，欲透過執政當局持比較寬容態度的古典詩來言志抒情，諷諭時政，使用詠物手法，是最常見的方式。<sup>74</sup>日治時期的台灣古典詩人往往使用許多具有傳統默契的物象，甚至以新時代的題材入詩，來達到自我比況與諷刺之效。江藻如身經時代的無情遽變與戰亂的嚴苛考驗，捧讀其詠物詩作之餘，無論是以自然風物、生活人物或是日常器物為題材而作，皆由物理推於人情，投影於時代或歷史的時空之中，使一首首簡短的詩篇，寓有整個時代盛衰哀樂的縮影。

## 第二節 江山萬里，化景為情

《文心雕龍·時序》中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sup>75</sup>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家、思想家，其思想、創作莫不受到當代時間、空間的影響。在我國古典詩歌悠遠而漫長的歷程中，山水田園詩因為它獨特產生與發展的歷程，展現了特殊的成就與貢獻，使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支。所謂「山川之美，古來共談。」<sup>76</sup>，故早在《詩經》中就已留下「南山烈烈，飄風發發。」<sup>77</sup>、「河水洋洋、北流活活。」<sup>78</sup>等描寫山高風迅、水廣流急的寫景名句。至《楚辭》有

---

<sup>73</sup> 黃永武：〈詠物詩的評價標準〉，《詩與美》（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7年12月四版），頁173。

<sup>74</sup> 施懿琳：〈日治時期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上篇）〉，《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再版），頁214。

<sup>75</sup> 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卷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63。

<sup>76</sup> 見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七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頁460。

<sup>77</sup> 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二十，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575。

<sup>78</sup> 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54。

更多對山水景物的描繪：「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sup>79</sup>傳神繪出風起波泛、葉落愁生之態，「靄墳墳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sup>80</sup>更是以雷雨交加，風搖猿啼的景象，渲染未見公子之愁苦悲緒，使客觀的山水景物與主觀的感情意識融渾合一。然而由於儒家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影響，以及「詩言志」的傳統詩教束縛，歷代的某些詩論家，往往對表現山川景物之美的山水詩斥之為「嘲風雪，弄花草」，對它採取貶抑的態度，將其與殆同書鈔的事類文學，或醉生夢死的淫辭艷曲相提並論，一律加以排擯。

晉宋之際，是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轉折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sup>81</sup>即是以闡明「三玄」為內容，「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退出了歷史的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描寫山水田園為對象的山水田園詩，以嶄新的風貌登上了文壇。丁成泉所著的《中國山水詩史》曾有如下的研究：

劉勰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這既是歷史的必然，又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作為詩歌表現自然美，表現人們對大自然的審美活動，山水詩或遲或早總會產生，它並不以先有玄言詩為必備條件，也不以游仙、招隱詩為發展的必經過程。它應該是人們對於自然美的一種藝術反映形式，它的藝術生命，來源於人們對自然美的審美活動。這種活動，本質上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份，並不專屬於玄學家、神仙家、隱士這一小部分社會成員。<sup>82</sup>

因此，山水詩取代玄言詩而登上詩壇，是一個正確的論斷與歷史事實，卻不能理解為後者推翻前者。歸結由於當時魏晉文士為苟全性命於亂世，解脫精神上的苦悶，只得隱居林泉，寄情山水，這種反常的消極作為形成了著名的「魏晉風度」，卻對於文學創作產生了意外的積極作用，也促成了山水文學的迅速發展。在此一愛好山水自然的時代風氣推動，與眾多作者反覆摸索，點滴累積經驗之

<sup>79</sup> 見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冊 106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9。

<sup>80</sup> 同上註，頁 23。

<sup>81</sup> 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卷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1。

<sup>82</sup> 丁成泉：〈緒論〉，《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8月），頁 19。

下，成功的誕生了以大量創作田園山水詩而並稱的陶淵明與謝靈運。「陶詩」的成就在田園，而「謝詩」的特色在山水，題材各不相同，卻都將文學描寫的筆觸伸向了自然之中，擴大了詩歌的題材範圍。唐詩人李白於〈早夏於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有云：

……陶公愧田園之能，謝客慙山水之美。佳句籍籍，人為美談。<sup>83</sup>

李白此論之特別之處在於突顯二人的象徵乃為田園與山水，標舉出陶、謝二人於日後在文學史上相提並論的地位，自此後世以二人定位為六朝田園、山水詩的開山始祖，並為盛唐以後大量出現的田園詩、山水詩，開拓出鮮明的文學目標。

山水田園詩以田園生活與山水景物為主題，是詩歌門類中重要的一環。「田園詩」主要在於描寫農村生活的反映，大多屬於摹寫田園風光、抒發閒適情懷，甚至一吐歸隱情思之作；「山水詩」則直指描寫山水風景，呈現詩人耳目所及山谷水泉的情狀，以實際遊歷為主軸，描繪沿途所見所聞，除了自然山水風光之外也涵括社會人文景象。江藻如的詩作之中不乏有描繪家鄉農村景致與遊覽各地名山勝水之作，以下蒐集其寫景之作加以綜合整理，依其寫作題材分為「田園風情一覽無遺」之田園詩與「山川煙嵐盡收眼底」之山水詩兩大類，對於其創作技巧、寫作手法以及書寫動機等加以析論，茲分述如下：

### 一、田園風情一覽無遺

由江藻如所遺留大量田園詩作觀之，江藻如的社會觀與人生觀皆以「自然」為核心，他嚮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無競逐與虛偽，也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所追求的人生是純樸真誠、淡泊高遠、委心任運、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但在這些背後也隱藏了對現實社會的不安，對人生短促深感無所寄託的焦慮。

依據江藻如戶籍資料上的記載，職業欄上登記的是「畑作」、「文秀才」<sup>84</sup>，

<sup>83</sup> 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11。

「畑」<sup>85</sup>字爲日文漢字，指間接或直接從事農業耕種方面的工作。然而考察其生平紀錄與後代子孫江槐邨述及幼時對祖父所知，<sup>86</sup>江藻如定居西螺後多從事漢學教育方面的工作，農事並非其專擅工作。儘管如此，江藻如以敏銳而細膩的觀察力，對於農作物四季的播種、插秧、施肥、鋤草甚至收穫，寫來歷歷如繪有如親身的體驗，在〈播稻〉一詩中：

選種培苗未有休，青天日日向西疇。  
分秧朝出當煙雨，插冀宵歸載斗牛。  
田峻<sup>87</sup>督耕傳后稷<sup>88</sup>，豳風<sup>89</sup>陳藝頌公劉<sup>90</sup>。  
他時刈獲滿場圃，國課民生兩不憂。

江藻如〈播稻〉七律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第一首〈播稻〉詩中描述深諳農事的農夫們，對農業的專注付出與不辭勞苦，「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sup>91</sup>正如東晉的大詩人陶淵明並非專職的農業高手，以致耕種成果雖不盡如意，卻能夠在夜以繼日、粗重繁瑣的農耕生活中，享受農家生活的祥和及與世無爭，其中不論是插秧播種的辛勞，或是豐收歡欣的景象，也只有自幼成長於農村的子弟才能深深體會箇中滋味。詩中提及上古時代的

<sup>84</sup> 鄭定國等：〈江藻如漢詩研究〉，《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頁65。

<sup>85</sup> 「畑」是日人造的漢字，日人稱有水的農地叫做田，無水的旱地叫做「畑」（HATAKE），就是種水稻之水田以外的農地屬之。

<sup>86</sup> 依據江槐邨先生來信親筆所述：「……當時戶政登記可能因爲有一些農田就登記爲『畑』，如祖母的嫁妝就有幾甲良田在西螺郊外大茄冬……我所知祖父身體本來就不是很健康，無法從事農作等需要體力的工作，而且曾祖父經營的錦記布莊及染坊相當有成就，根本不需要去經農……。」

<sup>87</sup> 田峻，田大夫也，周代勸農之官。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五：「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08。

<sup>88</sup> 后稷，古代掌管農事的官。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詩譜序》卷首：「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9。

<sup>89</sup> 豳風，詩經國風之一，共七篇二十七章，皆爲西周時代之詩。豳，也作「邠」，本周之舊國，自公劉至太王皆居於此。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06。

<sup>90</sup> 公劉，人名，古代周部族的祖先，相傳爲后稷的曾孫。夏衰時，稷子不窋失官，奔戎狄，傳至公劉，遷於邠，始興周室。同上註，頁406。

<sup>91</sup> 見東晉·陶淵明：《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六首其三》卷二：「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冊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80。

「后稷」與「公劉」教導人民播百穀，五穀熟而人民育，所關懷的並非僅限於一己之溫飽，而是衷心期盼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際，每個人得以享有豐衣足食、無需煩憂的生活。不僅流露出江藻如甘於平凡、溫和蘊藉的性格，也充分展現了他悲天憫人的胸懷。

春耕秋穫古來曾，晚近地肥始兩升。  
翻佈平原耘亦秀，寄秧山谷刈初騰。  
夏畦多受三庚日，火耨何嘗六月冰。  
荷笠殷勤巡隴畝，惟期五穀<sup>92</sup>慶豐登。

江藻如〈播稻〉七律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台灣由於地處溫暖潮濕的副熱帶季風氣候，加上耕種技術日益進步，中南部平原多能有二至三次的收穫，第二首〈播稻〉的首聯即在說明由原本春耕秋穫的農耕時序，進步到一年兩穫的情形，故在夏日亦能見到農人收穫後重新播種插秧的景象。詩人細細描繪了農人們不畏炎夏辛勤耕種的景象，藉由描摹農人的一舉一動，傳神入微的表現了農田中的勞動情形，以及期待來日歡慶五穀豐收的心情。格調明朗，節奏輕快，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耘亦秀」、「刈初騰」以活潑有力的動詞，傳達農人翻土播種、插秧鋤草的熱鬧景象。詩人攝取最生動的農家鏡頭，「火耨何嘗六月冰」，以對比的手法，生動刻畫出炎天赤日下農人不畏避叫苦，「殷勤」兩字更將農人們的喜悅期盼之情表露無遺。

江藻如所遺留數百張的毛筆字詩文手稿中，有一張全篇皆以大小約一釐米見方纖細工整的毛筆字寫成的詩稿，當中收錄五言古詩共計十首，篇篇細膩雋永、精彩動人，令人嘆為觀止！此十首詩作記錄江藻如一整年的生活概況與心得，依春夏秋冬的時序排列，詩中的內容顯現出他晚年的生活範疇大約都不離儉樸祥和的農村社會，平淡自適中亦不乏對自我的期許與生命探索的歷程。

此一整年的詩組依季節時序排列分別為：〈未到曉鐘猶是春〉、〈鄉村四月閑人少〉、〈中必疊雙〉、〈我愛夏日長〉、〈閉戶自精〉、〈龍舟競渡〉、〈兩山排闥送青來〉、〈五月鳴蜩〉、〈命僕安排新煖閣〉、〈十月穫稻〉共十首五言古詩。除了由春

<sup>92</sup> 即五穀。五種穀物，說法不一。後來通稱穀物為五穀，不一定限於五種。見南宋·朱申：《周禮句解》卷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周禮之屬》冊 9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18。

而夏至秋順勢摹寫江藻如田園生活的「農家之樂」外，更以四時節令變化，穿插抒寫詩人心境的變化與生生不息的生命觀。春夏之際農作萬物皆欣欣向榮，此時正是努力向學、一展鴻圖之時，當中穿插〈中必疊双〉、〈閉戶自精〉等詩展現自己奮發向上的進取心，而〈兩山排闥送青來〉更是素描夏日居處之美，更可使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然而當時序邁入秋季，詩人的心境亦由積極進取漸而蛻去企圖，返璞歸真，〈命僕安排新煖閣〉一詩「從今風雪卻，快意逗幽齋。」已將平生意欲回歸平靜的家居生活，還天還地還諸自然。<sup>93</sup>

不忍劉評別，鐘鳴共聽真。  
一心妨到夏，無計得留春。  
幸是星富戶，何虞寺結鄰。  
九龍<sup>94</sup>聲寐寐<sup>95</sup>，百鳥語頻頻。  
鑰且禪房鎖，壺還席上陳。  
風光遲別我，側耳證前因。

江藻如〈賦得未到曉鐘猶是春〉，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無理而妙是古典詩中一個常見的藝術特徵。所謂無理而妙，就是指在看似違背常理、常情的描寫中，反而更深刻地表現了各種複雜的感情。<sup>96</sup>從江藻如這首詩中不難看出，詩人「一心妨到夏，無計得留春」的矛盾心理。詩人只是以平靜的語調淡淡描述，始終沒有以渲染春天的萬紫千紅，來表示他對春天的喜愛與依戀之情。「聲寐寐」、「語頻頻」運用疊字的技巧摹聲，表示詩人用心於傾聽春天的脈搏，追蹤春天的腳步，然而對於寺院鐘聲頻頻催促光陰的流轉卻無計可施，隱約透露詩人焦慮不安的心緒。詩末四句採取倒裝的手法，將平凡無奇的語句轉換語序，不僅合乎音韻之美，更在平淡之中憑添不少語趣。

<sup>93</sup> 鄭定國、許竹直：〈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2008年兩岸政經文教學術研討會之論文集》（2008年3月），頁25。

<sup>94</sup> 九龍，漢文帝有駿馬九匹，叫九逸，也叫九龍。見漢·劉歆撰，晉·葛洪輯：《西京雜記》卷二：「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號為九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冊10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8。

<sup>95</sup> 寐，入睡，睡著。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五：「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59。

<sup>96</sup> 張淑瓊：《唐詩新賞》第四輯，（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1月再版），頁137。

領略鄉村事，閑遊有幾人。  
蠶桑三月了，種插四圍新。  
暇日仍相友，隆耕洽比鄰。  
朱明<sup>97</sup>同舉趾，首夏愛良辰。  
觀此豐夢秀，無忘播種頻。  
秋成欣告足，處處樂歌豳<sup>98</sup>。

江藻如〈賦得鄉村四月閑人少〉，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詩人對於自然美有敏銳的感受，善於抓住景物的特徵，注意層次分明、動靜結合的描繪，這種方式帶給讀者一種美的藝術享受。這首詩基調明朗、健康，表現了詩人愛田園、愛鄉村、愛生活的思想感情。「蠶桑三月了，種插四圍新」，讓人想見初夏田間活躍的情狀並感受到農忙勞動的氣氛，「暇日仍相友，隆耕洽比鄰」在忙碌的農事中又增添了濃濃的人情味，依稀可見田園中眾人比鄰而耕、相互扶持的鄉村淳樸景象。

射衲郊原際，弦張必貫雙。  
中時矜捷獲，疊處待誰扛。  
落雁神偏肅，連鵬氣未降。  
卻忘機並發，豈藉戟交撞。  
枝比穿楊葉，材同貫蝨窗。  
歸來堂上宴，暢飲醉銀釭<sup>99</sup>。

江藻如〈賦得中必疊雙〉，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97</sup> 朱明即夏季。見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前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朱明》卷二十二：「朱明盛長，專與萬物。」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04。

<sup>98</sup> 豳，古國名，同「邠」。在今陝西旬邑縣彬縣一帶，周代公劉始遷於豳，西周亡，歸於秦，北魏置豳州。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06。

<sup>99</sup> 銀釭，即銀燈。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草名詩》卷五十六：「金錢買含笑，銀釭影梳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冊 88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312。

江藻如的這首〈賦得中必疊双〉，以穿插的方式安排在此一時序的組詩之中，展現了詩人修養自身、蓄勢待發的具體生涯規劃，也是詩人自我實現的理想，在其中讀者可以感受到詩人編織夢想的熱情。詩的前半段以高超奧妙的射箭技術為喻，「弦張必貫双」展現個人不凡的詩文功力，詩人的自信自負已昭然若揭。詩的下半首則是將己之所長落實於現實情境的藍圖，「卻忘機並發，豈藉戟交撞」在自謙之中更擁有自我實現的想望，畢竟「百步穿楊」的功力也要等待得以展現發揮的時機，詩人即使有再好的文采詩工，也必須有施用的機會才得以落實。詩末「歸來堂上宴，暢飲醉銀釭」藉由想像眾人歡聚於酒酣耳熱的場景，觸發詩人內心豪情逸興、壯志未酬的慨嘆。基於種種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所碰撞出的憤鬱，在一番豪情縱飲之下以更大的能量積蓄在篇末，使全篇充滿了震撼人心的氣勢與力量。

夏日將何愛，惟吾獨愛長。  
無疑時酷熱，最喜此風光。  
欲把分陰惜，還堪不盡量。  
樓台辰氣爽，槐道午天涼。  
玉蝶遊應倦，金烏<sup>100</sup>度豈忙。  
著考功自永，一刻八千行。

江藻如〈我愛夏日長〉，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在中國詩歌史上，夏日之詩的數量不及春、秋甚遠，江藻如此篇〈我愛夏日長〉深得夏日生活的神韻，堪稱佳作之一。詩從夏日夜短晝長的獨特之處寫起，規避了惱人的酷熱，直接道出夏日更是值得惜用分陰、刻苦勤學的大好時機。「樓台辰氣爽，槐道午天涼」兩句對仗工整且互相呼應，「爽」與「涼」強調在炎炎夏日，早晨樓台清風拂面亦使人神清氣爽；即使日正當中艷陽高照，槐樹蔭下也為行人散發可人的蔭涼。接續二句以「玉蝶」、「金烏」的情態生動地描繪了夏日

<sup>100</sup> 金烏，謂日。相傳日中有三足鳥，故名。見唐·韓愈撰，唐·李漢編，宋·廖瑩中集註：《東雅堂昌黎集註·李花贈張十一署》卷三：「金烏海底初飛來，朱輝散射青霞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7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77。

裡不可避免的是忙裡偷閒的慵懶，為整首詩憑添幾許情韻。詩末更以刻苦用功來自我期許勸勉，莫負良辰發憤著述，定能日起有功、大有作為。

欲繼千秋統，端由閉戶成。  
莫嫌功最苦，自得道惟精。  
面壁千勤索，心齊仔細評。  
門無凡客到，日與古人盟。  
蛾術<sup>101</sup>心何切，雞窗<sup>102</sup>火獨明。  
業臻純粹後，雁塔<sup>103</sup>好題名<sup>104</sup>。

江藻如〈閉戶自精〉，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sup>105</sup>古有明訓，進德修業是中國文人最基本自我涵養的功夫，透過自我與外界不斷的折衝對話，逐漸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建立自己的人生。江藻如〈閉戶自精〉詩中之「閉戶之功」便是以此為基調，對獨一無二自我的探索與實現。「面壁千勤索，心齊仔細評」，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之中，無論是依據當下的認知建構理想，或是面對現實與理想產生的落差，最後終究會在不斷碰撞中修正自己、修正理想，改變觀看世界的角度，以求完成自我的實現，

<sup>101</sup> 蛾術，也作「蟻術」，言蟻雖小蟲，時時習銜土之事，積漸而成大垤，以喻學問須經長期積累乃有成就。見南宋·衛湜：《禮記集說》卷八十八：「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禮記之屬》冊 11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840。

<sup>102</sup> 後人以雞窗謂書窗、書齋。見南朝宋·劉義慶：《藝文類聚·幽明錄》卷九十一：「晉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智，終日不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冊 88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841。

<sup>103</sup> 雁塔，在今陝西西安市南，舊有雁塔二。一為大雁塔，在慈恩寺，唐高宗永徽四年建，僧玄奘以藏梵本佛經。初僅五層，武后長安中倒塌，尋重建增為十層。今塔為七層，初名慈恩寺塔，又以佛教故事有菩薩化身為雁舍身布施故事，稱為大雁塔。聖教序碑在此塔下，即唐進士題名處。二為小雁塔在薦福寺，建於中宗景龍年間，高十五層，塔頂於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被毀，但塔身完好。以規模較慈恩寺塔略小，故稱小雁塔。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小雁塔俱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見唐·釋辨機撰，釋玄奘譯：《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下》卷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外紀之屬》冊 59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50。

<sup>104</sup> 雁塔題名，指唐神龍以後，新進士有提名雁塔之舉。唐韋絢嘉話錄謂進士張莒偶題名於此，後遂為故事。宋錢易南郡新書又以為始自韋肇。題名塔中石上者，新進士外亦有士庶僧道。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塔題名遊賞賦詠雜記》卷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冊 10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13。

<sup>105</sup> 謝冰瑩編譯：〈大學章句〉，《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6 年 1 月五版），頁 3。

獲致和諧的人生。「門無凡客到，日與古人盟」詩句中傲然不群的口吻，前一句實寫，後一句虛提，與劉禹錫〈陋室銘〉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sup>106</sup>有著同工異曲之妙，皆是藉交遊對象襯托居室主人必是學問淵博、品格高潔的才德之士，並以此深切自我期勉。「蛾術心何切，雞窗火獨明」更是眼見詩人將向上提昇的心意與個人生命的實現緊密聯繫，對於業臻純粹的想望，已蘊蓄至最高點。詩末「雁塔好題名」使詩人的雄心壯志完全展露無遺，在抒情的調子中，雄心化作一種生命力，自我實現的願望成爲最動人的力量。

五月湘洲裏，端陽競渡幽。  
家家裝虎繭<sup>107</sup>，處處泛龍舟。  
畫鷁<sup>108</sup>飛偏駛，輕舫<sup>109</sup>盪急流。  
果然標奪得，曾否棹還不？  
翠溼風前袖，紅迷水上樓。  
飄飄何所事，佳話楚江頭。

江藻如〈龍舟競渡〉，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夏季中最重要的節慶應推屬農曆五月五日的端午節，端午節的起源本是爲紀念屈原而舉辦種種包粽子、划龍舟等活動，而艾草、菖蒲、雄黃等驅毒避邪的飾品也是不可少的應景之物。本詩雖應和節令題爲〈龍舟競渡〉，全詩卻洋溢一股閒逸自得的溫潤之情，毫無「競」的激烈與衝動之氣。「畫鷁飛偏駛，輕舫盪急流」顯示的是一種悠遊自在，隨波逐流的樂趣，較之汲汲於追求拔得頭籌的快

<sup>106</sup> 見宋·王彞震編：《古文集成前集·陋室銘》卷四十八，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5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39。

<sup>107</sup> 虎繭，即艾虎，舊時端午節驅邪闢崇之物，也作裝飾品。我國古代視虎爲神獸，俗以爲可以鎮崇闢邪、保佑安寧。故民間多取虎爲闢邪之用，其中尤以端午節的艾虎爲最具特色。艾虎或以艾編剪而成，或剪彩爲虎，粘以艾葉，佩戴于發際身畔。端午節飾戴艾虎的風習已經有千年以上的歷史。除佩飾艾虎以外，端午節還有用雄黃爲小兒在額頭畫「王」的風習，其意也在于借虎闢邪。見清·鄭方紳：《全閩詩話》卷二：「端午以艾爲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爲小虎，粘艾葉以戴之。王沂公〈帖子〉：『釵頭艾虎闢群邪，曉駕祥雲護寶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8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5。

<sup>108</sup> 畫鷁，指畫船，古畫鷁首於船頭，故亦稱船爲「鷁」或「鷁首」。見西漢·劉安撰，東漢·高誘註：《淮南鴻烈解》卷八：「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學之屬》冊 84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90。

<sup>109</sup> 輕舫，即舫舟，舫形之船。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註·七命》卷三十五：「乘舫舟兮爲水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11。

感，更有一種舟人合一、相映成趣之美。詩末「飄飄何所事，佳話楚江頭」即是呼應此一心境，啓引出一種心無罣礙，隨興自得的美感經驗。

莫辨先誰送，排來滿室青。  
他山都列嶂，我闥卻成形。  
四面全敷黛，雙扉不掩扃。  
恰當南北戶，直入長短亭。  
翠欲泛空滿，嵐偏倒影零。  
何須勞曳屨<sup>110</sup>，相看始玲瓏。

江藻如〈兩山排闥送青來〉<sup>111</sup>，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兩山排闥送青來〉詩題源自於王安石的〈書湖陰先生壁〉一詩，「排闥」為推門而入，意指將視線移向遠方，高處對峙的山嶺將一片青綠送入眼中，恰切生動的展現了湖陰先生山居得天獨厚的觀景視野。詩人書此一詩自比，也具現了詩人鄉居生活中滿山遍野的綠意，觀照於詩人的閒情意趣，可謂相得益彰。在此一自然美景之中，詩人得以細細品味這形影相伴的清幽之趣，「相看始玲瓏」透露出詩人自得其樂的態度，也透露出詩人細膩多情的一面，日常的感悟最易不經意呈顯出人們自然的本性。

不盡蟲音響，淒涼五月鳴。  
人應當聽遠，蝸<sup>112</sup>恰奏新聲。  
抱葉身藏穩，懸符<sup>113</sup>韻轉清。

<sup>110</sup> 屨，踐踏。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註·羽獵賦》卷八：「屨般首，帶脩蛇。」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49。

<sup>111</sup> 詩題原取自北宋·王安石：《臨川文集·書湖陰先生壁二首》卷二十九：「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 110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09。

<sup>112</sup> 蝸，蟬的別名。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豳風·七月》卷十五：「四月秀蓂，五月鳴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13。

<sup>113</sup> 符，通「孚」，指符甲，植物種子的外皮，此處指蟬蛻下之外殼。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律書》卷二十五：「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75。

吟風流草閣，送晚出江城。  
噪息林愈靜，嘶殘雨乍晴。  
無絃琴動處，古巷有餘情。

江藻如〈五月鳴蜩〉，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蟬在古人眼中是一種具有高潔形象的昆蟲，傳說中它餐風飲露的習性象徵文人清苦自持的生活；漢代人甚至把蟬的形象作為貴官冠上的裝飾，取其「居高食潔」，棲於高枝與世無爭的樣子，又頗有隱士的氣質。初唐四傑盧照鄰的〈詠風蟬〉<sup>114</sup>和駱賓王的〈在獄詠蟬〉<sup>115</sup>，都曾以蟬自喻身世，借蟬來表明自己不同於塵世庸俗之輩一般渾渾噩噩。李商隱的〈蟬〉<sup>116</sup>是一首托物寄興的傑作，題目是詠蟬，實則把蟬同詩人的命運聯繫起來。江藻如的〈五月鳴蜩〉一方面配合夏季的時令代表而詠「蟬」，一方面藉由蟬的形象，寄託個人的命運遭遇，兩番意趣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取得很好的藝術效果。「抱葉身藏穩，懸符韻轉清」兩句中無一字不在說蟬，也無一字不在說自己，「抱葉」、「懸符」比喻己身滿懷的才華與抱負，卻只能隱藏於鄉里之中而有志難伸，殊為憾事，然而那清脆嘹亮的鳴聲不正為一吐心中的憤懣！「噪息林愈靜，嘶殘雨乍晴」這兩句不但對偶工整，對「蟬鳴」之聲響未作特殊的刻畫，轉而以「林愈靜」、「雨乍晴」掌握了豐富的聽覺與視覺印象，自然的聲響與山水融合為一體，益覺山野的清靈靜謐，此與傳唱千古的名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sup>117</sup>有著相似以動寫靜的反襯手法。此情此境反倒令人倍感自身的孤獨，「無絃琴動處，古巷有餘情」啓動了詩人的傷感，在蟬聲中心情之複雜、矛盾，也只有為我高唱長吟的蟬兒，能夠互訴衷情了。

<sup>114</sup> 見唐·盧照鄰：《盧昇之集·含風蟬》卷三：「高情臨爽月，急響送秋風。獨有危冠意，還將衰鬢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10。

<sup>115</sup> 見唐·駱賓王：《駱丞集·在獄詠蟬》卷一：「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詎為表予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71。

<sup>116</sup> 見唐·李商隱：《李義山詩集·蟬》卷上：「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8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

<sup>117</sup> 見明·馮惟訥撰：《古詩紀·入若耶溪》卷九十六：「餘鯉何汎汎，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遠岫，陽景逐迴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8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82。

冬至寒侵座，新妝煖閣佳。  
予廬真可愛，胥<sup>118</sup>僕早安排。  
窗必朝曦照，炉宜棹柁<sup>119</sup>埋。  
綢繆須牖戶<sup>120</sup>，灑掃恰霜階。  
硯炙勞伊輩，簾香集我儕。  
從今風雪卻，快意逗幽齋。

江藻如〈命僕安排新煖閣〉，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一首完美而意境深邃的詩歌，是與作者對於生活高度的真實感和敏銳的洞察力息息相關的，也和語言的精鍊妥切無法分割。江藻如的這首詩對於遣詞造句是大費周章的，同時也重視語言描繪自然景物和表現人物心情的關係。時序進入秋冬之際，詩人請人爲新煖閣的佈置整理及早準備。「窗必朝曦照，炉宜棹柁埋」是煖閣的各項設備，「綢繆須牖戶，灑掃恰霜階」正是呼應前幾句的預先關照，也暗示爲學處事應有「未雨綢繆」的心態。「硯炙勞伊輩，簾香集我儕」則是如夢似幻的想像詩友們度越阡陌，屈駕存問，歡聚暢談，重溫往日情誼。至詩末「快意逗幽齋」，詩人對於賢士友朋來歸的想望，已蘊蓄至最高點。

打稻聲初起，家家十月同。  
乃登誇美種，其穫詠幽風。  
荷鋤霜橋外，垂簾雨陌中。  
餐英爭鳥雀，拾穗鬧兒童。  
圃築今年稔，倉收是處豐。

<sup>118</sup> 胥，通「須」，等待。見東周·管仲撰，唐·房玄齡註：《管子》卷六：「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冊 7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7。

<sup>119</sup> 棹柁，塊柴，樹疙瘡。見唐·韋莊撰，韋藹編：《浣花集·宜君縣比卜居不遂留題王秀才別墅二首》卷九：「本期同此臥林丘，棹柁爐前擁布裘。」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8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74。

<sup>120</sup> 鷗鷺在未下雨前，便已著手修補窩巢。比喻事先預備，防患未然。此詩句源自於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豳風·鷗鷺》卷十五：「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21。

為茲春酒備，□□□□□<sup>121</sup>。

江藻如〈十月穫稻〉，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這十首組詩依季節先後次序排列為一整年的生活記錄與心得，就像是日記本上一則則的記事。由〈未到曉鐘猶是春〉、〈鄉村四月閑人少〉等詩道出春天欣欣向榮、農人忙於耕種的景象，直到末首〈十月穫稻〉描寫秋穫收割，家家戶戶在一片豐收的歡愉之中，洋溢著忙碌熱鬧卻歡愉溫馨的景象。〈十月穫稻〉詩句中「餐英爭鳥雀，拾穗鬧兒童」，傳神的表現了鄉村中寧靜和平而略帶騷動的活潑氣氛。對詩人而言，農忙後的餘閒不僅止於事閒，更是心閒，無論身或心，對詩人而言都有如從禁錮中釋放出來，歸返自然，其自然不僅是山水田園的自然，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然而然，也正是擺脫世俗的形塑而回歸本性本心。

## 二、山川煙嵐盡收眼底

我國歷來詩作的創作歷史中，山水詩以山川湖海、風露花草、蟲魚鳥獸等大自然事物為題材，描繪其生動的形象，藝術地再現大自然的美。山水詩的作者必須進入大自然裏，親身觀察森羅萬象的山川景物，親自領畧無窮無盡的自然之美，然後才能進入創作。王國瓔先生指出：

所謂「山水詩」，是指描寫山水風景的詩。雖然其中不一定純寫山水，亦可有其他的輔助母題，但是呈現耳目所及的山水之美，則必須為詩人創作的主要目的。……無論水光或山色，必定都是未經過詩人知性介入或情緒干擾的山水，也就是山水必須保持其本來面目。<sup>122</sup>

由此可知，山水詩以山水景物作詩料，作為言志抒情的媒介，逐漸形成了一種傳統，並由此創造了相當豐富的藝術經驗，「託物言志」的詠物詩雖然也以自然物為對象，其表達方式與內涵並不盡相同。正如丁成泉先生所言：「山水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詩歌，它的表現對象就是山水景物，而不是詩人的主觀情志，雖然，山水詩也不排斥抒情言志，但山水詩中的主觀情志不佔據作品的中心位

<sup>121</sup> □為原稿殘缺。

<sup>122</sup>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10月初版），頁1。

置，其表達方式也以隱避為好。」<sup>123</sup>即是主張山水景物乃是山水詩的主要對象，作者情志應適當收斂，以免喧賓奪主，影響山水的原貌。

對歷代詩人文士而言，山水詩以實地遊歷為主軸，描繪沿途所見所聞，除了自然風光之外，也涵括社會人文景象，同時暢發作者見聞所感而抒情寫志。不論是行旅或遊覽所經所見，或隱逸所居，或神思所遊，因此並非個別景物的靜態觀覽，而是充滿時空變化之動態遊觀。江藻如的山水記遊之作，不但對兩岸故鄉的山川風物進行審美觀照，也能充分掌握摹寫技巧，具體展現大自然的真實風貌。江藻如本為癸巳年（西元 1893 年）雲林縣邑的秀才，乙未年（西元 1894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後，因日人治台頓失晉身之路。由江藻如所遺留當時的詩文手稿觀之，他曾有多次內渡福建永定老家的紀錄，一方面協助經營家業，一方面為尋覓門路註冊學籍繼續參加舉人考試而奔走。由於經常往來台海兩岸，在詩作中也頻頻出現詩人足跡所至的兩地風光。雖然江藻如的遊歷範圍不似其子江擎甫遍及全台，甚至有機會親身遊歷體會科技先進、文明發達的西方文明代表—美國。<sup>124</sup>然而在其詩文中仍能由往來兩地文學移動的現象中，觀察其諸多山水行旅詩的特色與樣貌。茲以書寫所在地將其山水詩分為「描繪台地風光」與「抒寫大陸風貌」兩大類，對於寫作的動機與目的、創作的技巧與手法，一一詳加分析與探討：

### （一）描繪台地風光：

以台灣山水風光景致為題材的山水詩篇，是台灣古典詩文當中的一個重要構成。在詩人藉景抒情、詠物言志的書寫傳統意義上，顯示了台灣古典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繼承，亦顯示台灣傳統文人對於台灣風物景觀上的一種認同、甚至熱情。除此之外，台灣生態、自然歷史變遷的軌跡，也能夠從這些山水詩作中，找到一些啟發或論據，成為台灣古典文學中的山水詩篇，非常重要的意義之一。

<sup>123</sup> 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 8 月），頁 9。

<sup>124</sup> 吳勝豐：《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193。

翠嶼孤懸在水隈，青蔥疑是小蓬萊<sup>125</sup>。

雲連遠影嵐光動，日映高峰海色開。

恍惚鰲游千尺水，蒼茫浪激數聲雷。

信知南極瀛洲<sup>126</sup>地，物產猶傳鸚鵡杯<sup>127</sup>。

江藻如〈琉球山〉，七言律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琉球山即指小琉球，原名沙碼基，據傳二百二十餘年前即清乾隆二十年（西元 1755 年），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的李月老先生，原居住於打狗港（現在的高雄港）附近沿岸靠捕漁為生，最初來島避風雨，經探察後發現此島近海魚類豐富，且氣候宜人，非常適合耕作及定居，於是招族親二十餘人，由打狗移居而來，在此開拓從事漁業，奠定基業。因與台灣本島隔離，全島盡為珊瑚礁地形，海岸景觀澄澈蔚藍、奇岩勝景、風光旖旎，有如浮流在海上的球一般，故名曰「琉球」。如今因與日本「琉球」同名，故以面積大小來作區隔，又有「小琉球」之稱。這首〈琉球山〉以看似極為平淡的詞句深刻的掌握小琉球的地理環境與物產特色，筆調虛實相間，疏密有致，氣勢與形貌並陳。「雲連遠影嵐光動，日映高峰海色開」，在迷濛的雲霧水氣之中，天光雲影連綿不絕、若隱若現，在夕陽餘暉的交相映照之下，遠山清晰可見，海天一色浩瀚無邊。詩句「恍惚鰲游千尺水，蒼茫浪激數聲雷」詩人以倒裝句法來結合各意象之間的關係，打破既定的邏輯思維，捕捉最直接的心靈映象，物與物之間彼此變化無窮，都融合在詩人的感受之中。詩末更以稱頌此地名產「鸚鵡螺」作結，並再一次以「瀛洲」呼應首聯的「蓬萊」，讚嘆此一美景應屬神仙所居的福地洞天。

<sup>125</sup> 蓬萊，山名，也名「蓬壺」。古代方士傳說為仙人所居。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36。

<sup>126</sup> 瀛洲，傳說仙人所居山名。見西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卷六：「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159。

<sup>127</sup> 鸚鵡杯，即海螺盞，出廣南，土人琢磨，或用銀或用金鑲足，作酒杯。見唐·駱賓王：《駱丞集·蕩子從軍賦》卷一：「鳳凰樓上罷吹簫，鸚鵡林中臨勸酒。」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353。

白河橫上糞箕湖<sup>128</sup>，一路榮迴嶺腳趨。

關銷枕山無路入，懸崖行盡見門俱。

江藻如〈關子嶺道上示杰兒〉，七言絕句，《江藻如詩文手稿》

江藻如居住在雲林西螺，與台南縣的關仔嶺僅有一縣之隔，故亦是詩人就近遊覽的好地方。關仔嶺位於嘉義之南號稱「嘉義的美人鄉」，實際上屬於台南縣白河鎮，是阿里山斜落嘉南平原的丘陵，高僅數百米，卻是台灣著名遊覽勝地，景點有大仙寺、碧雲寺、水火同源、紅葉公園、關仔嶺溫泉等。關仔嶺溫泉，性質上為碳酸氫鈉泉，自日據時代開始早已經遠近馳名。關仔嶺的泉質之所以與眾不同，因溫泉下方的泥質岩層伴隨溫泉湧出，使關仔嶺溫泉中含有大量地下的泥岩微粒、微量元素以及各種礦物質，因此泉水呈現泥黑色，人們稱之為「黑色溫泉」。全世界泥泉十分罕見，關仔嶺溫泉區為少數泥漿溫泉開發地點，故關子嶺也被人們讚之為「國寶級泥泉」。它的四周有枕頭山、虎頭山等群山環繞，風景秀麗，渾然天成。江藻如詩中細膩而深入的觀察關仔嶺附近迂迴曲折的山路小徑，「關銷枕山無路入，懸崖行盡見門俱」描繪懸崖深幽險峻之勢，正有懸崖勒馬、驀然止步而昂首高嘶的雄偉不凡氣勢。

## （二）抒寫大陸風貌：

《文心雕龍·物色》篇云：「情以物遷，辭以情發。」<sup>129</sup>又云：「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sup>130</sup>可見文章之作，必待情思之感動，而文人之情思鮮能不受外物影響者。尤其是羈旅他鄉的遊子逐宦在面對異地景物時更加令人觸景生情，無論是自然景物對人的情思興發，或是人對自然風物的情感投射，雙方皆彼此交感互融而產生對流。江藻如雖身在台灣，對大陸原鄉老家仍時時心繫懸念，此點由江藻如所遺留台海兩地上百封的書信往來可以窺知，這些書信包含了兩岸親人近況、土地交易、金錢往來、人情應酬等等的生活瑣事，細密地交織成兩岸社會文

<sup>128</sup> 糞箕湖，「湖」福佬話是指山間的小盆地，此盆地地形像農耕用的糞箕，故名。糞箕湖即現今之奮起湖，因地形像畚箕，又屬於四面環山之盆地（如湖）而得名，又有「狀若箕張，名糞箕湖山」。日據時代，森林鐵路於此設中途站，以其地名不雅而改稱「奮起湖站」；台灣光復後，本地改名為中和村，而眾人皆以鐵路站名逕稱之「奮起湖」。

<sup>129</sup> 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物色》卷十，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4。

<sup>130</sup> 同上註，頁 64。

化的情感網絡。對於故土原鄉的風物景觀，由下列六首為福建原鄉永定而書的六首樓聯〈永定本鄉〉中，可以感受到江藻如對大陸老家的眷念與景仰之情：

榮光燦爛呈熙宇，樹風聲教孝教悌。(上聯)

德業恢宏裕遠遊，德日新顧行顧言。(下聯)

生生不已何須記，樹立有根基在德。(橫批)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生來地脈人工一致，錦尚綱衣昭大德。

記入鼎心火後十分，錦施藻火昭文德。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錦江醞釀晶嶸蠟，錦螺溪北水光激灑。

德里陶鎔寶炬場，利盡東南物品亨嘉。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三，《江藻如詩文手稿》

雖無振作鋤夷，堪大張國勢。

祇此挈眷離鄉，諒可報皇恩。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四，《江藻如詩文手稿》

豈特開科入泮<sup>131</sup>，作塘角無雙學士。

祇茲新制遊庠<sup>132</sup>，為高頭得兩文人。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五，《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131</sup> 科舉時代，古代學宮之內有泮水，故稱學宮為「泮宮」，童生考進縣學為生員則稱為「入泮」。見北宋·徐積：《節孝集·謝蔣穎叔二首》卷十七：「紅旆緩搖春日晚，清風先入泮宮寒。」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 110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873。

<sup>132</sup> 明清時讀書人取得進入府、縣學校讀書資格的稱為「入庠」，故舊稱秀才中試為「遊庠」。見北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唐鄧州烏牙山圓震傳》卷二十：「釋圓震，姓陳，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學，入庠序研究五經。」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釋家類》冊 105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89。

既未能用夏變夷，深培國脈。

因即計離鄉挈眷，以報君恩。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六，《江藻如詩文手稿》

江藻如的祖籍位於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永定縣位於福建西南，目前仍保存二萬多座土樓，閩西客家土樓是具有濃郁的神秘色彩而令人驚歎、引人遐思的客家民居。自上世紀中葉以來，閩西土樓以其獨特魅力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中外專家學者和旅遊者，包括建築學、客家學、民俗學、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的專家學者都對閩西土樓這朵「中國古建築的奇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中不少人在參觀考察土樓之後都從各自獨特的角度去研究探尋，試圖解開這個神話般的謎。永定人也皆以此種特有的故鄉文化而自豪，這些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土樓，已經於西元 2008 年七月七日被聯合國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閩西土樓有三種主要類型—永定圓土樓、方土樓和五鳳樓。無論從建築藝術還是從文化內涵方面來看，這三種類型的巨型土樓都不愧為世界民居建築中絕無僅有的精華。最負盛名的客家圓土樓是永定高頭鄉高北村的承啓樓，該樓始建於西元 1709 年（清康熙四十八年），三年建成，雖歷經近三百年滄桑，外牆斑駁，溝紋縱橫，卻依然堅固如磐。前三首樓聯主要是抒寫詩人情繫故鄉永定，感念家鄉孝悌為先、顧行顧言、以德為本的純樸風氣，並讚訟家鄉風光明媚、物產豐饒。第四、五首中的「離鄉挈眷」可以看出本地因許多不得已的經濟因素，往往必須人力外輸，攜家帶眷離鄉打拼的情形，比比皆是。但除了希冀能錦衣還鄉，在外發亮發熱之外，更期勉能大張國勢、深培國脈，以回報國家栽培之情。其中所書「報皇恩」、「報君恩」可看出其寫作背景應為辛亥之前清廷尚未覆亡前所完成。第六首「作塘角無雙學士」、「為高頭得兩文人」，皆是以自負自豪之語氣闡明高頭鄉往往人才輩出，也有深切自我期許之意。

古塔羅星鎮海湄，昂頭絕頂萬山卑。

媿余膽大心還小，境不危人人自危。

江藻如〈辛卯泊馬江遊羅星塔有句〉，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閩江下游三水合匯處的馬尾港，有羅星山，舊時位在江心。山頂屹立一塔，砥柱海天，這便是馳名中外的羅星塔。羅星塔在羅星山上是八角形七層宋代古塔，從塔上可眺望福州馬尾港，相傳為宋代柳七娘所建。七娘為嶺南人，因姿容佳麗被鄉間豪強看中，設下圈套，詆其夫罪，謫入閩苦役。七娘隨夫入閩，不久，其夫被折磨而死。她變賣產業，在此建造一座石塔，為亡夫祈求冥福。由於塔下山丘突立水中，迴瀾砥柱，水勢漩渦，若「磨心」，所以也稱「磨心塔」。明萬曆年間，羅星塔被海風推倒。天啓年間，著名學者徐勃等人倡議復建。「冶城東望海天遙，誰遣中流一柱標」<sup>133</sup>出自明代葉向高詩句，即是感慨古塔的銷沉。羅星塔是福建省著名的地標，與鼓山、馬尾軍港互為犄角，成三足鼎立之勢，因為形勢險要，故詩云：「地擬瞿塘看灩澦，江同揚子見金焦。」<sup>134</sup>羅星塔山現已開闢成公園，西側有溯江樓，南麓有望江亭。園中還有忠魂台、鳴潮閣、友誼軒等。穿過公園入口處的牌樓，園內四時花木繁茂，風景宜人。幾株參天古榕，緊緊相挨，鬱鬱蔥蔥，像一座綠色的城牆，環抱著巍巍古塔。從塔內拾階而上，旋至塔頂，視野突然開闊，心曠神怡。縱目四望，遠觀閩江兩岸的風光，近看港區建設新貌，一幅幅色澤鮮明的圖畫，水天一色，山秀物新，盡收眼底。辛卯年即西元1891年，當時江藻如為二十八歲的青年，因協助父親江開漢行走兩岸，從事兩岸的往來貿易，故時常有機會遊歷這些名勝古蹟之餘，心有所感而一抒為詩。

### 第三節 敘事寫實，節令寄情

文學作品極易濡染原創者的情志感受，而詩歌不只是個人情思的展現，其中更蘊含著斯時斯地斯人之情感、思潮與心靈流動的各種狀態，而在與社會風氣、時代心理碰撞融混之後，更是蘊藉了歷史的意義。

<sup>133</sup> 見清·謝道承編：《福建通志》卷七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冊53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715。

<sup>134</sup> 同上註，頁715。

作家創作並非從抽象觀念出發，而是從具體生動的感受和印象出發，他思想表達的思想是從感受和印象中出發的，往往是連自己也說不清楚。<sup>135</sup>

詩歌是詩人心靈與性情的表露，所以詩的第一要義即為「詩言志」，故《毛詩序》中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sup>136</sup>中國古典詩歌中傳統的現實主義根源來自於《詩經》，《詩經》的題材和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反映民生社會、表達政治諷刺、歌頌祖先懿德、吟詠男女情愛等等不同的主題，其中最廣泛的還是以反映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種現象的題材，採取現實主義，運用賦比興的手法，以樸實的筆調反映當時社會的原貌。例如「國風」中的作品很多是當時人民的口頭創作，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的社會風貌，〈七月〉、〈伐檀〉、〈碩鼠〉等詩反映了人民反壓迫、反剝削，追求自由幸福與理想生活的願望與要求；〈鴉羽〉、〈兔爰〉等詩發出了人民在沉重徭役下的痛苦呻吟，表達了人們對不合理徭役的不滿。故《毛詩序》又云：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sup>137</sup>

清廷自甲午敗績，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人為圖消滅中華文化，極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於民間集會結社嚴加管制，唯獨對於詩詞吟詠之雅集卻未加干預，使台灣三百多年以來的傳統文學，尤其是屬於韻文部份之古典詩不斷地蓬勃發展，其生命力值得另眼看待。故身在台灣寶島的有志之士，為求延續漢文於一脈，遂藉此糾合志同道合之人，凝聚聲氣，以詩社為傳布研習漢文之所。林正三先生曾經提到：「傳統詩歌之表達形式與內涵，已溶入常民文化，諸如歌謠、禮儀、節令習俗與藝術之中，與社會之實況，有較往常更密切之結合。」<sup>138</sup>台灣的古典

<sup>135</sup> 裴斐：《文學概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7月），頁182。

<sup>136</sup> 見東周·卜子夏：《毛詩序·大序》卷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

<sup>137</sup> 同上註，頁4。

<sup>138</sup> 林正山：〈從瀛社看台灣近百年傳統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化月刊》第304期，（台中：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2006年4月），頁124。

詩於此一發展之下，有賴於詩壇上領導人物致力於鼓吹詩風、宏揚詩道，鼓勵人人讀詩、吟詩、作詩，以陶冶性情、淨化身心。而江藻如身為莢社指導者兼詞宗，更必須肩負此一重任，時時以詩道之傳承為重，多多獎掖後進、鼓勵創作，其詩作更以合乎社會關懷，有裨國計民生為其思想內涵。細讀江藻如數量龐大的詩作之餘，究其一生筆耕不輟，自年少鑽研經史子集，奠定深厚漢學根基之始，至其晚年六十六歲辭世，終其一生奉獻心力於台灣詩壇的振興，將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悠遊涵泳於漢詩的天地之中，詩人的真性情更是於其中一一體現。茲將其敘事寫實的詩作歸納為三類：一為「反映時代關懷社會」、二為「吐露衷情表現人生」、三為「四時節令有感而作」。

### 一、反映時代關懷社會

甲午戰爭的挫敗，一紙馬關條約決定了爾後台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命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既有關於如語言、政治、教育、法律等實質的制度，亦有關於無形的、心理層面的生活，特別是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台灣割讓的消息傳出不久，許多世家大族、知名文人如施士洁、丘逢甲、許南英等人，紛紛選擇放棄經營已久的台灣，西渡到中國大陸，除了逃難保命之外，行動背後顯然還運作著某種認同意識的動機；有些文人如洪棄生則以另一種生活姿態，選擇繼續留在台灣；介於兩種型態之間的則是一度內渡大陸，但在一段時日之後相繼返台，如王松、林朝崧、林幼春、胡南溟、施梅樵等人。<sup>139</sup>江藻如正是屬於後者，面臨改隸之際輾轉於大陸與台灣兩地之間，其痛切國事、熱望疾苦的入世傳統，在國家民族的情感上表現得尤為強烈：

卅載客台陽，滄桑感一場。

白頭遭亂世，赤手怕還鄉。

有命何妨俟，無才祇自傷。

故人為問訊，詩酒尚顛狂。

江藻如〈感懷〉（按此為乙未之作）五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139</sup> 藍建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漢移民—洪棄生與在台遺民文學〉，《親近台灣文學—歷史·作家·故事》（台中：耕讀園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2月初版），頁75。

對於一般百姓而言，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台灣民主國直到乙未改隸，甚至日治初期各種台灣民間的武裝抗日，都是人類歷史洪流中一再上演改朝換代的諸多戲碼之一。但是對於深受儒家思想薰陶教養的文人階層來說，難以化解的是夷狄之辨的深切情結，與對泱泱文明中華上國的自傲與崇拜。〈感懷〉一詩所欲傳達的是遺民詩人在故國沉淪之後，鎮日憂傷、借酒澆愁的心境，「卅載客台陽」可知此詩應為乙未改隸之際所作，當時江藻如年方三十二歲，應是意氣風發、滿懷抱負之時，詩人面對無力挽回之國家局勢，無法興嘆大好江山拱手讓人之憾，也無處痛斥當政官員只求私利之恥，只得藉詩酒表現詩人疏狂奔放的一面，由於深受傳統愛國信念、古典儒家夷狄之辨的影響，字裡行間流露的是民族文化的深繫與執著。

二首〈避暑〉之作疑似經過詩人修改之後所遺留的作品，第一首發表於《莢社同人錄》中，另一首為其詩人親寫之毛筆字手稿，因創作時間不可考，無法得知其修改先後次序，故並列出欣賞其異同。

不慣趨炎與俗諧，眼看附勢汗難排。  
三更日酷行當道，九夏時頻普上階。  
竹徑清幽誰識趣，蓮塘爽籟我常懷。  
任他赫赫都忘卻，只約穿雲密友皆。

江藻如〈避暑〉七律一首，《莢社同人錄》，  
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2

不慣趨炎與俗諧，眼看附勢汗難排。  
三庚日猶行當道，九夏<sup>140</sup>時頻晉上階。  
竹徑瀟瀟誰識趣，蓮塘簌簌我常懷。  
任它赫赫都忘却，只約穿雲密友皆。

江藻如〈避暑〉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江藻如所處的時期，由清末蛻化為日治，他的身份也由府城秀才轉變為私

<sup>140</sup> 九夏，夏季的第九十天。見南朝梁·蕭統：《昭明太子集·林鍾六月》卷三：「三伏漸終，九夏將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67。

塾教員，面對此一無奈的時勢轉變，除了必須自我心理調適之外，還必須隨同外在具體環境的壓迫順應變化，而尋找變化之道就在於現實生活之中。所以「不慣趨炎與俗偕（諧），眼看附勢汗難排」，江藻如以一介文弱書生，雖無力對抗日治時期異族統治的時勢，然而無意趨炎附勢，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卻是他一貫堅持的理念，這也是他淡然拒領日人紳章的最佳寫照。第一首〈避暑〉的頸聯以「清幽」形容「竹徑」、以「爽籟」修飾「蓮塘」，意境優美卻缺乏新意，不若第二首詩中「竹徑瀟瀟誰識趣，蓮塘簌簌我常懷」一句，以「瀟瀟」、「簌簌」等風聲雨聲的描摹，更為詩人憑御清風、灑脫自在的高潔與襟懷，增添了音韻鏗然、靈動有味的意趣。

## 二、四時節令有感而作

在平凡生活中的人們，往往並不覺察於自身所處的時空環境與季節推移，事實上，舉凡一舉手、一投足、一發語、一動念，都無時不銘刻著時空的印記，任何的存在形式都是在時空的限制中展現。除了當下以外，更不免須回首從前、遙想未來，在中國詩歌中傷春悲秋、感時傷逝的情懷油然而生。面對種種歲月如流的纖敏之思，不但是許多作品中的潛流，與感物的情懷交迭而生，往往形成獨立抒詠的主題。人生最深刻的存在感受為「活在當下」，然而「人生不滿百」是人類共同的限制，也是無法踰越時空約制的悲情。故無論生死大限、關山遠阻、壯志未酬甚或離恨悠悠的生命情境，都是詩人在時空中漫遊的足跡，以至於人生意義的追尋。

春眠不覺五更天，急起催窗月尚圓。

隱几莫成蝴蝶夢<sup>141</sup>，挑燈懶檢碧牙<sup>142</sup>篇。

溪流遇峽聲何疾，雨滴簷坳韻轉綿。

<sup>141</sup> 蝴蝶夢，也作「胡蝶夢」，本指莊周夢見自己化身為蝴蝶的故事，後借指幻夢。典出西晉·郭象註：《莊子注·齊物論》卷一：「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冊 135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1。

<sup>142</sup> 碧牙，即碧牙籤。「牙籤」指藏書者於書函上所綴的牙製籤牌，上標書名，以備檢取。如古人有用紅牙籤、綠牙籤、碧牙籤、白牙籤來分別經、史、子、集四庫書。見唐·韓愈撰，唐·李漢編，宋·廖瑩中集註：《東雅堂昌黎集註·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卷七：「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7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38。

欵枕方床思夙昔，沾巾惟有淚汪漣。

江藻如〈春夜遣懷〉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春夜遣懷〉是一篇描寫春夕情景的七言律詩，古來唐宋詩人敘寫春景的詩或詞，大多藉以抒發春愁春恨，或是感時傷離。這首詩是江藻如寫隨興的閒情意趣沿詩行而走，在清新自然中透顯出寄世而又出塵的風韻。詩人未著墨於春光爛漫、春花盛開的自然美景，卻能見其體物的細膩與情切。在美好的月夜下陡然驚醒，「急起催窗月尚圓」是由於詩人心懷愁緒，難以成眠，明亮的月色反而引燃心中的情緒，恰好呼應末聯「思夙昔」的無奈悲愁，不禁發而為「淚汪漣」的脆弱易感。「隱几莫成蝴蝶夢，挑燈懶檢碧牙篇」是詩人賞玩的細膩心境，上句何其悠閒忘我，下句又何等從容自在，當詩人沉浸在日常生活的閒適中，時間亦在不經意中悄悄流逝。「溪流遇峽聲何疾，雨滴簷坳韻轉綿」以具體形象比喻時間的流逝，以一動一靜、一急一緩的強烈對比，啓引著恰如其分、相映成趣的美感藝術。這首詩在平淡自然的語句中充滿了推陳出新的意趣，令人細味越久，越覺雋永。

性懶觀山望翠葦，更逢佳節倍依依。

經年飄泊行蹤苦，盡日登高心事遠。

萸<sup>143</sup>插獨思兄弟遠，詩成每悵故人稀。

瀛東烽火何時熄，苦我無聊安所歸。

江藻如〈九日登高遣懷〉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九日登高遣懷〉是詩人發抒他在重陽節懷念兄弟友人的情感，同時表達在烽火不斷的亂世中，親人離散異地不得聚首的無奈心情。首句「性懶觀山望翠葦」正是這種心情的具體動作，滿眼青蔥翠綠的景致引不起詩人的興趣，而且越是茂盛蒼翠的山景越顯得詩人孤子無依的蒼涼，對親人故鄉的思念，對自己孤獨

<sup>143</sup> 萸，即茱萸，植物名。為吳茱萸、食茱萸、山茱萸三種植物的通稱。生於川谷，其味香烈。舊時風俗於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折茱萸插頭，可以祛邪避災。見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註：《王右丞集箋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卷十四：「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偏插茱萸少一人。」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107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83。

處境的感受，都凝聚在這「佳節」的鄉愁中。平日未曾顯露的思鄉懷親之情，一旦面臨家人團聚的日子，對故鄉人情風物的許多美好記憶將一一浮現，正如王維的詩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sup>144</sup>，即是印證這樣的心情。「行蹤苦」、「心事遠」正是樸實而真切的道出了這種感受，在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的年代，不同地域之間的語言、風土、人情與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差異，詩人身處在台灣本土的環境，對於大陸老家的一切仍心繫懸念之情。

重陽節有登高的風俗，據說每年重九節登高時佩帶茱萸錦囊可以避災，茱萸又名越椒，是一種有香氣的植物。「萸插獨思兄弟遠，詩成每悵故人稀」遙想兄弟如何在重陽日登高，佩帶茱萸，而自己獨插茱萸，遺憾的是兄弟們佳節未能完全團聚，僅能以詩作紓解這份曲折有致的缺憾。尾聯「瀛東烽火何時熄，苦我無聊安所婦」將詩的主題昇華，詩人登高，不僅僅是思親，更多的是傷時，詩人以「烽火」惋惜戰爭不停的催人走向生離死別，對造成生活悲劇的根源—「烽火」，發洩出更多不滿的情緒，正是詩人傷時憂國思想的直接流露。這首詩自然樸實，既有氣勢，更見性情，令人強烈感受到它的藝術力量。

### 三、吐露哀情表現人生

詩人或是沉溺於感傷，或是尋求化解超越，都在於呈顯出感受生命的不同方式，也往往左右著情感的基調，時時給予後人耐人尋味的啓示。人生是持續推進的過程，詩歌之中往往呈現了生命中的種種想望、反思、挫折或幻滅的當下經驗，也是自我追尋的具體寫照。為凸顯詩人一生志業的追求與終極的生命關懷，以呈顯自我為目的的詩皆是尋求自我實現後的一段顯影。

豐廬亦魁奇，成之非易易。

新觀自今朝，居處經幾試。

落進從大同，成功實全構。

古稱安樂窠，即此當君志。

江藻如〈豐成新居〉五律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

<sup>144</sup> 同上註，頁 183。

大廈築來好，芳名一半古。  
拓開勝昔時，改作仍不伍。  
發跡代傳千，肇基福賜五。  
國族聚於斯，螺陽算鼻祖。

江藻如〈豐成新居〉五律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翠□<sup>145</sup>擁高牆，四面樓臺護綵堂。  
任是朔風吹樹隙，也只潛處透寒涼。

江藻如〈豐成新屋〉壬子秋作，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傍竹平鋪看月樓，樓高看月值清秋。  
經過此地精神爽，不入門牆也轉頭。

江藻如〈題豐成新居〉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月暗星光映小窓，閉門欹<sup>146</sup>枕笑銀釭<sup>147</sup>。  
惱眠唧唧蛩聲響，未曙又聞曉寺鐘。

江藻如〈秋夜在豐成新屋偶作〉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靜室丹塗好手油，玻璃面面鎖清幽。  
樓搖螺水光環座，窗映湖山翠入眸。  
竹徑暫芟<sup>148</sup>塵不到，花蹊數徒爽長留。  
別饒佳趣此中得，何用登臨快遠遊。

江藻如〈豐成新築客廳晚起〉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145</sup> □爲原稿殘缺。

<sup>146</sup> 欹，斜，傾側，通「啟」。見戰國·荀況撰，唐·楊倞註：《荀子·宥坐篇》卷二十：「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冊 69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93。

<sup>147</sup> 銀釭，即銀燈。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草名詩》卷五十六：「金錢買含笑，銀釭影梳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冊 88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12。

<sup>148</sup> 芟，除草。說文解字：「芟，刈草也。」見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二十八：「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928。

破曉晨光照未明，千竿翠竹畫圖呈。

清山饒有山林趣，又聽山林泉水聲。

江藻如〈豐成新築客廳晚起〉西梅夏，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上文所列七首有關「豐成新屋」的詩，除書寫豐成新居的宜室宜家與環境優美雙關意義之外，特別形塑了自身心靈上具象的桃花源。在日治時期台地受到日人政治與經濟上的雙重剝削，營生不易，若無特殊政經背景護航，則僅以養蜂和兩岸小額貿易維生仍是不確定性居多而辛苦的買賣。「豐成」是江家西螺的新居，它代表著江藻如這一代的經濟能力和一生成績，它不僅扮演江家住的根據地，也是江家蜂蜜生產的經濟命脈。江藻如不厭其煩的書寫「豐成」，除了鼓舞自己和惕厲子孫兩層緣故之外，尙視家宅為精神的重要寄託，就像邵雍當年經營安樂窩一般，實是掙扎名利場失敗後的最後精神園地，這種「別饒佳趣」的風景，還需要從他生命尋覓的過程和心靈深處發掘，方可全盤了解。

雙重黑海<sup>149</sup>欲行難，一想初行鼻已酸。

喚渡低聲猶踴躍，出關帶病竟平安。

豈知乃我身膚在，偏見從王血脈殘。

回首當年麋挺日，更深不寐徹心寒。

江藻如〈憶前年十月回籍景況〉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不計歸程倚望深，驪歌欲唱亂蕉心。

桑榆<sup>150</sup>猶得從親願，荊棘<sup>151</sup>何堪委弟臨。

千里夢魂俛雁影，雙重黑海聽鴻音。

徘徊道左情奚慰，柳折沙堤力不禁。

<sup>149</sup> 黑海，應解作「黑潮」，一種暖性洋流。源於臺灣外海，終年以順時鐘方向，沿臺灣東岸及東海大陸斜坡，向琉球、日本和阿拉斯加方向流動。寬約十海里，深達六千呎，顏色濃黑。由日本人首先發現。或稱為「日本海流」。

<sup>150</sup> 桑榆，日落時陽光照在桑榆間，因借指傍晚，又比喻人的晚年。見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贈白馬王彪詩》卷五：「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82。

<sup>151</sup> 荊棘，喻紛亂。見西晉·司馬彪撰志，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註：《後漢書·馮異傳》卷四十七：「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43。

明清時期大陸沿海一帶，因經濟、政治的種種因素往台地遷移的情況十分普及，因此兩岸文學亦隨著遊宦官員、流寓幕客、及各地書院的傳播而移動於台海兩地。乙未割台之後，社會動盪，凡是在大陸祖籍還有親人和舊居的台灣士族都紛紛內渡，尤其以福建、廣東等地因距離近，移渡人數最眾。例如丘逢甲從台中內渡廣東，王松從新竹內渡福建泉州晉江，鄭家珍從新竹內渡福建泉州，葉際唐從新竹內渡福建泉州溫陵，施士洁從台南內渡福建泉州晉江，胡殿鵬從台南內渡福建廈門，連橫從台南內渡福建廈門，林朝棟從台中內渡福建，林獻堂從台中隨眷內渡福建泉州，林維源、林爾嘉從板橋內渡廈門鼓浪嶼，蔡培火從北港內渡福建泉州石湖，以上所舉內渡諸家乃其羣羣大者，凡此幾乎可以概見其餘類似情形<sup>152</sup>。江藻如的詩文隨著商旅行走而有移動台海兩地的現象，這兩首詩即是在個人與家族的往來遷移的過程中所產生。在交通工具不甚發達的時代，離鄉、分別都是大事，一旦分離，便很難得到親友的消息，所以重視人倫親情與家族血緣的詩人，迫於當時局勢不得不奔波台海兩地，難免有黯然銷魂、拭淚揮別的心酸與無奈。〈憶前年十月回籍景況〉與〈擬歸梓里話別〉等詩描寫了兩層悲哀，第一層是不能承歡膝下、親人團聚的悲哀，第二層是國家淪亡、難報皇恩的悲哀。詩末「回首當年擗挺日，更深不寐徹心寒」、「徘徊道左情奚慰，柳折沙堤力不禁」皆以不堪回首的傷情，寫出詩人脆弱敏感的情緒，勾勒出劇烈的情感波動，更潛行著對命運的無可奈何。

#### 第四節 詠史抒志，懷古寓情

中國擁有悠久而綿長的歷史，透過對於歷史的詮釋與建構，對當代不斷的進行著反映與省思。詠史題材最具代表性的開創者，首推左思八首一組的〈詠史〉詩為代表，建立了以史抒懷的典型。左思的〈詠史〉詩以尋找個人定位、掌握出

<sup>152</sup> 鄭定國、許竹宜：〈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頁47。

處大節為主要的思考點，充滿了個人與歷史的對話，屬於一種「典型在夙昔」、「以史為鑑」的相互推衍，濃郁的詠懷特質使歷史有著超越時空的真實感，也增添了不少獨特的個人色彩。不同的歷史事件經常在不同的時代發生不同的效用，形成了不斷流動的歷史意義。以此為創作前提之下，詠史懷古詩成爲一種以史抒情的憑藉，詩人徘徊於漫漫的時空隧道之中，將個人主觀的意念投射在客觀的歷史人物或事件中，是一種以史抒情的憑藉。無論是古蹟文物的憑弔、歷史人物的懷想或是歷史事件的批判，都能藉以思考自身的定位，也反思著人類的經驗和命運。在《中國抒情詩的世界》一書中，將以歷史為題材的詩作分為「詠史」與「懷古」兩大類別，並作一簡單而清晰的界定：

在抒情言志的傳統下，古人古事不但時時在詩作中現身，詠史與懷古更成爲詩歌中有關歷史題材的兩大類別，「詠史」是詩人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對象抒詠個人的觀感進而寄寓情志；「懷古」則有著緬懷古跡的意味，從而在漫長的時間之流中框限出史蹟作為空間範疇，以地域為觸媒展開歷史漫遊，抒詠情志。<sup>153</sup>

由於中國人對歷史古蹟的偏愛，使得詠史懷古詩成爲中國古典詩相當重要的一環。懷古詩與詠史詩最基本的差異，在於懷古詩有一個貫通古今的地點作為緬懷的憑藉，由此發生種種感懷，或是顯現出詩人關照歷史的洞見，或是投射個人的情感，有著因人因事不同的風貌。對於「詠史」、「懷古」這兩種詩作的界線與界定問題，江寶釵教授曾經如此定義：

漢詩傳統中另有詠史、懷古——亦稱為詠古的詩歌類型……詠史、懷古兩者雖皆是詩人詠古人古事，不過兩者也不完全相同，差別是前者全詠史事，後者是必須有所「至」，甚至是有所登臨。<sup>154</sup>

<sup>153</sup> 蔡瑜：〈歷史緬懷——尋找定位的史思〉，《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台北：台灣書店，1999年11月初版），頁155。

<sup>154</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年6月），頁140-145。

江寶釵教授將「詠史」、「懷古」這兩類詩作，合稱為「詠古」詩，詠古詩除了因讀史而詠，也有因憑弔古蹟而引起對歷史人物及事件的詠嘆及評論，兩者漸行交融。正如廖振富在《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中認為凡是作品內容以歷史人物為主要題材，加以詠讚、敘述、評論，以寄託個人主觀的情志理想，或論斷歷史人物之是非以表現見解者，都屬於詠史詩，而懷古則是以歷史的幻滅感為主調。「詠史」、「懷古」兩者在內容特質上有一些區別，但其涵蓋對象經常有所重疊，難以作壁壘分明的界定。<sup>155</sup>綜合以上所論，基於歷史人物事件為題材所產生的詠史懷古詩，即是藉由詩人主觀的意識，將客觀的歷史事件加以描述、詠嘆與評論，以表達作者的感情抱負與個人情志。韓惠京的《李商隱詠史詩研究》中對詠史詩所下的定義為：「所謂的詠史詩，是繼承中國詩歌的詩歌抒情與言志的傳統，採用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或歷史古蹟的題材，配合詩人的想像力與時代精神，所構成的一種詩體。」<sup>156</sup>依據以上的定義，筆者將江藻如詩作中無論是憑弔古蹟，或對歷史人物、事件引起的詠讚與評論的詩作，皆列為「詠史懷古」的類別，茲將其依寫作題材分為「登臨古蹟追昔撫今」、「吟詠人物借古諷今」、「因事起興弔古傷今」三種類型加以析論之。

### 一、登臨古蹟追昔撫今

詠史詩之佳作在於能夠鑑古知今，將作者的情致與理智兼容並蓄，而表達出一定的歷史識見來。日治時期蒞社詩人的諸多詠史之作，對於上述詠史懷古的主題皆曾在擊鉢或課題中發為議論，而江藻如獨到之處，不僅在於抒發議論，更在於其議論之穎異與高卓，此與江藻如才學淵博、識見卓越有莫大的關係，對於時局變動與社會人情有個人獨到的見解，故發而為詩而能獨樹一幟。無論是對於歷史古蹟而追懷往昔人事之作，或是對歷史人物或事件，提出理性之議論、評斷，來抒發個人情懷與家國憂思。

---

<sup>155</sup> 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頁10-11。

<sup>156</sup> 韓惠京：《李商隱詠史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頁12。

吳越王妃建塔曾，永祥未敗已先崩。

雷峰<sup>157</sup>此墳真奇異，興廢在廬感不勝。

江藻如〈雷峰塔〉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嵯峨<sup>158</sup>寶塔勢峻嶒<sup>159</sup>，猶記雷峰連幾層。

可惜盧妃<sup>160</sup>當日築，只餘夕照伴山僧。

江藻如〈弔雷峰塔〉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盧妃建築兆盧傾，底事千年費品評。

不解雷峰今塔壞，錢塘<sup>161</sup>父老幾傷情。

江藻如〈弔雷峰塔〉七絕二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雷峰」之名取自杭州南岸夕照山之最高峰—雷峰頂上，相傳因高僧雷就曾居住於此。雷峰塔建於公元 975 年，五代時吳越王錢俶為慶祝寵妃黃氏得子而建寺築塔，塔高五層，昔稱「黃妃塔」或「王妃塔」，此應為江藻如詩中「吳越王妃」之典故。著名的白蛇傳故事最早見於明代作家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sup>162</sup>後為清黃圖秘所作傳奇劇本之戲曲劇目，內容敘述白蛇精白素貞與法海

<sup>157</sup> 雷峰，山名，在杭州西湖旁，一名中峰，又名迴峰。傳說昔有道人雷就居此，故稱雷峰。五代吳越王妃於此建寺築塔，塔五級，俗稱王妃塔，又稱雷峰塔，為西湖古蹟，已圯。見南宋·周密：《武林舊事·雷峰顯嚴院》卷五：「郡人雷氏所居，故名雷峰，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王妃塔，或云地產黃皮木，遂為黃皮塔，山頂有通玄亭、望湖樓。」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冊 5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23。

<sup>158</sup> 嵯峨，山高峻貌。見漢·淮南小山：《楚辭集注·招隱士》卷八：「山氣龍嵯兮石嵯峨，豁谷巖巖兮水曾波。」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冊 106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378。

<sup>159</sup> 峻嶒，也作「峻層」，高峻重疊貌。見南朝齊·謝朓：《謝宣城集·遊山詩》卷三：「堅嶒既峻嶒，迴流復宛澶。」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29。

<sup>160</sup> 「盧妃塔」應是「雷峰塔」音訛，見〈西湖雷峰塔崩記〉：「又臨安志則謂為吳越王時盧妃所建，名盧妃塔，音訛為雷峰塔，茲姑兩說並存……。」《大漢公報叢錄》，1924 年 11 月 18 日，第二十八卷。

<sup>161</sup> 錢塘，古縣名。本秦錢唐縣，屬會稽郡。《史記·秦始皇紀》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臨浙江，即此。後漢屬吳郡，為吳郡督尉治所。《水經注》、《元和郡縣制》、《通典》、《太平寰宇記》皆稱以三國吳郡曹華覈於此築塘以禦海潮而名。明清為浙江省治，杭州府亦治此。西元 1912 年廢府，改錢塘、仁和為杭縣。參閱清·沈巽機：《浙江通志》卷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冊 51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10。

<sup>162</sup> 馮夢龍編選，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台北市：三民書局，1992 年 9 月再版），頁 309-329。

和尚鬥法，最後被鎮壓於雷峰塔下，成爲家喻戶曉、膾炙人口的民間故事。

「雷峰塔」位於中國大陸浙江省杭州西湖旁的雷峰之上，原塔高應有五層，如今雖已傾圮，風光不再，然其傍山而築，巍峨高聳，亦曾經爲西湖著名勝景之一，峰陰有夕照寺，故有「雷峰夕照」之稱，爲西湖十景之一。詩人不時以「嵯峨」、「峻嶒」來形容之，可見寶塔當日之風光，可惜今日古蹟不敵歲月侵蝕而崩壞，徒留夕照餘暉相映淒然悵惘的心情。人生原本即充滿時空睽違的錯失，回顧歷史古蹟憑添錯置的悵惘。對當地父老而言，「雷峰塔」代表的是家鄉的光榮歷史與珍貴古蹟，自然對古蹟保存工作的不力大表傷情。然而對詩人而言，「不解雷峰今塔壞，錢塘父老幾傷情」，一種人生無常的感慨已不言可喻，自己想要跳脫這種興衰悲喜的輪迴，卻又欲出無門，藉由他人對雷峰塔興衰的感慨，表達大多數人所同具的一種出世又不出世，入世又非入世的矛盾感。詩人來到這樣一個充滿歷史戲劇性的古老寶塔之下，面對時空的永恆與人事的遞嬗，撫今追昔，如何不生無限的感慨！

## 二、吟詠人物借古諷今

此類吟詠人物事蹟的詩作，藉由詠史的感慨，寄託了強烈的個人情感與家國憂思，由今之現狀懷想當年景況，撫今追昔，感慨深沉。遙想當年繁華如錦似繡，終歸於煙消雲散，不禁使人有青山依舊、人事已非之慨；於懷古中產生浮生若夢、滄桑虛無之悲，更令人不禁發出人生短暫、滄海一粟之歎。

菰葉裹黍翠實繁，盤堆稚子笑聲喧。

箇中風味誰知識，為說投江弔屈原。<sup>163</sup>

江藻如〈角黍〉<sup>164</sup>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163</sup> 屈原，約西元前 340~278 年，戰國楚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則，字靈均。楚懷王時任左徒、三閭大夫，主張聯齊抗秦。後遭靳尚等人誣陷，被放逐，作〈離騷〉。頃襄王時再遭讒毀，謫於江南。見楚國政治腐敗，無力挽救，遂於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所寫詩篇，文辭優美，對後世文學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其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謂爲二十五篇，漢王逸《楚辭章句》定爲〈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末三篇後人多疑非屈原作。見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有傳，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33。

<sup>164</sup> 角黍，即糉子。因以菰蘆葉裹成角狀，故名。見宋·陸游：《放翁詩選·歸州重五》前集卷八：「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盤。」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冊 11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60。

端午湘江人語溫，相傳此日弔忠魂。

憐他沒後蚊龍害，為製包金救彼冤。

江藻如〈角黍〉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屈原是中國聖賢的典型，他的精神事蹟無不受人效法崇拜。由於屈原為人正直忠貞，不隨波逐流，因此遭受到奸人的陷害，屢遭讒言毀謗，被貶謫放逐於江南。屈原眼見楚國政治腐敗，無力挽救，於是自投汨羅江以諫君王。中國歷代文人仕宦，凡遇有官場失意，被貶受誣而流落外地者，莫不以屈原引而為共鳴知音，也常藉屈原作幌子發發牢騷。這兩首詩是詩人藉吟詠「菰葉裹黍翠實繁」的「角黍」，表面看似詠物之作，實則卻是藉此祭弔屈原當日含冤投江的一片赤誠。然而「盤堆稚子笑聲喧」、「箇中風味誰知識」，時過境遷，天真的稚子在大快朵頤之際，似乎早已忘記了歷史的來龍去脈與潛藏真義。韓愈的〈湘中〉一詩中所言「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韓愈因一時失意想要到汨羅江尋求安慰，他的弔祭屈原不過是要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罷了，他心中是有個可供他痛哭的汨羅江形象的，順道藉此自我發洩一番。<sup>165</sup>江藻如的〈角黍〉同樣以如此含蓄的手法來表達一番感慨，「憐他沒後蚊龍害，為製包金救彼冤」，表面上是對屈原的含冤殉國的相惜之情，實則是詩人在傳統儒家入世精神的薰陶之下，堅持著不惜以生命換取對抱負理想的執著。「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sup>166</sup>正是一種讀書人貢獻所學、無愧天地和自我期許。

備選紫臺<sup>167</sup>好品題<sup>168</sup>，無端永老嘆孤栖。

君恩未遇猶多恨，況聽和親詔又批。

滿朝文武何無策，不把妾身一旦提。

只委匈奴歡敵愾，千年國恥惹人稽<sup>169</sup>。

<sup>165</sup> 張夢機等選註，鄭騫校訂：《江南江北（唐詩賞析）》（台北市：長橋出版社，1979年12月十五版），頁158~160。

<sup>166</sup> 見南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二十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冊118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799。

<sup>167</sup> 紫臺，帝王所居，猶紫宮。見南朝梁·江文通（淹）：《江文通集·恨賦》卷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106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721。

<sup>168</sup> 品題，評論人物，定其高下。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與韓荊州書》卷二十五：「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02。

王昭君本名王嬙，為漢元帝宮人，後因避晉文帝司馬昭諱，後人改稱「明君」、「明妃」。依漢劉歆所撰《西京雜記》中有關昭君的事蹟，記載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畫下形貌以便按圖寵幸，使得宮人紛紛賄賂討好畫工毛延壽，昭君獨不曲意迎合，毛延壽便蓄意惡圖使之不得晉見君王。後匈奴來朝求美入為后，於是皇上按圖派昭君前往和親，臨行相見才驚為天人，元帝雖悔不當初，而名籍已定為時已晚矣。<sup>171</sup>昭君因在外恨帝，始終不得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後人名為〈昭君怨〉，江藻如這首〈昭君怨〉的題名正與之相契合。「備選紫臺好品題，無端永老嘆孤栖」寫的是昭君的身世家國之情，由於漢元帝的昏庸，對於後宮的佳麗，只靠著畫工的一紙畫像，便決定了她們是否孤獨終老的命運。「君恩未遇猶多恨，況聽和親詔又批」嘆出無緣得見君王的悲哀，只能將命運交由他人無情的擺弄，日夜引領下盼來的卻是出塞和番的詔令，釀成昭君一介弱女子卻必須承受離鄉背井、葬身塞外的悲劇。「滿朝文武何無策，不把妾身一旦提」以嚴厲譴責的語氣，諷刺滿朝文武百官皆是無用之士，不能力圖振興漢威驅逐韃虜，卻只想用和親討好的方式，犧牲一個無辜女子的青春與未來，換取暫時的和平與苟安。「只委匈奴歡敵愾，千年國恥惹人稽」對於這種苟且偷安、承歡敵寇的作法，除了欲替昭君的身世提出最深沉悲痛的控訴之外，更娓娓道出詩人生逢中日戰爭之際，在甲午一役戰敗後，清廷政府為換取暫時的苟安而將台灣輕易地割讓給日本政府，使得台灣人民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昭君的「怨恨」是一個遠嫁異域的女子，對故鄉家國日思夜想、永不得見的哀怨憂恨，儘管包含的是「君恩未遇」的「怨思」，卻也寄寓了千百年來知識分子無數的積累中，對自己的鄉土和祖國根深蒂固的共同情感。江藻如以「昭君怨」為

<sup>169</sup> 稽，計較、爭論。見東漢·班固：《前漢書·賈誼傳》卷四十八陳政事疏：「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20。

<sup>170</sup> 王昭君，漢南郡秭縣人，名嬙，字昭君，元帝宮人。晉人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後人又稱明妃。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美入為閼氏，帝予昭君，以結和親。昭君戎服乘馬，提琵琶出塞。入匈奴，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子復株鞮若鞮單于立，復妻昭君，生二女，卒葬於匈奴。現內蒙呼和浩特市南有昭君墓，世稱青冢。有關昭君的故事傳說，在民間流傳甚廣，敦煌有《王昭君變文》，後世詩歌戲曲以昭君事為吟詠題材者，尤多不勝計。參閱東漢·班固：《前漢書》卷九十四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06。

<sup>171</sup> 昭君事跡，見漢·劉歆撰，晉·葛洪輯：《西京雜記》卷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冊 10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7。

詩題，顯然要抒寫的不僅是昭君的怨恨之情，更寄託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詩人當時雖在台灣西螺發展，但對大陸泉州的家鄉仍眷念不已，雖然不似昭君出塞遠隔千里，但一紙馬關條約卻使故鄉成爲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怎不令詩人感慨憤恨呢！

### 三、因事起興弔古傷今

江藻如可說是擅寫七律的大師，他的所存詩作中七言律詩就有一百一十首，僅次於七言絕句的二百零二首。七言律詩要求結構緊湊、對仗工整、聲調和諧、語言精鍊等特點，這首〈讀前後出師表〉可說是兼而有之。〈讀前後出師表〉本爲二首一組之七律，但第二首因原詩文手稿殘破難以辨認，僅餘六句可供拜讀，第一首雖仍缺漏一字，但仍不失爲懷古詩中的傑作，故僅選錄第一首詩予以析論與探討。

千古純臣豈易評，鞠躬盡瘁<sup>172</sup>見真誠。  
知恩處處懷先帝，報國委委拜後生。  
六出欲圖專北伐，七擒<sup>173</sup>早定□<sup>174</sup>南征。  
淋漓慷慨篇篇寫，一片孤忠足比京。

江藻如〈讀前後出師表<sup>175</sup>〉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讀前後出師表〉首聯「千古純臣豈易評，鞠躬盡瘁見真誠」以慷慨激昂的筆調，對諸葛亮一代宗臣的高風亮節，表達了敬慕與懷想之情。歷代對蜀相諸

<sup>172</sup> 鞠躬盡瘁指爲國事而竭盡心力。見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卷五：「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鞠躬盡力，後之版本多作「鞠躬盡瘁」，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85。

<sup>173</sup> 七縱七擒，三國時，諸葛亮爲了鞏固蜀漢後方，於蜀建興三年平定南中，曾七次生擒孟獲，又七次釋放，最後孟獲心悅誠服。參閱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蜀志》卷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21。

<sup>174</sup> □爲原稿殘缺。

<sup>175</sup> 出師表，出征前上給皇帝的表文。三國蜀諸葛亮於建興五、六年兩次北伐上疏，《文選》采錄前篇，題作〈出師表〉。前表見《三國志》本傳；後表見本傳注引〈漢晉春秋〉，或疑是僞作。見三國·諸葛亮著，唐·李善註，南朝梁·蕭統編：《文選註·出師表》卷三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639。

葛亮傳頌的名篇很多，最爲著名的有杜甫的〈八陣圖〉<sup>176</sup>、〈蜀相〉<sup>177</sup>、〈詠懷古跡〉五首之五<sup>178</sup>、劉禹錫的〈蜀先主廟〉<sup>179</sup>、李商隱的〈籌筆驛〉<sup>180</sup>等，篇篇都充滿了後人的敬仰、讚佩與惋惜之情。對這一位足智多謀卻又忠心耿耿的老臣，雖然因扶持愚昧闇弱的蜀後主劉禪，終使他不能竟功，以致積勞成疾而卒，這種壯志未酬的憾恨令人唏噓。然而英雄的失敗雖使後人扼腕嘆息，卻使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與操守，透過詩人的筆下道出無限的感念。頷聯「知恩處處懷先帝，報國委委拜後生」，以嚴謹的對仗句法，抒寫所欲報答先帝劉備的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印證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道：「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sup>181</sup>因此諸葛亮協助劉備開創帝業，並竭盡心力輔佐後主劉禪。然而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只嘆劉禪不能繼承先人賢德，以致葬送蜀國的基業。此聯以先帝劉備的任賢委相，與劉後主的不肖無能反面對比，具有辭意頡頏、聲情頓挫之妙。

頸聯「六出欲圖專北伐，七擒早定□南征」，前句敘述諸葛亮接連五次出兵伐魏皆無功而返，蜀後主建興十二年春（西元 234 年），第六次出兵於陝西渭南，與司馬懿的大軍對壘相持百餘日。諸葛亮多次挑戰，爲激怒司馬懿出戰，甚至贈以巾幗婦人之服來激怒他，司馬懿仍不爲所動。諸葛亮終因操勞過度病死於武功五丈原的軍營中。雖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卻也道出了「鞠躬盡瘁」的崇高精神。「六出」、「七擒」以整齊的對仗手法，提及諸葛亮於蜀建興三年平定南中，鞏固了蜀漢後方的邊防的史實，曾七擒七縱南蠻首領孟獲，終於令其心悅誠服而歸順，足見諸葛亮胸懷天下大計，堪爲品德與功業兼具的英雄人物。末聯「淋漓慷慨篇篇寫，一片孤忠足比京」，直言諸葛亮北伐出兵前爲後主劉禪分別寫下〈前後出師表〉，其赤膽忠心與慷慨之情躍然紙上。諸葛亮雖「功蓋三分國」，卻毫不居功自傲，一心輔佐後主劉禪鞏固帝業，濟美守成。後人在捧讀〈出師表〉之餘，不禁深受有志未遂英雄人物的精神感召，其產生的強烈震動與共鳴，

<sup>176</sup> 張夢機等選註，鄭騫校訂：《江南江北（唐詩賞析）》（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年12月十五版），頁92。

<sup>177</sup> 張夢機等選註，鄭騫校訂：《江南江北（唐詩賞析）》（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年12月十五版），頁117。

<sup>178</sup> 張淑瓊：《唐詩新賞》第七輯，（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1月再版），頁393。

<sup>179</sup> 程千帆：《唐詩的天空》（台北：蘭亭書店，1987年5月），頁173。

<sup>180</sup>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台北：台灣書店，1999年11月初版），頁172。

<sup>181</sup> 見唐·李善註，南朝梁·蕭統編：《文選註·出師表》卷三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639。

更使人不得不爲之同聲一哭。全詩文字平淺，結構謹嚴，用斬然的語氣貫串全篇，極富力量。

綜上所論，本章各節之安排與撰寫，目的即在確立江藻如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個人的生命歷程與文學脈絡。更藉由對其人其詩之研究，充分領會跨越清末與日治兩時期的漢詩詩人江藻如，以詩記錄生活抒發情致，以詩活躍詩壇提攜後進，以詩反映民生爲民喉舌，以詩傳承漢學表彰節義。如此的文人典範與風骨歷經百年來的時代遞嬗而不衰，亟待後世的研究得以重返再現詩人的才情與風貌。

## 第四章 江藻如詩作之藝術特色

本章為求深入剖析江藻如詩作所呈現的藝術特色，分別以「才學入詩，淵博綺麗」、「寄情天地，反璞歸真」兩節整理歸結出詩人創作之藝術涵養與內在精神。第一節就其創作之體裁形式、修辭技巧分別加以探討：一、專擅律絕，鍾情古體；二、援引事例，廣用典故；三、吐辭不俗，對偶精巧；四、詩鐘對聯，各異其趣。第二節則是藉由江藻如詩作之分析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所傳達之文人精神與內在價值：一、儒者風範的詮釋；二、鄉土意識的抒寫；三、民族精神的發揚。

### 第一節 才學入詩，淵博綺麗

#### 一、專擅律絕，鍾情古體

近體詩發展，由南朝發端，劉宋時鮑照、顏延之、謝靈運等人嘗試調節平仄，彰顯韻律，是為「元嘉體」。蕭齊時，格律逐漸嚴格，沈約、謝朓、任昉等「竟陵八友」為其代表，稱為「永明體」，至初唐時，近體詩形式方才大致告成。

據現今流傳「詩格」等作品，初唐格律與後代認知尚有差距，有許多不同音律調節的嘗試，也未定型。到沈佺期、宋之問二人，律詩格律才算完成。沈佺期擅長七律，宋之問則長於五律，而後對押韻、平仄及對仗樣式討論，已漸趨一致。初唐文風華靡唯美，仍有六朝遺風。陳子昂、張九齡力轉流行，逐漸建立唐人詩風。

近體詩又稱今體詩、格律詩，是唐代初年出現的新詩體，分律詩和絕句兩種。絕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簡稱五絕，七言的簡稱七絕，二四句押韻，首句可入韻，也可不入韻，沒有對仗要求。律詩一般每首八句，每兩句為一聯，分別稱為首聯、頷聯、頸聯、尾聯，頷聯和頸聯必須對仗，五言的簡稱五律，七言的簡稱

七律，超過八句的則稱為長律或排律。近體詩格律極嚴，近體詩用字還要講究平仄，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說法，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韻有定位、字有定聲、聯有定對。與唐代以前的古體詩相比，形式更整齊，節奏更為和諧，但限制也更多。

近體詩格律形式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文學形式。它的產生和發展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這不僅僅是因為近體詩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與我們民族的文化整體上存在著源流關係。而且因為近體詩格律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文學形式，它在自身的形式中凝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特別是深得對中國文化傳統影響深遠的道家文化、儒家禮樂文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審美文化的要義。它甚至因為深得儒家禮樂文化精神之要義，而與封建政治文化發生了密切的聯繫，也因此而成為了封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並隨著中國社會封建政治文化之盛衰枯榮而沉浮嬗變。近體詩格律形式命中註定與中國封建政治文化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這一點，在近體詩格律形式之產生、發展過程和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嬗變關係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證。近體詩格律形式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表明：近體詩格律不是一個純粹「為藝術而藝術」的形式，而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淵源。中國傳統的審美文化、儒家禮樂文化、封建政治文化對它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或者說，它把我們民族傳統的審美文化趣味、倫理道德觀念、政治社會理想、甚至宇宙觀念，巧妙地納入了它那表面純粹而精緻的藝術形式中，從而使它成爲了一個凝聚著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和獨特的觀念的「有意味的形式」。

江藻如在父親的教誨與繼母的提攜下，自幼熟讀百家諸子之書，十載寒窗苦讀，期使有朝一日能金榜題名、光耀門楣，雖然終未能得償宿願，然而他身爲前清秀才所積聚蘊含的雄厚國學基礎與詩學涵養，使他留與後人一篇篇精采而動人的詩篇。從筆者所整理江藻如大批的詩文手稿，以及《葵社同人錄—十五週年紀念》一書所登錄江藻如的詩作中，歸納整理出其符合近體詩格律的作品形式，包括七言絕句二百零二首、七言律詩一百一十首、五言絕句二首、五言律詩十二首，除此之外，尚有古體詩四十八首、詩鐘對聯一百八十九首。江藻如以一己之力，畢生以傳承漢學、弘揚詩教爲己任，不僅終身奉獻於教育事業，更爲地方詩社的傳承與發揚不遺餘力，直至他六十六歲辭世之前仍創作不輟，其精神令後世感佩景仰不已。詩人因寫作之題材內涵不同，而選擇不同的體裁形式加以表現，

以下分別依詩人詩作的各種體裁加以分析論述，以深入探討其古典詩創作的形式結構特色。

### （一）絕句

絕句，即「絕詩」，亦稱「截句」、「斷句」。截、斷、絕均有短截義，因定格僅為四句，故名。為近體詩體裁之一，一篇四句，有五言、七言之分，亦有少數六言作品。唐代近體詩形成以前，即有五言絕句的形式產生，名稱最早可見於六朝，雖亦押韻而平仄較自由，後人即用「古絕句」以別於近體絕句。「古絕」形式較為自由，並無嚴格的格律限制，常有押仄聲韻的作品。至於格律化的絕句，又稱「律絕」，須依守近體詩格式。絕句的起源，和古體詩一樣，都是直接來自民歌的。所不同的，是古體詩導源於兩漢的民歌，而絕句主要導源於南北朝，特別是南朝的五言民歌，如「吳歌」、「西曲」之類。<sup>1</sup>隨詩歌格律發展，而成為絕句，唐代達到極盛，宮廷、梨園、邊塞、旗亭無不傳唱。王昌齡、王之渙、李白、杜牧、李賀、李商隱都是絕句的名家。宋朝以後，王安石、蘇軾、陸游同樣擅長絕句。

絕句無論五言或七言，都只有四句，從一般章法上說，則是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轉」，第四句是「合」，完全以句為單位。「起」是破題，可以就題的本原或是反面說；「承」是根據「起」而發展的，無論其為強調、反駁、補充或引申，都要緊接前意，氣脈不斷；「轉」有兩種，一是承上得意，一是別出心意或新境；「合」是延伸轉句的詩意而作結束，要含蓄不盡，一結悠然，才是高格。<sup>2</sup>正如施補華《峴傭說詩》中云：「七絕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點，則神韻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盡矣。」<sup>3</sup>江藻如此首〈梅妻〉四句，一句起、二句承、三句轉舵、四句推宕，正足以為法。

<sup>1</sup> 張夢機：〈調譜的正與偏〉，《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頁73。

<sup>2</sup> 張夢機：〈章法的常與變〉，《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頁171。

<sup>3</sup> 見清·施補華著，丁仲祐訂：《清詩話·峴傭說詩》卷三，（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頁18。

林逋<sup>4</sup>也作神仙婿，修到幾生得影疎<sup>5</sup>。

他日孕身霜雪外，相隨鶴子繞輕裾<sup>6</sup>。

江藻如〈梅妻〉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絕句詩的起句，有「明起」、「暗用」與「陪起」三種，全篇審題入思，大抵從此著手。「暗起」是詩的第一句不明見題字，而題的本意仍宛然存在。這首詩的首句以林逋「梅妻鶴子」的典故入手，借林逋點出以梅為妻的詩題，梅樹溫柔綽約的影像已宛在其中。第二句就詩人的心境勾勒出化身物外、與大自然相伴相隨的詩情畫意，以從容而高明的承接手法，更擴張了「神仙婿」的瀟灑與適意。第三句在轉法上，是所謂的承上得意，以一、二句的靜態描述，轉而指出動態的動作摹寫，由梅妻大腹便便的身影聯想寒梅經霜耐雪的特質。最末結句歸結出以鶴為子、環繞承歡的景象應運而生。此詩頓挫得法，而得力處仍在第三句轉紐，取勢而逼出末句，因而使詩情曲折，餘韻悠然。

幽人懷隱逸，富貴植名花。

怪底恬淡性，偏來宦者家。

江藻如〈疊前韻嘲菊花〉五絕一首，《莢社同人錄》，

1940年（昭和十五年），頁1

絕句較律詩篇幅短，其風格比起較為凝重的律詩，顯得輕鬆活潑一些，相對而言要寫出佳作也較不容易。絕句比律詩更經常用於即席創作的場合，如友朋聚會、公司宴集、對景即興、結社分韻、課占口號等等，人們不可能有充裕的時

<sup>4</sup> 林逋，西元967~1028年，宋錢塘人，字君復。隱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工行書，喜為詩。不娶，種梅養鶴以自娛，因有「梅妻鶴子」之稱。卒諡和靖先生。有《林和靖詩》三卷，桑世昌輯其遺事為《西湖紀逸》一卷。參閱元·托克托撰：《宋史·林逋傳》卷四百五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28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28。

<sup>5</sup> 疎，「疏」的俗字。見宋·邱雍、陳彭年撰：《重修廣韻》卷四：「疏，記也，亦作疎，所去切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韻書之屬》冊23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359。

<sup>6</sup> 裾，衣服的前襟，指大襟。見西漢·劉安撰，東漢·高誘註：《淮南鴻烈解》卷十一：「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學之屬》冊84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625。

間去潛心創作，於是更多使用絕句這種形式。<sup>7</sup>江藻如與詩友們亦常藉吟詩唱和表達心中所感，詩友廖重光因酷愛菊花，經常以賞菊覽勝為由，邀集莼社同好至家中擊鉢宴飲。江藻如的五絕之作並不多見，其多首愛花惜花之詩作，足見其亦為雅好自然之人。這首〈疊前韻嘲菊花〉以簡鍊精緻的五言絕句構成，菊的人格化頓使詩味倍增，藉嘲弄菊花以隱逸恬淡之性卻生於富貴豪宦之家，暗示己身「生不逢時」、「有志難伸」之慨，詩句中「怪底」、「偏來」傳遞了對現實無可奈何的諷刺意味。

## （二）律詩

所謂「律詩」，就是調平仄、拘對偶、鎔裁聲律、約具準篇的詩體，近體詩的一種，格律嚴密，故名。起源於南北朝，成熟於唐初。據清·沈德潛在《唐詩別裁》的說法：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聲勢，其制大備。<sup>8</sup>

永明音律與六朝駢文對近體詩的對仗形式影響深遠，永明時期之後，工穩的對仗詩篇已逐漸產生，到隋煬帝《江都宮樂歌》，初步建立七律的形式。律詩最後成形於唐初，上官儀為其代表，其作品「綺錯婉媚」，風行當時，稱為「上官體」，他提出所謂「六對」，歸納六朝以來的對仗形式。而杜審言詩作聲律工整，有諸多五言排律作品，建立五言律詩的法度模範。至沈佺期、宋之問手中，律詩終告成熟，格律成為定式，當時並稱為「沈宋」。

律詩始於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sup>9</sup>

<sup>7</sup> 卞孝萱、朱崇才注譯，齊益壽校閱：〈導讀〉，《新譯唐人絕句選》（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1月初版），頁3。

<sup>8</sup> 清·沈德潛：〈凡例〉，《唐詩別裁》上（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頁2。

<sup>9</sup> 見清·錢木菴著，丁仲祐訂：《清詩話·唐音審體》卷三，（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頁3。

律詩的作法，嚴不可犯，就像法律、紀律一樣，有一定的格律。律詩共有八句，四韻或五韻。中間兩聯必須對仗。第二、四、六、八句押韻，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押平聲。分五言、七言兩體，簡稱「五律」、「七律」，亦偶有「六律」。其有每首十句以上者，則為「排律」。律詩中，凡兩句相配，稱為一「聯」。五律、七律的第一聯（一、二句）稱「首聯」，第二聯（三、四句）稱「頷聯」，第三聯（五、六句）稱「頸聯」，第四聯（七、八句）稱「尾聯」。每聯的上句稱「出句」，下句稱「對句」。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律詩的基本章法是以首二句為「起」，頷聯為「承」，頸聯為「轉」，尾聯為「合」。熟練後，即可依此原則任意變化。此種作詩的法則，亦即詩思進展的必然程序，這也是習稱的「起承轉合」。

一般而言，詩題是由感慨興致生出，詩也是隨感隨興而作。詩題可說是感興的中心，詩思進展的程序，往往是隨題輻湊，沒有詩題，詩思必然支離瑣屑，漫衍無歸。江藻如此篇〈擬歸梓里話別〉就詩題性質來看，是一首送別的作品，對照古人歷來專寫送行贈別的佳篇名作不勝枚舉，在《歷代詩話》一書中曾特別將這一類的詩，歸納出以下的看法：

第一聯敘題意起；第二聯合說人事，或敘別，或議論；第三聯合說景，或帶思慕之情，或說事；第四聯合說何時再會，或囑咐，或期望。於中二聯或倒亂前說亦可，但不可重複，須要有次第。末句要有規警，意味淵永為佳。<sup>10</sup>

依上所述送別詩作之原理原則，茲選錄江藻如一首七律之作試析論之：

不計歸程倚望深，驪歌欲唱亂蕉心。  
桑榆猶得從親願，荊棘何堪委弟臨。  
千里夢魂俱雁影，雙重黑海聽鴻音。  
徘徊道左情奚慰，柳折沙堤力不禁。

江藻如〈擬歸梓里話別〉七律一首，《滄海遺珠》

<sup>10</sup>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六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148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692。

此首〈擬歸梓里話別〉的首聯有意倒置第一、二句，以逆挽的手法起勢，呈現突兀的藝術效果。次句「亂蕉心」其實是抒寫自己臨行前紛亂的心情，頷聯便承此線索拓展，分別述寫雙親與兄弟的期盼囑託，至於「桑榆」、「荊棘」則是詩中互文，合寫遷移者年老體衰而飽經戰亂的淒苦心境。有此四字表情，詩意便不枯寂。頸聯以「千里」、「雙重」的加倍手法，極言兩地相隔遙遠，更見遠行者心中之寂寞惆悵。「俛雁影」取「雁足繫書」<sup>11</sup>之典故，「聽鴻音」則取「雪泥鴻爪」<sup>12</sup>的緣由，對仗謹嚴，音韻優美。末聯作寬慰語，而萬千傷感悲痛，都在筆墨之外，呼應首聯前後相和，收住全篇。

遙遙行李向溪東，待渡埤頭一徑通。

邸舍人歌春樹外，征車牛逐暮雲中。

沙連淡水村村竹，路近新園處處菘。

橋畔酒家帘影動，憐他少婦倚微風。

江藻如〈遇碑實店〉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絕句可以容許在四句中出現非疊字的重複字，而律詩的一般規律是不允許出現重複字，但如杜甫〈登高〉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之類的疊字對仍是為律詩格律所通融的。<sup>13</sup>〈遇碑實店〉一詩中「遙遙」、「村村」、「處處」等疊字詞的運用，是有意識的使詩情更濃，詩態更美。此為一首平起格的七言律詩，全詩平仄合律，用語樸實自然。二、三聯的對仗工巧，寫景優美，頷聯以動景相對，頸聯以靜景成映，動靜情態的調配，亦是詩人營造詩歌結構用心之處。

<sup>11</sup> 後世以「雁足」比喻書信，源於漢武帝時蘇武出使匈奴被拘不屈，徙居北海上牧羝。後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已死。武屬吏常惠夜見漢使，教其詭言帝射上林中，得北來雁，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責單于，單于因謝漢使，武得歸。見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註：《前漢書·蘇建傳》卷五十四，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5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22。

<sup>12</sup> 「雪泥鴻爪」亦作「雪鴻指爪」，喻往事遺留的痕迹。見北宋·蘇軾撰，南宋·王十朋註：《東坡詩集註·和子由澠池懷舊》卷十八：「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 110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54。

<sup>13</sup> 吳丈蜀：〈律詩格律〉，《讀詩常識》（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9月初版），頁 120。

### (三) 古體詩

古體詩亦稱「古詩」、「古風」。詩體名，和近體詩相對，產生較早，最早的古詩據稱爲：「斷竹續竹，飛土逐肉。」<sup>14</sup>每篇句數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後世使用五、七言者較多。不求對仗，平仄和用韻也比較自由。以唐代爲界來說，在中國唐朝之前的詩，往往都稱爲古體詩，而唐朝之後，就稱爲近體詩。它們之間的差別在於古體詩是一種較少拘束的詩體，多半是字數不拘的偶數句，不嚴格講究平仄與對仗，也不講究韻腳。這些古體詩包括《詩經》中的詩、《楚辭》中的詩、《漢樂府》中的詩及「三曹」詩歌、陶淵明的詩歌等。唐代及唐代以後，詩人們也寫了許多古體詩，比如李白寫的《古風五十九首》。一般來說，這時期之後詩人們藉樂府舊題所寫的詩歌都是古體詩。

凡摘取古人成句爲詩題，題首多冠以「賦得」二字。如南朝梁孝元帝有《賦得蘭澤多芳草》<sup>15</sup>一詩。科舉時代的試帖詩，因試題多取成句，故題前均有「賦得」二字，亦應用於應制之作及詩人集會分題，後遂將「賦得」視爲一種詩體，即景賦詩者也往往以「賦得」爲題。江藻如所留下大量的詩文手稿中，除了有大批的律詩、絕句之作，其古體詩作的創作數量，居於詩社之冠，足以顯現他身爲前清秀才與莢社詞宗之詩文學養非浪得虛名。

未得薔薇處，如何一院香。  
數枝開雅艷，滿架巧梳妝。  
波白輝池沼，清香芬透洞。  
房花濃欣吐，媚葉翠含芳。  
馥氣游蜂採，妍形醉蝶狂。  
秀蘭交掩映，夏日染方長。

江藻如〈賦得滿架薔薇一院香<sup>16</sup>〉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14</sup> 見明·馮惟訥撰：《古詩紀·彈歌》卷一：「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7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

<sup>15</sup> 見唐·徐堅撰：《初學記·賦得蘭澤多芳草》卷二十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冊 8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40。

<sup>16</sup> 原詩題引自唐·高駢著，南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山亭夏日》前集卷九：「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冊 92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45。

江藻如的古體詩作中，有多首以「賦得」限題之詩作，此首〈賦得滿架薔薇一院香〉即是江藻如摘取唐朝詩人高駢〈山亭夏日〉的詩句為題所作之五言古詩。雖然詩作因指定、限定之詩題而有所束縛，然而全詩篇幅精練含蓄，字句清麗婉約，不失為「賦得體」中難得可貴的佳作。古體詩的用韻較近體詩自由，押平韻與仄韻皆可，一韻到底或中間轉韻亦可，並可與能通轉之鄰韻相互通押。此詩押平聲七陽韻，韻腳為「香、妝、洞、芳、狂、長」等字，全詩一氣呵成、一韻到底，以精巧而簡短的詩句，著墨於花朵的舞曼婀娜與香氣馥郁，雖然第六句的「洞」字出韻，卻不因勉強迎合詩韻體勢而損害詩中的意境。此詩把夏季的時花書寫得益常蕃盛而色香俱全，亦將夏日的閒情逸趣渲染得淋漓盡致。

繪出農家意，慇懃說力田。

臨耕占雨候，際刈課晴天。

南畝歌無逸，西疇慶有年。

鳩呼雷逐電，鵲喚野消煙。

墦谷馳秧馬，登原放紙鳶。

雲霓期不爽，場圃樂閒筵。

江藻如〈耕田欲雨刈欲晴〉五言古詩，《江藻如詩文手稿》

古體詩沒有近體詩那麼多格律束縛，寫作比較自由，其反映的內容更見廣泛，寫作的技巧更臻純熟。這首〈耕田欲雨刈欲晴〉的用韻完全符合韻書，不用通韻，詩中還採用格律詩中平仄節拍上交錯使用和黏連的方式。全詩更大量使用對仗，如「臨耕占雨候，際刈課晴天」、「南畝歌無逸，西疇慶有年」、「鳩呼雷逐電，鵲喚野消煙」、「墦谷馳秧馬，登原放紙鳶」等，對仗都相當工整。一般而言，古體詩雖不要求律句和對仗，但只要使用得當，反給人一種新的感受，正表現出古體詩風格多樣之特性。田園詩的可愛，在於寫農事，真實而富有情趣，樸質而充滿活力。詩中點出農耕生活仰賴天候作息，特寫出田園生活極富詩趣的畫面，使人不禁由衷喜愛農村生活的充實與忙中偷閒的樂趣，短短數句卻寓有綿延無盡的美感和生命力。

## 二、援引事例，廣用典故

用典亦稱用事，凡詩文中引用過去有關人、地、事、物之史實或語言文字，以為比喻，而增加詞句之含蓄與典雅者，即稱「用典」。用典既要師其意，尚須能於故中求新，更須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跡，所謂「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sup>17</sup>方為佳作。詩歌的典故更是有效的借鑒了中國文化的遺產，提供了文學繁榮發展的空間，《詩歌修辭學》一書中曾有如下的闡述：

詩歌是一種最精練的文學樣式，如何突破有限的字句涵蓋盡可能多的容量，是詩人構思創作的一個焦點，而用典的最大好處正在於用極其簡練的筆墨，引入多數讀者知道（而非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僻典」）的典故，將這些典故包含的意蘊和能量釋放出來，從而大大擴充詩作的容量，更深地啟發讀者的聯想。<sup>18</sup>

用典這一手法，就是在文章中運用典故。典故即是出於古典書籍中的軼事、趣聞、寓言、傳說人物，或是有出處的詩句、文章，都可以當作典故運用。我國舊體詩文中多喜用典，古典詩文因為用典而使其光彩奪目，文情雋永。然而如用典不當，也會使作品褪色。用典要講技巧，必須做到恰當合理，有的放矢，過分和不及都將成為敗筆。故用典應以不露痕跡為高明，亦即古人所謂「使事如不使事也」<sup>19</sup>。歷代詩詞名句莫不以達到此一境界者為最高法則，當中又以杜甫的〈禹廟〉一詩「荒亭垂橘柚，古壁畫龍蛇」<sup>20</sup>，皆寓禹事，於題禹廟最切。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亦云：

<sup>17</sup> 見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16。

<sup>18</sup> 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辭格舉隅〉，《詩歌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6月），頁 352。

<sup>19</sup> 見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冊 8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38。

<sup>20</sup> 見明·唐元竑：《杜詩攷》卷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7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0。

死典活用，古人所貴。少陵〈禹廟〉詩：「荒亭垂橘柚，古壁畫龍蛇」。「橘柚」、「龍蛇」皆用禹事，如此點化，即成景語，甚妙。<sup>21</sup>

一般來說，典故都有確定的典源。典故的使用，既可使詩歌語言精煉，又可增加內容的豐富性，增加表達的生動性和含蓄性，可收到言簡意豐、餘韻盎然、耐人尋味的效果，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正如黃永武所說：「凡綜採經史舊籍中的前言往行，都叫做『用典』。凡據事類義，來增加風趣的氣氛；或援古證今，來影射難言之事；或摭拾鴻采，來造成文章典雅的風格、華美的字面，都是『用典』的好處。」<sup>22</sup>故詩人在寫詩作文之際，常以援引故實或引用成辭的方式，以達到意藻綺密、義蘊深婉之境地。依據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當中對於用典的詳細論述：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sup>23</sup>

由此推知，劉勰將用典的方式分為援引故實之「舉人事」（用事），與引用成辭之「引成辭」（用典）兩種。依此分類方式選錄江藻如數首詩作，並對其舉事用典之技巧特色加以析論之：

### （一）「舉人事」

「舉人事」是指詩人在創作詩文之時，因徵引故實，或明言其人，或明引其事，將所欲表達的思想情感凝鍊於詩作之中，以達到以簡馭繁，以古證今的效果。詩家在寫作上，用事的目的不外：一、以簡馭繁，如「李廣難封」、「昭君出塞」等典故都含有曲折的故事，剪裁入詩，便可減少許多文字上的累贅。二、據

<sup>21</sup> 見清·施補華，丁仲祐訂：《清詩話·峴傭說詩》卷三，（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頁3。

<sup>22</sup> 黃永武：〈怎樣使文句華美〉，《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局，1985年5月），頁82。

<sup>23</sup> 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第三十八》卷八，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52。

事類義，援古證今，為議論找根據。三、用於比況和寄託，心中不便明言的意思，可藉典故委婉代言。<sup>24</sup>

招招人涉我獨不，我友叩須事有由。

淡泊朝朝隨唱和，夜郎自大豈良儔。

江藻如〈妓女怨〉七絕四首之三，《江藻如詩文手稿》

「夜郎自大」用以比喻人不自量力，妄自尊大。夜郎為漢代西南邊境的一個小國，記載於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傳》：「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sup>25</sup>〈妓女怨〉一詩中「淡泊朝朝隨唱和，夜郎自大豈良儔」，乃是江藻如反用此一典故，傳達主角淡泊自適、甘隨命運浮沉的心境。

林逋也作神仙婿，修到幾生得影疎。

他日孕身霜雪外，相隨鶴子繞輕裾。

江藻如〈梅妻〉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論及惜梅愛梅之情，首先使人聯想至宋代隱逸詩人林逋和「以梅為妻，以鶴為子」的典故。宋代林逋隱居杭州西湖孤山，種梅養鶴以自娛，人稱其「梅妻鶴子」。非但如此，林逋尚以傑出的詠梅詩詞聞名於世。他隱居孤山，躬耕農桑並大量植梅，寫出了不少詠梅佳句，這也是江藻如欽慕師法之處。這首〈梅妻〉不僅寫絕了幽靜環境中梅花的清影和神韻，而且還運用活典將梅品、人品融匯合一，目的即在引起讀者的共鳴。

## (二)「引成辭」

引用成辭，一則此有來歷的字和辭，曾經古人選用，必然最適於表達某種情思，二則除了此字和辭本身的意義之外，尚可思及其出處詞句的意義，多一層

<sup>24</sup> 張夢機：〈欣賞的學與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頁207。

<sup>25</sup> 見西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南朝宋·裴駟集解：《史記·西南夷傳》卷一百十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2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796。

聯想。<sup>26</sup>江藻如的詩作之中有許多引用成語典故或經史子集中的語句，以達到曲近辭意、古今共鳴之目的。

何堪細雨滴聯朝，又向長亭折柳條。

一事願君須記取，思潮今日似狂潮。

江藻如〈臘月廿四夜夢學明君往東京求學江占一絕送之〉

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折柳」一詞屢屢出現在唐詩之中，如唐·王之渙的詩句「羌笛何須怨楊柳」，<sup>27</sup>又如李白的詩句「此夜曲中聞折柳」，<sup>28</sup>古人都習慣折柳枝表示送別，笛調中亦有一首「折楊柳曲」，是一種哀怨的離別曲，故「楊柳」一語雙關，表示送別友人的思念之情。而李白於〈勞勞亭〉一詩中也提及「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sup>29</sup>更使「勞勞亭」成為古人送別的代表場所。後人遂以「長亭折柳」作為送友遠行、寄託思念的代表。元·陳益稷〈送元復初〉的詩句「正當重鼎調梅日，更當長亭折柳時」，<sup>30</sup>與〈次萍居留別韻〉一詩中「且復長亭折柳枝，離筵已判酒如池」，<sup>31</sup>皆藉此傳達分離的依依之情。江藻如亦引古人詩句來贈與即將遠赴東洋求學的廖學明，來傳達強烈的思念與不捨的心情。

<sup>26</sup> 張夢機：〈欣賞的學與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頁207。

<sup>27</sup> 見明·陸時雍編：《古詩鏡—唐詩鏡·涼州詞》卷十六：「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41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38。

<sup>28</sup> 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春夜洛城聞笛》卷二十二：「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378。

<sup>29</sup> 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勞勞亭》卷二十二：「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376。

<sup>30</sup> 見明·宋公傳編：《元詩體要·送元復初》卷十一：「正當重鼎調梅日，更當長亭折柳時。滿載詩書歸路穩，鳳城依約更相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37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646。

<sup>31</sup> 見清·陳焯編：《宋元詩會·次萍居留別韻》卷七十九：「且復長亭折柳枝，離筵已判酒如池。因思會面難期處，直使銜杯到醉時。」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46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51。

手揮目送飛鴻雁，足楚韻調落岸梅。

響喝行雲猶在上，餘音嘹唳翠屏隈。

江藻如〈鳳琴〉七絕二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響喝行雲」語見《列子·湯問》所載秦青「拊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sup>32</sup>的典故。而「餘音嘹唳」則見於《太平廣記·秦青韓娥》：「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必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sup>33</sup>皆是以典喻樂的最佳例證。

### 三、吐辭不俗，對偶精巧

對仗亦稱「對偶」或「儷詞」，即是將相似或相反之意思，用相同之字數和筆法以構成華美之詞句。中國傳統文學有一項獨有的特徵，就是「對偶」，源自於中國的語文具有字句整齊、音調鏗鏘、風韻婉約三種特質。西歐東洋的拼音文字雖能做到音節協暢，然而卻無法字句整齊。漢字為方塊文字，且單音孤立、一字一音，最適宜構成相對之詞句，故對仗為我國文學特有之修辭方法。無論詩、賦、詞、曲或四六駢文，對仗往往佔有極為重要之地位。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開宗明義即云：

造化賦形，肢體必變；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sup>34</sup>

古籍中之儷語偶文隨手可得，初應出於文氣使然之自然創作，非刻意經營之造作。至漢魏以後，對偶已有了明顯迴避同字的現象，並且逐漸由自然成對發展為有意經營。洎乎隋唐，愈演愈烈，開始嚴格地講究對偶的規律了。五七言律

<sup>32</sup> 見周·列禦寇：《列子》卷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冊 105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21。

<sup>33</sup> 見北宋·李昉撰：《太平廣記·秦青韓娥》卷二百四：「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必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異聞之屬》冊 104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344。

<sup>34</sup> 見南朝梁·劉勰撰：《文心雕龍·麗辭第三十五》卷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9。

詩的形成，多少也受到這種趨勢的影響。<sup>35</sup>關於對偶修辭的定義，黃慶萱在《修辭學》一書中曾有如下之定義：

語文中上下兩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對的，就叫「對偶」。對偶，在客觀上，源於自然界的對稱；在主觀上，源於心理學上的「聯想作用」，和美學上「對比」、「平衡」、「勻稱」的原理。而漢語的孤立與平仄之特性，又恰好能滿足這種客觀現象與主觀作用之表達。<sup>36</sup>

至於論及對仗之種類則眾說紛紜，無一定之標準。一般而言，屬對的種類可依其「體」、「用」兩方面來說，所謂「體」是指對偶句在體裁方面的基本原則。《詩人玉屑》引《詩苑類格》中唐·上官儀所創的「六對」、「八對」，便是著名的例子：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sup>37</sup>

至於對偶之「用」則指對偶句的體制合於裁對的基本規則後，更要進一步注意其對意虛實的變化及其運用的方法。此番研究濫觴於劉勰之《文心雕龍》，舉出對偶有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四種，其〈麗辭篇〉云：

<sup>35</sup> 張夢機：〈對偶的體與用〉，《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頁141。

<sup>36</sup>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10月七版），頁447。

<sup>37</sup> 見南宋·魏慶之撰：《詩人玉屑·詩苑類格》卷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14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27。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詞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嫵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烏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sup>38</sup>

後人於對偶之名目，則愈析愈詳，愈分愈細，日本金剛峰寺禪念沙門遍照金剛於其《文鏡秘府論》東卷一書中，掇集唐人「元競髓腦」、「皎公詩議」、「崔氏唐朝新定詩格」所論對句的形式，歸納為不同之對仗名目，計有「的名對」、「隔句對」、「雙擬對」、「連綿對」、「互成對」、「異類對」、「賦體對」、「雙聲對」、「疊韻對」、「迴文對」、「意對」、「平對」、「奇對」、「同對」、「字對」、「聲對」、「側對」、「鄰近對」、「交絡對」、「當句對」、「含境對」、「背體對」、「偏對」、「雙虛實對」、「假對」、「切側對」、「雙聲側對」、「疊韻側對」、「不對」等二十九種之多。但若從句型上分類，又可分成「句中對」、「單句對」、「複句對」、「長對」四種。<sup>39</sup>

對偶要求語文中上下兩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詞性相同、平仄相對。它的作用在可使文章形式工整、語意自然、意境幽遠。換言之，「工整」、「自然」、「意遠」就是對偶的原則。對偶韻律和諧，富有音樂美，因此是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辭格之一，其受到詩人墨客之重視與喜愛，亦遠超過其他辭格。在詩社盛行，漢詩大量創作的當時，多樣化而工整嚴密的對偶形式技巧，理所當然成為詩人間研討傳習的必修項目。以下就江藻如大量的律詩、絕句甚或古詩中，所出現各種別具特色的對偶句，依其形式可概括歸納為「工對」、「鄰對」、「寬對」三類，茲分述如下：

#### (一)「工對」：

近體詩中用得很工整的對仗，稱為「工對」。要做到對仗工整，一般必須用同一門類的詞語為對，對仗須用同類詞性，如名詞對名詞，代詞對代詞，形容詞

<sup>38</sup> 見南朝梁·劉勰撰：《文心雕龍·麗辭第三十五》卷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 14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9。

<sup>39</sup>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10月七版），頁 453-457。

對形容詞，副詞對副詞，虛詞對虛詞。舊時把名詞又分爲天文、時令、地理、器物、衣飾、飲食、文具、文學、草木、鳥獸蟲魚、形體、人事、人倫等門類。如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sup>40</sup>詩中的「兩個」對「一行」（數量結構對數量結構）、「黃鸝」對「白鷺」（禽類名詞相對）、「翠」對「青」（顏色名詞相對）、「千」對「萬」（數詞相對）都是同類詞爲對，對仗非常工整。

壽民已遍螺陽地，濟世還期歐亞洲。〈上池醫業七週紀念〉

蛙鼓鬧晴芳草地，鶯簧送暖夕陽天。〈田間晚眺〉

空攜小婢愁相慰，為別阿爺悔獨臨。〈別離〉

養身早賴賢荊布，濟世還誇有子孫。〈步張元榮先生戊午履端瑤韻〉

溪聲遇峽流何切，雨滴簷坳韻轉綿。〈春深不寐〉

雲移野曠塵飛淨，雨過山光影照幽。〈查畝營四福樓陳少普先生原韻〉

荔花初實群蜂餓，瓜果纔陳眾蟻逃。〈洪水〉

今朝杏苑靈先兆，曩日芸窗志竟成。〈科名草〉

楊柳彈中呼貴客，芙蓉鏡裡照芳卿。〈科名草〉

靈根茁處逾芹藻，仙種移來勝蕙蘭。〈科名草〉

密雨有時清帶潤，狂風不意掃兼揉。〈詠風胎后竹〉

昂頭暫勉登壇意，躡足無懷下榻聲。〈詠共登青雲梯〉

知恩處處懷先帝，報國委委拜後生。〈讀前後出師表〉

齋空雨過聲聽漏，屋老沙飛韻轉秋。〈書房有感〉

祝雞驚曉夢，呼豕鬧朝暉。〈早起〉

## （二）「鄰對」：

用詞義的門類比較接近的詞爲對便叫「鄰對」。所謂詞義門類相近，如天文與時令、地理與宮室、器物與衣飾、植物與動物、方位對數量等的關係。用這些意義接近的詞爲對，就是鄰對。如白居易《感春》中的兩句：「草青臨水地，頭

<sup>40</sup> 見唐·杜甫撰，南宋·黃希原註，黃鶴補註：《補注杜詩·絕句四首》卷二十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492。

白見花人。」<sup>41</sup>草與頭不同類，水與花不同類，地與人不同類，這可以算是鄰對。

馥郁如蘭虛石谷，嫣紅似菊寶煙霞。〈心花〉  
鏡兆芙蓉奇老媿，門排桃李屬春官。〈科名草〉  
根深五子能相感，本撥諸兒各不親。〈秋夜讀古有感〉  
齋空雨過聲聽漏，屋老沙飛韻轉秋。〈書懷〉  
蟹字西來雖可慮，麟經南見不須愁。〈祝朴雅吟社五週年紀念〉  
鉢聲響處醒虎夢，旗影飄時動斗牛。〈祝朴雅吟社五週年紀念〉  
驛使昨逢談北苑，癯仙曾否到南枝。〈問梅〉  
暗香頻向園丁叩，疎影還勞稚子窺。〈問梅〉  
桃李成材欽夙植，竹林恩愛忍分離。〈悼黃倬其先生〉  
芳祖蕙蘭無淡定，榮官芍藥屬紛華。〈富貴花〉  
田峻督耕傳后稷，幽風陳藝送公劉。〈播稻〉  
雲連遠影嵐光動，日映高峰海色開。〈琉球山〉  
沙連淡水村村竹，路近新園處處菘。〈遇碑實店〉

### (三)「寬對」：

近詩體對仗中的一種，它與工對是相對的概念。「寬對」是一種不很工整的對仗，一般只要句型相同、詞的詞性相同，即可構成對仗。這樣的對仗，一般稱之為「寬對」。寬對要比鄰對的要求再寬一些，一般以名詞對名詞、以形容詞對形容詞便可。如黃魯直《答龍門潘秀才見寄》詩第二聯「明月清風非俗物，輕裘肥馬謝兒曹。」<sup>42</sup>便是寬對。

花開桃樹叢叢盛，戶挂紙錢處處新。〈山居元旦即景〉  
夢中著蕊香愈靜，象外傳神影未斜。〈心花〉

<sup>41</sup> 見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倫編註：《白香山詩集·感春》卷十八：「巫峽中心郡，巴城四面春。草青臨水地，頭白見花人。憂喜皆心火，榮枯是眼塵。除非一杯酒，何物更觀身。」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258。

<sup>42</sup> 見北宋·黃庭堅：《山谷集·答龍門潘秀才見寄》外集卷十四：「男兒四十全未老，便入林泉真自豪。明月清風非俗物，輕裘肥馬謝兒曹。山中是處有黃菊，洛下誰家無白醪。想得秋來常日醉，伊川清淺石樓高。」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 111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524。

一行白鷺高低集，幾駕青年遠近連。〈田間晚眺〉  
縱橫世界空陳跡，慷慨悲歌寄遠愁。〈和蘊玉同志閱報有感原韻〉  
庾亮南軒登此日，杜陵四蜀興吟秋。〈查畝營四福樓陳少普先生原韻〉  
帶雨颱風蕉葉壞，生波平地浪花高。〈洪水〉  
齋空雨過聲聽漏，屋老沙飛韻轉秋。〈書懷〉  
妾得退身供太后，君王自是錫恩隆。〈班婕妤〉  
劇辭同輩後庭中，引古賢妃已可風。〈班婕妤〉  
吟壇早占名區地，社會經成爾雅人。〈祝玉峯吟社十週年紀念〉  
暗香未許騷人詠，疎影全無野鶴猜。〈惜梅〉  
昔日出揚展印苔，今朝冷落人斷路。〈詠風胎后竹〉  
山水有情盡入畫，園林無日不生春。〈題鄭芷亭儀部北部園〉  
崖中曲岫苔痕破，島外長空浪影浮。〈九日登龜山〉  
山當傀儡烟常冷，地接琉球日更低。〈宿放社口〉  
忽見游雲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感悟〉  
清歌閒戍客，短笛隱漁村。〈鹿耳門夜泊〉

除了上述各種對法之外，另外有一些特殊的對法，因其所包含的詞彙性質特殊，無法與其他類的詞彙相對，因此古人往往把它們各自歸類，自相屬對。如顏色、數字、方位、干支等，以下所列舉江藻如的詩作，即是屬於「色彩對」與「數字對」的詩句。

#### (四)「色彩對」：

「感官印象是認知世界的基礎，而色彩更是構成世界種種要素中最吸引人的一項。」<sup>43</sup>所以將色彩運用在詩句之中，使詩歌不但具有視覺效果，更因意象鮮活造成字句的靈動，是詩人必備的作詩技巧之一。如宋·寇準的詩句：「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sup>44</sup>正是詩人以色彩的對比來表達他頂天立地，意氣傲岸無比，睥睨周遭一切的意象。感情藝術經過個人的感受而發自於內心，所以它帶

<sup>43</sup> 歐麗娟：《杜詩意象論》（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初版），頁165。

<sup>44</sup> 清·汪霏、張玉書編：《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華山》卷五十一：「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43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314。

有較濃厚的抽象性。人對於感情特別脆弱的色彩媒體，寄於無窮的希望，盼望色彩的魅力能代為傳遞人類彼此之間不可言喻的感情內容。<sup>45</sup>黃永武於《詩與美》一書中更明白指出：

把色彩巧妙應用在詩中，如果色彩的調和與色彩的秩序，能符合色彩學的原則，那麼所引起的色彩感覺一定格外靈動，所造成的氣氛就非常美。所以詩中的色彩字，對意象的視覺效果，有著強烈的顯示功能。<sup>46</sup>

透過色彩的運用，不但為詩境潤色，造成鮮明的印象，更顯示出詩人豐富的情感與獨特的人格特質。

豆莢日蒸紅夾徑，菘苗雨浥碧凝畦。〈蔬園〉

紫竹林中垂法雨，白蓮台上証婆心。〈觀音讚〉

白頭遭亂世，赤手怕還鄉。〈感懷〉

#### （五）「數字對」：

即運用數字以成對，造成詩歌的對稱與整齊之美。舉凡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等數目字，或是孤、兩、雙、群等結合數目字之數量詞，顯示出量化效果與變化多樣的對偶效果，即為「數字對」。如〈木蘭詩〉所云：「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sup>47</sup>詩人所運用的數字若為實數，將給予人具體的印象與真實感；若為虛數則有突顯主題的誇飾作用。

數合二千餘日月，時經十四足春秋。〈上池醫業七週紀念〉

娛老新詩千百首，忘懷濁酒兩三罇。〈步張元榮先生戊午履端瑤韻〉

十載憂敲聲入妙，週回雕琢句推陳。〈祝玉峯吟社十週年紀念〉

竹外一枝難得好，園中十載枉栽培。〈惜梅〉

<sup>45</sup> 林書堯：《認識色彩論》（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9月初版），頁157。

<sup>46</sup> 黃永武：〈詩的色彩設計〉，《詩與美》（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7年12月四版），頁21。

<sup>47</sup> 見明·陸時雍編：《古詩鏡·木蘭詩》卷二十四：「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41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08。

十里香聞煙散岸，一湖影動雨拋珠。〈荷風〉  
一叢赤色半叢紫，十瓣清香五瓣媿。〈詠秋天柑紅〉  
南皮一代風騷繼，蓮社千秋韻事傳。〈蓮社擊鉢〉  
夏畦多受三庚日，火耨何嘗六月冰。〈播稻〉  
半肩鋤影斜陽寂，一擔芹香曉市擠。〈蔬園〉  
三庚日猶行當道，九夏時頻晉上階。〈避暑〉  
千里夢魂俱雁影，双重黑海聽鴻音。〈歸梓里話別〉  
恍惚鰲游千尺水，蒼茫浪激數聲雷。〈琉球山〉  
千秋氣壓桃花廟，一代光爭桂子碑。〈五妃墓〉

#### 四、詩鐘對聯，各領風騷

詩鐘是一種高雅的文字遊戲，林則徐等人戲作於前，張之洞等人推動於後。清末民初詩鐘熱遍及全國文化發達地區，邊陲則未到。而台灣的詩鐘卻發展很早，詩集較多，餘風至今未熄。現在與內陸作者傳箋唱和，聲氣相通。詩鐘得名是由於限時競作的方法。燃燒線香計時，在細線上綴一銅錢，香燃線斷，錢落盤中，如鐘聲一響，立即收卷。正如清·徐珂於〈詩鐘之名稱與緣起〉一文中所述：

詩鐘之為物，似詩似聯，於文字中別為一體……昔賢作此，社規甚嚴。拈題時，綴錢於縷，繫香寸許，盛以銅盤，焚香縷斷，錢落銅盤，其聲鏗然，以為構思之限，故名詩鐘，即刻燭擊鉢之遺意。<sup>48</sup>

詩鐘原本是福建塾學中訓練學生寫對句和對偶詩聯的教學方法。在清初稱為「改詩」，後來寫作方法稍有變化，稱「作碎」、「折枝」，傳入其他各省，成為文字遊戲，才有詩鐘之稱。台灣早期的寫作風格受北京的影響較大，主要倡導人唐景崧在北京翰林院等機構任職之時，就與翰林院編修李憲之及京官、詩人王伯唐等人同作詩鐘。西元 1889 年（光緒十五年）間唐景崧去臺任台南道道員時期，署台澎兵備道，因修葺道署中的斐亭，而邀僚屬和當地詩人在台南道署斐亭吟聚成詩社，活動過程中由於唐景崧個人的喜好，以及幕僚中多為閩地人士，故特以

<sup>48</sup> 清·徐珂：〈詩鐘之名稱與緣起〉，《清稗類鈔·文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10 月），頁 186。

詩鐘為內容。後來唐景崧北上任布政使司時，公餘之暇仍延續著斐亭時期的詩鐘活動，並於西元 1893 年（光緒十九年）成立牡丹吟社，所得作品四千聯輯為《詩畸》一書，同年在台灣布政使署印書處出版，收在所刊的《得一山房六種》之中。作品有各種別格，超出福建「折枝」範圍，文字典雅，注重詩趣、諧趣，對仗比較流暢而不過分拘泥。由於唐景崧具備的地位與影響力，「詩鐘」在當時遂蔚為風潮。<sup>49</sup>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日本人有意削弱中華傳統文化對台灣人民的影響，採取了各種辦法。連橫等愛國知識分子採取抗衡態度，在 1924 年創辦了《中華詩薈》月刊，刊載過詩鐘作品。詩鐘是文字遊戲，文人樂於吟作，日人難以禁止。在內地詩鐘活動迅速衰落的情況下，台灣的詩鐘卻作為傳統詩的旁枝，登上了詩壇。在三十年代，台灣重新刊印了福建的早期作品集《雪鴻初集》、《雪鴻續集》、《壺天笙鶴初集》（合為一函）；刊出了從以上三集和《詩畸》中選出佳作的《吉光集》；還刊出了台灣作品選《東寧鐘韻》。在這些作品中附有研究性的文章，這是北京和福州以前出版的詩鐘集中所未見的。因為社會上有一批人認真寫作，才會有這種研究文字出現。

詩鐘雖說是文字遊戲，其實有很深的文化內涵。它運用著傳統文學積累的對偶修辭、譬喻修辭的精美技巧，充分發掘漢語文的特色，發揚其機巧、詼諧的風格，可以當做寫詩寫聯的練筆活動，也可以當作文化生活中的消閒活動，從中欣賞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一般而言，各地詩社多以「詩鐘」作為習文治學之根本所在，藉以訓練養成詩人的漢學修養與詩作功力。誠如許俊雅在〈光復前台灣詩鐘史話〉一文中所言：

講學塾中，課徒習詩，亦往往自詩鐘之習作入手，令彼學童於吟詠之初，即熟諳夫遣詞用字之法，聲調競病之辨，屬對用典之則，說理抒情之道，根柢既深，枝葉自茂，為文治學，自可搏扶搖而直上矣。<sup>50</sup>

<sup>49</sup> 詹雅能：〈從福建到台灣—「集鉢吟」的興起、發展與傳播〉，《海峽兩岸台灣文學史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2005 年 10 月），頁 7。

<sup>50</sup> 許俊雅：〈光復前台灣詩鐘史話〉，《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11 月），頁 96。

詩鐘從句式到詞性和平仄的對仗，完全按七言律詩對偶句（頷聯、頸聯）的規範。因為嵌字體詩鐘，原本就是塾學中老師出嵌字題，讓學生練寫七言對偶句的方法（早期也練寫五言句）。後來福建詩社用來練筆競作，稱為折枝。流傳到各地，成為社會上的文字遊戲，因為在聚作評比中所用的限時方法，而被稱為詩鐘。江藻如自幼熟讀百家詩書，詩學涵養與國學功力自然不在話下。他身為雲林縣邑之前清秀才，寫作詩鐘可能只是他藉以磨練消遣的文字遊戲，或是用以指導詩社、授課講學的方式之一。綜觀江藻如所遺留大量的詩鐘對聯作品，大多散見於其後人所保存大批的詩文手稿之中，經由一番耗時費力的編輯整理而得詩鐘七十一首，對聯一百二十二首，合計一百九十三首。而詩鐘之格式，依連橫的《雅言》中所輯者云：

詩鐘雖小道，而造句鍊字、運典構思，非讀書十年者不能知其三昧。詩鐘之源起於閩中，所謂「折枝」者也。每作一題，以鐘鳴為限，故曰詩鐘。台灣之有詩鐘始於斐亭，曾刻一集名曰《詩畸》。顧其時所作，不過嵌字、分詠、籠紗數格。今則越出越奇，以余所知者凡有十四……<sup>51</sup>

詩鐘依連橫於《雅言》所言可分為嵌字格、魁斗格、蟬聯格、鷺拳格、八叉格、分詠格、籠紗格、晦明格、合詠格、鼎足格、碎錦格、流水格、雙鉤格、睡珠格等十四類。而其中又以嵌字格最為風行，依通行與否分成「正格」與「別格」。嵌字「正格」可分鳳頂、燕頤、鳶肩、蜂腰、鶴膝、亮脛、雁足七種；嵌字「別格」則有魁斗、蟬聯、鷺拳、雪泥、八叉、鼎足、鴻爪、雙鉤、碎錦、流水、睡珠等格。江藻如創作的詩鐘並非見於每一種體例，而多集中於某些格式之中，茲將所有蒐集載錄於《江藻如詩文集》中的詩鐘作品，依其可見之格式種類，分述羅列如下：

#### （一）「鳳頂格」：

此格或稱「鶴頂」，即將兩題字分嵌於每句之第一字，所謂「一唱」、「七一」也。

<sup>51</sup> 連橫：〈奇妙詩鐘〉，《雅言—台灣掌故三百篇》（台北：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初版），頁75。

協力同心驅策捷，順時得利運流通。〈協順〉詩鐘一首  
芳馨美勝青茅縮，盛德光如玉玉輝。〈芳盛〉詩鐘三首之一  
重輕不較和平德，坤厚常持任載功。〈重坤〉詩鐘一首  
國恩莫負心寬廣，正德克修業遠長。〈國正〉詩鐘一首  
源頭活水王公溥，記事明珠子母長。〈源記〉詩鐘二首之一  
源深世澤占恆泰，遠大謨猷慶履豐。〈源遠〉詩鐘一首  
溫和有度規模大，厚重不佻局量深。〈溫厚〉詩鐘一首  
錦江春色來天地，瑞靄德門大古今。〈錦瑞〉詩鐘二首之一  
捷報龍泉香九曲，發生雀舌嫩三春。〈捷發〉<sup>52</sup>詩鐘四首之一  
勝地名區人必聚，發明思起業多隆。〈勝發〉詩鐘五首之一  
隆冬盛夏山川聚，發廩指困粟麥多。〈隆發〉詩鐘五首之二  
益增膠鬲當時業，發達周家古典謨。〈益發〉詩鐘二首之一  
慶雲爛熳經綸美，春酒氤氳主客歡。〈慶春冠首〉詩鐘三首之一  
德馨黍稷皆聞難，吉兆禾麻盡薦新。〈德吉冠首〉詩鐘一首  
元亨協吉占無死，順德綏和慶有孚。〈元順〉詩鐘一首  
志壹心專功業就，成名致富創垂長。〈志成〉詩鐘一首  
榮華發越光先緒，裕綽盈餘創遠猷。〈榮裕〉詩鐘一首  
先人居妥適，子姓福綿長。〈先子〉詩鐘一首  
高邱堪避水，吉兆教藏風。〈高吉〉詩鐘一首  
福星常拱江，閒氣自獨鍾。〈福閒〉詩鐘一首

## (二)「魁斗格」:

此格又名「頂踵」，題有兩字，即將兩題字任意分嵌於上句第一字及下句第七字。

石燕齊飛風拂樹，淵魚避祭浪喧溪。〈石溪〉詩鐘二首之一  
榮本祖先基大造，裕垂昆後業宏昌。〈榮昌〉詩鐘一首

<sup>52</sup> 捷發是西螺最大的一家茶行之名，江槐邨幼時曾與父親前往拜訪。

### (三)「睡蛛格」：

鐘題有四個題字，各以兩字相聯續，分別嵌於二句中，不拘字次，但眼字須平對之。

污泥不染真君子，晚節幽香阮者流。〈污泥晚節〉詩鐘一首

### (四)「分詠格」：

此格分詠兩事物也，所詠事物可以兩雅題、兩俗題，或是一雅一俗非屬同類之事物為佳，上、下句必須各詠一項，以不犯題字為合格，但必須使人一望而知。

方將夢蝶奇莊子，且把離鴻刺衛侯。〈床帳 漁網〉詩鐘二首之一

短句裁詩題客舍，長鞭策馬過郵亭。〈旅況 使命〉詩鐘一首

短髮幾莖悲故國，名花一朵醉香亭。〈寧靖王 楊貴妃〉詩鐘一首

短戟雙揮韜虎畧，雄兵萬寨擁獠亭。〈魏典韋 蜀昭烈〉詩鐘一首

### (五)「合詠格」：

此格詩題為一事或一物，上、下兩句須同詠一事物，即將題意表現於鐘聯中，以不犯題字為原則。

目送飛鴻音善也，心驚落葉思悠然。〈昭君怨〉詩鐘一首

石燕齊飛風拂樹，淵魚避祭浪喧溪。〈寫景〉詩鐘一首

清香好伴茶供意，爽氣倘聞炉篆香。〈烟袋〉詩鐘一首

湘妃血淚千秋在，屈子精魂萬古昭。〈端午對竹〉詩鐘七首之一

一庭交錯兄和弟，滿榻稱觴子與孫。〈歲杪即景〉<sup>53</sup>詩鐘三首之一

### (六)「晦明格」：

此格或稱「柳暗花明」，一句明點題字，一句暗寫題意，即一句用籠紗法，一句用嵌字法。

---

<sup>53</sup> 原稿無題，編者增加。

道善愈多胸有算，發財靡盡道惟仁。〈益發〉詩鐘一首

裕綽有餘□<sup>54</sup>宇宙，發揮盡致照乾坤。〈裕綽〉詩鐘一首

對聯是即景即事以簡短對偶句寫出所感所思的一種文體。採用對偶句是爲了以活潑的聯想，或從對立統一的角度，生動而深刻地表達主旨。傳情達意是目的，寫對偶句是手段。詩鐘是以提高這個手段爲目的的寫作，以寓教於樂的方法，對提高對偶修辭技巧，進行高難度大運動量的訓練。各種規格體式的詩鐘作品都能包括在對聯的大範圍之內，詩鐘的佳作也是對聯的佳作。

對聯是在長度相等的兩句語言或文字裡，刻意講求詞性或詞類相同的「對偶」，與平仄相反的「聲律」，組成字字對仗、上下相連，以表情達意的一種小品應用文章。由於中國文字是單形體，便產生了對偶；中國語言是單音節，便產生了聲律。一字一音、連綴便利、形構整齊、音律優美，且習慣於豎寫，於是自然有對聯作品的產生，它是在駢文和律詩的基礎上形成的。<sup>55</sup>張貼對聯是我國一種傳統民間習俗，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聯溯源於我國古代民俗「桃符」，相傳起自漢代，中國民間過年就有懸掛桃符的習俗，古人相信桃木可以制百鬼、鎮邪氣，因此用桃木作成木板，分置於門旁。這種習俗持續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們開始把聯語寫在桃木板上。根據《宋史·蜀世家》記載，五代後蜀主孟昶因翰林學士辛寅遜所撰吉祥語用詞非工，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則春聯「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sup>56</sup>。宋代以後，中國民間新年懸掛春聯已經相當普遍，北宋詩人王安石詩中「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sup>57</sup>就是當時過年盛況的真實寫照。後來對聯的應用廣泛，而自抒性情、表達志趣、書寫懷抱的言志聯，也時有佳作。

在一千七百餘年的歷史傳衍過程中，楹聯與駢、賦、律詩等傳統文體形式

<sup>54</sup> □爲原稿殘缺。

<sup>55</sup> 邱素雲：〈第一講 對聯之名義〉，《中華對聯鑑賞辭典》（台中：村尚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9月初版），頁2。

<sup>56</sup> 見元·托克托撰：《宋史·蜀世家》卷六十六：「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2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311。

<sup>57</sup> 見北宋·王安石撰，南宋·李壁注：《王荊公詩注·元日》卷四十一：「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冊110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99。

互相影響、借鑒，歷北宋、明、清三次重要發展時期，形式日益多樣，文化積累逐漸豐厚。楹聯有偶語、儷辭、聯語等通稱，以「對聯」稱之，則肇始於明代。對聯以「副」為量詞，一般以兩行文句為一副，並列豎排展示，自上而下讀，先右後左，右邊為上聯，左邊為下聯。對聯屬格律文學，有種種講究，但無字數和句數的限制，少則一字，多至千言。上下對舉、字數相等、詞性相同、平仄相對、辭法相應、節律對拍、形對義聯是其文體特性，其中尤以聲律的平仄與詞性的對仗為關鍵。對聯言簡意賅，雅俗共賞，人稱「詩中之詩」。

江藻如以其豐富的學識涵養與崇高的氣節孝行，深受地方父老的景仰與推崇，對於地方人士或是親朋好友的邀約請託，或是自我砥礪策勉之作，使江藻如留下了為數不少的對聯詩作。中國對聯，源遠流長，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對聯應用廣泛，除名勝宮殿、亭台樓閣、廳堂書屋懸掛外，還廣泛應用於節慶、題贈、祝賀、哀輓、陵墓等場合。對聯的分類，也有多種多樣的看法。有人按語言特點將對聯分為「白話聯」和「文言聯」；有人從字數上分為「短聯」和「長聯」；有人從應用性質上分為「歲時聯」、「慶賀聯」、「哀輓聯」、「題贈聯」、「測驗聯」；也有按張懸地方分為「第宅聯」、「行業聯」、「勝蹟聯」、「廨宇聯」。<sup>58</sup>這裡的分類主要只是相對而言的劃分，有些對聯其實是兼有多種作用的，其分類方式就難免會有交叉之處。茲將江藻如所創作之對聯，依其性質之不同分列簡述之，可概略分為「勝蹟聯」、「廨宇聯」、「門聯」、「慶賀聯」、「輓聯」、「交際聯」、「春聯」、「節日聯」、「職業聯」、「婚聯」、「壽聯」、「書畫聯」、「文藝聯」、「宣傳聯」與「其他聯」等各種對聯。

### （一）「勝蹟聯」：

所謂名勝古蹟聯，是指為某一名勝古蹟撰寫、鐫刻的楹聯。我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風景名勝甲天下。古今名人來到這些名山大川、古蹟勝地，往往因觸景生情而興致大發，欣然而命筆。這些楹聯，或鐫刻於亭台樓閣，或分貼於寺廟祠墓……以抒發興致和情懷，他們留下的那些立意深遠的楹聯佳作，世世代代為人所稱道傳頌。

---

<sup>58</sup> 邱素雲：〈第三講 對聯之類別〉，《中華對聯鑑賞辭典》（台中：村尚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9月初版），頁9。

榮光燦爛呈熙宇，樹風聲教孝教悌。(上聯)

德業恢宏裕遠遊，德日新顧行顧言。(下聯)

生生不已何須記，樹立有根基在德。(橫批)〈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一

錦江歌白雪，頓使楚莊注意。(上聯)

城閣操瑤琴，能令司馬寒心。(下聯)〈詠錦城齋聯〉對聯三首之一

濟水派兮，自石壁而晏湖，源流遠大。(上聯)

陽光佈澤，由高峯及台嶠，氏族清嘉。(下聯)〈濟陽〉<sup>59</sup>對聯六首之一

## (二)「廟宇聯」:

所謂寺廟聯，是題於神祠、寺廟、道觀等場所的聯語。我國舊時寺廟、道觀中的楹聯，數量極多。這些楹聯，或記神話故事，或譽廟主業績，或言迷信傳說，或贊寺廟勝景，或勸世人行善等等。中國傳統以家廟作為同族之人合祀祖先的場所，以滿足追本溯源的本能，實現孝思感恩的追懷，進而獲得心靈的歸宿與安撫。家廟中所書刻碑碣、對聯、匾額以及題辭等，供瞻仰之子孫在覽讀之餘，透過文字中情意的了解，引發虔敬與懷念，使主觀的感應與其所崇敬的祖先，在精神上互相激盪，心靈上彼此契合，形成深厚尊貴的精神經驗。<sup>60</sup>

朝廟待詮，可步畫眉墨筆。(上聯)

章身有具，允占適體衣裳。(下聯)〈○○<sup>61</sup>殿〉廟聯一首

溯翼扶宋元明，迨經清國。(上聯)

原護庇潮閩福，遠屆螺陽。(下聯)〈三山國王〉<sup>62</sup>廟聯二首之一

<sup>59</sup> 濟陽應指江家的祖籍所在。據江槐邨先生提供家中抄自福建永定祖厝祠堂的族譜，得知江家祖先原本是由山東省濟陽縣（現今的濟南）遷移過來的。

<sup>60</sup> 陳進傳：〈宜蘭漢人家族文學初探〉，《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頁147。

<sup>61</sup> ○表示待填文字。

<sup>62</sup> 三山國王，指位於西螺的三山國王廟。

振玉聲金，道統須憑繼起。(上聯)

文經武緯，人才自此聯登。(下聯)〈振文書院古聯文〉對聯四首之一

崇尚民俗<sup>63</sup>畫屋營樓盡子職。(上聯)

本從禮法誦經拜懺報親恩。(下聯)〈靈厝〉對聯六首之一

崇功報德配享如同一脈。(上聯)

遠祖近宗祔禰詎視雙支。(下聯)〈廖姓祠堂聯文〉對聯十七首之一

榮辱何心，慈悲在抱，現身救世，其志只知萬眾。(上聯)

元勳著蜀，大德釋曹，急國緩奸，此事誰白千秋。(下聯)

〈榮元號帝君觀音〉對聯一首

振鐸牖民功參造化。(上聯)

文光射斗位極台垣。(下聯)

振古如茲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橫批)〈振文〉對聯二首之一

### (三)「第宅聯」:

所謂門聯，又稱「門對」、「門貼」。一般是鑄刻或書寫在門旁的聯語，往往有表明門第或主人志趣的作用，主要用於裝點環境，寄意抒情，以表示主人家的志趣、情懷等。門上或柱上的聯句，片辭數語，著墨無多，其構思匠心巧思，落筆巧遣妙運，用典巧取妙引，集句巧擷妙採，使上下句詞性相對，音韻相諧，富有一種字面上的對稱美，聲調上的韻律美，看去意義深遠，讀來賞心悅目，細觀妙趣橫生，成為獨特的傳統文學形式。<sup>64</sup>

<sup>63</sup> 本句「民俗」原只有「俗」字，今句詩文集編者所補。

<sup>64</sup> 陳進傳：〈宜蘭漢人家族文學初探〉，《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頁157。

省悟軒岐事業，以壽民濟世。(上聯)  
心存和緩書篇，克博物利人。(下聯)  
省脈能精在會心 (橫批)〈省心〉門聯四首之一

豐邑雖仍舊，增修改作已為發迹。(上聯)  
成都非自新，拓土開疆別創良圖。(下聯)〈豐成〉對聯二首之一

隆中奇策謨猷遠。(上聯)  
盛世元音律呂和。(下聯)  
隆棟高堂基業盛 (橫批)〈隆盛〉對聯二首之一

溫文爾雅潛修密。(上聯)  
厚德崇功存養深。(下聯)  
地靈人自傑 (橫批)〈溫厚〉對聯二首之一

德心不味，陶鎔悉變。(上聯)  
培養得宜，竹木可成。(下聯)〈詩鏡〉對聯三首之一

枕非無趣，在山也趣，在水也趣。(上聯)  
雲亦好閒，栖樹其閑，栖谷其閑。(下聯)  
〈錄先大人(江藻如先生)遺作〉對聯二首之一

海燕雙棲玳瑁，宜爾家室。(上聯)  
國風首詠關雎，正以人倫。(下聯)〈海燕〉對聯一首

元老成才，如宮制器。(上聯)  
順規毀矩，傲填呈能。(下聯)〈元順〉對聯一首

榮光燦爛，早徵熊羆叶夢。(上聯)  
昌盛蕃滋，先卜鳳凰于飛。(下聯)〈榮昌〉對聯二首之一

盈門有爛，翰姑相攸叶詠。(上聯)

昌浚可期，齊陳配偶徵祥。(下聯)〈盈昌〉對聯一首

榮宗顯祖，端賴先人積德。(上聯)

裕後光前，總期子姓高賢。(下聯)〈榮裕〉對聯一首

中正居心，審方視症，德期無妄。(上聯)

和平濟世，考古稽今，業守有恆。(下聯)〈中和〉對聯一首

仁愛為心，居積悉憑公道。(上聯)

義方是副，貨財胥少昧情。(下聯)〈仁義〉對聯二首之一

#### (四)「慶賀聯」：

除婚嫁、祝壽的專用慶賀聯語之外，人生交往中許多值得祝賀的事，都可以用對聯慶賀，這類聯語，總稱慶賀聯。慶賀聯是為慶賀他人喜慶而撰寫的對聯，通常張貼於祝賀之家的大門、廳堂或妝奩堂上。其內容多是對於受賀者的熱情讚美和良好祝福，帶著濃烈的吉祥、喜慶氛圍，具有熱烈而莊敬的感情色彩。

大廈華瞻，得展光人矩矱。(上聯)

結構雄壯，特創後裔規模。(下聯)〈祝大結姻兄新居〉對聯一首

#### (五)「哀輓聯」：

哀悼死者用，有的地方叫「喪聯」，係由輓詞演變而來，是一種人們用於對先人、死者表示緬懷、寄託哀思的對聯。往往貼在門口、骨灰盒兩側、追悼會會場兩側、花圈上，一般用白紙配黑字，具有肅穆、莊嚴和沉痛的感情色彩。透過聯語，喚起人們對死者的追念和尊敬之情。

出參將，歸參事，參贊夙稱賢佐。(上聯)

天生員，子教員，員嶠今增仙儔。(下聯)

〈弔菘甫君令正仙逝輓聯〉對聯一首

我別君去，君何患無妻，倘異日再定鸞占，莫謂生妻不如死歸。(上聯)  
夫隨兒悲，兒終當有母，若他時重酬烏哺，須知養母即是親娘。(下聯)

〈輓廖漢棟芸弟令正〉對聯一首

文章關福命，當年童試困屯，幸革故鼎新，

侄賢子肖，方喜少伸意氣。(上聯)

時運聽穹蒼，昔日家庭偃蹇，歷千辛萬苦，

否極泰來，胡為遽赴修文。(下聯)

〈悼黃倬其先生〉對聯一首

妙筆掃千軍，正海國需才，我公竟赴修文召。(上聯)

噩音馳萬里，悵關山難越，吾輩空懷執紼肢。(下聯)

〈湖南追悼令輓聯〉弔聯七首之一

#### (六)「題贈聯」：

頌揚或勸勉他人所用。所謂交際聯，是人們用作酬贈交誼的楹聯。這種聯語，含蘊深刻，內容豐富，多是格言警句，其中以簡秀典雅者為佳。

和氣遍雙南，濟人緩急。(上聯)

興機經百鍊，任我陶鎔。(下聯)〈全和興號聯文〉對聯一首

參贊成三，兩曜並燭照，若微必贊。(上聯)

尊親無二，六合皆悁懽，惟善是視。(下聯)

〈魏先生參尊亭〉神聯六首之一

中正居心，術宗歧伯。(上聯)

和平濟世，學溯軒轅。(下聯)〈魏等如君葯局聯文〉對聯一首

信必由衷功高千古。(上聯)

德成而上賴及萬方。(下聯)〈贈光輝魏先生信德藥店〉楹聯二首之一

### (七)「其他聯」：

對聯作為一種古老的文藝形式，短小精悍，使用方便，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除以上所述對聯外，對於許多特別的對象及一些特殊場合也經常用到對聯。

封爾客成侯，故我銀海眸，

牆短山光倒照明，細認雙瞳點秋水，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老當益壯老而還童。〈目鏡袋〉對聯一首

清香好伴茶供意。(上聯)

爽氣尚聞爐篆香。(下聯)〈烟袋〉對聯三首之一

## 第二節 寄情天地，反璞歸真

### 一、儒者風範的詮釋

儒家文化在歷代的地位不像道教和佛教那樣耀眼，因為作為一種自漢代以來便確立的正統文化思想，儒家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念、思想意識等都已化成一種潛在的文化基因，自然地存在於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之中，除非在一種刻意反儒的社會環境之下，否則人們將不會輕易拋棄儒家文化。歷代以科舉取士的政治風氣，使得文人雅士形成一種積極進取的政治態度，這種態度面表現在文人們對時代的信心，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們對自我才能的極度自信。歷代知識分子積極進取的政治態度，成就了一批批有著極強社會責任感的讀書人，他們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入仕的目的不僅是自我生存的優越感使然，更受一種明確的社會責任感的驅使，甚至可說他們入仕的目的是「天下」，而不是「自我」。傅紹良在著作中曾有一段論述：

從儒家先聖對「士」的有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士的明確規定：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重道輕欲的犧牲精神、德才兼備的內在修養。這三個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便是積極從事社會政治活動，通過從政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完善自己的人格追求。<sup>65</sup>

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亦說：「士，事也。」<sup>66</sup>唯有在社會政治和事務中培養與實踐自我的才德，實踐「仁」與「道」，才能將「憂天」與「修身」相互結合。〈大學章句〉中有一段話，對「士」的品行與責任有更詳盡的論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sup>67</sup>

這是歷代士人入仕從政的基本過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士道模式，也是讀書人自我修養以達經世濟民目標的具體實踐。透過「修身」的立身之本，以治國平天下為宏遠目標，皆是通過獨立的自我實現來完成的。江藻如自幼便是接受此種正統的儒家教育，在清代仍然以科舉取士的制度下，江藻如和許多的傳統士人相同，以憂世為情懷，以救世為目標，以自我的才能與品格，全力以赴的追求政治理想的實踐，即使名落孫山，也是一種榮譽。純正的儒學傳統，不但使江藻如成為一個詩思清越的詩人，而且也確立了「不敢違仁」的人生理想。江藻如的詩思和才氣，奠基於十年寒窗苦讀，為求仕入世服務的根柢，其理想正無愧於他所接受的儒學傳統。可惜命運之神無法垂青，時局大勢難以挽回，一紙馬關條約使得這些滿懷抱負理想的文人士子都成了遺臣棄民。儘管如此，江藻如

<sup>65</sup> 傅紹良：〈盛唐詩人的儒者情懷〉，《隋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頁105。

<sup>66</sup> 見東漢·許慎撰，北宋·徐鉉增釋：《說文解字》卷八上：「仕，善也，从人土。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凡王之屬皆从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字書之屬》冊22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32。

<sup>67</sup> 謝冰瑩編譯：〈大學章句〉，《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1月五版），頁3。

仍然根據自己的才能與興趣，選擇另一個更寬廣而靈活的社會角色，即使處於社會動盪、政局不安的年代，他仍以一襲前朝的青衫與白布鞋，迎風展現的是他一身文人的傲骨。以下這一組詩正足以描述他的心境與情衷：

滿園柔葉綠萋萋，隙地深耕近小溪。  
豆莢日蒸紅夾徑，菘苗雨浥碧凝畦。  
半肩鋤影斜陽寂，一擔芹香曉市擠。  
多少英雄曾溷<sup>68</sup>跡，却將老圃當岩栖<sup>69</sup>。

江藻如〈蔬園〉七律五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小園數畝堪亦娛，仲子生涯未是迂。  
畦畔分苗謀野叟，城中換酒倩田夫。  
芥孫遇雨舒新葉，笋子驚雷裂軟膚。  
澆灌終朝勞四體，渾忘帝力及蔬區。

江藻如〈蔬園〉七律五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三號拓地闢荒蕪，頻向斯間息我軀。  
去春冒煙移薤韭，客來戴月剪萼菰。  
桔槔聲迫葱畦外，芋栗香飄草舍隅。  
最是霜天和露摘，居然風味勝郇廚。<sup>70</sup>

江藻如〈蔬園〉七律五首之三，《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68</sup> 溷，混亂。見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冊 106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0。

<sup>69</sup> 栖，鳥類止息，泛指停留、休息，通「棲」。見西晉·郭象註：《莊子注·盜跖》卷九：「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冊 105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149。

<sup>70</sup> 郇廚，指郇公廚。唐朝韋陟襲封郇國公，廚食奢靡，人稱「郇公廚」，後以「郇廚」為譽人膳食精美之詞。見唐·馮贇：《雲仙雜記·郇公廚》卷三：「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冊 103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 653。

編籬除草傍街西，滿地芹蔥翠葉齊。  
移蕨避風依小阜，種芋澆水鑿清溪。  
淡烟疎雨閒刪草，零露微風細擁泥。  
自有天然幽趣在，不容名利入疏畦。

江藻如〈蔬園〉七律五首之四，《江藻如詩文手稿》

漫說窺園學可虞，英雄失志日頻趨。  
重農經史欽周室，為圃聖門記樊須。  
綠萼春來逢雨秀，晚碧秋至冒霜腴。  
辛盤佐餽根休厭，饑已無憂饑不呼。

江藻如〈蔬園〉七律五首之五，《江藻如詩文手稿》

任何一種價值的實現都必須受到外在時空情境的限制，有其時與命的問題，然而對江藻如而言，他以直觀式的人生美學，協調他理念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當必須妥協於外在的現實與情勢之時，將融合各種不同的價值而具顯出人生情態於一生。「澆灌終朝勞四體，渾忘帝力及蔬區」、「辛盤佐餽根休厭，饑已無憂饑不呼」，就自我追尋的歷程而言，如何完成自我的價值觀，既不隨波逐流，也不在掌聲中迷失，如此才能掙脫遇與不遇的困擾，隨遇而安。「學而優則仕」雖是中國文人自古以來的理想，也是一種儒家典範的宿命，然而在當時日人治台、時不予我的現實政治環境之下，「自有天然幽趣在，不容名利入疏畦」，詩人選擇了「隱」的可貴不在於對政治現實的抗議，而是將外恃的價值觀轉化成內發的自我價值，才能在「仕」與「隱」的抉擇中都能適性自在。「綠萼春來逢雨秀，晚碧秋至冒霜腴」正顯現出與自然為伴，萬物恰如其分、相映成趣之美，也暗示詩人自我的生活應當融入此一心無罣礙、隨興自得的自然之境。

## 二、鄉土意識的抒寫

「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出現「鄉土文學」此一支脈，除了受到西風東漸，外國鄉土文學引進中國的影響，其主要來源仍是中國本土的深厚土壤，而中國的「鄉土文學」就根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之中。就字面解釋「鄉土」一詞可包含了數層不同的涵義：其一當「鄉土」指「鄉村」、「土地」而言，它反映的是中

國傳統農耕社會的生活方式與農民對生產資料的感情；其二當「鄉土」一詞作「家鄉」理解之時，鄉土文學常成爲離鄉背景的作者懷戀家鄉、親人情感的體裁；其三當「鄉土」指「農村」與「城市」相對時，鄉土文學寫的是隨著現代化的過程日益顯現城市的弊端，懷念過去鄉村的單純、溫馨與安穩而滋長濃郁的「田園情結」。<sup>71</sup>

中國自古以來即是以農立國的社會，重視鄉土情誼成爲中華文化顯著的特徵之一。這種特徵可上溯至《論語》中所載：「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sup>72</sup>即是由於孔子十分重視宗族鄉黨對一個人的評價影響；又如荀子所論：「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sup>73</sup>強調「土」的重要，要使人民「安土重遷」最重要是施行禮樂之教，亦即儒家的鄉土之教。

在文學研究中，我們或者以古觀今，以古人既成的鮮明形象加以論述；或是以今觀古，將今人的觀念投注於歷時形成的印象作爲詮釋依據。以鄉土及其生活爲題材所擴展出的「鄉土認同」概念。江寶釵在《台灣古典詩面面觀》一書對於「鄉土認同」曾有如下之定義：

大體而言，鄉土自然圈限了人文的發展，形成一定型態的小傳統，包括鄉音、土產、特殊景觀、民俗風情等等，成爲同一地域的人們據以認識你我，聯繫彼此，產生「共住地感」，構成共識的徑路。儘管這些人不會就形成一個社群，而是多個，不會利益全然一致，也會有所衝突，但這卻是鄉土隸屬與認同情感發端之所在。<sup>74</sup>

中國文化重視鄉土情誼的特徵，體現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台灣古典漢詩中亦不自覺地形成了豐厚而多色層的鄉土認同，以充實傳統詩歌的內涵。身處於清治、日治之交的本土詩人江藻如，面對動盪不安的大時代環境，從流寓到

<sup>71</sup> 朱双一、張羽：〈鄉土文學在兩岸新文學中的演變和發展〉，《海峽兩岸新文學思潮的淵源和比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初版），頁453。

<sup>72</sup> 見北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卷五，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冊19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140。

<sup>73</sup> 見戰國·荀況撰，唐·楊倞註：《荀子》卷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冊69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201。

<sup>74</sup> 江寶釵：〈自然與社會〉，《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12月初版），頁114-115。

定居的鄉土認同歷程，表現在古典詩文的創作具有橫跨台海兩岸的意義。此種文學移動的探究溯自明朝流寓文人、清朝游宦遺民，在海峽兩岸彼此之間從未間斷地交流往來，已成為極普遍之現象。江藻如當年的生活範圍涵蓋福建、台灣兩地，無論是科舉考試、經商貿易、通婚聯姻、親友往來諸多原因，皆促成江藻如經常往來奔波兩地，也刻劃出台海兩岸文學移動的痕跡。<sup>75</sup>江藻如的詩作賦予我們對台灣古典詩的鄉土認同一種超越傳統的詮釋：「一個地方並無固定的歷史意義，而是一塊上面生活著不同社群的土地，不斷賦予土地新的意義。」<sup>76</sup>在以下數則江藻如書寫家鄉景致詩作中，詩人以淺顯的文字，表達清楚的現實主義文學觀：詩歌因而理當擺脫種種抽象、高蹈、玄奧的思索冥想，只有與土地、人民親近的詩人，才能夠腳踏實地寫下撼動人心的詩歌。<sup>77</sup>

雨霽風恬濁浪平，遠山如髻轉分明。

貪看晚景遲遲歸，飽聽蟬聲與鳥聲。

江藻如〈螺溪即景〉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漁人幾處學吹簫，海色蒼茫弄晚潮。

一片山間明月上，滿隄寒影渡橫橋。

江藻如〈東港〉七絕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烟籠竹樹接沙洲，夕照橫波海氣浮。

樵子唱回雲影路，戍人吹動角聲秋。

僧歸廢寺鐘長寂，燕喜澄潭水不流。

觸目郊原多景象，迷離華屋起重樓。

江藻如〈鎮北門晚眺〉七律一首，《江藻如詩文手稿》

<sup>75</sup> 參閱鄭定國、許竹宜：〈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頁87。

<sup>76</sup> 江寶釵：〈自然與社會〉，《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12月初版），頁123。

<sup>77</sup> 藍建春：〈苦鹹的土地—吳新榮、郭水潭與鹽分地帶文學〉，《親近台灣文學—歷史·作家·故事》（台中：耕讀園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2月初版），頁157。

日本治台以後，一方面台灣切斷與清政治實體的隸屬關係，在文化上雖然仍是根臍猶存，然而在自顧不暇的景況之下，實無可能要求孺慕的祖國蔭庇。另一方面台灣成爲日本的轄境，卻有別於繁榮現代化的「內地」，而屬遙遠的「南方」，台灣人民不同於內地人，必須接受不平等待遇。台灣人這種孤臣棄民的處境，卻更堅定熱愛鄉土、懷抱鄉心的濃烈情感。在地理上，台灣是一個資源豐沛、尙待探詢的處女之地；在政治上，它向來處於中國歷史的邊陲地位，遠離中央教澤；在人文上，它更是一個化外世界。這個化外之界，既是歷史傳說中的海外蓬萊，亦是漢人移民過程中所必須履歷跋涉的自然世界。其中所蘊藏之豐富寶藏與歷史傳說，絕非一時一言足以道盡。眷眷鄉情是時空更替變化下的心靈活動，常常隨著時間的積累、特殊的地理環境而有著不同的起伏變化。對詩人而言，台灣是他一生的起站亦是終程，任何領土的宣示，屹立不搖的故鄉山水從不曾因政權的轉移而有所改易。這首〈延平郡王廟歌〉恰如其分地道出詩人獨特的情感經驗，不僅考驗詩人寫詩的功力，也投射出當時整個時代的樣貌，使之成爲台灣歷史下的時代縮影。

君不見海島義旗倡五百，赤城猶薦田橫<sup>78</sup>食。

又不見黃冠<sup>79</sup>歸里文大夫，至今廟貌魁通衢。

英雄自古重節義，正氣炳炳<sup>80</sup>寰區寄。

正人正神本同途，禍福猶能爲民庇。

延平當時一諸生，慷慨無路堪請纓。

手握孤城肉白骨。艤舡<sup>81</sup>百萬誇縱橫。

<sup>78</sup> 田橫，人名，秦末狄縣人。本戰國時齊王田氏族後代。秦末，其兄田儋自立爲齊王，不久戰死，儋弟榮與榮子廣相繼爲齊王，橫爲相國。韓信破齊，橫自立爲齊王，率領從屬五百人逃往海島。劉邦稱帝，高祖派人招降，橫不願北面臣事之，遂自殺，餘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見西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南朝宋·裴駭集解：《史記·田儋傳》卷七，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4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179-199。

<sup>79</sup> 黃冠，用草編成的斗笠，爲農夫之冠。見東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義：《禮記註疏·郊特牲》卷二十六：「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禮記之屬》冊 11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39。

<sup>80</sup> 炳，顯著、光明。「炳炳麟麟」，亦作「炳炳烺烺」，光明耀目的樣子。見東漢·揚雄著，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註·劇秦美新》卷四十八：「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32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844。

臺灣秀出澎湖東。隔海憂望衣帶同。  
扶桑流虬若可見。渺如織芥青冥<sup>82</sup>中。  
枕榔<sup>83</sup>鹽鹿富羣產。山水包絡洵奧衍<sup>84</sup>。  
生子但如北地王。何致沃土稽首獻。  
天心助順復奚疑。從來聖主能開基  
危局就使如公願。漢代誰為興叢祠。  
我學子訓摩銅狄。復為孔明歌廟柏。  
勝國如公只一人。何處白雲來毅魄。

江藻如〈延平郡王廟歌〉古詩一首，《莢社同人錄》，頁 3

台灣文人面臨改隸之際，往往難以接納自己成爲上國棄民的命運。這些懷抱遺民意識的末代文人，一方面與同好互相酬唱，一方面透過詩社的締結與交流，以隱密的語言抒寫一己故國鄉土之思，在日人的紳章馴化與羅織文網之下，藉由古人事蹟典故，一澆心中抑鬱與不平之塊壘。當時相當盛行以鄭成功之事蹟來影射日治時期的處境，江寶釵教授曾有所評：

鄭延平事所以成爲台灣古典詩中的核心主題之一，與鄭延平本身的事蹟息息相關。首先，是他成功驅逐了荷蘭，發皇了孔子的華夏大義，對於當時中國意識的台灣漢人有無比的示範性。其次，鄭延平本身的悲劇命運，它與父親絕裂，和台灣為清廷割棄，在某種意義上形成類比，發人遐思；再者，有關鄭延平的神話傳說甚多，用為掌故，意義多層，十分厚實。因而鄭延平成爲清末日治時期詩人鍾愛的對象，或作隱喻，或作故實，或作興

<sup>81</sup> 鱘鱓，一種古代戰艦。見北宋·薛居正撰，清·邵晉涵輯：《舊五代史·賀瓌傳》卷二十三：「以鱘鱓戰艦阨其中流。晉人斷我鱘鱓，濟軍以援南柵，瓌退軍於行臺。」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7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08。

<sup>82</sup> 青冥，青天、蒼天。見唐·李白，宋·楊齊賢集註，元·蕭士斌補註：《李太白集分類補註·長相思詩》卷三：「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淶水之波瀾。」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88。

<sup>83</sup> 枕榔，植物名。棕櫚科山棕櫚屬，常綠灌木。葉爲羽狀複葉，邊緣呈不規則鉅齒狀，色深綠，花小，香氣濃郁。莖髓可製澱粉，葉柄纖維則可製繩。產於熱帶地方。

<sup>84</sup> 奧衍，深奧曲折。見北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韓愈傳》卷一百七十六：「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冊 27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430。

寄，不一而足。<sup>85</sup>

延平郡王祠是全國最早，也最著名的鄭成功祠。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裡收復台灣，並以台灣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建設台灣不遺餘力，深得民心，死後人民設廟奉祀，但為避免清廷找麻煩，故稱鄭成功為「開山王」。清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奉命來台辦理防務，深入民間才發現鄭成功對建設台灣的貢獻，上書皇帝強調鄭成功是明室遺臣，而非亂臣賊子，建議建祠紀念之。朝廷同意後撥款立祠，諡號忠烈，並在正門石匾提「明延平郡王祠」，這是清朝首度承認鄭成功的事蹟。

江藻如之〈延平郡王廟歌〉一詩以形式較為活潑自由之古體詩來創作，前兩段開頭仿李白〈將進酒〉<sup>86</sup>之寫法，別有一番警醒作用。「海島義旗倡五百，赤城猶薦田橫食。」將鄭成功與其部屬比擬為當年退居海外孤島的田橫及五百義士，給予正面的歷史評價。詩中內容除了對鄭成功抗拒異族統治、堅持反清復國的精神予以讚揚，更概括承受了建設台灣的艱難歷程，眷戀故國、熱愛鄉土的情思古今皆同，彼此超越了時空而交相輝映。

### 三、民族精神的發揚

在西元 1895 年（清光緒廿一年）4 月 17 日清日簽署馬關條約，協議割讓台澎金馬後，抗日民兵與日軍即刻展開一連串的攻防戰。自唐景崧所領導的「台灣民主國」瓦解後，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總督府舉行「始攻式」，藉由凶狠的警察統治系統與嚴密的保甲制度，對台灣人民進行嚴酷的殖民統治。初期台灣同胞不甘壓迫的反日起義事件此起彼落、層出不窮，雖因對內缺乏嚴密的組織和充分的戰鬥訓練，對外缺乏來自大陸祖國的協助支援，旋即為配備現代化武器的日本軍警所鎮壓撲滅。然而從慘痛的失敗教訓中，台灣同胞以鮮血淋漓的事實，揭穿了日人同化懷柔政策的欺詐性，從而提高了台灣人民抗日的民族自覺，進一步展開深入群眾的民族革命宣傳運動，至後期更進一步發皇為波瀾壯闊的政

<sup>85</sup> 江寶釵：〈時、事與社會：清代後期~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年 12 月初版），頁 226。

<sup>86</sup> 見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將進酒》卷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冊 10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230。

治運動、文化運動與新文學運動。<sup>87</sup>

台灣在日治時期的舊文學以詩為主，如張我軍曾經指出：

是現在一歷來也許都是如此一台灣的文學，除詩之外，似乎再沒有別種的文學了。如小說、戲曲等不曾看見，所以現在台灣差不多詩就是文學，文學就是詩了。<sup>88</sup>

西元 1885 年台灣建省之初，流傳於民間的詩鐘逐漸發展，形成雕琢字句、拈題競技的擊鉢吟。此一詩人間擊鉢吟詩的活動，經由台灣文學家和台灣總督府的刻意提倡鼓勵，不但形成了文化主流，也促成了台灣詩社林立，詩人結社聯吟的風氣大為興盛。此一為抵禦日本文化勢力入侵的「漢學運動」，其主流便是具有保存國粹意義的傳統漢詩，詩人間一唱百和、南北競起。詩社不但是本土文人切磋詩藝、傳承漢學的地方，更是有志之士藉以伸張民族大義、孕育國族魂魄之所。

江藻如自幼接受四書五經、經史子集的漢學陶養，奠定深厚的詩文基礎。三十歲考中前清文秀才，本欲一展鴻圖、貢獻所學，卻因一紙馬關條約而絕意仕進，自此隱居鄉里，以講課授徒、提攜後進為畢生職志。然而其中國傳統文人所具備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意識卻不落人後，表現於積極參與西螺「莢社」活動中。當時適逢各地詩社紛紛成立，江藻如受邀擔任莢社詞宗與詩社指導者，藉由志同道合之文人雅士齊聚一堂，共同砥礪詩文激勵心志，期使在異族的箝制之下，能延續漢學精隨、宣揚傳統文化。其子江擊甫亦為莢社創始人之一，父子二人共同致力於詩文創作與文化傳承的工作，忠孝傳家、克紹箕裘，一時傳為地方佳話。晚年以學問淵博、品德高潔受到詩友廖重光等人的薦舉具領日人紳章，江藻如卻以年高體衰為由婉謝，其淡泊名利的心志昭然若揭，而其堅持民族大義不仕異族的決心更令後人欽慕不已。

江藻如的詩作之中，屢屢可見與詩友同好藉由論文吟詩，透露對國情局勢的憂心與感懷，充分顯現詩人對遭逢家國遽變的無奈與胸懷民族大義的情操。茲

<sup>87</sup> 參閱梁明雄：〈日據台灣的時代環境〉，《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5月），頁12。

<sup>88</sup> 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廿四號，（西元1924年11月21日），頁6。

列舉數首觀之：

飄泊風霜感客遊，熱腸誰與問東流。  
縱橫世界空陳跡，慷慨悲歌寄遠愁。  
諸葛不生何柱石，東吾縱霸祇春秋。  
胡笳<sup>89</sup>隱聽城樓上，飲恨長懷杜老憂。

江藻如〈和蘊玉同志閱報有感原韻〉七律一首，《莢社同人錄》，頁2

一個時代的變亂，無論是在亂前還是亂後，承受災難最多最大的往往是黎民百姓，面臨異族統治的台灣更是如此。江藻如自幼接受傳統儒家仁愛思想，促使他將目光由自我投向了社會，投向了苦難大眾。他不僅親身經歷政權的轉移與時代的嬗遞，感受到臺灣人民所遭受的沉重剝削，並以詩作表達自己對痛苦百姓的憂慮，對外來政權的強取豪奪進行了規諷。〈和蘊玉同志閱報有感原韻〉一詩之首聯「飄泊風霜感客遊，熱腸誰與問東流」，在日人治台期間，詩人的生活基調處於動盪和不安之間，功名的遠逝與生活的失意，對詩人的心靈造成嚴重的影響。「縱橫世界空陳跡，慷慨悲歌寄遠愁」，可見詩人的戀闕，已經基本擺脫了狹隘的功名慾念，而是在國家民族利益的大業上，對民生的憂慮，對民族命運的傷感。

詩中以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與憂國憂民的杜甫自比，杜甫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安史之亂中度過的，卻成全了他悲壯淋漓的藝術特色，杜甫用淚眼關注著時代的風雲，用帶血的文字真實的反應了那段歷史，「詩史」的形成，源於杜甫以詩寫史的詩史心態，它是杜甫文化心理與社會現實高度同步的藝術體現，是杜甫悲己傷時文化心理的發展和完善。<sup>90</sup>「杜老憂」即是引用宋·蔡孟弼評論杜甫「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一己失得也。」<sup>91</sup>詩人受到古聖先賢仁民愛民、憂國憂時心理

<sup>89</sup> 樂器名。一種古代的吹奏樂器。漢代流行於塞北和西域一帶，是漢、魏鼓吹樂中的主要樂器。因最初為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故稱為「胡笳」。傳說由漢·張騫從西域傳入，其音悲涼。參閱宋·郭茂倩輯：《樂府詩集·胡笳十八拍序》卷五十九，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134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525。

<sup>90</sup> 傅紹良：〈盛唐詩人的儒者情懷〉，《隋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頁131。

<sup>91</sup> 見宋·蔡孟弼：《草堂詩話》卷下，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冊14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547。

的影響和作用，形成了詩人人格中以仁愛和憂患為主體的基本結構。

千里河山誤一人，牛皮地割倍傷神。

卅年未醒睡獅夢，說到春帆淚滿巾。

江藻如〈黃竹崖君過春帆樓<sup>92</sup>以詩見示感成數絕〉

七絕四首之一，《江藻如詩文手稿》

傷時熱淚灑征衫，愁看高樓映翠巒。

三百萬人酣睡日，誰知怪物是春帆。

江藻如〈黃竹崖君過春帆樓以詩見示感成數絕〉

七絕四首之二，《江藻如詩文手稿》

玉帛干戈豈等閒，初成和議萬民譖。<sup>93</sup>

大臣一語屏藩失，留得遊人說馬關。

江藻如〈黃竹崖君過春帆樓以詩見示感成數絕〉

七絕四首之三，《江藻如詩文手稿》

春帆春草似文茵，樓下經過幾許人。

請相獨留遺迹在，環球誰不淚沾巾。

江藻如〈黃竹崖君過春帆樓以詩見示感成數絕〉

七絕四首之四，《江藻如詩文手稿》

春帆樓是當年中日甲午戰後，清朝重臣李鴻章與日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地。黃文陶於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攜眷赴日，攻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外科醫學博士學位，途經風景秀麗、綠草如茵的春帆樓，駐足憑弔歷史遺跡的同時，思及滿清無能、權臣誤國，一紙合約便輕易地將寶島

<sup>92</sup> 春帆樓是日本下關最有名的旅館，現今以「史蹟旅館」的形式繼續營業。下關即馬關（Shimonoseki），位於日本本州島的最南端，和九州島的門司間隔著著名的「關門海峽」。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清方代表李鴻章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於西元 1895 年 4 月 17 日，在此地簽訂《馬關條約》。見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 年 9 月二版），頁 105-107。

<sup>93</sup> 譖，不信。見北宋·蘇轍：《蘇氏詩集傳》卷十七：「鞫人伎忒，譖使竟背。」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冊 7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初版），頁 504。

拱手讓人，不免為台灣同胞備受操弄的處境發出不平之鳴。江藻如聽聞好友路過此一台灣歷史的傷心地，不由聲氣相投、發出共鳴，以匹夫之力無法改變歷史的洪流，對於臺灣同胞數十年來遭受不平壓榨的抑鬱之情，仍一吐方之為快。江藻如以一連四首組詩聯詠的方式，贈詩於遠遊異國的摯友，期勉身負亡國之恥的台灣人，毋忘這段陷台灣於水火的慘痛歷史教訓。

江藻如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意識，表現在其眾多詩作之中，諸如前章述及詠物詩、詠史詩、敘事詩中多有堅持民族大義情操的主題，或發而為詩，或隱晦暗喻。其思想不但傳承彰顯於其子江擎甫的人格與文學作品，<sup>94</sup>對詩社詩友們愛國情操的發揚，也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正如黃文陶於西元 1933 年（昭和七年）取得日本醫學博士學位後，毅然放棄日本優質的醫療環境與優渥的待遇報酬，拒絕日人之邀，返回台灣嘉義重新開設「上池醫院」，為台灣鄉親貢獻所學、造福鄉里，這正是對於江藻如堅守民族大義、發揚愛國情思的最佳回應。

---

<sup>94</sup> 吳勝豐：《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259-262。

## 第五章 結論

台灣文學發展的路途坎坷，然而在前人筆路藍縷的奮鬥過程中，歷經大時代的考驗與重重的壓迫，仍能相互砥礪、創作不輟，所累積的豐富文學作品，記錄了超過一世紀以來台灣先民奮鬥的歷程。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期勉在現今仍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為熱潮的學術環境之中，為台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挹注一己之心力。筆者幸而得此機緣參與此一雲林文學發展研究之艱鉅工程，期使藉由對西螺古典詩家—江藻如之研究，落實田野調查工作之開展，深入而精實地對其生平時空背景與漢詩內容藝術作一探究。本論文之撰寫與編輯雖僅是雲林文獻史料中的一小環節，仍期勉能發揮聚沙成塔、積土成山之效用，為雲林文學之發展研究貢獻一己所學。

江藻如一生致力於作詩為文，直至六十六歲彌留之際，仍不斷有詩文的創作。在他的詩文手稿尚未出土之前，其詩作僅零星散見於菴社的詩稿之中，未曾受到發掘與重視，關於其人其詩之研究更如鳳毛麟角一般。然而江藻如始終堅持中國文人的氣節與傳統儒者的風範，面對著家國的遽變與時代的衝擊，對古典文學與傳統漢詩仍保持創作不輟的精神。他傳授漢學，功在地方教育；勤於筆耕，活躍當時詩壇。他不僅以維繫漢學命脈為己任，更對雲林詩壇有卓越的貢獻。當時適逢各地詩社紛紛成立，江藻如受邀擔任菴社詞宗與詩社指導者，藉由志同道合之文人雅士齊聚一堂，共同砥礪詩文激勵心志，期使在異族的箝制之下，能延續漢學精隨、宣揚傳統文化。

本論文是以作家個人及其文學作品為研究範疇，綜合上述各章所論，對於台灣古典漢詩詩人江藻如的文學涵養與寫作特色，筆者將其人其詩之評價歸納為以下數點：

### （一）孝悌忠誠，詩禮傳家

江藻如並非生於官宦顯赫之家，其父江開漢憑恃過人的智慧與勇氣白手成家，其慷慨寬厚、勤儉篤實的性格對江藻如立身處世的原則有莫大的影響。江藻

如性情忠厚澹泊，不慕榮利，不但侍奉繼母至孝，對於兄弟侵占田產妝奩不予計較，這種寬大胸襟與孝悌門風遂成爲江家薪火相傳的特色，其子江擎甫與孫江槐邨皆承其父風以孝悌傳家，蔚爲家訓。中國優良的傳統儒家風範，「入則孝，出則悌」，全都在江藻如先生的身上表露無疑，也爲後人樹立了孝悌忠良的最佳典型模範。江藻如爲莢社首任詞宗，其子江擎甫亦爲莢社創始人之一，父子二人參與同一詩社同心戮力，爲發揚漢學、精進詩藝而互相切磋、相輔相成，一時傳爲地方佳話，令人稱羨。

## （二）領導詩社，弦歌不輟

日治初期，爲喚起愛國觀念、提高民族意識，台灣各地皆有詩社相繼成立，蔚爲一時潮流。西螺雅好文藝之人士組織「同芸社」，致力於詩文創作與詩詞賞析，以期能以詩會友、互通聲息，藉以發揚文風，凝聚思漢民心。詩社成立之初並禮聘江藻如以當地秀才之身分出任詩社之詞宗，主講詩文。「同芸社」後改名爲「莢社」，在江藻如與莢社諸友同心戮力下，不但以發揚文藝爲宗旨，更懷以丹心報國的心情，以表詩人愛國不落人後之意。江藻如晚年因身體狀況日漸退步，以六十三歲之高齡請辭詞宗之職，並推薦斗六斗山吟社臥雲齋黃詔謨代其職。江藻如卸下詞宗職務至過世爲止，仍舊在莢社擔任顧問，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深受後人景仰。

## （三）才學兼備，博古通今

江藻如身爲前清秀才，又是地方詩社上的一代詞宗，其帶領莢社縱橫詩壇，無論是詩文創作的指導，或是本身才學的展現，江藻如在漢詩寫作上的功力水準，皆居於領導地位。後人細讀它的詩作，無論是詠物、敘事、贈答、詠史或聯文，均廣用典故、各體兼備，詞句雋永動人，筆鋒常帶感情。他深厚的詩功與學養，堪爲後進學子之楷模。台灣的古典詩於日治時期蓬勃發展，有賴於詩壇上領導人物致力於鼓吹詩風、宏揚詩道，鼓勵人人讀詩、吟詩、作詩，以陶冶性情、淨化身心。而江藻如身爲莢社指導者兼詞宗，更必須肩負此一重任，時時以詩道之傳承爲重，多多獎掖後進、鼓勵創作，其詩作更以合乎社會關懷，有裨國計民生爲其思想內涵。細讀江藻如數量龐大的詩作之餘，究其一生筆耕不輟，自年少鑽研經史子集，奠定深厚漢學根基之始，至其晚年六十六歲辭世，終其一生奉獻

心力於台灣詩壇的振興，將日常生活的喜怒哀樂悠遊涵泳於漢詩的天地之中，詩人的真性情更是於其中一一體現。

#### （四）澹泊明志，貽範後昆

江藻如自幼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以憂世為情懷，以救世為目標，以自我的才能與品格，全力以赴的追求政治理想的實踐。純正的儒學傳統，使江藻如成為一個詩思清越的詩人，也確立了「不敢違仁」的人生理想。可惜命運之神無法垂青，時局大勢難以挽回，一紙馬關條約使得這些滿懷抱負理想的文人士子都成了遺臣棄民。儘管如此，江藻如仍然根據自己的才能與興趣，選擇另一個更寬廣而靈活的社會角色，自此隱居鄉里，以講課授徒、提攜後進為畢生職志。然而其中國傳統文人所具備的民族精神與愛國意識卻不落人後，表現於積極參與西螺「葵社」的活動與大量漢詩的創作。晚年以學問淵博、品德高潔受到詩友廖重光等人的薦舉具領日人紳章，江藻如卻以年高體衰為由婉謝，其淡泊名利的心志昭然若揭，而其堅持民族大義不仕異族的決心更是令後人欽慕不已。身處於社會動盪、政局不安的年代，他仍以一襲前朝的青衫與白布鞋，迎風展現的是他一身文人的傲骨，留予後世的卻是無盡的追思與懷想。

綜上所論，本論文各章節之安排與撰寫，目的即在確立詩人江藻如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個人的生命歷程與文學脈絡。更藉由對其人其詩之研究，充分領會跨越清末與日治兩時期的西螺漢詩詩人江藻如，以詩記錄生活抒發情致，以詩活躍詩壇提攜後進，以詩反映民生為民喉舌，以詩傳承漢學表彰節義。如此的文人典範與風骨歷經百年來的時代遞嬗而不衰，亟待後世的研究得以重返再現詩人的才情與風貌。然而據今時已超過百年，由於當年紙張克難，偶呈纖薄潮濕斷爛，加上皺摺頻繁積塵蠹損，如今整理備感困難，一者需辨識行草，因魚魯亥豕之細極易誤識；一者需斷句校讎文義免生誤會，期間之難度有更甚於此者。<sup>1</sup>文本的整理非一朝一夕之功，其所耗費的時間心力更是不言而喻，惟有實地投入田野調

---

<sup>1</sup> 鄭定國、許竹宜：〈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頁54。

查的研究工作，方能體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老成凋謝，莫可諮詢」<sup>2</sup>之憾。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漢詩由於時光倏然，多所散失，年代久遠、考證不易。此一古典文學園地更需仰賴吾人用心開墾耕耘，以期一部記錄雲林人奮鬥軌跡與心路歷程之文學史，得以完整呈現。在焚膏繼晷的研究工作下，筆者以兢兢業業的研究態度與有限之才識學養，期使將涓涓細流的個人研究成果匯集為如江洋大川的雲林文學發展史，不僅提供部分雲林地區文學發展之溯源與重建的史料，亦為後續的研究者奠定更完善的研究理論基礎。

---

<sup>2</sup> 連橫著，黃哲永、吳福助主編：《雅堂文集》，《全臺文》第二十八冊，（台中：文听閣，2007年），頁37。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1. 黃永武：《中國詩學—考據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4月）。
2. 張夢機等選註，鄭騫校訂：《江南江北（唐詩賞析）》（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年12月十五版）。
3. 劉逸生等：《唐詩的滋味》（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3年三版）。
4. 葉嘉瑩：《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新店：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0月初版）。
5. 夏紹碩：《古典詩詞藝術探幽》（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7月初版）。
6. 黃永武：《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局，1985年5月）。
7. 曾敏之：《詩詞藝術》（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6月）。
8.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年10月初版）。
9. 程千帆：《唐詩的天空》（台北：蘭亭書店，1987年5月）。
10. 張春榮：《詩學析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初版）。
11. 黃永武：《詩與美》（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87年12月四版）。
12. 白少帆、王玉斌、張恆春、武治純主編：《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
13. 姚一葦：《欣賞與批評》（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
14. 魏怡：《詩歌鑑賞入門》（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初版）。
15. 姜尙賢編：《詩歌欣賞》（台南：大夏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
16. 黃永武：《讀書與賞詩》（台北：洪範書局，1991年9月）。
17. 周百鍊監修：《臺北市志》（台北：文獻委員會，1991年11月）。
18. 張淑瓊：《唐詩新賞》（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1月再版）。
19. 張淑瓊：《唐宋詞新賞》（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1月再版）。
20. 裴斐：《文學概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7月）。
21. 詹鏞：《唐詩》（台北：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7月初版）。

22. 馮夢龍編選，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台北：三民書局，1992年9月再版）。
23. 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12月初版）。
24. 黃慧芬：《中國名詩欣賞》（台南：漢風出版社，1993年2月再版）。
25. 劉德重、張寅彭著：《詩話概說》（台北：學海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
26. 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初版）。
27. 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
28.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10月七版）。
29. 許俊雅：《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30. 鄭定國：《王十朋及其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年10月初版）。
31. 葉石濤：《展望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32. 黃武忠：《親近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
33. 劉登翰：《台灣文學隔海觀—文學香火的傳承與變異》（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初版）。
34. 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8月）。
35. 翁聖峰：《清代台灣竹枝詞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
36.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編：《台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6月）。
37. 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6月初版）。
38.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
39. 曹長青、謝文利：《詩的技巧》（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7月）。
40. 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台北：世界書局，1996年七月初版）。
41. 許霖、袁野編：《古代文學多功能手冊》（台北：建安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

42. 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6月）。
43. 陳明台：《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
44.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7年5月）。
45. 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板橋：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46. 季明華：《南宋詠史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11月）。
47. 歐麗娟：《杜詩意象論》，（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初版）。
48.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
49.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
50. 林正三：《詩學概要》（台北：廣文書局，1998年7月初版）。
51. 鄭定國：《邵雍詩心》（斗六：雲院書城有限公司，1998年9月初版）。
52. 孟樊：《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新詩批評卷》（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9月）。
53. 杜松柏：《詩與詩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9月初版）。
54. 林保寶：《荊桐最後的望族》（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9月）。
55. 劉真編：《唐宋詩風—詩歌的傳統與新變》（台北：台灣書店，1998年11月）。
56.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98年）。
57.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9月二版）。
58. 吳福助編：《台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
59. 吳福助編：《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
60.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3月）。
61. 傅紹良：《隋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
62. 林淑貞：《詩話論風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
63. 劉兆祐：《治學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9月初版）。
64.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台北：台灣書店，1999年11月初版）。

65. 江寶釵：《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12月初版）。
66. 陳春城：《歷代寫景詩詞名句新賞》（高雄：河畔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
67. 鄭定國：《邵雍及其詩學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元月再版）。
68. 程大學等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年2月）。
69. 歐素瑛：《鹿港鎮志》（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年）。
70. 李浩：《唐詩的美學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5月初版）。
71. 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5月）。
72. 王惠玲：《台灣詩人賴惠川及其〈悶紅墨屑〉》（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
73. 呂自揚編：《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高雄：河畔出版社，2002年2月八版）。
74. 林政華：《台灣文學汲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3月）。
75. 蔡耕農、蔡麗瑩合編：《傳統詩研究入門》（彰化：吉祥印刷企業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
76. 薛順雄等：《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4月）。
77. 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4月初版）。
78. 張健：《詩話與詩》（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
79. 連橫：《雅言－台灣掌故三百篇》（台北：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初版）。
80. 陳伯海等編，趙立新等著：《中國詩學史》（福州：鷺江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81. 林書堯：《認識色彩論》（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9月初版）。
82. 卞孝萱、朱崇才注譯：《新譯唐人絕句選》（台北：三民書局，2003年1月）。
83. 鍾肇政講述、莊紫容筆錄：《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

84. 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
85.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9月）。
86.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初版）。
87.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2月）。
88. 松浦友久：《中國詩歌原理》（台北：紅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5月初版）。
89. 吳丈蜀：《讀詩常識》（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9月初版）。
90. 王力：《古體詩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一版）。
91. 史仲文：《大唐詩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7月一版）。
92.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8月）。
93. 朱光潛：《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10月一版）。
94.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台北：里仁書局，2005年10月初版）。
95.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初版）。
96. 鄭定國等：《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
97.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再版）。
98. 邱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1月）。
99. 謝冰瑩編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1月五版）。
100. 朱双一、張羽：《海峽兩岸新文學思潮的淵源和比較》（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3月初版）。
101. 邱燮友、劉正浩：《新譯千家詩》（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3月二版）。
102. 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103. 林慶彰：《學術論文寫作指引》（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2月初版）。
104.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2007年1月初版）。

105. 鄭定國等：《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8月）。
106. 白靈、蕭蕭主編：《儒家美學的躬行者—向明詩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107. 連橫著，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台中：文听閣，2007年）。
108. 鄭定國等：《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4月）。
109. 藍建春：《親近台灣文學—歷史·作家·故事》（台中：耕讀園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2月初版）。

## 二、古籍

### （一）經部

1. 東周·左丘明傳，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 東周·卜子夏：《毛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 西漢·毛亨傳，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大禹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 唐·孔穎達疏，東漢·鄭玄註：《禮記註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禮記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6. 北宋·陳祥道：《論語全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7. 北宋·蘇轍：《蘇氏詩集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詩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8. 宋·邱雍、陳彭年撰：《重修廣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韻書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9. 南宋·朱申：《周禮句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周禮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0. 東漢·許慎撰，北宋·徐鉉增釋：《說文解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字書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 （二）史部

1. 吳·韋昭《國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 西漢·司馬遷：《史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頁42。
3. 東漢·班固：《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 晉·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 後晉·劉昫：《舊唐書·禮儀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6.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註：《後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7. 唐·釋辨機撰，釋玄奘譯：《大唐西域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外紀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8.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9. 北宋·薛居正撰，清·邵晉涵輯：《舊五代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0. 南宋·周密：《武林舊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1. 元·托克托撰：《宋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2. 清·謝道承編：《福建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 (三) 子部

1. 周·列禦寇：《列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 東周·管仲撰，唐·房玄齡註：《管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 戰國·荀況撰，唐·楊倞註：《荀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 漢·劉歆撰，晉·葛洪輯：《西京雜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 西漢·劉安撰，東漢·高誘註：《淮南鴻烈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學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6. 西晉·郭象註：《莊子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7.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8. 唐·徐堅撰：《初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9. 唐·高駢著，南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0. 唐·馮贇：《雲仙雜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1.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2. 北宋·陶穀：《清異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瑣記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3. 北宋·釋贊寧：《宋高僧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釋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4. 北宋·李昉撰：《太平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異

- 聞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5.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6. 明·陶宗儀：《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7. 清·張玉書、陳廷敬：《御定珮文韻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8. 清·徐珂：《清稗類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

#### （四）集部

1.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 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 晉·陶潛：《陶淵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 南朝齊·謝朓：《謝宣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註：《文選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6. 南朝梁·蕭統：《昭明太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7. 南朝梁·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
8. 南朝梁·江文通（淹）：《江文通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9. 唐·盧照鄰：《盧昇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0. 唐·駱賓王：《駱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1. 唐·李白：《李太白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2. 唐·杜甫：《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3.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註：《王右丞集箋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4.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5. 唐·錢起著，北宋·李昉編：《文苑英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6. 唐·李賀撰，明·曾益等注：《李賀詩注》（台北市：世界書局，1996年7月初版）。
17. 唐·韋應物：《韋蘇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8. 唐·韋莊撰，韋藹編：《浣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19.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0. 唐·儲光羲：《儲光羲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1. 唐·韓愈撰，唐·李漢編，宋·廖瑩中集註：《東雅堂昌黎集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2. 唐·李中：《御定全唐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3. 唐·沈既濟：《文苑英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4. 唐·李商隱：《李義山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漢至五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5. 宋·郭茂倩輯：《樂府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

-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6. 宋·蘇軾：《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7. 北宋·王安石：《臨川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8. 北宋·黃庭堅：《山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29. 北宋·周敦頤撰，清·周沈珂編：《周元公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0. 北宋·徐積：《節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1. 宋·蔡孟弼：《草堂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2. 宋·趙蕃：《乾道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3.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4. 宋·王霆震編：《古文集成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5. 南宋·陸游：《放翁詩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6. 南宋·范成大：《石湖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7. 南宋·劉應時：《頤庵居室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8. 南宋·文天祥：《文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39. 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0. 明·丘雲宵：《止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

- 崇禎》（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1. 明·王世貞：《弇州續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明洪武至崇禎》（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2. 明·馮惟訥撰：《古詩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3. 明·陸時雍編：《古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4. 明·宋公傳編：《元詩體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5. 清·汪霏、張玉書編：《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冊 143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46. 清·俞琰編，易縉雲等註：《歷代詠物詩選》（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初版）。
  47.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48. 清·丁仲祐訂：《清詩話》（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49. 清·鄭方紳：《全閩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0.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1. 清·陳焯編：《宋元詩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初版）。
  52. 清·嚴可均編，陳延嘉等校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

### 三、詩文集

1. 廖學昆等：《拾五週年紀念—莒社同人錄》（嘉義：弘文堂出版社，1940年1月）。
2. 連橫：《台灣詩乘》（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年8月初版）。
3. 江寶釵：《張李德和詩文集》（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年12月初版）。

4. 施梅樵：《梅樵詩集》（台北：龍文出版社，2001年6月）。
5. 魏等如作，魏嘉亨編：《輔材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自印出版，2004年3月）。
6. 魏照洲著，魏嘉亨編：《巡檢魏照洲創院行醫壹百二十週年誌慶暨慶祝西螺大橋落成五十週年詩篇》（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4年）。
7. 賴和：《賴和全集二·新詩散文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8. 黃文陶：《竹崖詩選》（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年6月）。
9. 王東燁著，鄭定國編：《王東燁槐庭詩草》（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8月初版）。
10. 陳延年著，鄭定國編：《陳延年雪杏軒吟草》（雲林：鄭定國、陳永昌、陳永欽、陳永靖，2005年5月初版）。
11. 黃蓁著，鄭定國編：《黃蓁草堂詩抄》（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1月初版）。
12. 林友笛著，鄭定國編：《林友笛詩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
13. 張立卿著，鄭定國編：《張立卿詩草》（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9年1月初版）。
14. 秋水謨著，鄭定國編：《邱水謨春雨軒詩鈔》（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6年1月初版）。
15. 魏等如著，鄭定國編：《魏等如一輔材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10月初版）。
16. 葵社成員原著，鄭定國主編：《葵社成員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7年12月）。
17. 蘇鴻飛著，鄭定國編：《蘇鴻飛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初版）。
18. 江擎甫著，鄭定國編：《江擎甫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2月初版）。
19.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7月初版）。

#### 四、期刊論文

1. 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廿四號，（1924年11月）。
2. 吳景箕：〈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52年11月）。
3. 江擎甫：〈莢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52年11月）。
4. 夢痕：〈台灣詩薈與台灣詩報〉，《台灣文獻》第六卷第三期，（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年9月）。
5. 陳世慶：〈台灣詩鐘今昔〉，《台灣文獻》第七卷第一、二期，（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年3月）。
6. 賴子清：〈台灣之寫景詩〉，《台灣文獻》第九卷第二期，（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年6月）。
7. 賴子清：〈台灣詠史詩〉，《台灣文獻》第九卷第四期，（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年12月）。
8. 廖漢臣：〈台灣文學年表〉，《台灣文獻》第十五卷第一期，（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4年3月）。
9. 王詩琅：〈日據初期的籠絡政策〉，《台灣文獻》第廿六卷第四期、第廿七卷第一期合訂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3月）。
10. 賴子清：〈台灣古今詩文社（一）〉，《台灣文獻》第十卷第三期，（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本）。
11. 劉遠智：〈台灣詩社的淵源與流衍〉，《台北文獻》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1982年6月）。
12. 鐘淵木：〈雲林縣當代詩人作品介紹（一）〉，《雲林文獻》第29輯，（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85年3月）。
13. 鐘淵木：〈雲林縣當代詩人作品介紹（二）〉，《雲林文獻》第31輯，（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87年6月）。
14. 劉裕銘：〈讀大陸評論家論台灣文學有感〉，《文訊》第14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5年）。

15. 王文顏：〈光復前台灣詩社的時代價值〉，《文訊》第 18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5 年 6 月）。
16. 呂正惠：〈台灣文學研究在台灣〉，《文訊》革新號第 40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2 年 5 月）。
17. 陳國威：〈臺灣詩社初探〉，《壙商學報》第二卷，（1994 年 5 月）。
18. 劉叔惠：〈沒有盡頭的台灣文學之路—訪葉石濤先生〉，《文訊》革新號第 64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4 年 5 月）。
19. 柯慶明：〈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5 年 12 月）。
20. 張健：〈台灣文學研究的問題〉，《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5 年 12 月）。
21. 楊子澗：〈花雖美，無根隨謝—從鄉鎮文化基金會談鄉鎮重建〉，《文訊》六十七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6 年 5 月）。
22. 張雙英：〈談當代「台灣文學」研究的傾向〉，《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6 年 11 月）。
23. 湯芝萱：〈一九九六台灣文學人、事、書調查報告〉，《文訊》137 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7 年 5 月）。
24. 李瑞騰：〈關於《一九九六臺灣文學年鑑》〉，《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7 年 5 月）。
25.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第 47 卷第 3 期，（台北：台灣風物出版社，1997 年 9 月）。
26.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一九九七年日本台灣文學研究動態〉，《文訊別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8 年 5 月）。
27. 朱雙一：〈一九九七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的研究〉，《文訊別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8 年 5 月）。
28. 應鳳凰：〈九十年代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及其歷史回顧〉，《文訊別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8 年 5 月）。
29. 陳萬益：〈現階段台灣文學的建設工程—談日據時代作家全集的編纂〉，《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8 年 9 月）。
30. 施懿琳：〈臺灣古典詩的蒐集整理〉，《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

31. 施懿琳：〈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及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
32. 沈謙：〈立足本土，胸懷傳統，放眼天下——二十世紀台灣文學批評的考察〉，《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9年3月）。
33. 鄭定國：〈邵雍詩寫竹意象之探討〉，《科技學刊》第8卷第2期，（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通識學科，1999年4月）。
34. 鄭定國：〈邵雍的文學創作背景和文學觀念〉，《科技學刊》第8卷第2期，（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通識學科，1999年4月）。
35. 鄭定國：〈邵雍詩的意象〉，《科技學刊》第8卷第2期，（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通識學科，1999年4月）。
36.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一九九八年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9年6月）。
37. 胡衍南：〈文化的新思維—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文訊》166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9年7月）。
38. 江寶釵：〈行行重行行—台灣文學二十世紀的回眸，二十一世紀的眺望〉，《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9年9月）。
39. 葉石濤：〈光復前台灣的文學雜誌〉，《文學雜誌特輯》。
40. 莫渝：〈文學長河的浪花和漣漪—百年台灣文學的回顧與期待〉，《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99年12月）。
41. 李建崑：〈論唐代元和時期流貶文人之行旅詩〉，《文史學報》第二十九期，（台中：中興大學文學院，1999年）。
42. 陳宛蓉：〈遍聞福爾摩沙的芬芳—台灣地區「區域文學史」現況調查〉，《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4月）。
43. 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寫的意義和問題〉，《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4月）。
44. 江寶釵：〈戀戀鄉城—「區域文學史」撰述經驗談〉，《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4月）。
45. 施懿琳：〈撰寫區域文學史的幾點感想〉，《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4月）。
46. 龔鵬程：〈台灣區域文學史的寫作與傳統〉，《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

- 2000年4月)。
47. 鄭定國：〈邵雍詩境界的探究〉，《科技學刊》第9卷第3期，(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通識學科，2000年7月)。
  48. 余姍珉：〈建構臺灣文學的整體性—專訪陳玉玲教授〉，《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11月)。
  49. 陳宛容、黃盈霽：〈九〇年代台灣文學大事紀要(一九九〇~一九九九)〉，《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12月)。
  50. 編輯部等：〈九〇年代台灣文學現象特寫〉，《文訊》，(台北市：文訊月刊雜誌社，2000年12月)。
  51. 魏嘉亨：〈詩香飄逸—記雲林縣詩人聯吟會開花結果卅五年〉，《雲林文獻》第44輯(雲林：雲林縣政府，2000年12月)。
  52. 應鳳凰：〈「台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1月)。
  53. 江寶釵：〈冒險出發，平安抵達—撰寫第一本戰後臺灣文學的博士論文〉，《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3月)。
  54. 方美芬：〈有關台灣文學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分類目錄(1960~2000)〉，《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3月)。
  55. 陳國偉：〈擺脫邊緣，超越科技，建立台灣學派—「臺灣文學博碩士論文的檢討與展望」座談會紀錄〉，《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3月)。
  56. 周玉珠：〈析探柳宗元「永州八記」的繁複心緒〉，《國立虎尾技術學院學報》第四期，(雲林：國立虎尾技術學院，2001年)。
  57. 施懿琳：〈台灣古典詩的蒐集與整理〉，《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6月)。
  58. 翁聖峰：〈台灣古典詩的研究概況〉，《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6月)。
  59. 廖一瑾：〈台灣古典詩社、詩刊現況〉，《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6月)。
  60. 洪澤南：〈泥土已老，還種那花那樹—試析中小學古典詩教育〉，《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6月)。

61. 簡恩定：〈先蘊詩情再施教—淺談大學古典詩選教學〉，《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6月）。
62. 陳文華：〈不畏浮雲遮望眼—側記幾位台灣古典詩人〉，《文訊》，（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1年6月）。
63. 楊玉成：〈田園組曲：論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國文學誌》第四期，（彰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1年）。
64. 鄭夙姿：〈從陶淵明的田園詩見其獨特的人生觀〉，《語文教育通訊》第二十二期，（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2001年）。
65. 顏昆陽：〈踏著台灣文學史的軌跡〉，《文訊》200期紀念專輯，（台北市：文訊月刊雜誌社，2002年6月）。
66. 陳萬益：〈台灣文學成爲一門學科以後〉，《文訊》200期紀念專輯，（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2002年6月）。
67. 楊宗翰：〈傅柯與台灣文學史編寫問題〉，《文化研究月報》第十六期，（文化研究學會，2002年6月）。
68. 謝瑞隆、鄭美君：〈螺陽雅韻—西螺莖社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2年6月）。
69. 劉德玲：〈兩漢雅樂的藝術成就〉，《東方人文學誌》第一卷第二期，（台北，2002年6月）。
70. 鄭定國：〈北港汾津吟社王東燁《槐庭詩草》漢詩研究〉，《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2002年）。
71. 鄭定國：〈四湖旋馬庭主人林友笛漢詩析論〉，《漢學論壇》第二輯，（雲林：雲林科技大學，2003年6月）。
72. 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第3卷第3期，（台南：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2003年7月）。
73. 黃陶陶：〈南北朝樂府民歌的修辭藝術【上】〉，《語文學報》第十期，（新竹：新竹師範學院，2003年12月）。
74. 鄭定國：〈斗六張立卿漢詩的特色〉，《漢學論壇》第三輯，（雲林：雲林科技大學，2003年12月）。
75. 施懿琳：〈臺灣古典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師生論壇》第一輯（2003年）。

76. 王平：〈就陶淵明藝術造詣論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南亞學報》第二十三期，（中壢：南亞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3年）。
77. 江寶釵：〈台灣漢詩言說現地的建構與離散—嘉義李德和的「文藝沙龍」研究〉，《國文學誌》第八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2004年6月）。
78. 石一綸：〈蘇軾詩中的理趣研究〉，《中國文化月刊》第298期，（台中：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2005年10月）。
79. 詹雅能：〈從福建到台灣—「集鉢吟」的興起、發展與傳播〉，《海峽兩岸台灣文學史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2005年10月）。
80. 鄭定國：〈雲林文學史之日治時期元長地區古典詩家陳延年的研究〉，《海峽兩岸台灣文學史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2005年10月）。
81. 楊維仁：〈台灣傳統詩社簡介〉（2005年5月）。
82. 葉淑麗：〈宋詩的理趣〉，《嘉南學報》第三十一期，（台南：嘉南藥理科技大學，2005年）。
83. 魏永貴：〈陶淵明田園詩的創作略論〉，《集寧師專學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烏蘭察布，2006年3月）。
84. 林正山：〈從瀛社看台灣近百年傳統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化月刊》第304期，（台中：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2006年4月）。
85. 劉芳宜：〈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第五屆雲林研究「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
86. 蔡幸純：〈陳元亨詠史詩析探〉，《「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第五屆雲林研究「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2006年4月）。
87. 高莉芬：〈五十年來台灣地區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研究綜述（1949—1999）〉，《漢學研究通訊》總98期，（台北：編者，2006年5月）。
88. 王文進：〈陶謝並稱對其文學範疇流變的影響—兼論陶謝「田園」、「山水」詩類空間書寫的區別〉，《東華人文學報》第九期，（花蓮：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2006年7月）。
89. 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台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天下，創意學出版社）。

90. 翁聖峰：〈賴和的儒學與儒教觀析論〉，《2006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6年10月）。
91. 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台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總100期，（台北：編者，2006年11月）。
92. 黃美娥：〈台灣古典文學研究概述〉，《文學研究綜述》（2006年）。
93. 陳信元：〈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文學研究綜述》（2006年）。
94. 林籐輝：〈陶詩中大自然的景象與感動〉，《北台通識學報》第二期，（北台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2006年）。
95. 鄭定國：〈陳元亨漢詩研究〉，《明道通識論叢》第一期，（彰化：明道管理學院，2006年9月）。
96. 鄭定國：〈宋詩地位的昇沉〉（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識學科）。
97. 張玉芳：〈唐代四大詩人長江三峽行旅詩析論〉，《元培學報》第十三期，（新竹：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2006年12月）。
98. 鄭定國、謝佳樺：〈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文學新鑰》第五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年6月）。
99. 鄭定國：〈雲林菸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鑰》第五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年6月）。
100. 蔡輝振：〈台灣文學數位典藏之回顧與展望〉，《2007文學「南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7年11月）。
101. 李曉婉：〈古代田園詩中的人文精神〉，《理論月刊》第八期（廣州：廣東技術師範學院，2007年）。
102. 張二平：〈陶淵明的田園詩與儒學傳統〉，《九江學院學報》第四期，（天水：天水師範學院文史學院，2007年）。
103. 鄭定國、許竹宜：〈清末雲林秀才吳克明古典詩探究〉《2008年實踐大學、廈門大學合辦研討會之論文集》（2008年2月）。
104. 鄭定國、許竹宜：〈日治時期台海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雲林秀才江藻如書寫台灣、福建兩地談起〉《2008年實踐大學、廈門大學合辦研討會之論文集》（2008年2月）。

## 五、學位論文

1. 王文顏：《台灣詩社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9年）。
2.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
3. 陳丹馨：《台灣光復前重要詩社作家作品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4. 韓惠京：《李商隱詠史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5. 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6.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7.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8. 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9.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10. 陳光瑩：《洪棄生詩歌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6月）。
11. 許育嘉：《賴和漢詩修辭美學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6月）。
12. 陳盈達：《周定山漢詩研究》（台中：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
13. 陳美足：《謝靈運山水詩之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6月）。
14.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1月）。
15. 林哲偉：《邱水謨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16.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 論文，2004年6月）。
17. 謝佳樺：《蘇軾送別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18. 高碧雲：《范成大紀遊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19. 周宜梅：《杜牧詠史詩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4年6月）。
  20. 王英俊：《清代李商隱詩學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21. 黃致遠：《羅隱及其詩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22. 王秀鳳：《陳虛谷詩歌研究—以傳統詩為研究對象》（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6月）。
  23. 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1月）。
  24. 魏筱雯：《許成章漢詩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6月）。
  25. 蕭淑貞：《魏晉山水紀遊詩文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6月）。
  26. 黃菁芬：《陶淵明、謝靈運思想與詩風較論》（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6月）。
  27. 李東昇：《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12月）。
  28. 蔡幸純：《日治時期荊桐詩人陳元亨及其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1月）。
  29. 黃佳芬：《洪大川詩文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1月）。
  30. 白明芳：《劉長卿及其詩研究》（台中：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1月）。
  31.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 2007年6月)。
32. 張瑞和：《員林興賢吟社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33. 張惠娟：《鄭玄《毛詩譜》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
  34. 李采蓉：《西螺莖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35. 吳勝豐：《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36. 吳玉燕：《斗南、大埤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37. 連泰宗：《荊桐、林內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38. 林太郎：《四湖、口湖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6月)。

## 六、學術網路

1. 「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02/02\\_01.htm](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02/02_01.htm))，2009年2月。
2. 「全臺詩·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http://cls.hs.yzu.edu.tw/TWP/index.asp>)，  
2008年10月。
3. 「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2008年5月。
4. 「網路展書讀」(<http://cls.hs.yzu.edu.tw/>)，2009年1月。

## 附錄

### 江藻如(生德、香萼、秋圃、宏華)先生年譜

鄭定國編纂

蘇雅婷增修

江藻如先生，原名生德，乳名宏華，榜名香萼，號秋圃，乃西元 1893 年（清末光緒十九年）之文秀才也。他祖籍爲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之客家人，初至臺中南屯犁頭店，後其先祖移民台灣，遷居西螺，遂定居而同化爲福佬客焉。江生德先生生父江開漢、生母邱茂蘭氏，因母歿其父續娶張氏，侍繼母極孝順，且能善待異母弟，人稱江孝子。西元 1913 年西螺成立芸社，次年改名葵社，先生出任詩社顧問兼詞宗，功在地方教育。西元 1929 年因病逝世，其子江擎甫亦有詩才，能承傳其衣鉢。

清同治二年（西元 1863 年），一歲

生活：江藻如先生出世（6 月 7 日），乳名宏華，榜名香萼。父江開漢（星舫公），母邱茂蘭氏，爲家中長男。

清同治七年（西元 1868 年），六歲

生活：生母邱茂蘭去世，父星舫公續娶張氏。

江藻如妻子林燕氏出世（12 月 1 日），父林良，母鍾氏治。林燕氏乃荊桐林本之大姊，爲家中之長女。

備考：嘉義林維朝出世。

清同治十二年（西元 1873 年），十一歲

備考：詹錫齡入貢取進縣學文秀才。

清光緒十四年戊子（西元 1888 年），二十五歲

生活：8 月 21 日與荊桐望族林本的大姊林燕氏結婚。

備考：嘉義林維朝考取嘉義縣學生員。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西元 1889 年），二十六歲

備考：西螺堡詹汝彰取進縣學文秀才。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西元 1890 年），二十七歲

作品：〈祭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廣福宮天上聖母、福興宮天上聖母〉文

清光緒十七年辛卯（西元 1891 年），二十八歲

時事：彰化建興賢書院。

台南市「浪吟詩社」成立。

生活：江藻如泊馬江而遊羅星古塔。

春日往德山岩遊玩。

西螺堡張廷邦、謝振芳、葉有聲取進縣學文秀才。

作品：〈辛卯泊馬江遊羅星塔有句〉七絕一首、〈粉褒姒〉七絕二首、〈科名草〉

七律二首、〈富貴花〉七律二首、〈咏白菊〉七律一首、〈萬壽菊〉七律一

首、〈賦得湖目〉古詩一首。

備考：江藻如似有「師陶別墅」之雅號。先生字藻如之原因，疑由其詩句〈科名

草〉所云：「靈根茁處逾芹藻」而得來。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西元 1892 年），二十九歲

生活：江藻如參加壬辰秀才考試，歸家作〈壬辰試後有感〉。

壬辰春日偕諸同志遊水沙連(日月潭)後溪，並作即景詩。

十月伴庶母回福建故鄉省親。

江藻如認養一男為養子取名江聯熙。

作品：〈往新城應試途中偶作〉七絕一首、〈壬辰試後有感〉七律一首、〈壬辰春

日偕諸同志游玩沙連後溪即景〉七絕三首。

備考：振文書院作重大的重修工程，奠定今日振文書院面貌的大體。

###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西元 1893 年），三十歲

生活：江藻如考進西螺堡縣學文秀才。

今年雲林縣試三覆後，曾作一詩，有患得患失之感。

春日再遊德山岩。

彰化黃文陶詩友出世、朴子林友笛詩友出世。

作品：〈縣試三覆有感而作〉七律一首、與謝桂五、陳披濬唱和〈癸巳春日再遊德山岩偶作〉七絕二首。

###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西元 1894 年），三十一歲

時事：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

唐景嵩任台灣巡撫。

孫中山於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作品：〈元宵即景〉七律一首、〈元宵即景其三原韻〉七律一首。

### 清光緒廿一年乙未（西元 1895 年），三十二歲

時事：中日代表於馬關「春帆樓」談判，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

日軍自澳底登陸，在台北舉行「始政」儀式，日治時期開始。

丘逢甲倡立「台灣民主國」，推唐景崧為總統。

作品：〈感懷〉五律一首。

### 明治廿九年丙申（西元 1896 年），三十三歲

時事：日本在台灣頒布施行「頒發紳章制度」。

公佈直轄國語練習所規則，相繼成立國語練習所。

作品：〈呈施梅樵詞友〉七絕二首。

備考：詩友張英宗出生。

### 明治三十年丁酉（西元 1897 年），三十四歲

備考：詩友廖學昆、魏等如出生。

### 明治卅一年戊戌（西元 1898 年），三十五歲

生活：江藻如今年回鄉，庶母同行，曾有多封書信給養子聯熙。

備考：詩友廖學明、文永昌出生。

#### 明治卅二年己亥（西元 1899 年），三十六歲

生活：先生回原鄉後，思念台灣欲速速返回西螺。

作品：〈春夜遣懷〉七律一首。

#### 明治卅三年庚子（西元 1900 年），三十七歲

時事：日本在台第四任總督召開揚文會，邀前清進士、舉人、貢生、廩生等一百五十一人參加，實行文化籠絡政策。

台灣新民報社創立。

庚子義和團事件。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

生活：西螺公學校成立並招生。

作品：〈恭頌 信眾姻伯尊太君太媽潘姻母太孺人榮壽誌慶〉七絕六首、〈恭頌 信眾姻伯尊太君太媽潘姻母太孺人榮壽誌慶又仿五言古一排〉古詩一首。

#### 明治卅四年辛丑（西元 1901 年），三十八歲

生活：三月江藻如之父江開漢先生去世。

長子江大緩（即江擎甫，字耕雨）出世（農曆 12 月 29 日），三十八歲始得此獨子，取名得子太緩之意。

江藻如欲繪自己寫真大像一幅，由妹婿莊慶煌介紹上杭畫工精繪。

作品：〈祭父文〉。

備考：與福建宗兄江蘊玉、蘊和有書信往來。

#### 明治卅五年壬寅（西元 1902 年），三十九歲

時事：台中「櫟社」成立。

生活：江藻如欲舉家搬回祖籍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養子聯熙等已先行。

#### 明治卅六年甲辰（西元 1904 年），四十一歲

生活：江藻如今歲再東渡原鄉。

**明治卅八年乙巳（西元 1905 年），四十二歲**

生活：江藻如庶母於冬月返台，客中偶染疾病。先生因事未能隨侍而歸。

**明治卅九年丙午（西元 1906 年），四十三歲**

生活：江藻如配偶林燕氏偕同江藻如繼母及其他部分家族返臺。

江藻如借西螺街廖承丕屠畜場雜地一所，內含家屋、柑樹，期限五十年。

**明治四十年丁未（西元 1907 年），四十四歲**

生活：一月七日江藻如又認養養子莊茂春改名江茂春。

備考：廖懷臣、廖漢棟、廖學昆等人整修振文書院。

**明治四十一年己酉（西元 1909 年），四十六歲**

生活：1 月 7 日養子江聯熙娶婦楊蔭娘（西元 1891 年 2 月 2 日生，父楊懿建，母廖撰氏）。

江藻如之繼母從福建返台感冒後病逝。繼母生於道光廿四年（西元 1844 年）11 月 18 日，卒於西元 1909 年（己酉年）6 月 29 日，享壽六十六歲。

作品：〈冬至夜哭母〉古詩一首。

**明治四十四年辛亥（西元 1911 年），四十八歲**

生活：養長孫女江素娥出世，生於 2 月 14 日，即養子江聯熙之長女。

作品：〈辛亥年冬夜遣懷〉七絕二首。

**大正元年壬子（西元 1912 年，民國一年），四十九歲**

時事：清廷滅亡，中華民國建立。

林幼春、蔡惠如等創立「台灣文社」，以維持漢學於不墜。

生活：八月初五夜起大風，中秋時序大亂，園中桃李開花，成爲冬春並陳的異觀。

江藻如分戶自立，居於嘉義廳西螺堡西螺街六百九十八番地。

作品：〈中秋後園中桃李開花〉五律一首、〈題豐成新居〉七絕一首。

**大正二年癸丑（西元 1913 年，民國二年），五十歲**

生活：養長孫江貽勳出世，生於 1 月 6 日，即養子江聯熙的長男。

濁水溪常氾濫西螺街尾缺護岸故數年來常淹水。

作品：〈爲螺築造防禦護岸歎願書〉。

備考：江貽勳今年 3 月 15 日死亡。

### 大正三年甲寅（西元 1914 年，民國三年），五十一歲

時事：台灣同化會成立。

生活：養次孫女江素端出世，生於 2 月 21 日，即養子江聯熙的次女。

獨子江擎甫自西螺公學校畢業。

備考：進入江藻如所教授西螺樹德漢學書塾就讀。

### 大正四年乙卯（西元 1915 年，民國四年），五十二歲

時事：台灣同化會解散，噍吧年抗日事件。

生活：爲西螺王占摺令堂黃氏（王朝棟之妻）作小像一文並作贊。

作品：〈王占摺令堂小像〉文、〈王君占摺令堂寶像〉文、〈劉捷登像言〉文。

### 大正五年丙辰（西元 1916 年，民國五年），五十三歲

作品：〈上池醫院落成誌慶〉七絕四首、〈賀上池醫院新建落成話言〉、〈代張學坤祭父張獻穆文〉、〈代人祭皇朝太學生張獻穆文〉、〈祭張君漢棟號獻穆〉、〈魏先生醫案序〉、〈代宗弟江旺祭父江慶和文〉。

備考：黃文陶在西螺創設上池醫院。

### 大正七年戊午（西元 1918 年，民國七年），五十五歲

時事：美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宣言」，民族自覺之風起。

日本推動「同化主義政策」。

同盟會在東京成立。

嘉義「尋鷗吟社」成立。

生活：江藻如在親生長子大緩陪同下，返回祖籍福建整理薄產。隨後遷回西螺長期居住。

作品：〈步張元榮先生戊午履端瑤韻〉七律一首。

備考：有詩友張元榮祈賜和〈戊午履端〉。

江藻如親授大緩詩文，並灌輸民族精神及文化。

### 大正八年己未（西元 1919 年，民國八年），五十六歲

時事：日本在台灣頒布「教育令」推動普及日語。

潭子秀才傅錫琦與林獻堂去年設文社，今年發行《台灣文藝叢詩》創刊號。

生活：三月黃文陶、江耕雨等八人邀集西螺鎮地方人士組織「同芸社」，江藻如受聘擔任顧問兼詞宗，講解詩文。

黃文陶自述曾拜藻如先生為師，並與江擎甫交遊影響其性格氣質。

作品：〈祭莊作明文〉、〈弔魏先生〉文、〈代莊春德祭父莊作明文〉。

備考：北港之汾溪吟社與笨津吟社成立。

### 大正九年庚申（西元 1920 年，民國九年），五十七歲

時事：留日學生組成「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正式發行。

連雅堂《台灣通史》刊行。

生活：因入社社員增加，「同芸社」改稱「莢社」，取其中實而赤、丹心報國之意。

每年定期總會一次，每月開例會一次。

養子聯禧、親子聯柱赴福建漳州收取田租。

詩友黃倬其去世。

作品：〈悼黃倬其先生〉七律一首、〈悼黃倬其先生〉弔聯一首

備考：黃紹謨與紳商 16 人及日本官員前赴日本，參觀諸郡政經建設，黃氏著《東遊百詠》。

### 大正十年辛酉（西元 1921 年，民國十年），五十八歲

時事：林獻堂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

第一屆全省詩人大會召開。

生活：十二月二十日獨子江大緩（聯柱、耕雨、擎甫、擎宇）娶妻廖松華（生於西元 1902 年七月十日）。

養子江聯熙因無男兒，故於十一月八日收養螟蛉子江貼情。

養子江聯熙於十一月十六日被江府改為螟蛉子，隔日江大緩改為戶長。

莢社第二回總會於正月召開。

備考：義孚社同仁重修西螺文昌祠(即振文書院之前身)。

斗六「斗山吟社」成立，張淮、林訓承等邀集斗六鎮地方人士所創。

嘉義「鶯社」成立。

### 大正十一年壬戌（西元 1922 年，民國十一年），五十九歲

生活：十一月七日親長孫女江韻珊出世，即江大緩之長女。

莢社第三回總會。

備考：曾席珍與王東燁等邀集北港鎮地方人士創立北港「汾津吟社」。

嘉義朴子「朴雅吟社」與新港「鷲音吟社」成立。

### 大正十二年癸亥（西元 1923 年，民國十二年），六十歲

生活：莢社人員加入了嘉社詩社組織，於嘉義宜春樓舉行第一回大會。

莢社第四回總會。

江藻如派江聯熙、江聯柱即江大緩二子回福建整理田產，並囑攜回六十歲者使用的老花眼鏡。

作品：〈上池醫院七週年紀念〉七律一首。

備考：黃文陶上池醫院成立七周年。

「嘉社」成立，莢社人員加入嘉社組織，雲林諸吟社聯合嘉社共同集鉢。

### 大正十三年甲子（西元 1924 年，民國十三年），六十一歲

時事：《台灣詩報》創刊。

連橫《台灣詩薈》發刊，以保存漢詩漢文及整理古人遺著為旨。

張我軍於《台灣民報》發表論文，掀起新舊文學論戰。

全島詩人大會於台北江山樓舉行。

生活：七月六日親次孫女江韻馨出世。

獨子江擎甫五月自西螺樹德漢學書塾國文專科畢業，八月任職西螺婦女會幹部國文講習會講師。

莢社創立五週年紀念大會。

備考：莢社廖重光任西螺街街長。

大正十四年乙丑（西元 1925 年，民國十四年），六十二歲

時事：蔗農爭取權益，爆發二林事件。

生活：菸社第六回總會。

菸社聘請斗六黃紹模秀才為顧問。

十二月七日菸社社員黃文陶赴日本深造醫學，菸社開臨時擊鉢吟會送別黃文陶，江藻如與其子江擎甫暨菸社諸詩友送別黃文陶並合影留念。

作品：作〈祭天上聖母〉文。

備考：斗山吟社的社員林庚宿集當地青年成立「雲峰吟社」，社員多為斗山吟友，故可視為斗山吟社之餘脈，詞宗仍聘黃紹謨（臥雲）、黃鶴伍兩秀才，會址也由品芳堂藥舖移到了青年照相館。

嘉義「玉峰吟社」創立。

黃文陶結束創業近八年的上池醫院負笈京都大學醫學院進修。

昭和元年丙寅（西元 1926 年，民國十五年），六十三歲

時事：「台灣人民組合」成立。

蓬萊米研發成功、推廣。

彰化員林「興賢吟社」成立。

生活：三月江藻如因年高體弱，請辭詞宗一職，並推薦斗山臥雲齋黃紹謨代其職，擔任詞宗。

六月二十日親長孫江詒濂出世，即江大緩之長子。

作品：〈丙寅中秋懷黃竹崖君〉七絕一首。

備考：由廖學昆、黃紹謨等人倡立西螺漢學研究會。

昭和二年丁卯（西元 1927 年，民國十六年），六十四歲

時事：台灣文化協會分裂，部份人士另組「台灣民眾黨」。

舉辦首屆「台灣美術展覽會」。

生活：九月十三日親長孫江詒濂夭折。

親次孫江槐邨於西元 1932 年三月八日出生。

作品：〈和黃竹崖原韻〉七絕一首。

**昭和三年戊辰（西元 1928 年，民國十七年），六十五歲**

時事：台北帝國大學成立。

雲峰吟社、莢社聯合擊鉢吟會。

由李雲從、李茂言、陳錫津邀集地方人士成立斗南「斗南吟社」。

生活：三月五日親三孫女江韻慊出世。

十一月七日江韻慊過繼林清誥為養女，1940 年又返家歸原籍。

養子江聯熙分戶自立。

莢社第九回總會。

作品：〈戊辰端午什詠〉古詩一首、〈戊辰歲暮感作〉古詩一首。

**昭和四年己巳（西元 1929 年，民國十八年），六十六歲**

時事：陳元亨推薦荊桐望族林等、林圓、林明發等加入西螺莢社。

生活：二月十九日親四孫女江盈盈出世。

十一月十七日江藻如去世，享壽六十六歲。

莢社第十回總會。

作品：作〈洪水〉七律一首、〈己巳端午〉七絕一首、〈留別話言〉。

獨子江擎甫在悲痛之餘作〈哭父〉七絕三首以慰亡父。